

É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Ferdinand de Saussure

普通语言学手稿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著

[法]西蒙·布凯 [瑞士]鲁道尔夫·恩格勒 整理 于秀英 译

É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涉及普通语言学一书”的手稿，我们原以为永远丢失了，最终于 1996 年在索绪尔的私邸里被发现。这一发现向现代语言科学的奠基者之思想投去了一束新光。索绪尔关于普通语言学的所有手稿都保存在日内瓦国立大学图书馆内，现在第一次汇集成册发表。

多亏这些书稿，我们可以对索绪尔的思想进行一次全新的阐释，阅读将使我们打破偏见（笼罩在索绪尔真正思想上的）的厚重外壳。这些书稿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大师的思想。这位大师思想的重构是由他的学生完成的，并在 1916 年发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得以体现，这一思想由于重构而被固化。这位日内瓦的语言学家在其原始书稿中是作为一位知识论者、一名哲学家出现的，他为揭示以言语活动为诱因的各种各样的错觉和幻觉，为奠定语言研究的根基而竭尽全力。

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这迟到的思想遗产以其惊人的现实性与语言科学、人文科学和语言哲学的一系列提问产生了共鸣。索绪尔追寻语言意义的性质的方式，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深思。

上架建议：理论 / 语言学
I ISBN 978-7-305-07021-1



9 787305 070211 >

定价：28.00 元

普通语言学手稿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著

〔法〕西蒙·布凯 〔瑞士〕鲁道尔夫·恩格勒 整理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语言学手稿 / (瑞士) 索绪尔
(de Saussure, F.) 著; (法) 布凯(Bouquet, S.),
(瑞士)恩格勒(Engler, R.)整理; 于秀英译.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305-07021-1

I. ①普… II. ①索… ②布… ③恩… ④于… III.
①普通语言学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8943 号

Ferdinand de SAUSSURE

É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published in 2010 by NJUP Through
Mrs CHEN Feng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0-35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普通语言学手稿

作 者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整 理 [法] 西蒙·布凯 [瑞士] 鲁道尔夫·恩格勒

译 者 于秀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63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021-1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件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索绪尔关于普通语言学的思考源自三个文本：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本人的书稿；2° 1907—1911期间学生课堂笔记；3° 查理·巴利与阿尔贝·薛施蔼整理编辑的《普通语言学教程》^①，主要根据的是学生笔记，于1916年出版。

普通语言学^②沿用了日内瓦大学所设的课程名。此语受到德语 l'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 一词的影响，20世纪初在法语中却是一个通用语词，不过，当时人们的认识却不完全一致。西尔万·奥鲁 (Sylvain Auroux) 对 1870 至 1930 年间发表的德语、法语、英语作品进行了对比，指出它具有以下几个意思：1° 语言学及其成果介绍；2° 具有一定普及性的关于语言的论文；3° 关于语言的百科知识；4° 特殊方法论的探讨；5° 语言学的专题论文^③。这门专为他设立的课程名称是否妥当，索绪尔似乎从未多加考虑，他提到更多的是，他的教学目标是“语言学哲学” (une philosophie

① F. 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由巴利 (Charles Bally) 和薛施蔼 (Albert Sechehaye) 与里德林格 (Albert Riedlinger) 合作整理发表，巴约 (Payot) 出版社，洛桑-巴黎，1916。

② 在此译本中，原文中的大写改为译文的黑体，原文斜体改为译文的楷体。——译者注

③ 《梅耶及其时代的语言学、历史、认识论、言语》(Antoine Meillet et la linguistique de son temps, Histoire, Épistémologie, Langage) 中“普通语言学概念” (La notion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810—II, 1988。

de la linguistique)。

- 8 1916年发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已将普通语言学与索绪尔思想联系在一起，本书沿用原有题目（后来的普通语言学课程亦然），但其固有的内涵，并不说明上个世纪^①转折时的多种用法，而是指索绪尔特定的一整套思考。

索绪尔对普通语言学的整体思考，其实涵盖了三个知识领域——当然不是上面所提及的三个文本。

第一个知识领域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这里指狭义的科学批评）。这种认识论针对科学实践之可能需要的种种条件，索绪尔是这方面的专家：比较语法包含了当时所谓的历史语音学的内容。

第二个知识领域则是关于语言的分析思辨活动领域（亚里士多德分析论意义上的）——有时扩展到意义更为普遍的问题——索绪尔本人多次将其定性为哲学的：于是，人们还可以像他那样用语言哲学（philosophie du langage）一语来表示。

第三个知识领域是对即将诞生的学科的前景的展望，因此是“纲领性的认识论”，它不在现有的正在发挥作用的科学可能性的分析范围内，而是对将要诞生之学科的一种预见。对索绪尔思想的第三个知识领域，巴利与薛施葛曾想加以说明：《教程》之后，人们通常把这一领域的创立归在索绪尔名下。^②

- 《教程》的出版及其被视为语言学圣经这一命运虽说不会有害于我们理解索绪尔的思想，但我们今天已经有必要把《教程》和学生笔记跟索绪尔的手稿进行比较，以突显这位伟大学者的思想的深远意义，我们进而注意到，他的科学纲领不像1916年《教程》所反映的那么绝对，他的科学纲领一直建立在阐释得非常仔细、非常
- 9

① 这里指的是19世纪。——译者注

② 关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三个知识领域，参看西蒙·布凯（S. Bouquet）的《阅读索绪尔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Saussure*），巴约出版社，1997。

清楚的基础上。

所谓没有那么绝对，下面这句话可以为证：“当人们想要寻找语言 (langue) 中或构成言语活动 (langage) 的言语符号 (*signe de parole*) 中之普遍的东西时，遇到了一个困难，其感觉是：这些符号属于一个比语言科学 (*science du langage*) 要宏大得多的科学。我们谈论语言科学未免有点为时过早。”^①他甚至说：“如果有心理学现实和音位学现实，那么这两个学科分开来则无法产生语言事实。——要想有语言事实，就得把这两门学科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很特殊——要探究其特点，或提前说这种统一究竟是什么，肯定徒劳无益。”^②

说到日内瓦大师缜密思想的建立——无论是认识论的还是哲学的——其实正好符合这一思想的两个方面，显然都被“编者”（有意思的是，前言中巴利和薛施蔼也正是这样称呼他们自己的）忽视了：这就是比较语法的认识论和语言哲学。概而言之，前者由19世纪的认识论范式 (*l'épistémè*) 形成，后者则由18世纪的认识论体系形成。语言科学的重构正是基于历史的回顾。当年比较语法从历时角度上严谨地解决了语音问题，而今天我们则要在共时层面上严谨地处理语义问题。

在此前提下，索绪尔认为未来之语言学不仅应当重新找到形态学、词法学和句法的传统对象，而且应当找到修辞学和文体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切恐怕都应统一在符号学之下，也就是说统一于一种新型的普遍语法之中，它是以系统内 (*intra-systémique*)（还称为负性、差别、空）相反性原理 (*principe d'oppositivité*) 为基础来理解其对象，设想其为语言学形式 (*mathesis linguistica*) 的组成部分。

① 参考下文，第265页。

② 参考下文，第103页。

早在1894年，在《关于惠特尼一文的注释》的文章中，索绪尔就提出了一个论点：“偶然所致的一连串语言组合（所谓的语言状态），其多样性和棋局的多样性完全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然而，每种情况或什么也不包括，或包含一个描述和一个数学的估量。”^①15年后，在1908—1909年度的普通语言学课上，他再次申明：“任何种类的语言学单位都代表着一种关系，而现象也是一种关系。所以，一切都是关系。语言学诸单位不是语音的，而是由思想所建立的。只有复杂的词项：

$$\left(\frac{a}{b}\right) (a \times b)$$

所有现象都是关系中的关系。或者让我们用差异一语来表示：一切都仅用作相对（待）的差异，而对立赋予价值。”^②在1910—1911年度的课上，他再一次说：“[关于]这里使用的词项（terme）一语。诸词项，是用于运算的量：数学运算的项——或具有确定价值的诸项。在这种意义上，它等于语言学单位。”^③

11 以上的引证说明原始文稿所表现的索绪尔思想，并非如《教程》所显示的那样，如此断然明了，对这些关键问题，他也常持怀疑态度，并且直言不讳，而且将这些怀疑的本身变成了他的考证依据。就其思想表现为一场反对缺少认识论思考的斗争而言，这也是一场更为激烈的斗争。认识论思考是语言学之特点：一场为更新这门科学的基本概念而进行的斗争。这两点在学生的课堂笔记中及其手稿中都有记载，支持着一种比《教程》所表现得更为微妙、更为清晰、更具说服力的思想。可是在1916年出版的《教

① 参考下文，第206—207页。

② F. 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R. 恩格勒校勘本，第一卷（下面用CLGE /1表示），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68, 第274—275页（索引1964, 1968, 1963, 第2, 3, 5列）。

③ CLGE /1, 第302页（索引2121, 第5列）。

程》中，这一思想不但被忽略，甚至被系统地抹去了。

*

在 20 世纪，上面提及的文本内容大多集中在《教程》里。

1957 年，罗贝尔·戈德尔 (Robert Godel) 以“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探源”^① (*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u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de Ferdinand de Saussure*) 为题，开启了对索绪尔思想阐释研究的时代。他对索绪尔亲笔书写的语料进行了梳理和统计，从他的研究来看，这一题目显得不够清楚。显然，在编撰《教程》的过程中，大部分语料并未作为原始资料 (source) 而为巴利和薛施蔼所用。戈德尔是用稿本探源这一题目指整个手稿，他第一个获得权力将之公之于世，于是，稿本探源将与这些手稿联系起来，致使其重要性降低，其卓然独立的一面没有显示，而这恰是索绪尔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一面——尤其是他的语言哲学。

十几年后，鲁道尔夫·恩格勒根据索绪尔手稿和学生笔记，发表了一部综合性的版本，后作为《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校勘本而被接受；而校勘本所介绍的原始手稿，通常也未按其自身逻辑发展，而是参照 1916 年的版本编排的。的确，除了几个例外 (1891 年的讲演，1894 年关于惠特尼文章的草稿)，这些手稿本身并不完整，内容也不尽一致。

因此，我们不能不为普通语言学一书手稿的遗失而深表遗憾。索绪尔曾对戈蒂耶 (Gautier) 先生坦言，他曾为之而努力过。他们之间的私人谈话，戈蒂耶记录下来。这是 1911 年 5 月 6 日，教授在这次谈话中，把他对这门课的顾虑告诉了戈蒂耶：“从主题的复杂性出发来讲述，承认他的所有怀疑，这对教学来说是不适宜的。”¹² 然后，他向戈蒂耶谈了对语言科学的设想：“（当我问及是否

^① 德罗兹，日内瓦，1957 年（以下用原始资料）。

将这些想法记了下来)——是的,我记了,有笔记,但丢在一堆杂物里,很可能找不到了。(我暗示他,应该发表文章)——为了发表,再开始长久的研究,那太愚蠢了,当我想到那里,(他做了一个手势)有那么多还未发表的论文。”^①

这本可能是探究语言科学基本概念的书,他在1891年开讲时就提到了:“将来有一本特别且很有意思的书要写,探讨语词(mot),作为语词科学(science des mots)的主要扰乱者的语词。”^②对这本计划要写的书,他在1894年给梅耶,这位巴黎的朋友与同事的信中也提到,他每天都意识到“要做大量的工作,以便告诉语言学家他们究竟在做什么”。说自己由于“流行的专业术语荒诞不经,必须革新,为此,还需指出语言学的对象是什么”而不堪重负,最后他总结:“对此我既不热情,也无激情,尽管我不得不写成一本书,同时,对语言学学术语,我还得解释何以一个都不赞同。”^③他还认为语言学中语词的难题就是事物的难题,如此看来,这本书是计划对语言学进行彻底的革新。

然而,除了这个规划(1891年,1894年),除了他所承认的“遗失在一堆杂物中的笔记”(1911年),除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部分零散手稿外,索绪尔似乎确实为普通语言学一书撰写了内容翔实的初稿。这正是我们要奉献给读者的。手稿于1996年在日内瓦索绪尔家私邸内发现,后来存入日内瓦国立大学图书馆,我们整理之后出版。

13 在新的手稿出版之际,我们觉得有必要把索绪尔关于普通语言学的所有手稿,即保存在国立大学图书馆内,后收入恩格勒1968

① 参照原始资料第30页。

② 参照下文,第127页。

③ 参照原始资料第31页。

年—1974年的校勘本中的^①，也编进这本书里来。在本书目录表中均以“旧资料”为名，按照不同于原版本的文献学的规范安排，与新资料的规范统一起来。

*

1996年发现的手稿（1996年日内瓦国立大学图书馆馆藏）由不同的部分组成^②：

1° 以“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为题目的，大多放在一个大信封中，纸张规格大小一样^③，许多带有标注：“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二元本质”或者“（语言的）二元本质”。信封内还塞进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语言科学”。

2° 以“新词条”（Nouveaux Item）为题的部分则始于“词条”这一语词，显然与国立大学图书馆的旧藏书有关，旧藏书在本书中以“旧词条”（Anciens Item）为名。

3° 以“普通语言学的其他文稿：新资料”为名的，是我们无法归入前面两个部分，也不能归入下面部分的内容。

4° 以“普通语言学的备课笔记”为题的部分归类到国立大学图书馆旧藏书的备课笔记中，旧的备课笔记也在本书中予以介绍。

对这些新资料，我们的编辑原则如下：

—— 题目：当材料上已有索绪尔亲笔书写的题目时，题目就按索绪尔的直接给出；反之，若是编者给定的题目，则加方括号。

—— 材料的顺序：本书资料的排列由编者确定；序号（1，

① 关于手稿的介绍，可查询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学院英特网：www.institut-saussure.org

② 与恩格勒1968年—1974年版本的文稿有关的日期推测，参阅恩格勒《普通语言学注解》（“The Not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一文，《欧洲结构主义：索绪尔，语言学当今趋势》（*European Structuralisms: Saussure,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13/2册，1975。

③ 译者在日内瓦大学手稿馆看到的手稿纸张规格并不一样，恐原编者有误。——译者注

2a, 等等) 均为编者所加。

——原稿的建立：所建立的文本尽可能遵照原稿，原稿并不是已完成的书而只是个草稿而已。原稿中的空白用空的方括号标记。不确定的则放进括号内。强调部分则由编者统一确定：用斜体字表示。一般而言，原稿中的大写仍保留。“标注”使用的法文或外文统一用斜体符号表示。至于跳行，最大可能地忠实于原稿的书写顺序。原稿中划掉的段落不再给出。

——注释：很少的几个脚注是编者给出的。

旧资料（恩格勒 1968 年—1974 年版本与国立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按照同样的文献学原则编辑。

对恩格勒 1968—1974 版两卷中的索引，本书的索引号书后给出。（读者可参照此书，作为参照文献。）不同于本书的，则按手稿自然的排列给出。它们的归类顺序除了“旧词条”和一些“普通语言学备课笔记：新资料”外，用新资料对应的再重组，但是，仍有别于新资料——不过其题目仍是恩格勒版本的。^①

① 此书的出版发行多亏瑞士国家科研资金的帮助。编者特别感谢安多乃特·韦尔夫人，感谢她自始至终的合作，感谢弗朗索瓦兹·瓦冉-阿特拉尼夫人、雅克·热尼纳斯卡先生和弗朗索瓦·拉斯蒂耶先生以及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单位 7597 所给予的帮助。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

一、论言语活动的二元本质

(1996年 日内瓦大学图书馆馆藏)

1 前言	3
2a [论二元本质：二元性的“第一和最后”原理]	4
2b 同一性的地位	5
2c 语言学研究对象的性质	5
2d [二元论 (dualisme) 原理]	6
2e [4种观点]	7
3a [着手研究对象]	9
3b [语言学与语音学]	9
3c [语音的在场与相关关系]	11
3d [声音形象的生理-声学领域]	12
3e 从生理和声学角度对上腭音所作的观察	13
3f [价值、意思、意义.....]	14
3g [价值与形式]	15
4a [语音学与形态学, 1]	16
4b [语音学与形态学, 2]	16

5a	[语音与意义]	17
5b	[同一性——质体]	18
5c	[同一性——思想的步骤]	20
6a	[对语言学家的研究活动之思考]	21
6b	[形态学——语言状态]	22
6c	[形式]	22
6d	[无差异与差异]	23
6e	[形式——声音形象]	24
7	[语音变化与语义变化]	28
8	[符号学]	31
9	[告读者]	33
10a	论语言本质等。[语音学与瞬时的角度。状态]	35
10b	规则：舌尖辅音 n	38
11	[符号的多样性]	38
12	[语言的生命]	41
13	[语法：范畴]	43
14	[语法：规则]	43
15	[瞬时语音学规则]	45
16	瞬时语音学规则的特点	48
17	[实施的言语和潜在的言语]	49
18	[并列性]	50
19	[交替]	51
20a	[负性与差异，1]	53
20b	[负性与差异，2]	53
21	[同一化，相对价值，观点]	55
22a	[语音学与形态学]	56
22b	[符号学的根本原则]	58
23	[本义与转义]	60

24	[符号与负性]	61
25	[关于同义现象 (synonymie) 的负性]	62
26	[同义性问题 (续)]	63
27	论语言的本质	65
28	附注	69
29a	[语言系统]	70
29b	[差异和质体]	70
29c	内部和外部领域的相关情况	72
29d	综合部分	72
29e	词源的同—性	72
29f	[历史句法]	73
29g	[类推变化]	74
29h	[语言学的中心对象]	74
29i	[形态的创新]	75
29j	[整合或后设思考-反思]	75

二、词条与格言

I.	新的词条 (1996 年 日内瓦大学图书馆馆藏)	79
1	[空 (<i>Kénôme</i>)]	79
2	[起源问题——小溪]	80
3	[基本要素—语音—句子—礼仪—语言学单位 (符号—语音—意义)]	80
4	[话语活动, 变动之所——此书的分段]	81
5	[语言学的情况——语言单位]	82
6	[符号与意义——符号的现实]	83
II.	旧的词条 (恩格勒 1968 年—1974 年校勘本)	83
III.	格言 (恩格勒 1968 年—1974 年校勘本)	103

三、普通语言学的其他文稿

I. 新资料 (1996 年 日内瓦大学图书馆馆藏)	107
1 [言语活动-语言-言语]	107
2 [符号]	109
3 [假设-演绎]	110
4 [关于 agricola 类型的拉丁语组合]	111
5 [<i>faber-Faure</i> (Favre, Fèvre, Lefèvre, Lefébure)]	113
II. 旧资料(恩格勒 1968 年—1974 年校勘本)	114
1 [音位学, 1]	114
2a [在日内瓦大学的第一次讲座 (1891 年 11 月)]	117
2b [在日内瓦大学的第二次讲座 (1891 年 11 月)]	129
2c [在日内瓦大学的第三次讲座 (1891 年 11 月)]	136
3a [关于语言的历史之注释; 评比较语法一语, 1]	144
3b [评比较语法一语, 2]	145
4 [文学、语文学、语言学之间的区别]	146
5 [语音事实意味着两个时代]	147
6a [音位学, 2]	148
6b [音位学, 3]	148
7 [言语活动的特点]	149
8 形态学	151
9 [评诸科学语法中所流行的种种区分]	167
10a [关于普通语言学一书的注释, 1] (1893 年—1894 年)	168
10b [关于普通语言学一书的注释, 2]	171
10c [关于普通语言学一书的注释, 3]	173
11 [关于惠特尼一文的注释]	174
12a [静态和动态。关于普通语言学的注释, 1]	192

12b	[静态和动态。关于普通语言学的注释, 2]	194
13a	[关于语言学中术语 (terminologie) 的困难 (“不再有修辞格了!”)]	202
13b	[关于语言学中术语的困难 (简单的表达)]	204
14a	[论发分音节]	205
14b	[内爆破+内爆破]	205
14c	[音节理论 (1897 年?)]	207
14d	[音位学注解; 开口度; 音节的理论 (1897 年?)]	212
15a	[在语言学中, 我们面对的是哪类质体?]	224
15b	[关于质体的思考]	225
16	[解剖学和生理学]	225
17	[关于阿尔贝·薛施霭理论语言学的方法与课题, 1908 年]	226
18	[不可归类的各种注释]	229
19	[符号学]	230
20	[事件、状态、类同]	234
21	[语族]	235
22	[前缀或介词]	236
23	[交替]	238
24	[关于设立文体学讲席的报告]	239
Ⅲ.	有关话语 (discours) 的注释 (1996 年 日内瓦大学图书馆馆藏)	241
Ⅳ.	从哪里出发?(1996 年 日内瓦大学图书馆馆藏)	241

四、普通语言学备课笔记

I.	新资料 (1996 年 日内瓦大学图书馆馆藏)	245
1	[语言单位之非物质性]	245

2	[手段并不重要]	246
3	[语言]	246
4	[符号学]	246
5	[符号系统-共通性].....	247
6	[价值-共通性].....	248
7	[地理上的不延续性]	249
8	[交际力量]	253
II	旧资料 (恩格勒 1968 年—1974 年校勘本)	253
1	[第一次教程注释 (1907 年)]	253
2a	[第二次教程注释 (1908 年—1909 年): 二元性]	254
2b	[第二次教程注释 (1908 年—1909 年): 惠特尼]	255
2c	[第二次教程注释 (1908 年—1909 年): 凯尔特语]	260
3a	[第三次教程注释 (1910 年—1911 年): 课程分段和地理语言学]	262
3b	[第三次教程注释 (1910 年—1911 年): 听觉链的分析]	280
3c	[第三次教程注释 (1910 年—1911 年): 目录表]	282
3d	[第三次教程注释 (1910 年—1911 年): 质体和切分段]	283
3e	[第三次教程注释 (1910 年—1911 年): 符号的任意性和词项概念]	283
3f	[第三次教程注释 (1910 年—1911 年): 符号变异的必然性, 共时与历时].....	285
3g	[第三次教程注释 (1910 年—1911 年): 语言学价值] ...	290
	索引	293
	索绪尔的启示——代译后记	314

一、论言语活动的二元本质

(1996年 日内瓦大学图书馆馆藏)

1 前 言

17

赋予语言学这个或那个真相以一种优越的地位，使其成为中心出发点，这事实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五六个根本的真相，它们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从任何一点出发，都必然到达其他一点，而结果也几乎一样。

例如，可以仅仅满足于下面这条依据 (*donnée*)：

把形式与意义相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而且行不通）。反之，正确的做法是把声音形象 (*figure vocale*) 与形式-意义 (*forme-sens*) 相对立起来。

的确，谁严格地遵循这一观念，就能用数学公式严谨地表达出与另一类研究结果完全一致的结果；那些结果的起点原则与本原则表面上看来相去甚远，例如：

在语言中，有必要区分两种现象：一类是内在或意识现象；另一类是可以直接把握的外在现象。

2a [论二元本质：二元性的“第一和最后”原理]

18 一门语法，在其最精细的描写部分，错误的不算，总会采纳两个合法且绝对相互有别的表达式，这种始终存在的二元对立的第一和最后原理到底在哪里？我们觉得最终还是得回到下述问题上来：什么是语言的本质构成，什么是语言的同一性？

语言的同一性有某种绝对特殊的东西，意味着两个异质要素的结合。如果要我们确定铁板、金板、铜板的化学种类，然后再确定马、牛、羊的动物种属，这会是两桩比较容易做的事；可如果是把铁板拴在马上，把金板配在牛上，或给羊配上铜制饰品，确定这一奇怪的整体，说明它代表什么“种类”，我们会立刻叫嚷，说这任务荒诞可笑。这荒诞不经的事恰恰是语言学家一开始就要面对的，他应当清楚这一点。他想巧妙地避开，请允许我们这样表达，从侧面切入，也就是说先对概念进行分类，然后再看形式，仿佛这符合逻辑一样——或者相反，先对形式分类，然后再看概念；这两种情况无论是哪一种，我们对所研究的形式对象，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有哪些分类，都一无所知。要知道，所研究的对象不过是两者的结合而已。

所以，语言学家所关注和研究的要素不仅是复杂的要素，简而化之是不对的，而且在其复杂性中还不具备自然单位的要素，不可与简单的化学物体相比，更不可与化学组合相比，相反，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比作一个化学混合物，如空气中的氮氧混合物，去掉氮或氧，就不再成为空气，然而，没有什么能把弥漫于空气中的氮氧的总量结合起来。第三点，每一要素都只能与同一范畴的要素加以归类，不过一旦如此，就不再是空气问题了。第四点，它们的混合物不是不可能分类的。这就是语言学家要逐个考虑的第一个

对象的种种特点：如果[]，语词 (mot) 就不再是语词。

最后要说的是，空气的这两个要素是物质性的，而二元性则代表着生理和心理的二元性，就此而言，这种比较是粗略的。这一异议偶尔陈述于此，对语言事实并不重要。我们之所以提及，旨在说明它的无效性，说明它与我们所确认的是相反的。空气的这两个要素属于物质范畴，而语词的这两个要素却属于精神范畴；我们一向认为，不仅意义而且符号都是纯粹意识的事实（然后，时间上的语言同一性才可能是简单的）。

2b 同一性的地位

说一个言语事实 (fait de langage) 需要从几个观点来考察，这是不对的；甚至说这言语事实依据观点而真正成为两个不同的东西，这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始于假设：言语事实在观点外给出。

应当说：首先存在着观点，否则不可能把握言语事实。

我们首先以这种考虑，或以那种考虑而建立的同时性，是在两个性质可变的词项本身建立起来的，这同时性绝对是唯一的首要事实，语言学由此出发而进行考察的唯一的简单事实。

2c 语言学研究对象的性质

语言学所面对的对象，是不是一个给定的、显而易见的对象，如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的那样？

无论何时，无论如何：语言学与那些可从感官 (snes) 出发，并作为依凭的科学完全相反。

一串语音，例如 *mer* ($m+e+r$) 可以是一个属于声学领域或生理学领域的质体。在这种状态下，不论是以何种名义，它都不是语言学的质体。

概念附着于 $m+e+r$ 时，语言才存在。

从这一明显且平常的事实中，得出：

1° 没有语言质体可以是给定的，可以立刻通过感官而给定的，没有任何质体可以在与之结合的概念之外存在。

2° 语言质体中，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即便是最简单的表达，也不得不同时考虑符号和意义两者，对其二元性产生质疑，或忘记这一点，就等于舍去了其语言的存在，等于将其归入物理事实之领域中。

3° 每个言语事实的单位已经是由事实的结合构成的复杂事实，就符号与其意旨间从本质上无任何共同点而言，这也是一极为特殊的结合的结果。

4° 只要对一种语言的事实进行分类，就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对异质（符号-概念）对象的结合 (*l'accouplement d'objets hétérogènes*) 加以分类，绝对不是如我们所能假设的那样，是对简单的同质对象进行分类，要是对符号或概念分别予以分类，情况或许如此。有两种语法，一种是概念的，另一种是符号的，两者均有误或不完整。

2d [二元论(dualisme)原理]

将语言现象 (*langage*) 一分为二的深刻的二元论并不是简单地区分语音和概念、声音现象和心理现象的二元论，这样看待语言不仅过于简单而且十分有害。语言现象的二元论存身于下述二元性：即作为声音的声音和作为符号的声音，前者是物理现象（客观

的), 后者是物理-精神现象(主观的), 但绝对不是语音之“物理”与意义之“精神”的对立。有一个领域, 内在的精神领域, 符号及意义存身于此, 相互依存, 无法分离; 还有第二个领域, 外部的领域, 那里只有“符号”, 但却是被简化为一串声波的符号, 我们只能将其命名为声音形象 (*figure vocale*)。

2e [4种观点]

I 和 II 得自于语言事实本身的性质。

I. 就语言状态本身而言

- 从瞬时的角度看, 没有区别;
- 从符号学(或符号-概念)角度看, 没有区别;
- 从反历史意愿 (*volonté antihistorique*) 的角度看, 没有区别;
- 从形态学或语法学角度看, 没有区别;
- 从成分组合角度看, 没有区别。

(在这一领域里, 确定同一性的是意义 (*signification*) 与符号的关系, 或者符号与符号的关系, 所有的语言在这一点上都没有区别。)

II. 就贯通的同一性 (*identités transversales*) 而言

- 从历时角度看, 没有区别;
- 从语音(或者声音形象——声音形象得自于概念, 得自于符号功能, 根据 I, 概念和符号功能是一回事) 角度看, 没有区别;
- 从孤立要素的角度看, 也没有区别。

(这一领域的同一性, 必然首先由前一领域的同一性所给出

(*données*)；它们在后来变成了第二领域的语言同一性，同前一种一样都是不可减约[irréductible]的。)

Ⅲ和Ⅳ源自于合法的考察方式：

22 Ⅲ. 从时代倒错 (ANACHRONIQUE) 的角度看，从人为的角度看，从纯粹教学法的角度看，是从一种形态（或“以前的语言状态”）到另一种形态（或后来的另一种语言状态）的投射 (PROJECTION)。

(这种投射所借助的操作办法其实就是把贯通的同一性 [Ⅱ.] 和形态同一性 [Ⅰ.] 综合起来考虑。)

根据回溯的时代错位 (ANACHRONIQUE RETROSPECTIF) 的观点，没有区别。这一观点是词源学的观点，但除了通常意义上的词源学内容以外，它还包括其他的东西。相对Ⅳ，它的特点之一是不局限于 B 时代本身来考察 B 时代。

Ⅳ. 确定语言发展的两种连续状态的历史 (HISTORIQUE) 观点，首先要对每种状态自身进行考查，而不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并加以解释。

这四种合法观点中（除此之外，我们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唯有第二种和第三种，我们稍有涉猎。关于第四种观点的研究，要想有成果，唯有等到某日第一种观点 []

不幸的是，把上述这些观点混为一谈的作品倒是屡见不鲜，甚至包括那些自诩为具有极高科学追求的著作。毫无疑问那些作者根本就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思考。不过，我们也得立即承认：一方面，我们（不管有理还是无理）坚信，最终一切都应从理论上归

结为我们这四种建立在两种必要观点之上的合法观点；另一方面，我们又怀疑将来有一天能够完美地建立四套或者干脆两套术语。

3a [着手研究对象]

面对语言 (langage) 这一复杂的对象，要对它进行研究，就必须从这一侧面或那一侧面切入，即便切入点选择得好，也无法涉及到整个语言，而切入点选择得不好，就会导致偏离语言学领域，致使观点发生混淆，因此这些观点的混淆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无论尝试着从哪一方面切入——可解释的或不可解释的——有一点是肯定的，而且与语言的性质有内在的联系，那就是：永远无法在语言中发现个体，即就自身所确定的存在（或数量），然后在其基础上进行普遍化。而首先是有普遍化，普遍化之外什么也不存在：不过，由于普遍化以标准观点作为前提条件，语言学家最初所关注的也是最不可还原的质体，其实已经是精神潜在活动的结果了。结果是，整个语言学不是回到[]上来，而是具体地回到合理观点的讨论上来，否则就没有对象。²³

例如：为了研究语言，我如果选择了最大程度的简单化手段，即假定语言是一连串[]。

3b [语言学与语音学]

在语言学的种种区别中，一个常犯的微妙错误是，当以某个观点谈论对象时，人们因这一事实而以为在这一观点中；事实上情况十有八九正相反，道理很简单：

我们得记住，语言学的对象开始时并不存在，自身并不确定。从此，谈论对象，给对象命名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援引某个确定的观点 A 而已。

以观点 A 给某个物体命名后，它绝对只在范畴 A 中存在，范畴 A 之外，它甚至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允许从 B 点出发来看范畴 A 的这个对象是如何呈现的。

此刻我们是在观点 A 中还是在观点 B 中呢？通常的回答是，我们在观点 B 中。我们又一次为错觉所误，以为语言的存在（*êtres linguistiques*）是独立的存在。相反，最难以把握而又是最有利的语言真相是，明白我们此时绝对还停留在观点 A 上，唯一的理由是我们使用 A 范畴的术语，而若根据 B，我们则连其概念都无从知晓。

因此很多语言学家认为，忽略词义以便考虑语词的声音要素，就处于生理-声学领域了，他们以为就声音说，*champ*（田野）一词等同于 *chant*（歌曲），说语词中包含着要考虑的声音部分和另一部分，等等。但是说到语词，首先要问的是，如何确定有语词呢？接着要问的是，这一语词应当从不同的观点去考察吗？

我们只能从某种观点得到这概念本身，因为我不能想象这语词，在它所有的用法中，是某种给定的，是我不得已而使用的，如对一种颜色的感觉。

事实上，只要谈论语词 *a*、语词 *b* 或简单地谈论语词，就从根本上停留在形态学上，尽管人们声称引入了种种观点，因为语词是属于形态学范畴的一种区别，而且不是独立的语言区别。

在进行关于生理-声学的讨论时，我们凭什么把语词的这种形态区分视为一个给定的单位呢？要知道我们赞成立即摧毁[]

在语言学中，人们就是这样不断地在范畴 B 中，考虑那些根据

A 而不是根据 B 存在的事物 *a*；而在范畴 A 中，则考虑那些是根据 B 而不是根据 A 存在的事物 *b*，等等。

对每一范畴，我们都感到有必要确定对象，为此，人们机械地借助某种第二个范畴，因为在具体的质体全然不存在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其他的手段：所以我们永远是把抽象的和相对的质体，语法学家或语言学家在上一章刚发明的，而且是作为其研究基础的这一质体，当做我们具体的和绝对的质体来对待。

这种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只有用观点的讨论取代“事实”的讨论，才能一劳永逸地打破，既然在预先采纳一种观点之外，没有一点语言事实的迹象，也没有一点细微的可能允许我们发现或确定一个语言事实。

25

3c [语音的在场与相关关系]

语言中语音的在场是人们所能想象的而不可还原的要素，作为其结构的要素。这一肯定的语音在场只有在与其他语音相对立时才有价值，这正是创立语言状态的相反的原则，或者相互的价值，或者负的和相对的数量第一个粗略却已不容置疑的运用。

两个语音之间，即我们所感觉到的相关性的呈现（此外，还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意义）——例如德语 *a*, *o*, *u* (*wachen*) 之后的软腭音 *ch* 以及 *e*, *i*, *ü* (*nichts*) 之后的腭音 *ch* 之间的相关关系，被语言感受到的相关关系——提供了第二级的对立，按其相对本质，这已十分清楚。

所感到的两个语音之间相关关系的存在，一种[]的不同开始与这相关关系汇合。

一个音素的在场 = 与其他在场音素的对立，或者它相对其他音

素而言的价值。

两个语音的相关关系（没有“意义”）=它们之间的相互对立；一个语言相对于另一个语言的价值。

两个音素(phonèmes)的相关关系和不同“意义”的相关关系=永远不过是其相互的价值。这儿我们开始隐约看见意义与价值的同一性。

这之后，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从音位要素出发，如从连续获得了不同语法功能的形态的单位出发一样，但无论何时，语音自身都不作为形态单位而被给定。

在形态分析中（瞬时的，等等）没有任何理由用音素这一术语，最终我指的是——准确地说根据音位的分析结果来划分形式。

26 例如，在一种语言状态中，音素 \tilde{z} 永远只是在 e 之后呈现的，它不是形态的区分- \tilde{z} - 而仅仅是区分- $\tilde{z}e$ -，在这种语言状态中，显然是不可还原的(non réductible)要素，就像 p 一样（自然假定 p 也是在其他的条件中）。

（这一原则后来在 ζ/o 交替 = $a\varphi/\epsilon\varphi$ 的交替 [alternance] 事实中得到了证实。）

3d [声音形象的生理-声学领域]

声音形象（任何语言之外的它自身的存在）的生理-声学领域（非语言的领域）。

首先，不仅任何种类的个体自身都不能被确定，而且任何种类的单位都不能自然地给定。如何着手来建立单位呢？

可能的单位 (*unités*) 和绝对的单位 (*unité*) = 同一性。

有两类可能的单位范畴：

——语音链 (chaîne sonore) 或意段 (syntagmes), 合理或不合理地切分成不同的部分, 将为其单位;

——把这些单位相对于同一语音链的其他单位进行归类后所得到的单位, 与其他意群脱离, 而且以这样或那样的特点表明是相同的, 这样就获得一个抽象的单位, 至少可以看成是同前述一样的单位。

任何一类所获得的单位都不再只是一个单位。

要想有步骤地了解并研究对象, 语言学家首先得进行极为困难而微妙的工作, 那就是对单位下定义。

在言语活动中, 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 根本没有以其自身界定和确定的个体, 必然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旦假定其相反, 正如我们自然想到的那样, 我们就会发现, 人们只是任意地、毫无方法地把这个或那个事实孤立出来, 其实它与大量其他事实相关, 不可能说出为什么做出这样或那样的特殊划分来。)

27

然而, 有必要知道基于哪个[]

3e 从生理和声学角度对上腭音所作的观察

第一, 从生理或机械的观点说, 硬腭后部和中部或软腭喉部之间完全并行不悖。

发音部位 (le point d'articulation) 更前, 如此而已。

但要承认, 至少在我看来, 硬腭喉音, 由于一些我不考察的原因, 听觉上给人以双音: k^j 的感觉。这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要素, 会让人否认硬腭喉音是一确定的种类, 以为这可能是两个语音的音组而非一个语音, 为此, 它恐怕该相对于其他音组, 而不是相对一个单音被加以归类。

这第二种考虑，我排除；我所注重的是生理学的观点，因此我提出 k_1 尽管是双音，可直接与 k_2 相比，但却是一个简单的要素。

第二个观察。有关腭音这个术语的滥用。人们把 $t\check{s}$ 和 $d\check{z}$ 叫做“腭音”，许多语言中都有这种语音，例如意大利语的 *cenere*, *generoso*，这种叫法是一种完全的滥用。

包含有一连串语音的 $t\check{s}$ 、 $d\check{z}$ 音组不该接受任何名称，并不比人们所可能建议的某个腭音更加称得上。因为一组语音不能是一个种类 (une espèce) ^①。如果我考虑音组 kr ，那我得确定 k 属于哪一种， r 又是属于哪一种，可我不应当把整个的 kr 看成是一种。同样， $t\check{s}$ 和 $d\check{z}$ 自身不存在，存在着 $t+\check{s}$ 和 $d+\check{z}$ 。

第三个观察。就像语言史上曾经发生的无数次情况一样，“单音 k_1 (腭音 k) 后来产生了 $t\check{s}$ ”，而对应的同一字母在几个世纪之后先是指语音 k_1 ，后来则指语音 $t\check{s}$ ，实践中很难避免把腭音运用到 $t\check{s}$ 和 $d\check{z}$ 上，对这一困难，不该抱有幻想。唯当清醒地认识到，这就是通常的用法和惯有的滥用；腭音一词的意义完全不同于我们谈到印欧语系的 k_1 时所援引的词义。

3f [价值、意思、意义……]

对一语言形式的价值 (*valeur*)、意思 (*sens*)、意义 (*signification*)、功能 (*fonction*) 或用法 (*emploi*)，我们不作严格地区别，甚至对概念 (*l'idée*)，即某种形式的内容，也是如此。这些是同义词。不过应当承认，价值比其他任何一个语词都更能表现事实的本质，也就是语言的本质：形式不是有意义而是有价

^① 种类 (*espèce*) 即索绪尔后来用的音素 (*phonème*)，此处为呈现作者的思考轨迹，从原文直译。——译者注

值。这点很关键。形式有价(*vaut*),这就意味着其他价值的存在。

然而,一旦谈论那些一般价值,而不是偶然谈论一种形式的价值时(绝对取决于那些普通的价值),我们就会看到,面对的是符号世界还是意义世界,这其实是一回事,诸语言形式因其声音材料的不同而有价,或者根据其意义而有价,两者之间并没有一点可以确定的界限。这是关于语词的争论。

3g [价值与形式]

每一形式的意义,特别来讲,都与诸形式间的差别是一回事。
意思(*sens*)=不同的价值。

不过,诸形式间的差别不能被建立起来。

对以下事实,我们怎样强调都不为过,那就是一个语言系统(*systeme de langue*) (形态系统),一个信号系统,首先是由不同的价值构成的,而价值既不单单是形式也不单单是意思(*les sens*),既不是符号也不是意义(*les significations*)。价值的构成基于对符号和意义之间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关系的特殊处理。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关系建立在符号的普遍差异上,再加上意义的普遍差异,再加上预先的赋义行为,即某些符号已经带有某些意义,或反之。

29

所以,先有形态的价值:它们不是一些概念,更不是一些形式。

其次,要使一种形式作为形式而不是作为声音形象存在,须有两个恒定条件,尽管这两个条件说到底也只是一个条件而已:

1° 这一形式不脱离同时出现的其他对立形式。

2° 这一形式不与其意义相分离。

这两条件如此一致，若不先假定意义上的对立和形式上的对立，就无法谈对立形式 (*formes opposées*)。

不能借助形式所代表的声音形象来定义形式是什么，更不能借助声音形象所蕴涵的意义对之下定义。必须用普遍的复杂事实来作为首要的事实，这事实是由两个相反的事实 (DEUX FAITS NÉGATIFS) 组成的：即声音形象的普遍差异，加上附着于其上的意义的普遍差异。

4a [语音学与形态学, 1]

(草稿) (概念)

对于一条如梵语 η (*cūrēṇa*) 的规则，主动要素和被动要素习惯上与两个形态要素的交接点不相吻合，对 *kr* 之后以及除了 $\bar{a}/\bar{ā}$ 的元音之外 $s > \zeta$ 的规则，情况往往如此。如 *agnisu vāksu* 相对 *latās*, *vāksyāmi* 相对 *tapsyāmi*。

那么，从这两条完全是属于同一范畴的规则中，我们把第二条变成一条内部的 *saṁdhi* 规则，而对另一条我们不知如何处理。

把内部的 *saṁdhi* 称做 *vāksu* 的事实最好地证明了选择 (必然地) 是根据形态要素而不是语音要素进行的。

4b [语音学与形态学, 2]

一条如 *sō'pi* 和 *sah sa uvāca* (尽管 *sa tu*, *sa bhavati*) 规则能作

为特例列入“尾音 *s*”的规则中吗？或者它涉及 *sa* 一词的形态学吗？很难说，因为“尾音 *s*”的第一条规则本身就是形态学而非语音学的。“尾音 *s*”规则的基础不在别处，而只在 *açvas* (*açvaḥ*, *açvō* 等等) 这一形式的单位中，或者在 *bhārāmas* 形式单位中，本身直接取决于意义。

一旦由意义建立起形式单位来，人们就从这一形式单位析出 (*dégage*) 一个看来是恒定的物质事实，如同清音前的 *-ah* = 浊音前的 *-ō*，这一事实本身的价值，或者它将呈现的必要性和恒定的程度，都是绝对不可能确定的，也就是说，从有意义的形式 (*forme significative*) 出发以便析出这一事实之后，我们直到最后都处在这个有意义的形式上，而非在其他别的极点上：当我们面对着不与 *açvō'pi*, *açvōbharati* 配合的 *sō'pi sa bhavati* 时，除了语词 *sa* 整体的表现与 *açva* 一词的整体表现不相吻合之外，原则上一个并不比另一个更有规律，因为两者中没有一个被认为是合理的，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现在，若是相对印欧语的 *s* 形成规则，就将得到 []，然而这是属于词源学的，属于一种处于语言本身之外的复杂的活动。

5a [语音与意义]

交替是声音的差异（不是语音学的），同时存在于代表一个形态单位的形式之中——或多或少宽泛的，但是排除所谓形态的同一性最后单位。

在形态学中，我们一会儿谈论意义的同一性、价值的同一性，一会又谈论用法的同一性、形式的同一性。如果根据单一的或多样的形式——或反过来根据意义、价值或单一或多样用法的形式同

一性——而不暗示意义、价值、用法的同一性，那么上面的表达就没有一个是有意义的。一切都是有连带关系 (solidaire) 的。在形态学中，如果只看形式或只看意义，那就不能直接用同一性一语。

任何一种作为系统的语言研究，也就是说一种语言的形态学研究，正如所愿，都要回到形式用法的研究，或概念表现 (*représentation des idées*) 的研究上来。有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某处有形式 (因自身存在的，用法之外的存在)，或某处有概念 (因自身而存在的，在表现之外的)。

承认形式除了用法，还是别的东西，就掉进属于生理学和声学范畴的声音形象内。此外，这立刻会与自身发生矛盾，因为有许多语音相同的形式，人们甚至没想到要把它们拿来进行比较。这是最好的说明：形式这种存在，除用法之外，全然是空的。

在形态学领域中根本没有别的“同一性”，只有一种形式在其种种用法中的同一性的同一性 (或者一个概念在其代表的同一性中的同一性)。所以，形态的同一性是极其复杂的概念 (notion)，掩盖这一点，毫无意义。

5b [同一性——质体]

§ 1. 声音范畴中的同一性

为了发 *aka* 音，我开口两次、三次、五百次，要知道我所发出的音是否一样，那就得考察一番。

§ 2. 声音范畴的质体 (Les entités)^①

显然，声音范畴的质体或由方才所考虑的同—性构成，因此为纯抽象的事实所构成，或不由什么组成，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言语 (parole) 事实，就其自身而言，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具象的，注定只有通过其同—性才具有意义。例如，某人在某地发出 *aka* 音，或一千个人在一千个地方，在一千个时刻发出 *aka*，这一事实绝对是唯一一个给定的事实。然而尽管如此，唯有抽象的事实，即这些 *aka* 音在声学上的同—性，才独自形成 *aka* 声学的质体：不应该去找寻比这第一个抽象的对象更可感知的基本对象了。

(任何声学的质体都如此，因为它受制于时间；1° 在一定的时间内实现，2° 这一时间过后便坠入虚无中，如一曲诗画般的音乐。乐曲在哪儿存在？这就如同 *aka* 在哪儿一样，问题是一样的。事实上，乐曲伴随演奏而存在，可是把演奏的过程看作它的存在，那就错了，乐曲与演奏同时存在。)

§ 3. 声音范畴的质体是语言的质体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该问，声音质体是什么；我们看到它存在于两个声音事实的同—性中。

两个声音事实的同—性是隶属于—门语言的呈现 (présence) 吗？

不是。在任何人类的言语活动之外，*aka* 等于 *āka*，并且，由于人类的言语活动，一种语言的 *aka* 等同于另一种语言的 *aka*。如果有差异的话，那是因为人们过分粗略地分离了声音质体，也因

① 经查原手稿，此处系排版所误，entités 应为 ENTITÉS。——译者注

为有必要在只看到一个质体的地方建立两个质体。

33

因此，声音方面的质体不是语言的质体。

§ 4. 关于上面几段的观察

关于 § 2，从声音现象这方面切入来着手研究语言，在种种接近语言的方式中肯定是最简单的一种，它是如此简单，就如 § 3 得出的结果那样，甚至不成其为一种逼近语言的方式。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一旦接受了这一方法，就不可能对给定的个体进行推理，以便随后进行普遍化了；相反，若想获得某种结果，某种在其他领域是个体的东西，那就应当像语言学家那样从普遍化开始。

5c [同一性——思想的步骤]

同一性概念在语言的所有范畴中都将是必要的基础，这是一个作为绝对基础的概念，因为只有通过而且相对于同一性，最终才能确定每个范畴的质体，语言学家有理由认为他所面对的都是基本的词项 (terme)。

(声音范畴) 思想步骤

凡称之为同一的，与差异相对，都形成一个有限的词项 (terme fini)，它尚未被定义，但可以是随便一个如复杂词项 *akarna* 等，第一次代表一个可认知的对象，而对特殊的声音事实在同一性考察之外所作的观察不能提供任何对象。

由于某种声音存在 (être vocal) 如此构成，且以我们所建立的同时性而被辨别，成千上万其他的声音存在则靠同样的原则而获

得，就可以开始把我们不得不视为特殊和具体的基本事实，归类成各个种类的同—性图示 (schémas)，尽管它们在无穷的多样性中都只不过是普遍化预先的繁复运作的结果而已。

有人会问，有必要对这一重要的基本运作加以解释吗？难道这不是很清楚吗？说到如 *pata* 这样的音组，无非说的是 *pata* 音组在大多数情况下恰巧是实际所发出的，这在一开始不就是显而易见的吗？所以，提醒人们注意这质体预先且在根本上就建立在同—性之上，有必要吗？

我就来回答这些问题，立刻用抽象质体来代替某些具体事实的同—性，这对以后的研究不能不有所损害：因为我们还要同其他的抽象质体打交道，因为〔 〕中唯一的极点将是同—性或非同—性 (non-identité)。

6a [对语言学家的研究活动之思考]

从原则上开始我们就不同于某些理论家，他们认为语言学研究就是对言语活动的现象提出看法；我们也不同于另一些人，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他们为这些现象而耗神费力。我们的观点是，了解现象，或者精神活动，意味着预先要对某个术语定义。不是偶然地总可相对其他相关术语得到的定义，这样会处在一种恶性循环中，而是一个恒常的定义，从基础的某一点出发，我不说是绝对的基础，但对于我们而言，它是明确选择且可作为不可还原的整个系统中心的基础。

有人借口语言是种“变化着”的具体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存在 (est)”的抽象的东西，便以为在语言学中不需要合理的数理逻辑，我认为这是根本性的错误，起初是由日耳曼精神所固有的倾向而导致的一种错误。

我们认为语言学的主要目的，不是确定不同词项之间所发生的，而是指出这些词项根本没有任何确定的定义，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存在，或者是在什么意义上存在着。

35

6b [形态学——语言状态]

在一给定的语言状态中，既无语音规则，也无任何种类的语音学。只有不同级别的形态学，它们之间很可能无法用一条分界线划分开来，一条何时使用完成时的句法“规则”，或者一条（狭义）所谓的完成时的“形态”规则，或者一个元音什么时候得省音，或 π 在什么情况下被 φ 所取代的“语音”规则——而都属于同一个事实范畴：那就是符号在一给定时刻依据其差异而具有的符号游戏。想从这符号游戏中孤立出意义来（句法等等），而其实这符号游戏只简单代表着符号概念上的差异和相合。

另一方面想从这游戏中孤立出形式来（简单地指符号中形式的差异和相合）。这完全是种错觉。

最后，符号的声音要素指的是这些声音要素根据形式也就是说根据多样的符号，或者说根据多种意义的差异和相合。

让我们回到语音学上来……

6c [形式]

谁说形式就等于说四种东西，人们常常忽略这一点，而这恰是根本的：

1° 谁说形式，首先说的是形式的多样性 (*pluralité*)：否则就不再有一个基础，不管正确还是错误，充足还是不足。

2° 谁说形式，就等于说形式的多样性：否则，差异，作为一种形式存在的基础，就不再可能。

3° 谁说形式，也就是说在[]多样性的差异。

形式意味着：差异，多样性。(系统?)同时性。意义价值。

36

概而言之：

形式=既不是任何一个范畴，也不是一个简单范畴的某种肯定的 (*positive*) 质体，而是复杂的、相反的 (*négative et complexe*) 质体：是与其他形式的不同意义组合的其他形式的差异之结果 (没有任何物质基础)。

6d [无差异与差异]

形式的其他定义：

形式=交替的要素

交替=不同符号的共同存在 (参考关于存在的注)，其意义或者无差别，或相反是对立的。

无差异与差异

事实上，能够无差别地把一个放在另一个位置上的事物的范围是绝对有限的，但理论上这范围非常重要。

例如在勇气 (*courage*) 一词中 (不应当以语言为例)，今天的法语，我是用小舌颤音 *r*，还是用舌尖颤音，来发跑 (*courir*) 一词

中的 *r*，这无关紧要。而对另一种语言，则可能构成全然有别的种类，或许这个 *r* 与那个 *r* 之间的差异，较之 *K* 和 [g] 之间的差异，有着更不可逾越的鸿沟。反过来说法语 []

于是，我们大致得出如下结论：语言建立在一定量的可识别的差异或者对立之上，而相对词项的每个绝对价值则无关紧要，它可能变动很大，语言状态却不会因此而被打破。

37 存在于可识辨的价值内部的自由度 (latitude)，可称做“浮动”。任何语言状态都会遇到“浮动”的情况。随便举一例，哥特语中 *ij*+元音的音组相当于 *i*+元音的音组 (*sijai* “他是”或 *siai*, *frijana* “自由”或者 *friana*，它们之间并没有区别)，而对附近的方言而言，*ija-ia* 的差异恐怕具有绝对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代表两个价值而非一个。

1° 符号仅根据其意义而存在；2° 意义仅根据其符号而存在；3° 符号和意义仅根据符号间的差异而存在。

6e [形式——声音形象]

语言形式对说话人的意识而言是一确定的 (*déterminée*) 声音形象，也就是说既是存在的又是限定的，仅此而已。它不一定有确切的“意义”，但被感知为某种存在 (*est*)；此外，倘若改变它周边的词，它就可能不再存在，或者可能不再是一回事了。

(我怀疑可以根据“声音形象”来定义形式，应当从符号的数据 [donnée sémiologique] 出发。)

(注) —— 如果从伦理学家的角度出发，将诸如罪恶、激情、道德、恶行、谎言、掩盖、污蔑、正直、蔑视、敬重、真诚等词语在语言学

上简单地分成好坏和短暂的语词，那么我们认为语言学中或语言中就有真正的不道德性。要是这种不道德性是一可证明的事实，我肯定拒绝任何人有权利掩盖语言是不道德的，或有权利借口这一事实令我们不快而拒绝这一事实的存在。可是，我看不出伦理在哪方面比思想的任何其他表达更会因其不利而受到损害，这些根本的不利，人们将永远不能从语言中去除掉 (*ôtera*)。

对这一不利，我们在其他研究者之后也曾经指出过：我们已经看到，任何物体无法用一词准确且专一地来指示，这无法取消这些物体 (*objets matériels*) 的存在。同样，没有一个伦理事实，可以准确地用专门的一个词概括，但这不会影响到那些伦理事实的存在。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语词在多大程度上与一确定的伦理事实相符，同样的道理，人们不得不寻求暗 (*ombre*) 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一确定的物理事实相合。这两个系列问题的探索不再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再补充一点，还是在语言学的范围内，伦理事实，这我们意识可以立刻知觉到的，作为语言的因素比起物理事实来更为重要，后者总是非常间接且极不完整地进入到我们的认识中来。

38

声音形象被引入到所谓语言的符号游戏中来，从这一时刻起，它就变成形式，同样，货舱底下的一块布在被升起的那一时刻起，

1° 在同一时刻升起的而且共同形成一种意义的其他符号中；

2° 在许多其他本可以被升起的东西之间，对其回忆也同样有助于形成[]，它就变成一个信号 (*signal*)。

当形态学家尽量从事物最为物质的一面出发来考虑问题时，他如何决定：

(I) ἔφη 就是与 ἔβην 可比较的简单过去时形式^①，假如不立刻援引意义，是否还有像 ἔφη 一样的简单过去时的形成：1° 简单过去时的一般意义；2° ἔφη 蕴含的特殊意义，使这个形式不是如 ἐδεόκουν 的未完成时，而是如 ἔβην 一样的简单过去时，如果描述恰当，它同简单过去时的一般意义一样。

(II) 现在我们从哪儿得到这简单过去时的意义，没有这意义——我们刚刚看到——就无法对形式分类吗？我们完全是从这些形式本身获得意义：这一形式中如果没有某种特殊的东西，就不可能析出某种所谓的简单过去时的概念。

然而 (III)，正像刚才所看到的那样，这一形式的特殊性不在于别的，仅在于这一事实，即这一形式与其他形式既是绝对相反的，也可能建立在与其他的形式相对或有差异之上。因此 ἔδειξα 不同于 ἐδεόκουν，不同于 δεόκνυμι，或 δείξω；ἔλιπον 不同于 ἔλειπον，λείπω 或 λείψω，和 λέλοιπα；ἔχεα 不同于 χέω，ἔχεον；ἤνεγκον 不同于 φέρω，ἔφερον，οἴσω，ἐνήνυ。但是 ἔφην (说话)，ἔδειξα (判断)，ἔλιπον (滑动) 和 ἔχεα (拥有) 形式之间没有什么是单一的 (un) 和具有特点的。说真的，很有可能这些形式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和特点，例如，以 -bam 作为词尾的未完成时。但是如果这个事实发生的话，原则上并无任何重要性，它可以被视为简单的偶然事件。此外毋庸置疑，它可能有一定的后果，正如语言永远是由偶然所构成的那样，但不会比我们方才说的偶然引起更大的后果。

现在，剩下的是，要确证 (IV)，任何一个设想都是不可分离的。

我们总是回到这四个不可还原的词项上，回到它们之间的三种不可减约的关系上，对精神而言这不过是一个整体：(符号/意

^① forme d'aoriste, 此处并非法语的简单过去时，而是前述例证中的希腊语的简单过去时。——译者注

义) = (符号/另一符号) = (意义/另一意义)。

要使另一个东西发生，两项中应该先有一个是人为地就其自身而确定的，这就是当我们谈到概念 a 或谈到形式 A 时，出于需要并在某种程度上所假定的。但事实上，语言中既没有概念上的，也没有形式上的确定；没有别的确定，只有概念依靠形式的确定，和形式依靠概念的确定。

现实的第一个表达可能说，语言（也就是说话主体）既不发现概念 a ，也不注意形式 A ，而仅仅是 $\frac{a}{A}$ ；这一表达可能还是粗略的，它真正注意到的只是两个关系 $\frac{a}{AHZ}$ 与 $\frac{abc}{A}$ 的关系，或 $\frac{b}{ARS}$ 与 $\frac{blr}{B}$ ，等等。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最终四项式** (QUATERNION FINAL)，通过考虑其关系中的这四项：三个不可减约的关系。或许我们错了，拒绝把这三个关系归为一个，然而，我们觉得这种尝试恐怕超出了语言学家的能力。

首要的 (Capital)

40

谈论形式和概念的关系，或谈论概念和形式的关系，这不是一回事，如我们平常所以为的那样，因为如果我们以形式 A 为基础，我们就多少准确领会若干数量的概念 abc ；

$$\left(\text{关系 } \frac{abc}{A}\right)$$

而如果我们以概念 a 为基础，我们则多少准确领会若干数量的形式 AHZ 。

$$\left(\text{关系 } \frac{a}{AHZ}\right)$$

所以，我们注意到，语言中没有任何出发点，或者任何固定的

参照点。

7 [语音变化与语义变化]

惠特尼 (Whitney), 《梵语语法》, 第 41 页:

“在分别处理语词中形式变化和意义变化这两个主题时, 我们不作人为的区分, 而仅承认自然的区分……”

在严肃的著作 (如惠特尼的) 中, 我们看到了这两类时间上的变化比较, 这令我们不胜惊讶:

a) 语词的意义发生变化;

b) 语词的形式 (或语音) 发生变化, 最后声音材料也发生变化。

一切可能都该重新考虑, 但我们不知从哪个角度入手。在众多事物中, 也许应该问语词 (时间上的) 是什么, 形式和意义是否可以发生变化, 从此, [] 这唯一的确证指的是什么。

让我们限于抓住主线, 而不是试图去澄清那一堆错误的、定义模糊的术语 []

⁴¹ 在进入不可接受的范围中, 我们因此提出:

——意义的变化, 源自时间的影响, 由于种种理由, 而没有一点价值, 尤其是变化随时可能发生, 而且不能排除, 变化后的词义与变化前的词义成为竞争关系的, 而形式变化则在于一词项取代另一词项, 这一取代——假定条件是必需和充足的——使两个时代连续地呈现合法化。

——意义只是表达某形式价值的一种方式, 这一形式的价值, 在每一时刻, 都完全取决于与其共存的形式, 所以这是种神秘活动 (entreprise), 一种不仅是想就意义本身追寻这一意义而言 (完全

不再属于语言学)，而且甚至是想相对于一种形式追寻这一意义而言的神秘活动。既然这一形式改变，所有其他形式也随之改变；所有的意义也都随着这些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以致人们只能略微相对整体而控制意义的变化。

没有任何瞬时不是形态学的（或有意义的），也没有任何形态学不是瞬时的，这一行为在其所包含的发展中是不可穷尽的。

由此可见，任何连续的都是语音学的（或意义之外的），没有任何语音学不是连续的。

首要的

许多在时间中和在诸形式中的有意义的功能稳定性，（多少准确的）这令我们产生错误的想法——我不说，有意义的历史存在，因为这毫无意义——但我说，存在着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来考察的语言的历史（即历史形态学），或一种遵循四种组合变化的可能性，即声音形象的变化，其作为符号的一般组合，声音形象与概念的一般组合及其特殊组合。

然而功能的这一稳定性是遭受最偶然因素影响的一个行为，原则上，不比相反的行为更重要。借助于与有机体（？）历史的比较
[]

42

如何把握语言推理所控制的极端误解呢？

我们提出，存在着二元的词项，包含形式，或者说客体（corps），或者语音，也包含意义，或者说概念、存在，或者说精神的东西。

首先我们说，形式与意义是一回事，而且这一形式是四项的。

惯常的看法：

- A 意义
- B 形式

我们建议：

I		II
意义的普遍差异 (仅根据形式的不同 而存在)	一个意义 (和一个形式有关)	声音形象 (作为 I 中的一个形 式或多个形式)
诸形式的一般差异 (仅根据意义的不同 而存在)	一个形式 (总是与一个意义有 关)	

我们声明，一些表达如形式、概念；形式与概念；符号与意义，对我们而言，直接带有错误的语言观。

任何形式都不只与一个概念相对应；任何意义也不只与一个符号相对应。仅有一些可能的形式和意义（一点不对应）；事实上，只有一些形式的差异和一些意义的差异；另一方面，这些不同范畴的每一个（因此自身就已经是相反的东西）正是靠了与别的词项结合才作为差异而存在。

奇怪的是，鼻音在许多语言中似乎都是一个符号的量（quantité sémiologique）。例如，在梵语中——涉及语词内部的（简单地）——人们可以装着全然不知 \acute{n} 、 n 、 n 和 \bar{n} 之间的关系，也不知 b 、 g 和 d 之间的关系。同样我们在 $b-g-d$ 之间不建立任何交换关系，而对 $b g d$ 的呈现我们则援引历时观点，或者不援引任何观点：同样，对于 [] 援引似乎是自然的。

符号的量就是单位，其中语言加入了某些声音要素，赋予一个单一价值（une valeur une）或同 [] 一样的价值。

语言机制——处处都是取一给定时期的语言，这是研究语言机制的唯一方式——将来有一天会归结为相对简单的公式 (formules)，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暂时不会考虑建立这些公式，因为如果为了确立观念，试图大致勾勒出我们所想象的，即用符号学一名所表示的符号系统，这个全然独立于使之形成，如存在于言者精神中的系统，使我们一定要不断把符号学与没完没了的词源学进行比照。在进入细节时，这两者的区别如此微妙，仅此足以引起你全部，甚至持久的注意力，这微妙的区别还可以在种种情况，预料或未预料的之中进行，所以，我们在词源学外就[]而心安理得做我们的研究，尚为时过早。

8 [符号学]

I. 纯思 (pensée pure) 的非语言领域，或没有声音符号 (signe vocal) 和声音符号之外的领域皆由绝对的量 (quantité absolue) 构成。

II. 声音符号 (符号学) 的语言领域：在这一领域，既不可能于符号外考量概念，也不可能于概念外考量符号。这既是相对的思想，相对的声音形象的领域，也是这两者之间关系的领域。

III. 纯语音 (son pur) 的语言学领域，或作为就自身考量的符号，并且外在于任何与思想有关系的领域=语音学。

I. 纯思的非语言^①领域，或没有声音符号的领域，且在声音符号外的领域。

概念的任何种类的绝对范畴，无论是属于什么学科，假如人们

① 笔者见到的原手稿中“非语言”一词下面有加重线。——译者注

确实把它视为绝对的，假如人们打算提出如**太阳**、**将来**或者**名词的范畴**，只要将其视之为真正的绝对，独立于语言的声音符号，或独立于随便某种符号的无限变体，就该属于这个领域。这不是由语言学家来考察声音符号是从哪儿开始真正地释放（*affranchissement*），知道某些范畴是否预先存在，其他范畴是否在声音符号后存在；某些范畴对精神是否是绝对的和必需的，而其他范畴则是相对和偶然的；某些是否可以在符号外继续存在，其他范畴却有一个符号，等等。唯有与符号相关的概念[]

Ⅱ. 变成符号中概念的思想的语言领域，或者变成概念中的符号的声音形象的语言领域，这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与第一个根本的错误相反。说语词是概念的符号跟说概念是语词的符号，意思其实是一样的。既然句子里若无概念，就无法从声音物质上对一个语词加以确定，那概念当然时时都是如此。

谁说符号，就等于说意义；谁说意义就等于说符号；用符号（单独）作为基础不仅不正确，而且绝无意义，既然符号失去其全部意义时，剩下的只是个声音形象。

45

所以，语言学中根本和唯一的区别是要知道：

——是否把一个符号或一个声音形象看成符号（符号学=形态学、语法、句法、同义词现象、修辞学、文体学、词汇学，等等，整体是不可分开的），这意味着四个不可还原的词项和它们之间的三个关系，此外，这三个关系还应当通过思想而进入说话主体的意识之中。

——或者，是否把一个符号或一个声音形象看成声音形象（语音学），这不必立刻考虑一个别的单一的术语，也不必想象其他的，而只需想象客观的事实，可这也是考虑语言的极其抽象的方式，

因为它存在的每时每刻，语言学上只存在着意识所知觉到的，即存在的或变成符号的。

9 [告读者]

首要的

我们不能隐瞒，这个报告的最大困难（担心我们的观点会继续使某些读者产生错误的认识）是来自错误本身，这小册子就是用来澄清这些错误的。我们现在相信，一个给定时代所具有的种种言语行为（les faits de langage），其实（*ipso facto*）代表一种表达这些事实的经验方式，而与此同时，表达这些事实的理性方式则专一是借助往昔时代的。我们的目的旨在说明，每一言语行为既存在于当下，也存在于往昔之中，不过这是两种有区别的存在，而且每个言语事实所包含的都不是一个（UNE）而常常是两个合理的表达，两个同样合法，一个同另一个一样都无法取消，但都能把同一个东西变成两个东西。这并不是语言游戏，就像我们刚才所谓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任何歧义，即这是一个清晰的思想对象，而非同一对象的多个概念。

语法是对确定的语言状态进行分析，每当涉及语法分析的批评时，我们的提醒都可能被看成是对历史原则的平庸无奇的确证，这恰好跟我们的意图相反。

46

反过来，我们则明确指出，存在着科学的而且与每种语言状态自身都有关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不需要历史观点的介入，而且根本不取决于历史观点，一开始就要系统地排除任何看法和任何历史观念，如排除任何历史的术语一样。

不幸的是，就语言状态自身而形成事实的方式，迄今为止依然

是经验的 (*empirique*)，更糟的是，连原则[原文如此]都因而受到了损害，即把所谓科学的历史成果添加到语言系统中去。我们重申，系统完全独立于历史而运作。

请原谅我们这种绝对论 (*absolutisme*)，但我们确实觉得，即便是一部完全普通几近普及性的作品，如惠特尼的《语言的生命》(*La Vie du Langage*) 一书，开篇就应当提出这一进退两难的问题。

我们是想视语言为用以表达思想的机制吗？这第一种情况同另一种情况一样重要，或许更为重要。我们对形式的历史因素不感兴趣，然而，语言学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都只是围绕着某些语词同一性的历史连续性而进行的，对一时期到另一时期的多种用途进行考察，原则上说来，这些并不重要。

实践中，作为一种辅助，当历史学家运用新的方式，因此有条理的系统方式时，我们承认，他们的工作可以对控制思想表达的条件投出一束强烈的光芒，主要是提供了证据：不是思想创造符号，而是符号首先引导思想（实际上创造了思想，然后思想再创造符号，总是与已接受的符号差别不大）。

47 反过来，想把语言视为符号的总和（这儿不应当再用系统一词），其符号具有代代相传的特性，应当一开始就指出来，语言对象几乎没有与前述一样的共同特点。这看起来可能显得是相悖的，其实每时每刻都得到了证实，我们正是把这两种方式视为不可减约的。假定我们得谈论语言的起源。立刻就有这样两种设想问题的方式：或者是思想最终与符号相符的那些条件，或者符号最终传播了六个月或一年，思想立刻被取消的那些条件，因为这一思想可以随时变化。然而，语言 (*langage*) 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思想与符号的结合，正是这首要的现象在符号的传播中被取消了。

10a 论语言本质等。〔语音学与瞬时的角度。状态〕

一旦坚定地站在瞬时的角度看问题，就会明白语言状态中没有什么可以称做语音学。

但是 1° 存在于一种语言的语法中的每一个所谓的语音事实，在一给定时代中，如果是在与另一时代的语音相比较（以另一种形式开始把它形之于文），那才是语音学的。但如此就放弃了从瞬时角度看问题，把不该混淆的两种观点混为一谈。

或者 2° 反过来，如果想表述事实，规定在一给定时代进行，那样又无法发现这一事实在哪方面有别于某个符号事实（或者如习惯所说的形态事实），如 *lupum* 与 *lupus* 相对立，或 *tu es* 和 *es-tu* 相对立。

梵语的_n格：*pitṛnāmakam*

48

2 个形式与 2 个意义（各自对立）

2 个形式与 1 个意义

（1 个形式与 2 个意义）

0 个形式与 1 个、2 个或者多个意义

捷克语：复数属格 *zlat*

因此，言语活动中任何种类的符号（1° 任何范畴的声音符号，如语词或代词的完整符号，作为后缀或词根的附加符号，既没有任何完整意义也没有附加意义如语言所确定的“语音”符号；或者如“把某个符号放在另一个符号之前的事实”的非声音的符号）都没

有一纯粹的非正的 (non positive) 价值, 而是相反, 本质上永远是负的 (NÉGATIVE) 价值。

任何种类的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所设想的首要 and 最终的原则, 其可把握的基础不是:

- 形式, 也不是意义,
- 第三点, 不是形式与意义不可分离的结合,
- 4°, 也不是意义间的差异,
- 而是 5°, 形式之间的差异。

捷克语 (中性的) 一个词: *zlato*

我不禁要说, 这事实单独就比语言学家就语言, 哲学家就符号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及其基本机制所论述的一切都更富有意义。

首先, 某个语言符号之所以存在, 因为有其他符号存在, 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事实, 我们不能期望有更为明显的证据以支持这一确证, 既然在 *zlato* 格的变化中, 质料 (substance) 概念可能的种种组合与 [] 的组合, 但是, 有可能 *zlat* 绝对能代表除了 [] 概念。

这是怎样发生的呢? 唯一是与 *zlatěch* 相对而已。

49 谁说形式, 谁就是说与其他形式的差异, 如此而已。可以只考虑与另外一个形式的差异, 例如 *ἵππος* (马的主格) 与 *ἵππον* (马的宾格) 之间的差异, 或者仅是 *ἵππος* 与 *θάλασσα* (海) 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 形式没有确定, 它由 [] 而确定。

? 根本性的恶性循环

人们把说话主体意识到的声音形象称为形式。(第二种说法其实是多余的, 因为只有意识到的才能存在。所以, 如果有一个声

音形象被确定，那是因为它即刻就是[est]。)

对说话主体的意识而言，这声音形象是通过什么被确定的呢？

1° 难道是跟人们立刻会想象到的那样，是通过语音，通过词中一连串相同的语音吗？

根本不是。住在 *Cher* 省的居民可能一生都在那儿生活着，而对他所生活的那个省份的名称毫无意识——从语音说——它并非不同于 *cher ami*（亲爱的朋友）表达中 *cher* 一词的语音。（各种例子。）

又如，人们流利地阅读一段文字，而对符号的形式却无意识。因此，当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时，他们会觉得尴尬，天天都在发 g 音（圆体小写），说不上 1000 次，至少也会有 50 次，但对这一形式却毫无意识。这个现象与我们对语音本身毫无意识的现象完全一样。更宽泛地说，我觉得，或在个人效用 (*l'effet individuel*) (= 符号学的) 的领域，或就历史观点而言，与文字有关的事实或许对言语中的所有事实，都无一例外地提供了大量有意识的现象，以及大量不仅相似而且从头至尾都完全与人们可在口语中区分的同形 (*homologues*) 事实一样的事实。对于文字，意义 (*le sens*) 是由语音来表示的，而语音则是由书写线条表示的；但是，书写线条和说出的语音，其间的关系和口语语音与概念间的关系是一样的。

2° 是通过附着于声音形象上的意义 (*le sens*) 吗？别搞错！
绝对反帕斯卡 (*anti-Pascal*)。

50

同样也不是：因为首先意思 (*sens*) 可能千变万化，而我们对符号单位的语感却丝毫不受这些变化的影响。例如概念化 (*conception*) 一词。(尽管单位因变化而随时会被打破。) 但是，不是这类的现象——总是假定一系列状态——将来有一天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语言本身的状态，或依赖于它的词项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指责的正是：永远把连续的或回溯性的东西，与这瞬时或当下，直接和普遍的混为一谈，这种混淆是灾难性的。如果一开始就听

任另一种真实状态 B, 先前的, 与真实的状态 A 混淆, 由这可怕的混淆而导致一个完全想象的状态 $\frac{A}{B}$, 那我们甚至不该考虑对什么是形式进行定义, 或定义语言学中其他的东西。

注: 我甚至认为书写的历史和符号的双重研究 (前者等于语言 [langage] 研究中的语音学研究), 由于书面语言的性质而构成一个几乎同 [] 一样值得注意的研究范畴。迄今为止, 古文字学 (paléographie) 似乎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目的。

10b 规则: 舌尖辅音 $\underset{\cdot}{n}$

于是, 甚至一个像舌尖辅音 $\underset{\cdot}{n}$, 而不是梵语 $r\underset{\cdot}{c}r$ 后的齿音 n 的交换规则也是词源学的 (或者变成符号学的), 而不是语音学的, 因为人们有

pitarnāma 父名

或甚至是 *pitṛnāma pitṛnāmakar* 在一个语词内

紧靠 r 的语音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齿音 n 的发音。所以, 提出一条“语音学”的规则: n 在 r 后会得到 $\underset{\cdot}{n}$, 绝对会是 []

11 [符号的多样性]

(考察)“概念中符号的多样性”似乎是语法要素固有的, 而在同义现象中总有两者 (符号与概念) 的多样性。

目前, 越来越不可能掩盖: 我们不拥有唯一一种基于确定原则

的语法区别，或[]中基于多个原则的语法区别。

在任何地方，我们都不知哪儿是坚实的土地，基于此定义：这里人们以某种观念为名汇合某些符号（假定符号靠自身不确定）：那里人们反倒把符号看成是确定的东西。

诸如语法范畴、语法区别、语法形式、单位和语法形式的多样性等表达都是流行术语（termes courants），我们不能不否认它们有任何确切的意思。语法质体究竟是什么？

我们的做法如同一位几何学家尚未说出什么叫圆，什么叫椭圆，就想论证圆与椭圆的特性了。

例如，一个一直使用而好像清晰的概念（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符号的多样性。这其实毫无意义，只能谈论一个单一概念（*l'idée une*）中的符号多样性，或者多个概念中符号的多样性。

这两种从根本上不同的符号，事实上却交织在一起，对每种情况，只暗示是不够的——因为几分钟后，很可能已说岔了，却全然不知。

而这两种符号多样性，不过是即时的方面（aspect momentané），是一种表达事实的经验方式而已。无论是概念还是符号，无论是符号的多样性，还是概念的多样性，它们自身都永远不代表一给定的词项（un terme donné）：符号多样性与诸概念的多样性息息相关，只有以无比复杂的方式结合后才有给定的词项。

它们通过结合而得到一种秩序（ordre）。把它们分开来，以建立起秩序，这毫无意义。我们知道，无人打算把它们彻底分开。人们限于把一个从另一个中分离出来，而且是预先就把这个或那个看做自在的东西，随意地^①从这点或那点出发。这两种符号的混杂正是我们所要分离的，我以为，这也正是我们习惯的语法研究所存在的根本错误。

52

① ad libitum, 原文为拉丁语。——译者注

<i>rathād-rājnas</i>	单一意义 (la signification une) 中的符号多样性 多个概念中的符号多样性 (单一概念中的符号单位)
<i>rathād-rathē</i>	
<i>rājnas-rājnas</i>	多个概念中的符号单位
同上- 同上	单一符号 (le signe un) 中的概念多样性 多个符号中的概念多样性 (单一符号中的概念单位) 多个符号中的概念单位
(<i>rathād-rathē</i>)	
(<i>rathād-rājnas</i>)	

剩余:

<i>rathād-rathē</i>	不同符号中的符号多样性 一个不同的意义中的符号单位 单一意义中的符号多样性 只能通过[]才能被注意到
<i>rājnas-rājnas</i>	
<i>rathād-rājnas</i>	
意义单位	

意义可以存在, 或能够看成符号[]之外所具有的存在。

1. 对应不同的意义 (或不同的用法) 的符号的多样性

53 这里, 如果愿意的话, 可用概念或其他东西代替意义 (或用法), 而无大碍, 因为一切都由多样性, 因而也是相对的所构成, 人们无意对两个词项中的一个, 在不考虑另外一个的情况下, 给出最终的和肯定的存在, 或者从其中之一, 而非从另一个出发, 无论所用的语词是什么。

2. 与一个单一的意义 (*une signification une*) (或一个单一用法) (*un emploi un*) 相对应的符号的多样性

(*rathād-rājnas*)

这里，我们反倒想从谈论单一概念中的符号多样性开始，而不是从谈论单一用法中或单一意义[]中的多样性开始，这一做法很关键：如果以为有几种理想的种类预先被建立起来，符号的偶然事件随之在其中发生，那就陷入错误的泥潭中。这里统驭符号差异的“概念”的单位没有别的认可，而不过是处在别处的事实而已，它也通过一符号单位在同一语言中得到体现，与一个概念的差异相对（情况3）。

如果一定要使用概念一词，就不得不把我们所关注的两个情况表述如下。

第一种情况：简单地是多个概念中符号的多样性，

但是相反

第二种情况：单一概念中符号的多样性，只要这个概念单位与一个单一符号（un signe un）相符。

3. 与一符号单位相对应的意义的多样性

有两个东西要排除：

1° 所谓一词的各种意义——是分别在被另一词确定后的各种意义。

2° 两个同音异义词的诸个意义（les sens）。如 *son* “sonus” 和 *son*。

还有夺格 *rājnas* 和属格 *rājnas* 的情况。

12 [语言的生命]

首先我们可用语言的生命指语言活在时间中这一事实，也就是说语言可以传播。

这一事实可以说是语言至关重要的要素，因为语言活动中没有东西是不被传播的；但也可以说，它与语言绝不相干。

——或者符号和时间流 (*suite de temps*)，但符号中没有一点概念。这即所谓的语音学。

——或者符号和概念：但反过来，这时没有时间流，而须完全遵守瞬时，仅仅是瞬时。这属于形态学、句法学、同义词等领域。

人们能够赋予符号以存在，原则上这一存在不在别处，仅在通过精神活动符号与概念的结合之中：因此人们可能会惊奇，也应当为此而感到惊奇，不过必须承认符号还有第二种存在，一种依赖于概念在时间的进程中的存在。这第二种存在只有在一个相对另一个，以往相对当下的时刻才会表现出来，才会被感受到，而第一种符号立刻就包含在当下，注意这一点，这很关键。作为补偿，符号的第二种存在（通过时间）只有通过把符号从其意义中分离出来，以及从任何某个它有的意义中分离出来，才会被确证。

语言系统可以富有成果地并在多重意义上比作一个借助五颜六色的信号旗得到的海军信号系统。

当[]旗杆上有一面信号旗在其他旗帜中飘扬时，它就具有两种存在：第一种存在，作为一块红色或蓝色的布料；第二种存在，作为一个符号或一个物体，观察者把它理解成具有某种意义的存在。这第二种存在的显著特点有三：

1° 靠附着于其上的思想。

2° 红旗或蓝旗的海上符号对于精神所代表的一切不是源自其自身，也不是源自人们所可以给它联系的，而唯一由于以下两点：

1) 它与同一时刻出现的其他符号的差异。 2) 它与本可能出现在其位置上，而且与其同时存在的符号的差异。除这两个相反要素 (*éléments négatifs*) 之外，如果问符号的肯定的存在在哪儿，人们立刻看到它不具有任何肯定的，这些[]

对很快就到达的这最后一点要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如果不首先知晓语言从一时代到另一时代所发生的变化，就无法知道语言究竟是什么。但接下来，要对永远瞬时的“语言”存在 (être) 与注定是在时间中传播的“语言”存在做出绝对的分离，我们认为没有比这更为需要的了。事实上，语言中的一切往往是其传播的偶发事件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可用传播的研究来取代语言的研究。如同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每一时刻都有两个全然有别的范畴，一个是语言，另一个则是这一语言的传播。

13 [语法:范畴]

语法范畴，例如属格的范畴，是完全不可把握的东西，一个在日常言语活动中完全没有意义的语词。我们并不想说，这一范畴对于精神不是必要的，也不必然存在于将要考察的不同语言中，毋庸赘言，属格并不是所有语言都具有，也非某种语言所特有。我们想说的是，在一给定的具有“属格”的语言里，永远不知道这“属格”是什么，或每当谈及这一语言时，属格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取希腊语言的属格为例。

希腊语中一会儿用属格指某种高于符号、外在于符号、独立于符号的“属格的语法区别”在纯理念领域飘浮：于是人们讨论[]

14 [语法:规则]

在梵语语法被视为重要的规则中，例如这条语音学的规则：“在*k, r*之后的*s*和除了*a* [*ā/ā*]-之外的元音变成 (给予, 变化成) *c*。”对此，我们这里并不提出异议。例如我们可以说：“某种情况

下的 *s*，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以 *ç* 呈现。”我们以这个最无可挑剔的规则为例，而实际上我们要找寻的是，对这类规则本身，人们可能持有的观点。

1° 是什么使得语法学家心血来潮，以为必须对某个成分 *s* 的出现给出一条规则，而对同一体系的其他许多成分却毫不在意。例如，把 *pitā* 中的 *p* 或把 *açvas* 中的 *v* 还原成一条规则，而不考虑做出解释。为什么是 *çismas vakṣyāmi* 中的 *s* 而不是别的引起它或者我们更多的注意。是它更需要解释，还是由于这是一更值得思考的对象，我们一定要给出规则呢？

答案不远。规则的可能性隐约可见，是偶然刺激了语法学家对 *ç* 而非对 *p* 的探索，如此而已。我们来考察这规则的可能性与什么有关，但我们事先注意到，指导产生规则的方法和方向完全不存在，既然人们不问语言中是否有一些语音的存在较之其他的更需要证实，不问这可在何种场合下发生，仅由这类规则构成的语言，其“语音学”究竟由什么组成（一旦从与历时观点的混杂中自然析出，因为这种混杂的第一效应是无法对任何确定的对象进行讨论）。

2° 偶发的规则可能性往往是很令人震惊的，它独自（没有任何批评，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确定了语音间建立的规则总和，这总和又与什么有关呢？

第二条规则

57 — *s* 或者可处于辅音 *k* 和 *r* 之后，或处于除了 *a* 和 *ā* 之外的一个元音或双元音后，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这个 *s* 都可被 *ç* 所取代。

例如： 将来时的后缀是 *-sya-ti*：
 pā-sya-ti, (他将保护)

但是 *nē-sya-ti*, (他将开车)

我们考虑： *taç-sya-ti*, (他就会激动或痛苦)

但是 *vaç-sya-ti*, (他将说)



15 [瞬时语音学规则]

问题(Quaestio)

把 *marut-* 与另一语词组合。关于 *t* 将变成什么，有一条“语音的”规则。

把 *dvīpin-* 与另一语词组合。有一条“形态的”规则要人们从 *dvīpi-* 出发，*i* 将变成什么，也有一条“语音的”规则。

有界限吗？

的确 *marut* 中的 *t* 的规则相对随便某个 *t* 都是有意义的，而若是说 *dvīpin* + *aṣvau* 就给出 *dvīpyaṣvau*，那不是对任何 *in* 而只是对某个形式分类的 *in* 才有意义。

这类形态的事实

或给人以语音事实错觉的“语音的”规则之特点

必须看它们相对真正的语音学，和相对词源学的依据 (*donnée*) 都有哪些。

和 2° 相对一般形态学的事实依据又是什么。

第一系列的思考

从哪儿出发，打算做什么，如果不管有无道理，都想形成一条瞬时语音规则，那么究竟要去哪儿？——不过，让我们忠实于这

58 一观点，正确还是不正确，因为观点（习惯的方式）自由^①混合的结果只能在以后才得到研究吗？

1° 从哪里出发，规定自己做什么？人们什么也不规定，全凭经验机械地从这一印象出发：某一要素的呈现是与某个语境有关的，提供了可以估量的规律性特点。例如，若是决定对这要素的出现给出规则，认为这样做有必要，那很简单，因为它似乎有提出规则的可能性，尽管人们并不知道如何提出；最好的证明是人们自然地提出它的出现——而在同一语言同一范畴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成分，却无人注意——它的呈现与前面的要素相对，从来不成为一条规则的对象，人们甚至无意解释何以如此。

2° 在什么确定的场合下，一个要素的呈现（就其自身而言没有意义，为此我们说是语音学的）因此而成为一条规则的对象呢？

事实上，所有的瞬时语音学的规则总是没完没了地说要素 β （在人们提及的情况中）是要素 α 的替代物。

在这幅不变的图式里，让我们清楚地区分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我们不做任何评价——两个呈现的词汇中，人们接受其中的一个 α 为给定的且正常的词汇；与此同时，另外一个 β 则被看成替代品或者第一个的产物。另一事实，即完全独立于这一设想或这一表述的，就是一条“瞬时语音”的“规则”一旦被陈述出来，无论如何都有两个词汇不可避免地呈现（其中一个可能是零）。

3° 任何瞬时语音规则都在两个交换词汇 $\alpha - \beta$ 之间移动，难道因此就可以说，两个中的一个，例如 α 比 β 占有优先或优越的地位吗？

① ad libitum, 原文为拉丁语。——译者注

例如，假设——既然应该假设——有必要对梵语 c 的出现建立一条规则（此外承认，这是显然的，这条规则的意思，说到底是指人们研究的并非是 c 的出现，而是 c/s 的交换）——承认这些后，为什么说梵语 s 在某些情况中“变成” c （我们把“变成”这个语词的大问题抛开不顾）而不反过来说梵语的 c 在某些其他情况下“变成” s 呢？这儿开始了对普遍应用的整个系列的看法。

如果真的想局限于一个给定语言的状态——不然，我们就不再处在任何确定的领域里——人们不能说词项 α 被词项 β 代替（或者变成词项 β ），反之亦然；没有一点理由把正常词项的品质相对另一个赋予 α 或 β 。“ k ， r 后的 s 以及除了 $[\bar{a}/\bar{a}]$ 的元音变成 c ”——或者，进一步说，这儿是 s ，那儿是 c 。

（这里我们不强调这一表达形式，我们接受人们可以提出规则而不离开给定的时代。）

第一个考虑范畴

[a]]是什么促使语法学家想就 $v\bar{a}ksu$, $gir\bar{i}su$, $\bar{c}ismas$ 等中的 c 给出一条规则（所谓的语音学规则），既然没人想到对 $pit\bar{a}$ 中 p ， ava 中的 v 等的在场给出一条规则。如人人所知，这仅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 s 在与有明显相似关系的形式中，[] 与 s 相对。

b) 承认有必要提出一条规则——语法学家如何着手[]

所以，所谓的语音规则，只要是在语言给定状态时确定，它在任何方面与形态学的规则都没有区别，实际上是纯粹形态学的。

$v\bar{a}ksu$ - $jihv\bar{a}su$ 是条规则，本质上和形式上都与有 $-mi$ 和 [] 在场所遵循的规则十分相似。

c) 它的规则最终是一个交替 (*alternance*) 的表达，这本质上

是形态的事实。

60 假如取消交替，就不再有规则，也不再有提出一条规则的建议。

因此，如果只有这一事实：人们在 *muçnāmi* 和 *asmi* 这样的例子中，在 *k*, *r* 和元音之后永远找不到 *s*，那么在形态学上就不会有任何共同点。

同样对于 $n = n$ 这些如同 *cūrēṇa*, *açvēna* 或 *muçnāmi-/badhanāmi-* 或 *nayāmi-/praṇayami* [] 的情况。

16 瞬时语音学规则的特点

1. 它以两项 $\alpha - \beta$ 为前提。

(这类的规则，没有一个能运用于一个与其他项相对之外的词项上，例如 [])

2. $\alpha - \beta$ 项是同时性的。(§)

3. []

即使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接受种种的表达方式，就其触及词源学观点说，人们也不能证明 []

(瞬时语音学规则即使作为实际的规则，本质上也不可能在事实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关系。)

—— 交换 (*l'échange*)，作为语言中任何运用的唯一真正的表达。

语言生命中有两种交换，全然有别，相反却无变化。要有变化，就得有一个在给定时刻就自身而确定的材料，而这却是永远不会发生的。说出一个语词不过是为了它的价值。

在交换中，单位是由理想的价值所确定的，为此，人们才声音在物质对象之间它们是一致的，此外具体对象可以是绝对不相像的，而且每一个都在其质料中不断地更新。这正是语言学种种的“变化”或“运动”特点。

没有其他的单位原则，只有价值单位原则，所以没有无交换的形式变化。现在，有不同种类的价值取决于人们所采纳的基础。⁶¹

如果用 20 法郎金币替代金路易，这是种变化。

一条“瞬时语音学”规则在理论上总是不可能令人满意，而且不可能理性地形成，但在实践中却总是可能的，不过没有任何“规律性”的保证。

在一个给定时刻所考虑的系统，显然没有什么可以是语音的。

在语言学所有领域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命题一旦具有普遍的特点，它表达的或者是最为平庸无奇的，人们甚至不好意思将其陈述出来——或者表达的是最为悖论的东西，因此受到某些人盲目地批驳，而他们刚才还在嘲笑这以更为简易的形式说出的同一真理。

17 [实施的言语和潜在的言语]

我们把说出的言语称做意段 (*syntagme*)，

—— 或把一段真实的言语成分的组合，

—— 或把互相有联系的成分称做意段。

意段与并行或潜在的言语 (parole) 相对立, 潜在的意思是指, 或精神所设想和结合的要害整体, 或在其他可能的要素之中具有抽象存在的成分。

62 任何种类的声音要素 (如同我们下面要看到的形态要素), 性质上都要在两个格下存在: 一个可以相对于其前后定义的, 一个相对于[]是可以定义的。

18 [并列性]

并列性 εἶμι-δώσω (等等)

特征 (caractéristique): 确定的将来理念。

如果人们考虑并列的每一成分, 可以表示为: $\frac{\text{εἶμι}}{\text{将来}} \quad \frac{\text{δώσω}}{\text{将来}}$

并列 εἶμι - δίδωμι - φέρομι

并列的特征:

双边的: 第一人称的理念

相符的符号

考虑每一个语流 (suite) $\frac{\text{εἶμι}}{\text{第一人称 } \mu}$

但是每个并列只能通过其他在场而被确定。

因此 εἶμι-δώσω 是通过 ἔρχομαι - δίδωμι, εἶμι - δίδωμι 是通过考虑其中没有-μι 的格, 例如 φέρω, 以及考虑规则, 根据这条规则, 有-μι。

简单过去时的单边并列是通过援引某个概念的单位把 ἔστην, ἔ

δειξα, ἔλιπον 聚合的并列。由于形式中没有相应的单位, 这一并列是单边的。

然而, 既然它不由形式给定, 这一并列建立在什么之上呢? 唯一建立在与其他并列的无限的差异总和上(涉及到这些并列, 有的是单边的, 有的是双边的)。

其次, 人们可以谈论词尾是 -σα 的过去时的并列性, 这是一种双边的并列性, 提供某种形式的单位和这些形式之间概念的联系。

单边并列性不比双边并列性更可与形式分离。

例如与 ἐστάην/ἰστάην, ἐδέκουν 有差异。

可见, 暂时把并列性看成是一肯定的而且独立于形式单位的并列性, 而其实它并不独立于形式; 或者说, 之所以不独立于形式, 因为不是肯定的。

63

相对于并列性的语法范畴是 []

19 [交替]

交替 (l'ALTERNANCE) 的观点、观念、暂时的构想

1. 在任何一种语言中, 取任何一个时刻, 立刻就可以析出 []

2. 可见, 交替现象具有普遍的特点。

3. 时而可说, 意义附着于交替: 例如 *gast/gäste*, 时而又注意到它对意义没有价值。因此在这一细节上滞留不前, 以为这是重要的区分, 就完全背离了本质的对象。

4. 时而有可能看出交替的每个词项, 或至少其中的一个如 []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所谓“语音的”)(注:事实上,在我

们看来，由于是这整个过程的结果，而且是瞬时的，我们将其视为形态的)。

时而相反，绝对不可能说这一交替“取决”于什么：例如 *gast/gäste*。

同样在这第二个细节上滞留不前，也有可能搞错交替事实的范围 (*portée*)，使其处于次要和偶然的区别之中，这些区别从来不应该妨碍在其单位中发现它。

5. 就词源学说 (这过渡到另一范畴，与前面的范畴全然脱离，而且，我们坚持这一点，即它仅能以辅助次要的名义介入，在任何方面都不触及交替事实本身)，如果人们要考虑词源学的话，那么从词源学的角度着想，我们可以提出交替所组成的多样性，在规律情况下上溯至前面的单位。(但将看到，对瞬时现象必然的起因提出一条规则，那是不可接受的。)

64 语言中有物理的一面，有心理的 (*psychique*) 一面。而语法在各个方面所反映的都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即以为心理的一面是概念，而物理的一面则是语音、形式、语词。

情况复杂得多。

以为语音与概念相互对立，这不仅不对，而且绝对错误，事实上，正相反，对我们的精神而言，它们息息相关。

[] 相对。

因此，一方面有语词 (物理质体 *entité physique*)，另一方面有其意义 (心理质体 *entité psychique*)。语言中有物理的一面，还有心理的一面。这普通的真理，对要研究语言的人，应当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知道把什么归到物理领域，把什么归到心理领域。

传统的划分很方便，但却是灾难性的。这样的划分事实上在萌芽阶段就取消了语言任何理性的研究，它假定心理方面简单地是概念或意义，而物理方面 []

20a [负性与差异, 1]

(相当重要:) 在我们对语言所在有所了解之前, 可以先来考察一下语言中的词项的负性。对于负性, 我们可以暂时认为语言外在于我们以及人的精神, 因为在此我们仅仅强调一点: 语言中词项的差异有别于化学元素的差异, 词项的差异由词项之间的关系所确定, 没有这种差异, 词项就是空洞的、不确定的。

20b [负性与差异, 2]

既然提醒大家关注这一点, 我觉得似乎可以这样断言: 这就是对每一语言成分的纯粹差异、纯粹相反的本质, 我们永远无法有透彻的了解。我们过于匆忙地认为语言成分确实存在, 而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 没有一种成分拥有这种假设的存在——尽管我们不得65
不承认, 没有这种关于存在的虚构, 人的精神永远无法把握如此庞大的差异, 而关于这些差异, 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地方, 我们都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参照点。

在其他学科,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 人们可以谈论所研究的不同对象, 即使不是作为自身的存在, 至少也是作为概括事物或以别的方式形成的某种肯定的质体(除非可能把事实推至形而上学或知识问题的极限, 对此我们忽略不计)。而语言科学似乎另当别论: 就它所面对的对象从未有自身的现实而言, 或者除了其他要考虑的对象之外, 它们的差异之外, 或者精神得以把任何种类的差异与基本的差异联系起来的差异之中(但是它们彼此的差异使它们各自存

在)：否则绝对没有任何存在的基础 (substratum)：无论哪里都摆脱不了这根本的而且永远是两个词项的**差异**，差异永远都是以相反的方式存在，而不是取决于一个词项的特性。

当某位作家援引某种观点，站在语言学某个分支的立场上，努力研究某个“语音学的”“形态学的”或者某个确定句法的对象时——比如说，印欧语系语法上关于阴性的区别，又比如说梵语舌尖辅音 n 的呈现——这就意味着他想研究某个负性现象的某个领域，而负性现象本身既无意义也没有真实的存在。从他把应该对立起来的词项对立起来这一点上来讲，他的研究是有益的；要知道，他所研究的事实在别处并不存在，只存在于对立现象之中，所以，他只能这样做，而且绝非毫无意义。然而，如果我们研究的是某种化学物质，或某种动物（再重复一遍：除非从哲学上质疑我们整个知识的价值体系），那么我们就真的是在研究某个脱离于其
66 同类物也确确实实存在的对象。而我们坚信，从[]开始，任何语言符号脱离了它与其他符号相对立的关系，都从未曾有过哪怕片刻的自以为的存在，至多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差异系统机制的缩影。存在的唯有差异，正是鉴于这一点，语言科学所研究的整体对象都立即被划入相对的范畴，此处的“相对”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关于自然现象的“相对”完全不是一回事。

至于这些“差异”——语言由它们构成——它们什么也不代表，甚至在当下没有意义，如果人们还没有赋予它们意义的话：那么它们要么是各种形式的差异（这一差异什么都不是），要么是精神所感知的各种形式的差异（这已经有点意义，但在语言中还不算什么），要么是由复杂的关系游戏和最终的平衡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差异。

所以，独立的“正”词项也不存在，唯有差异。进而言之，这些差异是形式与感知意义结合的结果。

结果是，语言事实决定要把历时和共时的观点分离开来。

21 [同一化; 相对价值, 观点]

我们承认形态学的同一性 (是两个确定语言中必需的)。

[1] 根据形态学分析的同一性: *alka alka*

[2] *Palka empi-alka* 的意义

最后, 我们还承认根据可能的连续的同一性, 这连续性建立了时间上的同一性

$$\left\{ \begin{array}{l} arka \textcircled{1} \\ alka \\ auka \\ \bar{o}ka \\ \bar{o}k \end{array} \right.$$

相反, 我们一向否认用 *alka* 一语有意义, 否认在这些暗含着同一化的操作之外有某种 *alka* 的东西。同一化即刻以选择一观点为前提: 没有这一前提, 可能的同一化就有多个, 结果是 *alka* 实际上什么也不代表。

67

正如象棋游戏那样, 在游戏之外问王后、卒子、象、骑士是什么, 那会是个很愚蠢的问题。同样的道理, 考察语言, 研究语言的每个要素自身, 也是没有意义的。语言要素不是别的, 不过是一个根据某种约定与系统其他要素相对且有价值的构件而已。

假如没有这终究是偶然的事实, 即语言的材料变化着, 并且由于其变化而引起游戏的条件本身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形 (*métamorphose*), 人们就绝不会想而且也不必要去探究这些材料

① 这例词中只有 *arka* 是梵文。

的确切性质，因为这很可能是无益的努力。

要了解不同构件因时间发生变化，对它们自身分析就够了。我们要强调的不是这个，我们要强调的是在每个时代，只有相对价值的对立。（事实上甚至是约定的，但首先是建立在对两个词项赋予两个价值时，两者相对的可能性上。）

那些作为、以……观点的表达在语言学中很耐人寻味。别的学科考察事物的各个方式是有界限的，界限由事物本身所限定。而在语言学中，人们可能会问，考察所依据的观点是否涵盖了整体，因此我们最终会问我们是否从某个具体事物的唯一的一点上出发，或者会问除了我们无限多样的观点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22a [语音学与形态学]

就语音学而言，或者在声音形象领域中，一个声音形象无穷变异与这个声音形象完全消失之间有着绝对且明确的界限。

68 就形态学角度看，或者说在符号领域内，完全不可能区别这三种术语：符号的呈现，一段时间后它或多或少发生的变化，或者最终的完全消失。呈现、缺席，或者连续形式具有同等的价值，这就是说每一个符号都时时地、绝对地具有某种价值，这种价值无法预见，仅取决于周边符号。由于第一个符号没有价值——除了靠周边符号——问前边的符号怎么是这一价值而不是别的价值，而从声音上来说它们已停止存在，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除非考虑周边的符号。的确唯有周边符号才能确定每个符号的价值和存在：不过一旦考虑周边符号，与语音学就断然分开，而进入到有意义的，在意识中呈现的符号世界。可见，必须忘记词源学的内容或回溯的情况，这些意识中没有的东西。

以时间中的连续演变与零之间的语音差异为例，与形态的无差

别相对：一斯拉夫语的复数属格 *zlato* 史前时期可能是 **zlatōm* 不久变成 **zlatōn*，再往后则规律性地变成古斯拉夫语的 *zlatŭ*，今天（例如捷克）任何种类的 *ŭ* 在任何位置上都脱落而成为 *zlat*。

就语音学说，可以在 (*zlat*) -*ōm*, -*ōn*, *ŭ* 时期，给定要素总有变化——和 *zlat* 时代（原来的要素突然为零）之间划出绝对的界限。但这里只有从语音角度出发划界才有意义，即这一偶然事件对形态没有一点影响的那个时刻：要素的消除也是有价值的，同所谓“复数属格”符号一样容易使用（没有引起一点词法上的改变），这复数属格或许刚才还出现，也可能处处都偶然地被建立起来，正如刚才这个符号还没出现一样。

从形态上来讲，有可能对符号做出各种变动，而这一偶然事件，其重要性，与上述变动完全一样，零符号在产生之时与带正号的符号完全是一回事：例如在捷克语中 *zlat* 一词的复数属格形式上加一个增号（有区别特征的要素），便可以用来表达任何东西，这就像我们过去给它加上尾缀变成 *zlatŭ* 一样。

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原则上语音学中一个要素的消失与形态学上这个要素的消失是相对的；就是说完全无所谓，既然它不比要素的演变更为重要，既然形态靠这些演变而存在。

但是，用来更好地析出符号的或形态的原则的比较本身，就与此原则相抵牾：它一刻也不包含——我们将不断地确证——可运用于语音事实的历时观点。的确，为了把形态事实与语音事实进行比较，必须预先假定时间中存在着形态事实，例如，假定存在一个复数的属格，斯拉夫语或其他语言，一千年来可以某种复数的属格的同一性传播着，人们不知道这同一性是否在于一定的逻辑种类，它在符号或某种系列的符号之外神秘地传播着，其形式和价值都永远是可变化的。

对于捷克语复数属格 *zlat* 情况，把它在捷克语与原初斯拉夫语形态的位置加以比较，结果相对地准确，但原则上这一事实只是

偶然所致：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与我们所了解的无数其他偶然一样并无二致，例如 *zlat* 目前是复数的宾格，与一个主格相对，所有词尾变化（或者所有“名词句法”）由于还原成两个如古法语的区别。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复数属格 *zlat*，除了它具有 * *zlatŭ*, * *zlatŏn* 等纯语音的意义，完全独立于它的存在如复数属格，甚至如随便某种形式，但是仅仅在它声音形象的存在中，还会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如果坚持在时间之外建立种类，可以肯定连 *zlat* 形态位置，“复数属格”在捷克语中也大大不同于它在原初斯拉夫语或者印-欧语系所处的位置。例如有这一事实：阳性都以 *zlat* 同样的方式形成它的复数属格（所以现在是中性复数属格），而性数上没有一点区别。其次，例如，*zlat* 完完全全提供了与单数属格 *zlata* 一样的用法：这是所有中性的情况，但是在种种的阴阳性中，单数属格（当语词指的是一个生物时）没有跟复数属格一样的用法；而这只是通过整个系列同样的事实（可能前一天还是未知的），一个如蕴含在 *zlat* 中的理念才被确定。属格的标记 (L'étiquette) 来自于拉丁语符号的偶然状态。

然而，本质的东西仍然不在以上的看法中，而是在别处：应当永远回到这上来，就形态学说，没有符号也没有意义，只有符号的差异和意义的差异。1° 一些符号绝对是因其他别的符号而存在，所以它们不可分离。但是，2° 它们并不直接地相互对应。

22b [符号学的根本原则]

符号学的根本原则，或者被视为语言而非被视为前面状态结果的“语言”的根本原则。

语言中没有符号，也没有意义，而只有符号的差异和意义的差

异。1° 符号的差异绝对是因其意义的差异而存在（从两方面来说）。2° 但是，它们之间从来不能完全对应。

于是，可立刻得出如下结论：语言中的一切，共时和历时这两个领域内，（不可分离）都是相反的（NÉGATIF）——建立在复杂的相对之上，唯一建立在相对之上，没有任何种类的肯定的依据必然介入。

符号或意义的负性原则（一旦坚信上面所证的连带关系，就会明白这完全是一回事）从言语活动最本原的基础开始就被证实了。

知道语言中 \bar{a} 是否比 \tilde{a} 发音长两倍或三倍，或一倍半，或三分之一，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知道 \bar{a} 与 \tilde{a} 长度不同。

知道 \bar{a} 和 \tilde{a} 之间还有第三个量，比 \bar{a} 小还是比 \tilde{a} 大，这同样重要，但以为确定此中间值有多大——绝对的或相对于 \bar{a} 和 \tilde{a} ——以为这是不可或缺的，那就错了。从根本上讲，语言建立在差异之上。不了解这一点，紧紧追随正的肯定的值，那语言学的研究就注定自始至终都处在真正的事实一边，处在我们所考虑的语言各个范畴决定性事实的一边。不言而喻，这并非说准确地把我们的知识固定下来是无用的。

对事实有明晰的认识，这不可或缺，这个时刻总会到来，可能会不期而至。而且，这样的认识有助于语言学家搞清情况，我们坚持认为，语言本质上仅依据相对关系，仅依据一套全然相反的价值存在，只因其相互对照而存在。

因此，有一现象似乎完全遗落在大量的现象中，能在言语活动中首先被辨识出来，即所谓的语音波动（FLUCTUATION）现象，值得一开始就从大量的现象中提取出来，作为绝无仅有的现象，也作为具有特点的负的原则提出来，负的原则其实是语言的机制。

任何语言都可能存在着某些要素或者某些词组，不知为什么在

72 发音上有种自由度 (*latitude de prononciation*)，而大多数发音却绝对不能改变。法语语音 *r*，可以发出两三个完全不同的辅音，听起来如此不同，很快能引起注意。可是这些听起来不同的音都被接受了——可以说合法地——就像具有同样的价值。然而，在 *s* 或 *d* 的发音中，哪怕是最无意义的微小差别，也会被人立刻觉察到，或作为一个可笑的发音错误，或作为外国人口音，或干脆被看成是刺耳的噪音，之所以如此，因为与我们的语感不相谐。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哥特语，我们在文本中看到，人们曾经可以不加区别地说 *sijau* (*sim*) 或 *siau*, *frijana* (*liberum*) 或 *friana*，没有任何地方，音组 *-ij* + 元音不具有一个 *i* + 元音的价值 []。

23 [本义与转义]

必然后果。——语词的本义与转义没有差异（或：语词没有蕴含比本义更多的转义），因其意义完全是负的。

例如，（我们有意选择相对于 [] 的例子）一人曾是他者生存的太阳，这是因为：

1° 或许不能说一个人是光明，或者

2° 如果法文有表示日光 (*clair de soleil*)（像月光一样 *clair de lune*）的词或一个意思指地球相对太阳的词的话，或根据太阳上山或下山而给太阳两个名字，或将太阳与其他天体比较而赋予新的命名，那前面所用的形象短语是否能继续使用太阳一词，就很值得怀疑了。

或许，还会用另一更富表现力的语词。不过，不是正的理念，不是语言之外的太阳概念产生意象，而仅仅是与其他语词如恒星、星球、明亮、单位、目的、快乐、鼓舞相对，它们才多少是适宜的。

24 [符号与负性]

语言中存在着：

1° 如果取一给定时刻的语言：不仅符号，还有不可与符号分离的意义，因为符号没有意义就不配称之为符号。

73

相反，不存在：

a) 符号之外的意义、概念、语法范畴，它们可能存在于语言学领域之外，这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终究应由其他学科的学者来考察。

b) 用于符号的声音形象并没有更多地存在于言语活动中。此时，它们为物理学家、生理学家而存在，而对语言学家，对说话主体，则不存在。同样，符号 a 之外没有意义，正如意义之外没有符号一样。

2° 相反，如果研究一个时期的语言：那么，符号不再存在，意义也不再存在，唯有声音形象存在，这属于语音学。

1° 声音形象自身什么意义都没有。

2° 声音形象自身的异同，没有意义。

3° 概念自身没有意义。

4° 概念自身的异同，没有意义。

5° 对于语言，有意义的结合是

a) 概念根据符号所具有的异同性。

b) 符号根据概念所具有的异同性。其次，两者息息相关。

所以，语言由两个系列事实的相关关系构成。

1° 每一系列只在于相反或差异上，而不在于语词本身所具有

的负性上。

2° 每一系列，在其本身的负性中，都只是第一范畴 (ordre) 的差异加入进第二个范畴的差异之中，反之亦然。

这一事实的结果是，永远无法对某个语言单位进行考察 (从时代角度出发)，而只能明示或暗示地使至少四个术语介入：

74

1° 所关注的符号；

2° 另一不同的符号；

3° 所蕴含的部分 (总是比人们所想的要小得多)；

4° 一部分 (同样非常小) []。

25 [关于同义现象(synonymie)的负性]

比如太阳似乎可以代表一个完全肯定的、精确的概念，如月亮一词一样：但是当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说“不要挡住我的太阳！”(Ôte-toi de mon soleil!) 时，如果这太阳不是与阴影的概念相对的话，那么太阳一词中不再有任何太阳的意思，这阴影的概念本身只是对光明、黑夜、半明半暗概念的联合否定 (négation)，等等，加上对被照亮的东西相对于阴暗空间的否定，等等。再以月亮一词为例，可以说月亮升起来了，月亮升起、落下，又一轮新月出来了，我们在新月时播种，在某个事物发生前就会有许多个月亮……而逐渐地我们看到：1° 所有我们在月亮中加进的都绝对是负的，仅仅是由于另一术语的空缺。因为，2° 许多民族语言用完全有别于我们的术语来表达同样的事实，对这样的事实我们用月亮一词表达，例如第一个词表示月相中的月亮，第二个词作为不同于太阳的一个星球，在第三个词里，月亮与恒星相对，在第四个词里月亮作为黑夜的火炬，在第五个里，月光相对于月亮本身。而这些语词的每一个总是由于它相对其他词所占有的负的位置而具有价值：这在任何

时刻都不是一个正的概念，无论对还是不对，都不是一个用已经存在的 10 个或 12 个术语表示不同概念的月亮的正的概念，但是，唯有这些术语本身的呈现才使得每个概念与第一个或第二个连在一起，或者两个对立第三个，依此类推，无须别的依据 (donnée)，只有在术语之间要做负的选择，没有任何多个概念集中单一的物体 (l'objet un) 上。因此，这个语词中蕴含着一切除它之外而尚未出现的意义。

75

26 [同义性问题 (续)]

换言之：如果语词不能唤起具体事物的概念，那么就绝无任何东西可以其他方法使其意义明确，而只能通过相反的途径来达到。

反过来，如果这个语词与一具体事物有关，那就可以说这一物体本身的内在内容赋予了语词一个肯定的意义。这里，不再是由语言学家来告诉我们，我们了解对象向来只是通过我们所做的正确或错误的比较而得到认识：其实我知道，没有任何物体命名时，不加上一个或几个所谓次要的概念，但终究与主要概念同等重要——所涉及的事物，哪怕是太阳、水、气、树、女人、光明，等等。可见，所有这些命名事实上也同样是负的，什么意义都没有，只有相对于其他语词（也是负的）所蕴含的概念，才具有意义。语词何时都没有一个就自身而定义的对象。其实，这一对象唯有凭借这个或那个特殊的概念间接地接近之，才得到概念（粗略地表达），因为我们这儿暂时取这一外部事实作为那个语词的基础，1° 应该对同一事物不断地改变用词，例如把光 (lumière) 称做“清晰” (clarté)、“曙光” (lueur)、“灵光” (illumination)，等等。2° 同一物体的名称也可以用于其他表达：比如历史之光 (la lumière de l'histoire)，一群学者的智慧之光 (les lumières d'une assemblée de

savants)。这种情况，人们确信有一新的意义（所谓转义）产生：这种确信纯粹得自传统的假定，以为语词具有一符合于确定物体的绝对意义，我们所反对的正是这一假定。语词从一开始就只是根据一个既不完整又无限大的概念接近物体，如果相对这一物体来考虑它，那么这个概念就不完整，而若在物体之外来考虑，那这一概念又无限之大（概念总是过于广大，但是对[]含义又不够广）：
 76 从一开始为负的概念；使得“本”义只是一般意义的诸多表现之一；而一般意义，只不过是同一时刻其他语词呈现的随意的限定而已。

最后，几乎没有必要说，构成一个语言体系的词项的不同，无论在哪里，哪怕是一种最完善的语言，也不符合事物的真正关系。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期待词项完全适宜于被定义的事物，或甚至是极不完全符合所指示的对象、物体或其他。

人们会说，词项应当符合精神所接受的最初感觉。这是对的，但最初的感觉是这样的：它们在毫不相干的事物间建立起一种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关系，就像它们不断地，特别是把绝对整体的东西细分下去的倾向。因此，在任何时刻，一个具体实物所造成的印象本身都没有能力创造一个唯一的语言学范围，所以，永远只有负的词项，每一个词项中，新的对象不完全地被包含进去，同时被分散在几个词项中。

抱怨语词的不准确性，就是不明白语言的强力所在。我们永远不能阻止同一个东西在不同的场合而分别称为房子、建筑物、楼房、建筑物（历史建筑）、大楼、居所、住宅，而其反面或许是一个我们的[]符号。因此，物质性的事物，与其他非语言的存在一样，不在意语言对它如何命名。每时每刻，语言都是借助否定范畴的这个神奇的机制在运动、在前进，而否定范畴则是从具体事实中抽象出来的，所以，它立即能够被用来储存某个对前面那些观念进行补充的观念。

27 论语言的本质

(前言)“作为……考虑”……“作为……”。我们注意到每个言语活动和言语的要素都随着我们所依据的近乎无穷且合理的观点而发生变化，到了一定的时刻，我们就要对这些观点本身进行讨论，对其各自的价值进行理性的归类。

77

(第5条建议)不论采纳什么观点，语言都不是由一套肯定的和绝对的价值组成，而是由一套相对而存在的相反或相对的(relatives)价值组成。

(第5条建议的必然后果)一个词的“同义现象”就其自身而言是无限的，尽管它相对另一词被确定。

的确，某个符号内容与另一个符号内容之间从来都仅以相反的界限为第一依据，如此，任一新的概念都即刻找到其位置：或处在第一个符号下或处在第二个符号下（如果新的概念进入这两个符号中，那是因为又与第三个与第四个共存的符号形成对立）。

这就是为什么说，想穷尽一词中所蕴含的概念是一项根本不可实现的工程，除非是具体跟稀有事物的名称，例如铝、桉树，等等。若取铁和橡树，对其意义总和（或用法，这是一回事），我们尚且不清楚，那单对铁与两三个诸如钢、铅、金或者金属的词进行比较，或光是把橡树与两三个诸如柳树、葡萄、树林、树进行比照，就已经意味着要耗神费力。至于精神一语，想穷尽其相对灵魂或思想所蕴含的意义，或者对去，这一与行走、通过、缓慢地走、涌向、来或者到……相对的词所蕴含的意义加以探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恐怕得穷其一生的精力。然而，从十五六岁起，我们不仅很清

楚这些词所蕴涵的意义而且敏锐地感觉到成千上万个其他语词的意义。显然这种感觉是建立在价值对立的纯粹负的事实上，这是因为了解符号的正的价值，我们拥有的时间实际上极为有限。

78 所有的东西都蕴含在一个如精神的词中，同义词学家为此而感到欣喜。他认为要不是代代人的思索，运用语言的经验和语言中所积累的深奥的哲学成果，这些精神财富就永远不会容纳于其中。在何种意义上，也许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这，我不考察，因为毕竟是次要事实。首要和根本的事实是，不管人处在何种符号系统中，他将立刻建立起一同义性，因为相反的事实是不可能的，那等于说人们不给相对的符号以相对的价值。一旦人们赋予其价值，某个相对概念就不可避免地不期而至，或寓于与另一符号相对的符号内，或寓于与一两个符号相对的两三个符号内。

所以，没有符号是被局限于正的概念的总和中，而与此同时这正的概念总和并没有集中在这单独的符号上；它从来都只以负的方式 (*négativement*)，通过同时呈现的其他符号而被界定，所以寻求一个语词的意义总和是徒劳无益的。

这一事实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一个基督教教士认为应当给某个野蛮部落灌输灵魂的观念——当地民族语有两个词可以表示，一个更接近气息 (*souffle*)，另一个更接近呼吸 (*respiration*)，如果他熟悉当地语言，尽管要引入的观念对[当地人]是某种全然未知的东西——“气息”和“呼吸”两词，简单的相对足以通过某种秘密渠道而使新的灵魂观念进入到其中的一个形式之中，结果是，如果不慎选用了第一个，而不是第二个词，就会给其传教活动带来严重不便——而这一隐秘的理由，很可能只是负的而已，既然灵魂正的观念原本不在当地人的智识范围内。同样的道理，当哲学家或心理学家对我们的思维活动深思熟虑后，便会带着一种观念进入其思想领域，这是一种摧毁了一切旧的观念的系统，而他所具有的新观念，无论如何革命，也只能归类在日常用

79

语下，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一个理念会无所谓地归类在已存语词下，哪怕它们完全是任意的，如理性或知性，或归类在智力下或在悟性、判断、知识术语下，等等，而是预先就有一些术语比其他的更符合新的区别。然而这一特性的理由所在，我再次申明，也可能仅是负的。既然人们引入其中的概念由来已久，而且所有论及的术语同样也在它们各自的价值中得到限定。

符号全然负的行为 (action négative) 的另一明显表现是——总是在同义词事实范畴中——由语词的转义用法提供的（虽然说到底不可能区别转义和本义用法）。

因此，倘若折磨的正的概念是其概念真正的基础，那么就根本不可能说“戴小手套的痛苦”，这与火刑和车裂的折磨人的恐怖概念无丝毫关系。你们会说：但这正是此术语的本义。没错。那我们另用一词，其直接意义大致代表与酷刑所表示的完全相像的一系列事实。

所以我们知道，酷刑和牺牲中所包含的绝不是正的概念，而正是与之相对的相反事实，确定了它们一系列的使用，允许随便怎样使用，只要没有践踏临边的领域（自然还应该考虑折磨、蹂躏、恐怖、苦恼、痛、极度苦闷，等等）。

我们会承认，在圣·洛朗 (Saint Laurent) 的痛苦与我们的火刑之间，其距离同圣·洛朗的“酷刑”与他的“殉道”之间是一样的，正的事实中一个如此微小的差别，不该对[]产生任何后果。

对于诸如国王、主教、女人、狗，这样一类十分确切的名称，词内所包含的完整概念仅仅是其他共存语词的结果。国王一词，在有无皇帝或教皇等词，有无共和国一词，或有无诸侯领地、公爵等词存在时，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如果使狗与马形成一对相对的词，同时又把它视为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动物，如希腊人眼中的那样，或把它与其他动物相对，同时视其为勇猛、无畏、忠实于职责

的典范，就像凯尔特人心目中的那样，这时，狗一词的意义就与先前的不同。汇集在每一术语下的整套概念总是对应于被其他术语所排除的那些概念的总和。因此，狗这一语词或狼这一语词会一直使用到第三个语词出现时为止。君主概念或专制君主概念会包含在国王一词内，或王子一词内，直到创造出第三个不同于前两个的词为止。

(必然后果。)——词的本义与转义之间没有差别，因为词义本质上是负的。

关于上述原则

(建议 x。)无论是以何种观点来考察语言的本质，语言都不建立在绝对的或正的价值体系上，而在于相关或相反的价值，仅靠其相对作用而存在。

(建议 x。)任何语言，任何语族的语言都不存在这一事实：具有有机的和恒定不变的特点。

([关于语词]自治。)我们认为以如下意义定义很重要：1° 从正的意义讲 (这是幻想：永远无法穷尽)；2° 从瞬时意义出发，民族的自治由什么组成；3° 转义。事实上，自治一词一旦有了本义，其意义范围就完全并且只是凭借与它相对的独立、自由、个体性等语词而被确定，这样，其中的一个语词，比如独立一词若尚未存在，那自治一词就还蕴含着独立的意思。

81 这纯粹负的，与可以比较的词相对这一事实，也是唯一证实使用“转义”一词合理的事实。其实，我们否认有转义的说法，因为我们否认一个语词有正的意义。任何种类的使用，只要不在其他词的使用范围内，就不仅是组成部分，而且也是该词词义的组成

部分，其实，该词没有其他意义，只是尚未表明意义的总和而已。

28 附 注

形式。——它从来就不是声音形象的同义词；
——它必然假定了一个意义或一种用法的在场；
——它属于内部事实的范畴。

存在 (ÊTRE)，什么都不存在 (*rien n'est*)，至少（在语言学领域内）没有绝对的存在。任何词项，即便是绝对合理的，也只能应用于确定的范围。

这个是那个 (*Ceci est cela*)，这一判断的基本形式立刻会引起众多的质疑，应当问以何种名义区分和限定“这个”或“那个”，因为没有任何对象是自然地限定或给定的，没有任何对象是确定无疑的此在 (*étant*)。

在提出四种语言的存在形式时，我们就不再有一般的怀疑了。

语言物质 (SUBSTANCE LINGUISTIQUE)。——我们不断地试图用思想把符号语言所需的各种各样的行动转换成物质。

理论本身似乎需要采纳这一设想。

将有 4 种语言“物质”，对应于 4 种语言的存在形式。

根本无须假设语言是物质的，然后承认它有属性。

词项 (参考 ÊTRE “是”)。——在确定的观点之外，由于语言符号 (*êtres linguistiques*) 本身完全不在场，没有任何可以定义的和有价值的词项。

如果过渡到观点 B，就不再允许使用就观点 A 所得到的词项。

音位学（或发音研究）（应当是今天的语音学）。——无论采用什么名称，都是一门绝对独立的学科，不仅与诸种语言的语音学（今天的音位学）不同，而且一般来讲与语言学的研究也不同。

然而，它对语言学研究是极为重要的辅助学科。——而这唯一靠的是语音的切分。

语音学或发音的，或声音的同一性[]。

29a [语言系统]

语言系统：

——不是由一连串共存的形式如 A, B, C, D 等所构成的，如无数语言学著作所假定的那样。

——不是由一连串共存的概念如 *a, b, c, d* 等所构成的，人们一开始就不太相信这种观点。

——也不是由一连串共存的形式和概念之关系如 $\frac{a}{A} \frac{b}{B} \frac{c}{C}$ 等所构成的。在每个词项中发掘出二元性，这较之上的观点而言，毕竟是一个进步。

这一系统是由附着于形式的[]差异之上的不清晰的概念差异所组成，可能形式范畴的差异与概念范畴的差异永远不完全相符，而后者的差异可能与[]也不相对应。

29b [差异和质体]

不幸的是，语言学中有三种表示词的方式：

第一种，是使词成为完全外在于我们的一种存在物（être existant），这可用词典里的语词表示，至少用文字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词的意义成为属性（attribut）而有别于词；语词跟词义两者人为地被赋予存在，因而不但互为独立，而且皆独立于概念；两者均变成客观的了，似乎组成了两个质体。

第二种，假定词本身毋庸置疑地外在于我们，但其意义却在我们心中；假定有一种物质的、物理的东西，这就是语词，还有一种非物质的、魂灵的东西，那就是词的意义。

第三种方法是理解词和词义均存在于我们所具有的意识之外，或者仅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都想获得它们的意识之外。这里，我们远非有意进行哲学思辨。

一个语词，无论采取的是什么观点，只有通过言语活动，通过每时每刻的取舍才真正的存在。正是这一点才使它有别于一串语音，有别于另一个词，哪怕这个词也同样是由一串语音构成。

由于没有任何单位（人们想象它是属于什么范畴，是什么性质）是建立于他物之上，而只是建立在差异之上，单位其实总是想象的。唯有差异存在。可是，我们必须借助肯定的单位进行研究，否则一开始就无法掌握大量的事实。但是，这些单位是我们〔 〕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仅此而已：一旦提出单位，就等于说人们约定撇开〔 〕不顾，以便暂时赋予〔 〕分离的存在，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例如夺格的单边并列。

例如词的所在(lieu)问题，它获得现实的领域纯粹是精神的，也是它有意义的唯一所在；此后，我们才可以讨论我们对语词所具有的意识是否有别于我们对此词的意义所具有的意识。我们倾向认为这问题几乎不可解决，这就如同要知道我们对画上的色彩所具有的意识是否有别于我们对它在整幅画中价值的意识。在这种情

况下，人们可能称颜色为色调 (ton)，把词叫做概念的表达，一个有意义的术语，或简单地还称之为字词，因为一切似乎都聚集在字词这一语词上，但在字词的概念和字词中概念的概念之间，没有确定的分离。

29c 内部和外部领域的相关情况

从外部看，显然语言是不完整的，但最大的错误是以为内外之间有相似性和对称性。

语言从[]内部看，十分完整，建立了[]不可挽回的不相称性，外部和内部事实，[]代表如同互为补充[]一个形成一物。

29d 综合部分

语言中没有任何特殊对象是作为一语言事实而立刻给定的。我们开始的处境就是：表面的物体没有一个可以作为考察的合理基础。所以，或许先要论证，这种形式下的对象是以何种名义成为一个语言事实，然而，只有以[]开始时，才可能以某种名义建立。

29e 词源的同—性

形态的同—性一旦停止，两个同—性一旦建立，在两个词项之间就立刻建立了词源的同—性（不再是言语活动事实，而是我们所思考的语法事实）。我们方才说到“两个词项之间”：但何时开始

有了两个词项呢？没有两个词项，先有唯一的一个形态词项，后来转换成两个词项，于是，这两个词项代表词源唯一的一个词项。

（定义。）词源的同—性（纯语法观念，在语言事实中，与上述的同—性差异没有任何相关性）是这样的一种同—性：我们通过它在想象中使人接受状态 A 的形态的同—性，此状态 A 属于过去——它则处于属于过去的语言 B 的一个时刻——由于某种原因而中断或抹除。

85

29f [历史句法]

我们认为，不可避免地要对“历史句法”进行观察，而这种活动几乎是无尽的，但是，所有的观察都告诉我们，这门“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基础，科学只能是基于清楚形成的方法而获得的结果。我们要问，所谓“历史句法”，其方法是什么？

科学所指向的极点在哪里？根据这个极点科学才可以定向。面对错综复杂的句法事实，面对那些在任何地方，任何领域都看不到，也理不清的如此复杂的事实，历史句法的任务是什么呢？它究竟要做什么呢？

我们说过，句法无论何时都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倒过来看的形态学而已：有人认为句法构成一种比形态学更为适宜或不太适宜通过时间来研究的确定领域，这想法有问题，犯了这样的错误或产生这样的错误印象（cavernes），以后就无药可救了。

其次，句法所依靠的形态学——我们这里暂时接受这些是被分离的领域——它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规律和科学地在时间轴上考察：因此句法也不会比形态学更需要这样考察，或还是（ ）

29g [类推变化]

把“类推变化”与语音变化相比较。“类推变化”被看做语言在时间中变化的第二个因素，其实，它与语音变化不可比，而且也不是一种变化。

86 对于视为唯一的一个整体的语言，或对于思想和表达的一般关系而言，这的确是种变化，假如人们论证，这关系是语言学家在时间脉络上所努力寻求的中心对象。

从某个观察站看到的类比“变化”可与语音变化相比，差不多如星座一年中的运转可与月亮、行星比较一样。语音变化中的确有某种东西存在且变化着。

29h [语言学的中心对象]

I. 语言状态给语言学家的研究只提供了唯一的一个中心对象：形式与寓于形式中的概念之间的关系。

例如，假定这语言状态提供了概念本身的，或形式的，或组成形式的语音的第二个对象，这都不对（对象必然是复杂的，哪怕撇开其他属性）。

II. 同样，对语言学家，连续考察状态也只提供了唯一一个中心对象，这对象与上述对象一样，不处在明显和直接的相对中，而处在根本不协调的关系中，断然取消了任何种类的比较，开启了一个观念范畴，即面对一给定语言状态而没有机会诞生的范畴。

目前，只要说出语言或言语活动一词，不能不首先注意到语言跟语言的传播之间可能有的混淆。

29i [形态的创新]

形态创新包括：1°所有汇聚于“类比变化”一语之下的；2°符号价值的任何与声音形象的语音变化有联系的变动。我们一会儿就确定其性质、范围和单位的现象。

87

如果只有这一事实，即语言中的每个要素都应当在其时代内并且通过时间来分别考虑，一个观点并不比另一个更为优越，那语言学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科学，尽管这一区别已经有别于我们前面所述。

不幸的是，正如人们所想象的，没有什么可以同时“在其时代中”和“通过时间”来考察；而是在每个时代中和在时间上分别确定要考察的事物，而这确定的本身取决于不同的依据，对依据也要推理。

应不应该说出我们内心的想法？语言是什么？对它的真实看法值得我们怀疑语言学的未来。为了理性地把握对象，这门科学研究所需步骤的总和与对象的重要性之间不成比例：同样，在科学地研究一局象棋游戏所发生的与[]之间也不成比例。

29j [整合或后设思考-反思]

整合现象或后来的思考-反思现象是一种双重现象，涵盖了言

语活动的整个生命，在言语活动中：

1°现存符号及其在各个时代因偶然性所造成的差异状态和呈现方式，机械性地所唤起的不是等量的概念，而是对人类精神而言的种种对立的价值（有一般的也有特殊的价值，如所谓的语法范畴或同义词现象）；种种价值的对立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否定，它将变为一个肯定行为，因为每个符号，从最抽象的到最具体的，都会唤醒一个处在某个时代某个相同类型的符号集合中的对立项，每个符号都被它们自己的价值所限定，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纯粹相反事实的这些价值因对立转变成正的，因为每一符号的价值唤起了与整个可比较的符号，这些符号都是相反的——比较可以在任意时代，始于一般种类，终于特殊种类——碰巧被限定。假如一种语言总共有两个符号 *ba* 和 *la*，那么所有人类那难以区分的感知都必须被归在 *ba* 或者 *la* 的名下，由于只有 *ba* 和 *la* 的区别，那么人类精神就会找到一个区别性特征，以使用它来把一切都纳入其下（例如坚固跟非坚固的区别）。那么，这个时候的“正”的知识总和就是由他归到 *la* 类名下的共同特征，或归到 *ba* 类名下相加所代表的。可实际上，它所寻找的却总是否定特征，因为只有否定特征能够帮助他决定是放在 *la* 类还是放在 *ba* 类下，他从不尝试综合和协调，只想做出区分。

所以，一个由 [] 确定的价值进入到每个已存在的符号中并建立起来，这价值只能通过同一时刻所有在场的或不在场的符号所确定。由于这些符号相关和相互的数量与面貌在不断变化，这一活动的结果对于每个符号，对于所有符号也都在不可估量的范围内随时变化着。

二、词条与格言

I. 新的词条

(1996年 日内瓦大学图书馆馆藏)

91

1 [空 (*Kénôme*)]

93

词条。人们错误地认为[有]

1. 词，例如就自身而存在的看见一词一样。 2. 词义，即与此词结合的东西。

然而[]，也就是说语词之所以成为语词是由于这一组合本身，语词与其意义的结合之外，什么都不存在。

最好的证明是 *vuur* (voir “看见”) 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是别的意思，因而就自身而言它什么也不是。因此，只有在它唤起意义时，它才是语词。明白了这点，很显然你们不再有权把语词与语音分离开来，不再有权接受一方面是语词，一方面是语义的说法。它们形成一个整体。

您可以仅仅确证 (*kénôme*) Ω 和结合的义素 Σ 。

2 [起源问题——小溪]

词条。什么起源问题？——语言起源问题。

研究语言的起源是徒劳无益的，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证明这一点了。但对这个问题，不应当只限于否定。

证明语言起源的哲学问题是不存在的，它不是一个否定的事实，而恰是符号只有[]时才有了价值 Σ 的肯定的事实。

94 词条。观察语言，问语言究竟是从什么准确的时刻“开始”，这就如山中的溪水一样，以为逆流而上就可找到水源，同样也是一聪明的问题！无数事物将建立起来，正如人们时时都可说溪水产生，溪水就随时存在那样，反之亦然，人们[]时，它就诞生了。

关于语言的诞生，可以没完没了地讨论下去，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同它成长的特点一样。

3 [基本要素—语音—句子—礼仪— 语言学单位 (符号—语音—意义)]

词条。在任何符号系统中（有声的语言或其他的）都有[]根本的要素。

1°有一点是大家默认的，而且它创造了其余的一切，那就是语言是人们交流的手段，它是社会的。如果我对这一条件忽略不计，例如，我自得其乐地在本子上写下一一种语言，那我就“语言”所说的将没有一点会是真实的，或不必是真实的。这首先是18世

纪的哲人们犯的根本错误。



词条。让我们在水平层面上考察，是否有某个机会，语音作为语音（所以，抛开任何附着于语音的意义），终于表示价值——或者 a) 相对水平层面所特有的语言现象，或者 b) 相对语言学家所需要的水平层面上的区别。


任何的：

a) 水平层面的任何现象。

b) []

词条。仪式、弥撒都不可与句子相比，因为它们只是一系列动作的重复。句子可比之于作曲家的活动（而不是与演奏者相比）。⁹⁵

词条。语言学的单位用 (, ) 表示。

词条。有必要谈 ()？

这只能是历时观点。例如 *daēvas*。但这不构成语言学。

4 [话语活动,变动之所——此书的分段]

词条。所有的变动，语音的或语法的（类推的）都是在话语活动中发生的。言者任何时候都不使他的语言宝库遭受修正，冷静地创造新的语言形式（例如安静地[]），（打算）在下次的话语中“运用”。任何突发奇想都是在言谈之间即兴产生，进入言者或听者的语言宝库之中，所以新的具有创意的表达都是在说话中

(le langage discursif) 产生的。

词条。这本书的分段有点不太好，我本来是想避免的：“这不可能，等等。”

因为如果这本书是对的，就首先得指出：以为从一个发展的与[]形成一体的确定原则出发，就可以对语言进行综合描述，这是十分错误的。

这本书指出，只有借助四五个始终交织在一起的原则才能理解语言是什么，这些原则错综复杂，似乎有意为之，连那些最聪慧的人，最为谨慎的人都会搞错。所以语言是这样—一个领域，其中每一段的存在都应当像插在沼泽地的板条，以便能够步步为营重新找到前行或后退的路。

在其他领域，真理是随着人们的研究进展而互为依存、互相呼
96 应，而于语言，这似乎是种宿命，任何新的真理都掩盖了另一个，因为初始真相就不简单。

5 [语言学的情况——语言单位]

词条。语言学研究处在根本错误的状况中。(我暂时保留错误这一术语)，因为[]。

词条。语言“单位”。我们有意从语言的单位说起。

词条。语言的创造不是由于一串模糊不清的语音，而是一串我们谓之语词的精确限定的语音。

词条。语言学事实，不是可以[]。

6 [符号与意义——符号的现实]

词条。人们说“符号”时，错误地以为它能随意地与“意义”分离，想象它只指“物质部分”，只需考虑符号有一物质界限，如同它绝对的法则；只需考虑这物质界限本身就是“一个符号”，一个意义的载体，人们就能学习了。所以，把符号与意义相对立，这在任何时候都是种错觉。这是精神的同一概念的两个形式，鉴于意义没有符号，就无以存在；鉴于意义只是符号相反的经验，如剪一张纸，不能不损坏其正反两面一样。

词条。符号的现实无论何时都不能由[]组成。

以至于你们一开始就处于两难境地：

——或者你们只关心食指的动作，你们有权如此，但是在所考察的东西中，既无符号也无语言。 97

——或者，如果你们很想搞符号学，你们不仅不得不[]，而且——这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借助[]的组合以组成您的第一个单位（不可还原的）。

II. 旧的词条

（恩格勒 1968 年—1974 年校勘本） 99

³³⁰⁶ 词条。在命题中，一切都归结为主语和谓语和 3° 以我之见，还归结为连接语（保留呼格）。 101

而主语与谓语跟“词类”却毫不相干，后者依据另一原则而被区分：

a) 主语可以是一名词、一代词，或一形容词抑或一显而易见的数词。同样也可是一动词（不定式），下面，请看动词不定式何以不改变动词的性质。

b) 谓语也可能是这一切。

c) 连接语可以是“连词”或副词。

可以想象一种语言，形容词一旦成为主词，就使其具有一特殊形式。这一点不会影响逻辑关系。这是为什么 λέγομεν 不会是主词，同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只要 λέγειν 能做主语就够了。糟糕的法语会说 *nous dire*，而希腊语则是 λέγομεν，*dire mauvais*，希腊语则说 λέγειν κακόν。

³³⁰⁷ 词条。在至少两个逻辑项组成的命题中（理想状态），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可简约为唯一的一个语词，不可再分解而与上述结论相违。例如 *fiat!*（就这样！）或 *sunt*（存在）。或者是“——这，谁说的？——上帝。”省略语的界限（有名的省略之说）恐怕以没有任何分节音语音时（*son articulé*）为止，而此时言语活动停止，代之以纯粹的思想。

102

多个结论。要寻找。

尤其要注意：一个词成为如 λέγομεν（非省略的）完整的命题能力，甚至为此而带上一个符号。

³³⁰⁸ 词条。仅省略一词，恐怕就值得我们思索一番。这样的语词似乎假定，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一句话应当由多少词项构成。假定我们实际上对句子构成的词项进行了比较，注意到句子成分的短缺及不足。但是，词义如果可以无限引申下去，以为有 n 个理念就有 n 个词项与之相对应，这想法绝对幼稚，也是绝对任意的。离开具体句子进行一般的推理，就会发现根本没有省略，有一简单事实足以说明：语言符号总是适宜所要表达的内容，哪怕承认某

个词或某个表达手法超出我们原以为的。反之亦然，没有词不具有省略的意义，但这样的话，为什么谈省略呢（像勃雷阿尔[Bréal]那样），仿佛有种规范一样，如此，语词是省略的。它们是无须任何中断或任何[]的可能精确的评价。省略不过是价值的多余而已。

³³⁰⁹ 词条。没有心理学家，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在提及语言时，抑或在把语言视为思想的载体时，不曾对其法则产生某种想法。他们无一例外都把语言想象成一种固定形式，也无一例外都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约定形式。他们很自然地在我称做语言水平层面上考察，而对符号在垂直轴上紊乱的社会-历史现象却无一丝想法，既然它是无以穷尽的社会作用的结果，是任何选择之外强加的结果，因而既防止使语言成为固定现象，也防止其成为约定的。

对心理学家，理解的开始几乎只能源自语音变化的研究。

^{3310.1} 词条。[]之间的契约是约定的，而这是一个不再能打破的契约，除非取消符号的生命，既然符号的生命建立在这契约之上。

103





^{3310.2} 词条。



^{3310.3} 词条。新词是什么，也就是使新词进入系统的困难是什么，除了是与语言系统各个部分的联系之外，又能是什么呢？无数的变位形式或[]形式产生了，但却没有一个形式代表一种新颖的突现，任意迸发于一未知的源泉。要素不仅应当在已知组合中


汲取，而且可以说一切都预备好了，以便新的组合突然显现而产生。

3310.4 词条。语言的要素相互联系的存在现实，虽是无限的心理事实，却并不因此而需要论证。正是这本身构成语言。

3310.5 词条。应当  符号，而非  或者  

3310.6 词条。之所以有先验真理，无须别的，只需常识以建立起来，是因为如果有心理学现实和音位学现实，那么这两个学科分开来无法产生语言事实。

要想有语言事实，就得把这两门学科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很特殊——要探究其特点，或提前说这种统一究竟是什么，肯定徒劳无益。

104 3310.7 词条。  这个不该只是提醒人们注意，一个语词在其意义中或在其意义之外的差异，而且提醒人们，不可能用其他办法，只能以其对应于如 $\acute{\epsilon}\omicron\varsigma$ ，或如 [] 的意义来界定和确定词义。任何词义和其同义的描述都无法达到完整而精确地表明其意义，没有其他可能，只有以形式代表的价值才能确定意义。

3310.8 词条。规则 (Lois)：

1°语言的普遍规则是强制性的(定理性的)。

2°语音“规则”！没有任何理由用这个名称。

3°特异的共时规则(idiosynchrone)，非强制的。

我们不对法则(Loi)进行高深的哲学思辨，我们取其一般的意义。

^{3310.9} 词条。我们把规则 3°和规则 2°或者和 1°混为一谈，如此混淆的结果是，任何范畴的事例都不足以消除误解。

^{3310.10} 词条。词尾变化范例的暗示。

暗示不是抽象，甚至完全是抽象的反面。

假如只为考虑影响语音变化的话，我可以自由地把单独的形式 (νοήσομεν) D 从完整的语言符号 νοήσομεν, 也就是说从 νοήσομεν (画上 Θ 符号) 中提取出来。但是，在曲折例词中把 νοήσομεν, 即 νοήσομεν Θ 与 νοήσω 和 νοήσετε 放在一起变位的人，似乎在一开始，他的做法就同上述一样，因为动词的意义并不在变位中不起作用。

^{3310.11} 词条。义素 (sème) 这新术语与符号的不同或胜于符号的地方。

1°符号可以是非声音的，义素亦然。

符号可以是=直接的姿势，也就是说在系统和约定之外。

义素=1°约定的符号

2°属于一个系统 (也是约定的) 的符号

3°[]

因此可以说：

义素=具有不同特点的符号，这些特点看成是构成语言 (声音的或其他的) 符号的特点。

要强调的特点一开始就是[]

^{3310.12} 词条。尤其是义素一词，排除或想排除任何优越性以及符号的声音一面与概念一面任何初始的分离。它代表符号的整体，也就是符号和意义被统一于一体。

^{3310.13} 词条。可是接下来说，我们是对义素而非对符号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这样说就不对了。

真实的情况是 *parasème*（有连带关系的）和 *apósème*（声音形象）都是重要的概念。然而一旦[]

^{3310.14} 词条。用 *apósème* 一语有个好处，想以它为例，就以它为例：符号的抽象和演绎出来的东西，或不带有其意义，或没有意义，这是一回事。

^{3311.1} 词条。 *apósème* 是义素的声音外壳。

而不是意义的外壳。

义素不仅靠 *phonisme* 和意义存在，而且是与其他相关义素同时存在的。

^{3311.2} 词条。我认为在言语活动中，可用 *apósème* 一词。其实，即使在经验的言语活动中我们都不说：“这句话的第二个形式（甚至当说的不是逻辑项，而是就语音观点而论的语词时）。

^{3311.3} 词条。形式用来表示 *apósème*，义素以及共时义素的物质部分。“这一名词的多种方言形式……”：*apósème*。

“方言 x 的形式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种类 (*caractère particulier*)。”可能是形态学的。

^{3312.1} 词条。 *apósème* 符号。一旦某处涉及语言，词与义 (*le mot et le sens*) (或符号与意义) (*le signe et le sens*) 就出现了，仿佛这概括了一切，但总是还有如树、石头、牛等词，如同亚当给[]命名，也就是符号里最粗略的：在它是（偶然选择物体，给以命名）一个简单词名的 (*onymique*) 情况下，也就是说在义素的心理

结合中，还有第三个不可置疑的要素，即他对一个自身相当确定的外部存在 (un être extérieur) 运用了意识，为了逃脱符号的普遍法则。这正是符号整体中词名的特殊性。

^{3312.2} 词条。虽然我们想尽可能不涉及符号概念的那一面，可是显然，任何观念如果具有某种固定性，那[]。唯有地理名称才具有固定性。

^{3312.3} 词条。不可变的和不可波动的概念都能看成是种神秘的东西，地理义素和专有名词，在[]意义上，则是例外。更确切地说，唯独对[]才有可能。

这一切都是为了知道，精神的 aposème 如同 aposème 在义素之外的继续存在，是否也可在某处得到确证。可以肯定的是，在“罗纳河”(Rhône)中，可以说有两个平行的 aposème 在流动。可是，要是改变 Rhône 之名，就不会再有同样的义素了，既然义素不同，从此再讨论 aposème 就无所裨益。据此最好地证明了义素在所选的物质的符号中有其根本的基础。

^{3313.1} 词条。基本的错误目录。

由于其后果，该用基本的错误这一名称：

认为每一符号都可就其自身而言。

——或以为由 500 个词构成的语言代表着 500 个符号 + 500 个意义。

——或以为能说“语词及其意义”，以为这样反映了语言现象，而忘记了词是被[]所围绕的。

^{3313.2} 词条。Les parasèmes。对于语言中的某个词，第二个词即使与这个词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也是一个 parasème。

parasème 唯一且简单的品质就是它属于同一符号心理体系，于是，在观察后，如果觉得一个给定符号，在其系统的竞争符号之外，还完整地存在，且觉得在整个竞争符号中观察给定符号根本不重要，parasème 一词就可以放弃，反之亦然，如果发现一个语词在其所属的系统内部不完全是自主的，那 parasème 一词应当继续存在。

^{3314.1} 表达 (*expression*) 一词 (这种形式是……的表达) 值得研究。

^{3314.2} 指出词项 (*terme*) 同符号一样，也不能保留一具体意义，反之亦然。“在这些术语中”是文本意义上的。

^{3314.3} 其次，词项可能相当于我们用义素所想表达的。这方面应注意。共时是由一定数量的词项 (*termini*) 构成，分担要表达的意义材料的整体。

^{3314.4} 任何 *aposème* 都是在一给定时刻择取的，在语言中如此择取的事实就使它获得了如 *aposème* 的名称，而非简单的一系列声音，尤其是它被前面的时代以及后来的时代所限定。

^{3314.5} (反过来，不能把随便一种语音程式-bd-称做 *aposème*，而只有某个时刻曾有一个义素体的语音形式 (*formule phonique*) 才可称做 *aposème*。

^{3314.6} *aposème* (外义素) = 义素的外壳 (*cadavre*)。这个比方可以被接受，也就是说没什么危险。但却有另外一种危险，那就是解剖学的尸体仍是个有机体，而语词解剖学和生理学由于约定

原则而不能区分。

^{3314.7} 在采用一个多少违背了[]的词的过程中，我们至少不可忘记那些表示义素的词中，σήματα λυγρά 书写义素，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亲缘关系。（我们至少和诗人用过的最古老的表示[]词吻合。）¹⁰⁸

^{3314.8} 就历时说，这是同一个词吗？也就是问：“这是同一个 *apòsème* 吗？”就共时而言，根本不是。而且没有矛盾（就人们可能在某一时刻说它是不同的，而随后，却继续声称是同一个而言）。因为我们清楚地表明，就历时说，这仅是同一个 *apòsème*，但未必还是同一个义素。这就是不同所在。（有字=*apòsème*，还有字=义素。）

^{3314.9}（续）没有必要说，义素从一时代到另一时代是否同一，而且也没有估量的手段，既然义素取决于周边的相关义素。

^{3314.10} 我们说，意义之外没有形态，尽管物质的形式是最容易把握的要素。因此我们以为，形式之外谈不上语义。

^{3315.1} 词条。特别要注意，类比变化中没有 *apòsème* 的变化。如果不说“*apòsème* 变化”而说一词的 *apòsème* 的变化或一个义素的 *apòsème* 的变化，这一悖论就可以理解。人们创造另一个义素，一个周边的义素（*parasème*），自然就具有一个 *apòsème*。第一个义素的一部分没有变化。变化完全在义素的范围内。它整个地被意义所导引。

这是周边义素的建立。同样有周边义素的影响以及周边义素的保留。

但困难的是，稍稍变动周边义素，义素就完全改变，而我们却不知道这已是另一义素。然而，当“形式”改变时，我们肯定地说这是另一个义素。这种差异证实了吗？

109 3315.2 词条。说话主体对自己发出的 *apostème* 没有一点意识，对纯粹的概念也没有意识。正是这一点保证了 *apostème* 世世代代完全机械性的传播。

3315.3 词条。要想合理地切入语言学，就需要从外部切入，而这不无人内心珍贵的体验。

一个只满足于语言学研究的语言学家，我以为，他连对事实加以归类的途径都找不到。心理学日渐承担起我们这门科学的任务，因为它发现语言并非是其分支，而是其领域的入门课本而已。

3315.4 但是词条。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我想说的是假如人们事先知道语言学包含 [] 单位。

3315.5 词条。语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它包括区分，包括可以界定的单位。

3315.6 词条。1. 语言学单位可由什么组成呢？

3315.7 词条。意指 (*signifier*) 一词，意思是使符号具有概念，也指使概念具有符号。因此：“某个区分只有在它被意指时才有语法价值” = 具有一个自身的符号。 *Signifier à quelqu'un son congé* (通知某人被辞退了)。

3316.1 词条。语言与宇宙万物相比都无类同性，理由有二：1°

符号的内在无用性。2°我们的精神却依附一个自身无用的语词的能力。

(但这并不是我首先想说的，我跑题了。)

3316.2 词条。论声音符号 (signes vocaux) 的心理化。

A. 假设在同一个神奇的幻灯机片上，连续给出

绿色幻灯片

黄色幻灯片

黑色幻灯片

蓝色幻灯片 (再一次)

红色幻灯片

紫色幻灯片

110

其结果是，几乎不可能以其连续或“如同一个可以聚集的、构成一整体的连续”来表现它们。

然而，词的特殊性就在于是一个可聚集的义素，是建立在连续的音节上的。

B. 其次，我们假定，不让这些颜色相继出现，而是把它们重叠地放在幻灯片上 (从左至右排列，/绿/黄/黑/，左边是绿的，接下来黄的直到最右边)。这样我们会有一个图像，纵然不是所有的可再聚集起来，至少开始可以聚集到一块，开始成为一个图像。

C. 所以为了视觉图像变成图像，应当放弃时间的连续的原则，借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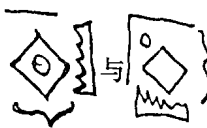


3317.0 词条

3317.1 词条。要使语词不太长，以便一次被感觉所接受。

与时间的可分性一致，正是这点使之成为一伪-有机体，造成如此大的错觉。

^{3317.2} 词条。如果考虑 *sôme*，单一-空间性 (*uni-spatialité*) 的原则在义素中的后果是分段 (总在同一方向且切分均等) 切分，而不是如在“直接的视觉”系统内 (= 表意文字) 所具有的多个形式的

划分 (*divisibilité pluriforme*)，人们可用  这一符号表示意义相对立。

111 因为对此可能应该把这两个义素之间的相对——而非一个义素的意义——看成是最后一招。然而两个义素如 *λέγομεν, λέγετε* 之间的相对是在同一方向上，并且是通过一个个到达的切段 (*tranches*) 来解决，而与此同时很容易设想有许多的系统，这些条件中无一可在其中得到实现。(不过这很困难，因为当人们提供另一符号系统时，我们总是回到言语上来而对此毫无意识。)

^{3317.3} 词条。时间性。我们越研究，就越会看到，语音链在时间上的切分 (其实是简单的单边切分) 形成了 [] 的特点，并产生种种幻象，使我们以为语言单位 (*les unités de langage*) 都是有机的，其实，它们在时间上都是可切分的，与其功能平行。

^{3317.4} 词条。对特别的符号学，即语言符号学，在理解其符号的性质之前，推理和论证都是无益的。

^{3317.5} 词条。在语言分析中，在语言学与解剖学、机械学等学科的比较中，观察部件 (*pièce*) 一词 (与整块相对) 在什么范围内可以使用或不可使用。

构件 (*membre*) 一词亦然。一个词，除去任何意义时，就不再有构件，甚至没有任何切分。(除了声音的切分之外)，即便一刻





前似乎还有构件。

^{3317.6} 词条。惰性的^①一词。

^{3318.1} 词条。每次为使人意识到这并非义素的一般特点，都要强制自己说语言符号是单一空间性的。

^{3318.2} 词条。在拼音文字中一个如 *o* 的区分符号不打破单一空间原则，因为人们把整体（没有构件）变成唯一一个义素，或许这很难说，但其实很有东西可讲。 112

^{3318.3} 词条。语言义素属于单一空间义素的普通家族，任何基于声学传播的义素都必属这个家族。可重要的不是声学的传播，而是单一空间性 (*l'unispatialité*)。

^{3318.4} 词条。陷阱。当人们用如  的并列的视觉信号来代表词等等，这很正确，但这些视觉信号还要基于未确定的并列，而不基于如竖起 1°,  2°,  等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两个概念范畴的混淆，正好  是一视觉义素可能的同时性（或非-单一空间性）之例，此外，可以拆分的话，那也只是它自己而已。

^{3318.5} 词条。为了有更好的方法，把握义素观念，可能需要以一多空间的 (*multispatial*) 义素为例。出于循序渐进的考虑，我可用所谓的寓意画表示——或任何一幅画，只要被代表的物体触及

① *inerte* 不同于 *inconnu*，前者不可分，后者可分。——译者注

事物的内涵就可。不可能说这幅画开始于左边，结束于[]

^{3318.6} 若想真正表示一个语词连续的语音要素，就需要一个屏幕，用幻灯机把连续的颜色打在上面，但这恐怕不真实，我们不可能靠唯一一次感觉聚合连续的颜色。这就是为什么语词整个显示在屏幕上，空间上从右到左或者从左到右的，对我们来说，是语词的最好代表，尽管它是短暂的。

听觉义素大多建立在听觉形式的记忆上，较之视觉形式的记忆要容易得多。

^{3318.7} 113 []。视觉性的句子同样也可如山脉的轮廓——但奇怪的是：没有由连续时刻组成的视觉性的句子，这是为什么我们不禁要用书写来表现。

^{3318.8} 词条。考虑 *Inertôme*。甚至一个如 *sôme* ($\sigma\acute{\omega}\mu\alpha$) 的术语，如果有幸被采纳，很快会变成义素的同义词，而它原本是要与义素相对的。正是在这里，语言学术语有损我们作为观察对象的事实真相本身。

在任何如 *sôme* 一样的术语中，至少已有两个条件使语词=符号：1°单一空间界线的吻合。因此尽管人们想用宙斯 (Zeus) 的 *sôme* 来正好指宙斯义素的反面时[] 2°当人们析出符号的意义时，精神永远至少在符号上，或至少在 *sôme* 上加上意图，使器官肌肉动作，因而证明了人的意愿。3°*sôme* 如同可切分成有机部分的尸体，这想法是错误的。

^{3318.9} 词条。在有机体中，功能可能消失了，而器官却不死。甚至尸体也还拥有其器官，这是解剖学的内容。语词中绝对不存

在解剖学的内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建立在功能和为此功能而起作用的构件之间的关系上的差异，就肺一词不比脚一词更适宜而言，仅仅存在着一连串它们之间完全相像的发音 (phonation) 而已。

同等能力的原则。

^{3319.1} Diathèse^①? 还是 diacosmie^②? 语言某个给定时刻，价值的平衡问题 (= Idiosynchronie, 特异共时)。

^{3319.2} 词条。与解剖学跟生理学比较。这两个学科对语言来说是一个；错误正好是，以为语法是生理学的 (研究功能)，而语音学——或音位学——则是解剖学的。看看比较是在哪方面进行的，这是很有益的。眼睛不像手，肺也不像脊椎骨，因此，即使不考虑功能，解剖学家所面对的每一个器官也都是不同的对象。例如在阴性符号 *-î* 和祈愿式符号 *-î* 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一旦去掉语言学中的约定，就只剩下一个原件 (matière brute)。正是音素^③ (phonisme) 所具有的功能使我们暂且接受这一音素器官的名称，自身与所有其他音素相像，绝对可取 (如其所是) 随便某种功能。

114

同样注意字的结构。在清楚的幻觉下，在众多包含错误观念和设想的一个错误的印象。一旦不考虑不同部分的意义，语词就没有任何结构可言。

^{3319.3} 词条。用象棋游戏打比方，就功能 (价值) 是约定的而言，这比方是适宜的。但说到结构，棋子既然不可拆分，又不像

① 索绪尔用语，指把开始是一个单位的变成两个单位。——译者注

② 索绪尔用语，表示范畴的变化。——译者注

③ 后来索绪尔用 signifiant(能指)取代。——译者注

语词单位那样含有多种功能，如此比较就显得不妥当了。

^{3319.4} 自然，和有机体相比，车床、机制不能被比较，也有解剖学和生理学的问题。

^{3319.5} 但在这个问题中，应当特别注意语词部分的“音素特征”（*mérisme*）（注意时间上的切分性），正是语音链的切分，可能比语音的变化更会让人错以为是有机体。总之，最好能加上连字符如 $\lambda\acute{\upsilon}\text{-}\theta\eta\text{-}\sigma\acute{\omicron}\text{-}\mu\epsilon\text{-}\nu\omicron\text{-}\varsigma$ 。

^{3319.6} 由于这一点，化学的比较，恰在某些方面，对精神毫无意义。

^{3319.7} 看看战术比较，部队的军事布局。

^{3320.1} 115 词条。符号、声素（*sôme*）、义素等等。只有完全明白符号的二元性质，明白它根本不是由壳体组成，更不是由精神组成，也不由气球中的氧气组成，氧气没有气球外壳，就什么也不是。明白了符号的这二元性质，才能真正掌握符号，一如追随空中的气球，肯定可以抓住它。

气球，就是义素，而外壳则是 *sôme*，但这远非说壳体是符号，氧气是意义，而气球也不是一无所用的设想。对气球驾驶员，它是一切，同样对语言学家，义素是一切。

^{3320.2} 词条。 *Le contre-sôme* = 意义，将来有一天会如 *sôme* 一样在义素之外被考察吗？可以期待，但目前还不在语言学家或心理学家的任何预见之内。

要在其各自的范围中限定 *sôme* 或 *l'anti-sôme*。然而，*sôme*

在其范围，即非常物理的范围内是很容易界定的。这正是邦费（benfeyesques）^①的解释和缘由。L'antisôme 在其领域中根本无法界定，两者之间是义素和义素领域。

^{3320.3} 词条。称之为意义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parasôme*，与 *sôme* 不同，*parasôme* 永远不能被析取出来，成为一个研究或观察对象。咱们搞清楚：*parasôme* 在某种程度上可成为研究或观察对象，条件是不断回到义素上，回到不同的义素上，这些不同的义素把这个 *parasôme* 与某种具体东西，也就是说 *sôme* 结合，但这与 *sôme* 的研究没有任何相似性，我们把 *sôme* 的研究看成是独立的。

^{3320.4} 词条。在散步时，我好玩地在树上划了一道，同我一道散步的人记住了这一道，由此产生了两三个想法，但我本人却没什么，只是使它神秘，或只是为了好玩而已。

任何具体的东西对于我们已是符号：也就是我们结合其他的东西而产生的感觉，但具体的东西似乎是不可或缺的。语言学符号唯一的特殊性，是它产生了比其他任何东西更确切的联系，或许人们将看到那正是观念结合的最完美的形式，只能够在约定的 *sôme* 上得以实现。

116

^{3320.5} 词条。语言学的短暂历史。

关于语言分析，人们说了一些奇妙的蠢话，不过那是在过去，而且在当时还是有价值的。

语言学过去对其作用、地位、价值、[] 有种普遍的怀疑，而随着大量事实的发现和获取，对这些事实，人们直到 1810 年都无任何认识，也没有 []

① 19 世纪德国语言学家。——译者注

人们实践着马克思·穆勒 (Max Müller) 可笑的学说, 他把语言视为自然界, 为自身而存在[]

语言的古老性突然显露出来, 以语言的连续性为名而成为[] 一个重要的获得。

^{3321.1} 词条。人们根据马克思·穆勒可笑的学说, 要在自然科学中为语言学争得一席之地, 要接受一种“语言界”, 同生物学家所研究的“植物界”一样, 以同等名义存在。

人们神情严肃地倾听和讨论着。可我想说, 有人做出了反应, 可是这反应是在哪方面, 却无人说得清楚, 因为尽管语言学对正确的事物有感觉, 但却无法给自己开拓一个方向 (DIRECTION)。

^{3321.2} 词条。有些语言学家在一旁观望, 对观点 A 或观点 B 都嗤之以鼻, 这很滑稽。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似乎表示他们拥有真理, 然而, 语言学家迄今为止所做的研究, 其特点正是绝对不拥有任何基本的真理。

^{3322.1} 词条。善良-健康 (*bonté-santé*)。在怀疑的 (*douteux*) 或苦涩的 (*amertume*) 或在稍黑的 (*noirâtre*) 词中明显有两个要素。但第一个要素与怀疑 (*doute*) 或苦涩 (*amer*), 黑的 (*noir*) 不是同样的。只有 *douteux* : *doute* = *goitreux* : *goitre*, 等等。这是一种达到使词干概念清晰的方式。好的比较 *huldvoll* 包含作为词的 ¹¹⁷ *huld* 但是在 *huldig* 只有处在 *huld* 的词根。参考 *würdevoll*, *würdig*, *würde-noeud* : *noueux*, *langueur* : *langoureux*。(不是关于历史问题, 而是意识问题。)

^{3322.2} 词条。历史和意识状态处处都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状态。

这是符号的两个途径。困难由此产生，这就是无论哪里，在哪个方面，都不该把它们混为一谈，而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

它们如语词两个可能的状态相对存在着，在对这两个状态做出选择之前，语词什么也不是。

每个语词都处在共时和历时的交接面上。愿意的话，当我们把语词看成给定的，人所共知的东西时，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永远是：“这是义素吗？”

^{3322.3} 有必要数数考察的方式有多少，“分析场域”有多少。

^{3323.1} 词条。由于词本身并非是句子分析的结果，为了确定语词的要素就应当进行分析。因为句子仅存在言语 (parole) 中，存在于陈述语言内 (langue discursive)，而语词则是一个活在任何话语 (discours) 之外，储存在人的精神宝库内的单位。

^{3323.2} 词条。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语词要素自身从来不是以精神单位而存在的，而简单地是指，语词终究无须分析而显现。

^{3323.3} 词条。果真，记忆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现成句子，不可能是别的情况，因为用很少的词汇就能组合大量的句子。相反记忆却可以提供数以万计的现成的词。所以，词的第一个存在方式不是作为句子的要素，可以被看成在句子“前”就存在了，也就是说，独立于句子，至于词的要素相对词的单位，情况就不是如此。此外，即便在话语中，在很多情况中，人们说出的是一个字词，而非一句话（其中也包括所有的呼语）。

^{3323.4} 词条。我们在识字前可能就学会了句子，这“教育的”事实并无真正的意义。这等于说，所有语言，如上所述，都是通过

话语先进入我们的精神之中。正如一词的语音也是以这种方式进入我们的心灵深处，成为完全独立于话语的一种印象，如我们的精神永远是从话语中析出所需要的，为了只留下语词那样。一旦过程结束，语词固定下来的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注意到是这单位被建立起来。

^{3323.5} 词条。每次注意到一个细节，一个语音的细微差别，如两个词的发音略微不同时，我们都会问自己是否确切地表达了那个语词的概念，要回答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想一下相应的发音，指出这一点很重要。音素中语音不可与剩下的分离开来，这是对的，我们在取了整个义素，因此也包括意义时，才拥有语音，这也是对的。对于狗一词，要知道如何发音，就得先心想一条狗。

^{3324.1} 词条。形容词、名词或动词，无须任何语法符号便可作为形容词、名词、动词而存在。但是，这一事实若是某种启示，那它还远未给出其性质。

^{3324.2} 词条。人们承认句子中的主语等术语和“词类”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在语言学中，关于句子的术语可以什么也不对应，而“形容词”或“副词”等却至少要用一种声音形式来表示。我们可以谈论句子的主语，这主语却不真正地呈现于我们的眼前，而我们却无法谈论名词，而不以这名词的声音外壳为前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尚未有对这外壳加以定性的任何东西，如名词的外壳）。

119

^{3324.3} 词条。有这三类：

不必有声音的表达：主语、谓语。

必须有声音，然而却没有与词类，如形容词、名词等相对应的

声音形式 (décor vocal)。

再就是模糊不清的不同的表达。

^{3324.4} 词条。让我们来对“差异的表达”这一术语推理一番。必然以两个声音形式，和两个附着于其上的精神形式[]为前提。

Ⅲ. 格言

(恩格勒 1968 年—1974 年校勘本)

121

^{3328.1} X。任何语言事实都要具备一个条件，至少得有两个词项，可以是连续的或共时的。第二个词项的缺失，若有发生，那只是表面上给人的印象，实际不然。 123

^{3328.2} XI。在语言中，同在任何其他符号系统中一样，所构成一物的特点与这物的构成之间不可能有差别。

如果相反的事实曾被发现一次[]

^{3328.3} XII。要素和特点是一回事。这是语言的一个特征，如同任何符号系统，语言中所区别于他物的与其组成之间不能有差别。

^{3328.4} XIII。在同时代词项之间起作用的法则，在它们之间没有强制性的意义。

^{3328.5} XIV。[]重新找到的几条真理。

别用公理 (axiomes)、原理一语，也别用论点一语。就词源学的纯粹意义讲，这都简单地是些格言，一些划定范围。一[]但是有些界线，真理恒定地处于其中，由此出发[]

三、普通语言学的其他文稿

I. 新资料

(1996年 日内瓦大学图书馆馆藏)

127

1 [言语活动-语言-言语]

129

言语活动是种现象，它是人所具有能力的运用。语言则是这一现象在由个体组成的社群中，在确定的时代中所采用的一整套协调一致的形式。

葆朴 (Franz Bopp) 所建立的流派一开始就误会了一点，即在言者之外赋予语言以一个形体 (corps)，一个想象的存在。关于语言的抽象，即使做得很妙，在实践中的运用也是极其有限的——此乃一种逻辑方法——更何况一个被赋予形体的抽象体系必将支配玩弄我们的思想，最后成为思想的障碍。

葆朴学派在把语言视为被建立的 (comme instituée)，被界定的时候，本当说言语活动是语言的运用，抑或语言是言语活动的必要条件。今天，我们看到它们总是相互依存。语言既在言语活动

中得到运用，也是言语活动独一无二的源泉，而言语活动则是语言的运用也是恒常的发生器，[]再生产和生产。

同时，所有使[]分离的距离的观点。

在纸上——在言说主体或在所有言说主体那里——在思想和言说的主体那里[]

130

[]没有把言语活动处理成现象，它 (elle) 说：

语言是字母，言语活动是语言或民族语，而民族语是字母；语言是音素，思想和音素之间的关系是相关的。

语言学的第一个流派对言语活动，没有从言语现象这一特点上去考察。进一步地说，对言语活动的事实尚未知晓，他就直接着手来解决语言或民族语问题（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言语活动的整体表现），不仅如此，而且仅是通过文字这层面纱来考察民族语。没有言语 (parole)，只有字母的聚合。

第一步迈出去了：人们终于从字母过渡到开始考虑分节音的语音，并且从纸上过渡到说话主体[]。还没有言语活动，已经有了言语 (parole)。

最近这几年的成果是，终于做到不仅使言语活动的一切，也使语言的一切都各归其所，语言的唯一所在，或是在作为人或是在作为社会存在的这一说话主体上。

葆朴 (François Bopp) 本世纪初所建立的学派，不是从言语活动的特点、它的价值、现象表面下以及其本质上去探索言语活动。难道这是由于对所研究的对象从性质上开始就一无所知，如今天人们所指责的那样吗？

这指责显然有欠公允，因为这年轻学科的信徒们并不把言语活动的研究作为其任务，也不把言语活动的研究看成其理之所在。

言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是一门清晰科学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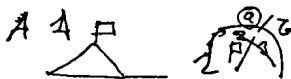
葆朴 (Franz Bopp) 本世纪初所建立的学派不是从现象出发来考察言语活动，所以不是从灵魂的能力之运用的特点出发。今天人们指责他从本质上就不了解所要研究的对象。与其说这或许是由于弟子们的拒绝，不如假定那并非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而实际的情况是对象变了。一门随后产生的科学并未意识到前人已做出的贡献，自以为超越了前人，而对其学说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他恐怕还无法确证。

131

语文学的部分，即文学的、文本的及其语言研究，是葆朴和格里木 (Grimm) 开辟的道路，这门科学开始时被称做比较语文学或比较语法学。与古典语文学的区别仅在于研究它们的[]上。

为新的[]开辟了无限的领域，这正是这[]学派的功绩，永远无可争议。但是，这一学派究竟想建立的是什么学科，没有什么比确定这一点更为困难的了。即便它想建立一门清晰的科学，在被否定的情况下，它在已知科学中将引入什么新的原则呢？

2 [符号]



我们对“符号” (le signe) 有种直接的认识，它在哪里呢？它以 A 的形式出现在山上，而其性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是简单的，由 A 组成。

在现实中，“符号”（LE SIGNE）又在哪里呢？它就在我们的脑子里，其性质（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这不重要）是复杂的。既不由 A 也不由 a 组成，而是从此由 a/b 的结合所构成，排除了 A 或者把 a 和 b 分开来看都不可能找到符号。

上面我借助了示意图，这也许显得可笑，或者与读者的思想习惯相抵牾，不过我却一点也不担心。符号学的基本事物里，不是展示人的智力水平，而是与可怕的 [] 作斗争。

132 愿意的话，任何符号都是简单的心理学范畴的活动——这就是它何以不引人注意——但不能总是谈论这面对划定范围的活动。

3 [假设-演绎]

事实上，语言学研究是运用归纳和演绎进行的，这样方能获取丰硕的成果。不过假设一旦被认识到，人们总是由那里，由所建构的那一点出发，以便随后无成见地指出这假设是具有普遍意义，属于一切语言的。阐述当然变得愈益清晰。对于接受这假设的人，他相信如此解释的事实产生令人满意的整体就是证据。

{请原谅我选择了一个我个人的事例，既然是为了请求原谅，尽管我这个想法从根本来说是正确的，我在我的论文中对假定的音素 []，不该给出希腊-古意大利语的 *o* 音的语音表及其客观的种种变化。我虽坚信 *σα, ὀρθός arduus* 的交替是由于一个现象，一个与 *ὀγδοός octavus* 无关却颇为特别的现象所致，我还是把它归入 *σα* 表中，[因]为 [] 在希腊-古意大利语言本身中（也不在与其他语言组合的希腊-古意大利语中：不过是由于没有阻碍）没有所涉及事实的证据，因为我只能根据梵语 []。由此造成了混淆，在这混淆中寻求作者的思想脉络是很费力的}。

人们不尽心费力去科学地记录客观事实，记录各个民族语提供的或未提供的肯定事实那一部分，而对此，即便对事实确信无疑的人，也是该努力去做。把支持每一命题的偶然巧合列出一清单，这对于论争的对手也该是讨论的中心。

通常，某些巧合才会引起注意，我们注意它，是因为假设。无论是撇开其假设不顾，还是充分阐释其发生因由，或者还是把这些巧合简化为简单图式，编成目录，这大多是一项比想象要微妙得多的任务。这是众多建构中的一项研究，这研究或许连[人种学]都尚未严肃做过。

例如在拉丁语中 = n 。当重新建构了一个音素后，人们在另一语言中规定它，在这单独被考虑的语言中，人们不可能把它与其他几个区别开来。正式地记下证据，这不妨碍认可——而且是肯定地认可。

演绎

这样，在重构质体的定义中，人们毫无意识地不断用一个特点替代了另一个。

注：但愿人们没有异议，例如不把 $\alpha\mu\beta\bar{a}$, $\alpha\mu\beta\check{a}$ (希腊 α 长音/ α 短音) 混为一谈。这儿，我们的方法不是用来寻求这是什么，而是通过梵语的唯一数据寻求可能达到的精确的点，而如果从这一推理，可以把 $\alpha\mu\beta\bar{a}$, $\alpha\mu\beta\check{a}$ 逻辑地排在一个与它不相干的系列里，这是希腊语不久之后将允许纠正的错误。这错误，我重申，与我们所列出的“迹象目录”毫不相干。

4 [关于 *agricola* 类型的拉丁语组合]

变格的多样性无论怎样，都是纯粹拉丁语的问题，都是由带有 -a 阳性词第一个词位变化所提出的问题。

谈论[第一种变位的有 -a 的阳性词]，就是提出了一个纯粹拉丁

语的问题，因为只有通过纯粹拉丁语的事实，这样的词被列入才可能发生。

语词无论是什么，谈论[]语词总是提出一个极其拉丁语的问题。

我们远非[]

agricola……transfuga 之例。

但拉丁语中有一个困难，在我们看来，这困难就是一个理由，它对我们排斥一个这样的解释是如此的关键，我们所有的反驳都归结到这唯一的理由上[]：

134

希腊语, ἐκλογή 或 ἐκφυγή 类阴性所构成的行动名词具有一定的引申能力。即使这种语言也总是有某种限制,使得第一个构件一旦不再是一简单前缀时,人们几乎就不能建构如 ὀικο-δομή, 通常是 ὀικο-δομεία 语词, 等等。拉丁语中这种类型绝对没有。不仅[]而且当一个前缀由简单的阴性存在而给定时, 如 fuga, 拉丁语形态学严格地与同一类型的复合词 *transfuga* (法文 “*transfuite*”) 相对立, 而且经常用其他东西代替, 如 *transfugium*, 等等。

所以, 我们不禁提出的假设承认: 1° 拉丁语可能经历过 ἐκλογή 类型, 这本身就可以接受; 但是 2° [], 这种类型在保持其原始意义的情况下, 可能在拉丁语中已经规律性地脱落了, 而在另一种情况中, 即因运用一个特别意义而使意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这类型反而规律地被保留下来。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实在值得怀疑。

关于[], 我们尝试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竭力指出, 这些若不是“第一词尾变化的”阳性形式, 至少是古老拉丁语的-a形式, 无论在它们形成的组合还是所有最终融于五个古典的词尾变化的那些要素, 它们都是合理的。

5 [*faber - Faure* (*Favre, Fèvre, Lefèvre, Lefébure*)]

共和国新任总统的名字有几种叫法，从中可以看出某种命运的迹象。这个最终成为国家首脑的小皮匠的名字，其实不神秘也不难理解，它们在拉丁语中原是一个意思，指幸福的工人！(*Felix faber!*)

Faure 这个名字，其实无异于 *Favre*，一般人们不知道，由于与旧的缀词法混淆所致，旧的缀词法经常把 *u* 和 *v* 混同。至于 *favre*，如人所知，它的古词是 *faber*，与法国其他省所广泛使用的 *fèvre* 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语词 *or-fèvre* 以及家族的姓氏 *Le-fèvre* 所表明的那样。

135

Les Faure, les Favre, les Fèvre, 以及 *Les fèvre* 夫妇则属于同一个大家族，不仅可上溯到手工业者体面的职业，而且事实上也回溯到中世纪特别受人敬重的金属手艺人的职业。

准确地说，还应当加上 *Lefébure*，这名字的形成是由于 []，否则他们本该名为 *Lefèvre*。

II. 旧资料

(恩格勒 1968 年—1974 年校勘本)

137

139

1 [音位学, 1]

^{3282.1=930}4° 禁止 (也就是说闭合与啞音) 不仅就声学而言, 而且从动作上都是单一的。语音 b 只是在接触建立的那一刻起才开始; ^{3282.1=921}不是随着闭合的动作, 而是随着闭合的位置开始的; 前面的动作在声音上的反映不是在 b 上, 而是在前面的音素上。^{3282.1=931}相反, 外爆破 (explosion) 却只能在开口后开始, 无论开口度多么小, 都标志着开口动作的开始。同样从机械的观点来看, 相对期限的长短以及性质, 在我们看来, 也因此是不一样的, 闭合状态的维持, 闭合状态的放弃: 稳定时期和不稳定时期 (=开口的), 而不是两个不同的不稳定的时期和稳定时期。⁼⁹²⁰5° 外爆破必然是瞬时的, 禁止的持续时间可以无限长。⁼⁹²²⁻⁹²³取代内爆破 (implosion) 和中间阶段 (啞音 *sistante!*) 之间的质量的不同, 我们现在只有给予禁止的时间差异。

^{3282.2=926-929}与其他音一样, 啞音的发音同样应当考虑。一般来讲, 利用它们并不给出有别于闭合发音的效果, 而在特殊情况下, 若同类的闭合与啞音的发音连续不断, 利用效果则始终是连续的。¹⁴⁰为简单起见, 我们认为不宜关注啞音的发音, 这样面对的只是两个期限而已: 开口的和闭合的发音。

^{3282.2a=925}下面, 我们假设爆破 (plosion) 不在场; 如果在场, 就把它归入内爆破的语音种类中。^{3282.2=932}在真正的音位学论文中,

从不容许取两种破格 (licences), 哪怕爆破的声学效果与内爆破的完全一样。的确, 每个发音单位的名称指的是, 所提议的要素无论在声学方面还是在机械方面都被了解, 并非根据其中的一个依据 (donnée) 而确定。否则, 把这两个单位头尾相接, 例如仅根据其声学性质, 人们恐怕会面对着两个决然有别于同样的音位期限的机械情况。因此, 我们所采用的手段是反方法的, 也令人反感, 但除此之外, 在实践中却有一个好处, 可以临时进入到取消爆破的人为状态中。

^{3282.3=1014} 因为这里又有使音节作为现成的资源介入的倾向, 当不知如何处理响音时, 让我们注意, 这就是我们所谈论的那个学派所具有的十分普通的特点: 制造可恶的恶性循环。他们以为当两个问题都模糊不清时——每个都有其特殊点——如果把它们合二为一, 它们就会变得清晰。

对具体的错误, 无论是那个学派的, 人们都不会指责。但对那些有悖于精神正确的东西, 以为用黑夜制造了光明, 以为有门学说存在, 而其实除了含糊不清的观点外, 什么也没有, 那它就会受到抨击。即使我们关于音节和响音——尤其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将补充说明——可能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强调的是什, 但应该注意, 不要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我们将努力使之清晰, 使之有区别, 哪怕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对这两个问题也一无所知。

^{3282.4=1066} 当然, 如果存在一个字母, 表示爆破音 r (l, m, n) (有一阵我假定 ρ), 我们无须着急, 只须规定响音的符号 r , 写出 $krata/krta, karta$, 如同 $kjata/kita, kaita$ 一样。不幸的是, 这个字母不在场, 我们承认唯一的逻辑系统在这三种情况下都使用 r ($krata, krta, karta$) 拒绝任何随意的区别, 为了不引入一个与表示 i 和 j 所依据的原则的不相协调的区别。然而, 实践中没有其他办法时, 最好不要去掉响音的区别, 尽管它不是应当标志的, 并且永远不要忘记, 它把两个同样的 r 隔开 ($krta$ 和 $karta$), 而且把两

个不同的 r 聚合起来 (*karta-krata*)。这就是简单的设想,使我们觉得 r , 作为临时的标记, 其保持可以合理化。

^{3282.5=1062} 十几年前, 符号 i 和 u 与其名词的出现使我陷入, 允许坦白的話, 从未有过的惊异之中。人们刚刚意识到, 需要理性地了解元音和音节的生理条件。我的看法是, 事实上也是如此, 没有什么能比采纳这些符号: \underline{i} 和 \underline{u} 更能说明人们对这些条件的无知了。¹⁰⁶⁰ 音素 $i u r l m n$ 所提出的问题是知道 a) 这些语音何以能对我们的听觉产生两个相对的价值, 而其他语音如 p 或 a 却从来只是唯一的一个价值; b) 在什么确切条件下, 它们或是可能, 或是不可避免地有这样的价值。¹⁰⁶⁴ 音标系统 $i - \underline{i}$, $u - \underline{u}$ 通过问题的本身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人们不写 *srutos*, *sreumen*, *srewo*, 而写 *srutos*, *sreumen*, *sreuo*。我注意到音素 u 以两种听觉的形式显现; 也就是说, 人们发现了问题, 却没努力加以阐明。这点是这一标记消极且无害的一面, 它没有严重的后果, 只要每个人都清楚它不超过这个消极的范围。可是, 大家都喜欢假定, 它的确解决了某些问题的某个方面, 例如 [], 在这个意义上, 这样的标记是一个障碍。

^{3282.6} 如果有人以 [] 为借口, 组织浅薄的进攻, 攻击我们设想
142 语音现象的方式, 我们就有权大笑并为此感到惊异。以为谈论外爆破——如我们自己所为——而无须其他细节以解释, 我们用此名词从根本上指的是一个机械单位, 或一个声学的, 抑或一个音位学单位, 对一个具有科学严谨态度的学者, 这一细节难道不是一个事实, 应该更慎重对待吗? 如果有人想建立真正的科学系统, 那从一开始就应彻底更新我们所选择的论述, 而不是针对某个细节。在这个可能是科学的系统中, 或许人们看不到我们这儿所要建立的特殊点。这里我们的态度还是温和的, 但若是偏离系统, 哪怕微小的企图, 也会引起我们强烈的反对。

^{3282.7=945} 我们将对音位学家的一般的设想勾勒出一个准确的特

征来，通过说有或者好像有两个音素的根本条件：一个条件（对他们避免解释）音素在其中单独存在，靠一种难以定义和把握的生命存在着，但却是给定的，就像如此明显，无须解释亦无须被证实一样。另外一种条件，音素在其中，直至那时孤独且在空间游离的，与其他的音素组合。这第二种存在形式显然被看成一种特殊的情况，事实上，甚至还算不上，因为它对音素新的情况也没有引发清晰的解释。它只引起对组合事实的注意，以及在组合中人们不能期待找到与有关“孤立”音素所说的任何相似。第一种考察音素的方式占据了论文的第一部分。第二种方式，则组成最后一章。这一章似乎指出这第一部作品的圆满完成，以及在作了与另一部分同样深刻分析后所得到的最终结果。

对这一设想，我提出的异议仅仅在于：应当定义语音单位，定义了这一单位，我们就会看到语链单位之间或语音链之外没有任何区别。人们不再认为，音素一方面在空中漂浮，有时又会在另一方面掉进言语链中。我认为音位学家最大的错误，不是以为音素“进入语链时”受制于一个特殊的体制，尽管这想法已经非同一般，而是他们接受下面这一想法：音素除了语链中的之外，还存在音素的某种变形，由此得出：B或Z或L代表单位，甚至“即刻给定的单位”，而无任何企图以指出这样的确证究竟与什么相符。

143

2a [在日内瓦大学的第一次讲座 (1891年11月)]

³²⁸³我荣幸地宣布，从今天起一门新课程诞生了，它代表新的研究范畴。我有责任，或我优先带你们走进这座语言科学大厦，70年来我们为之而努力。大致描绘这门科学的现状，回顾那并不久远的往事，或者展望未来，确定其研究方向及其实用性，指出它

在人文领域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能在文学院中发挥的作用，我担心不能胜任。不过我不能抱怨，因为在我之前，已经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不过分炫耀语言学的成就，我要问的是，古典研究，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的知识能对语言学研究有何益处？其目的是简单文学的，如对历史或对文明史所进行的研究一样，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吗？这儿，我得提及一位日内瓦人，阿道尔夫·毕克特 (Adolphe Pictet)，我们为他而骄傲，为他而自豪。是他第一个通过逻辑构想提出将语言中所获得的成果作为史前期的研究例证。也许他为此而特别的骄傲——正像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突然显露而引起最初的激情所不可避免的那样——的确，语言所能给予迹象的绝对价值，并非不是一严肃的研究分支的基础，迄今为止仍有学者继续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要强调的是，语言学对民族学所给予的冲击，[语言学]资料总是最大限度地为民族学家提供了第一手证据，人们会问，要是没有这些证据，民族学家怎么能证实他们的研究呢，例如（无数事例中的一个）匈牙利人中的茨冈人 (Tsiganes) 代表着一个全然有别于马扎尔人的人种，而奥地利帝国内的马扎尔人又代表一个全然有别于捷克人和德国人的人种；势不两立的捷克人 (Magyar) 和德国人倒是血缘十分相近的亲属；马扎尔人又是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帝国的芬兰民族的表亲，而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我刚才提到的茨冈人是出自印度——下面我要谈的是，很有可能不久的将来言语活动的研究需借助心理学，这会使我们更接近真正的对象。接下来，或我得先向你们提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真的以为，言语活动的研究是为了自证，或为自身的存在而辩护，它需要证明对其他学科是有用的吗？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首先我注意到它大大地，可能远比大多数学科更符合这个要求，但接下来我得承认，我看得出来为什么要对它有这一苛求。人们对哪门学科提出过这一先决条件，保证要给具有其他不同对象的学科提供其研究成果，使之充实而丰富呢？这无异

于拒绝语言学有其固有的对象。我们只能要求每一希望得到承认的科学应具有其研究对象，值得严肃对待，也就是说，一个在宇宙万物中起着毋庸置疑作用的对象，这门科学所占据的地位与其研究对象在整个思想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成正比。

现在，人们认为言语活动在这一整体中是值得关注的还是一个无用的因素呢？是一可考察的还是可忽略的量呢？一般知识中对言语活动价值的公正明晰的判断就取决于此（也只能取决于此）。从语言突然投射到其他学科和其他研究对象之上的光芒，无论这光芒是多么的耀眼，就语言本身的研究、就其内部发展和其研究目的而言，它恐怕只具有次要且偶然的重要性。言语现象本身值不值得人们去研究？不管是研究其各种各样的表现，还是永远只从其特殊形式归纳得到的普遍法则中去加以研究。如果应当断然指出，这就是言语科学目前的范围。所以，言语或语言能被视为一个对象，一个其本身要求研究的对象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对此我甚至不予讨论。先生们，我想说的是，人们不想承认我们可怜的人类具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种属的区别性特征，他们否认一切，绝对是一切，包括人的技艺本能、宗教情感、伦理道德、判断和理性。一切一切，除了语言之外，或如人们所说的分节音的言语（parole articulée）。由于发分节音这一术语毕竟是模糊的，对此我持保留态度。我并不是不晓得，现在有好几种猴子，如报纸所声称的那样，正在和人类争夺我们王冠上那最后一片花叶饰（最有价值的东西）：分节音的语言（langage articulé）。值得考虑的猴子都有哪些，这我不讨论。有一点是清楚的，正如人们重复了无数次的那样，那就是人若无语言，可能还是人，但可能不是，甚至在大体上都不是接近于我们所了解的和我们自己作为人的存在（être），因为言语一方面曾是集体活动最神奇的原动力，另一方面也是个人受教育的手段，否则个体或人类永远都不可能渴求向任何方向发展其天赋才能。

146 ³²⁸³⁼³²⁶¹ 这里，这点异议多少是根据我们的观点提出来的：你把语言的研究变成言语活动，一种被视为人类的能力、视为人类的区别性符号之一、视为人类学的特点，或可以说动物学特点的言语活动的研究。先生们，对此，我应当用大量时间来陈述、阐发、确证我的观点，这也是所有语言学家的看法：的确，言语活动作为人类事实的研究整个或几乎整个地包含在诸种语言的研究中。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逻辑学家将长时间地对此进行论证，随后，哲学家将综合利用逻辑学、心理学、生理学研究的成果。请允许我这样说，如果人不自始至终借助于诸种语言的研究，言语活动的最基本的现象就不被质疑，或不被清楚地发现、分类和得到理解。语言 (langue) 和言语活动 (langage) 是一回事，一个是另一个的普遍化而已。想研究言语活动却不劳心费神研究诸语言各种各样显而易见的现象，那是绝对无益而虚幻的努力；另一方面，要研究诸语言，却忘记这些语言首先是被某些归结在言语活动理念中的法则所支配的，那研究就无严肃的意义，无任何真正科学的基础。

因此，在言语活动的一般研究中，人们不断利用这种或那种语言中的特殊领域所得到的种种观察结果。即使我们假定言语的运用对人是一种自然功能——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某些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学派就这样认为——还应当绝对地保证，这一功能的运用只能经由语言或现存诸语言的方面才可接近。

147 但反过来，要是我们的研究不注重阐明言语活动的一般问题，而总是试图从观察到的每一特殊现象中析出那些对我们认识人类本能地运用语言时的意义和有利的东西，那现存语言的研究就注定是毫无意义的，终究是既无方法也没有任何指导原则的。^{3283续} 这并非无关紧要：任何人只要对我们的研究略知一二，就会知道，每个研究者无论在何种语言中，哪怕是在我们最后的一种方言中或在最不起眼的波利尼西亚语中，指出某种特殊的情况，提供一个新的论点，他都会为此而欣慰。他为科学殿堂的建造添加了一砖一

瓦，这座大厦不会被摧毁掉。在诸语言科学（science des langues）的任何分支中，目前大家都为阐明与言语活动相关的内容而焦虑不安。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些专门研究这种或那种特殊语言分支的人，如研究日耳曼语和罗曼语的学者，他们所提供的理论研究，比起那些研究多种语言的人所提供的，更为人赞赏也更受到重视。我们意识到，最细微的现象也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唯有最极端的个案研究才能够有益于最极端的普遍研究。那些涉及地球上所有民族语的语言学家，如维也纳大学的弗莱德里克·穆勒（Friedrich Müller），从未使人对语言的了解更为深化，使我们对语言的认识更为深刻的是这些语言学家，如罗曼语语言学家加斯东·帕里斯（Gaston Paris）先生、保尔·梅耶（Paul Meyer）先生、舒查特先生（Schuchardt），日耳曼语语言学家赫尔曼·保罗先生（Hermann Paul），专门研究俄语和斯拉夫语的俄国学派，如 N. 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先生（N. Baudouin de Courtenay）、库斯维斯基先生（Kruszewski）。

先生们，我们所得到的观点，即语言各个方面的研究无一例外地受到启发的观点，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言语活动的研究和诸种语言的研究，或这个或那个语言或语族的研究之间都是密不可分的；但从另一方面讲，语言分支及其分支对言语活动的普遍事实而言，都代表着一种新的材料，同任何其他一样有趣。日内瓦大学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给言语科学以地位，设置了语言学这门课程，此名概括了与人类语言（parler humain）相关的整个研究。这门教学至今已有 15 年历史，积累了大量知识和经验，在这些讲座里，你们都听不到。这门课的教学计划从未排除某个如罗曼语或与日耳曼语或与印欧语或与闪米特等语言有关的特殊研究。相反，它利用了这些特殊的研究，而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我能带给你们的最令人愉悦的证据是，国民教育部创立的新的印欧语言学课，与开办语言学讲座者的观点完全相符。

在同一学区中心，致力于某一语族研究的语言学专业越多，这些研究的整体靠相互支持而越紧密，人们也就越能发现这门学科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而信息、兴趣和生命突然停止的地方，则由于缺少弟子或导师，学科的一般性特征就如破碎、断裂了一样。作为语言学家，我当然希望语言学教学能不断发展（不过我承认，这种无限的发展，久而久之，对所有的人，恐怕都会产生令人不安的弊病）。

如果一种或多种语言的研究，承认其主要和最终的目的是确证和寻求言语活动的普遍规则和手段，那么，我们会问这些研究在文学院多大程度上确立了其地位，或者说这些研究是否也同样可在理科学院中占据一适当的地位呢？这里我们把弗莱德里克·穆勒和施莱歇尔（Schleicher）所引发的众所周知的问题又提出来了。先生们，你们知道，曾经有段时间语言科学坚信自己是一门自然科学，几乎是一门物理科学，我不打算指出这在哪些方面是种绝对的错觉，我要指出的是，这一论战已经结束，彻底结束了。我们对司空见惯却难以把握的言语事实之真实性越了解，我们就越清楚地认识到，语言科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不是别的，只能是一门历史科学。

149 任何种类的语言学研究都正是以历史科学的性质被纳入文学院的。这门课的名称所要突出强调的是历史观念——而其他课程的名词如比较语法则使用得更多——我认为应当尝试着对历史这一词的意义，就语言学家的观点加以阐释，阐释必然是非常简略且不完整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想开宗明义地提请你们注意，因为它包含了一切：人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语言，越会坚信语言中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也就是说，它是历史的对象，而不是抽象分析的对象；它是由事实，而不是由法则组成的。言语活动中一切似乎是“有机的”，其实是偶然的和完全意外的。

有种较为肤浅的方式，理解语言是属于历史科学的，就是不了

解一个民族的语言，就不完全了解这个民族或者对他有所认识；语言是一个民族获得的知识总和之重要部分，有助于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定性。例如，高卢地区凯尔特语的存在及其随罗马统治而趋向消亡，这构成了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历史中的语言 (*Langue dans l'Histoire*) 观点，而不是语言的历史 (*l'histoire de la langue*) 观点。显然，语言提供了无数事实，令历史学家感兴趣，我甚至要说，恐怕历史学家不总是给予足够重视和关注。例如，在法国很少有人会问，在查理大帝宫廷里，人们说的是什么语言——罗曼语还是德语呢——是德语的话，是一种已消失的方言，还是一种流传至今的呢？很少有历史学家注意到，匈奴首领如阿蒂拉 (*Attila*) 的名字，不是匈奴人的名字，而是日耳曼人的，这就证明了事物极其有趣的整个状态。其次，这些日耳曼名字不属于来到此地的第一种方言，不是萨克逊语或斯堪的纳维亚语，而显然是哥特语。但是所有这些语言事实，无论大小——可见语言与民众的生活、政治、社会、文学息息相关——都不是，或有时候才是，我重复这一点，所谓的语言本身的生命。

所以，语言科学从另一角度来看属于历史科学。因为每种语言自身都有其永恒发展演化的历史，皆由一连串的语言事件构成，¹⁵⁰ 这些事件没有在外部引起回响，也从未被历史杰出的鑿子镌刻下来。同样，这些事件一般全然独立于外部所发生的一切。任何语言，都有点像我们在冰川底部看到的那些巨大的冰碛，都呈现出一幅历经世代冲刷的无数事物的沉积图，但是这些事物都有一个日期，而且是些非常不同的日期。同样，在我用来比较的冰川冰碛中，人们能够辨识出某个花岗岩石块来自几英里远山脉的最高峰，而某个石英块则几乎追溯到这条山脉最早期的支脉……所以，语言有一历史，这是一个永恒的特点。独此一点就可决定将语言科学归入历史科学中吗？肯定不行。例如，地球有一部地质学的历史，然而这并不证明地质学就是一门历史科学，至少从我们给此词

定义的狭义和确切意义上来理解。那么，历史科学一词所意味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作为历史材料的对象——例如艺术、宗教、民俗等——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受人类意志和智识支配的人类行为。此外，这些人类行为应当是不仅与个体有关，还涉及群体。

语言事实 (faits linguistiques) 可以看成是我们意志的行动结果吗？这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如今，语言科学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不过，应当立刻补充一点，如我们所知，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中，还有程度的不同，然而，在所有可比较的行为中，语言行为 (l'acte linguistique) ——如果我能如此命名——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是]最不假思索，最不预先准备，同时也是最不具个性的。这里就有级别的差异问题，差距如此之大，很长时间人们都误以为这是一本质的差异，其实只是级别不同而已。

151 先生们，现在让我们进一步逼近问题，看看运用于语言的历史和观点中所包含的内容。把我们的概念归到两个要点下，这种必要性几乎立刻出现：语言在时间长河中分支；在空间范围内分化而呈现多样性。在两个不同时间上所取的语言与它本身是不同一的；在两个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所取的语言也是不同一的。要想对语言事实有一正确看法，这应该对两个要点总是进行同时和直接地考察。但在理论上，我们不得不先把它们分开来，以便有序地进行研究。

我今天只考虑语言在时间中的演变，假设无须考虑地理距离因素。

我甚至说，只提出第一个要点：考察时间中的连续性原则。在周二的讲座中，我们将考察与这原则相对应的另一面：时间中的变化原则。接着，我们还要探究人们对空间的连续性原则及其分散性原则所持有的看法。这报告有助于我们立足一个非常明确的领域，对特殊事实进行研究，随后，我们就能稳妥地探讨拉丁语

和希腊语语音学的特殊主题，运用这些普遍原则的机会在其中不断出现。

说到语言，历史观念应当被考虑的第一个方面，第一个使语言有部历史的，就是它在时间中的连续性这一根本事实。请注意这一点，我不说它的固定性，过一会儿我们再谈这一点，我说的是它的连续性。这一原则值得我们驻足片刻，这一连续性或强制的不间断性的基本和本质的原则是人类语言传播的第一法则或第一特点，无论可能改变一切条件的各种类型的革命和社会震荡是怎样的，语言[]。一个民族无论是农耕的、尚武的还是游牧的，在偏远的山谷里平静地生活着，突然有一天他改变了宗教信仰、思想观念、身份和文明，远离祖国，移居他乡，甚至改变了语言，那他也只是采用了另一民族的语言而已——历史上，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经历过言语活动终止的情况；逻辑上，也无法先验地设想在某时和某地发生过断裂。

152

当我们考察某种状态的语言，如 19 世纪的法语，考察这之前如奥古斯都时代的拉丁语状态，开始，我们会为其间的距离而感到震惊，而后来我们则为其不同的约定俗成的命名——一个叫做拉丁语，一个称做法语——而更加震惊。我们情愿想象有两个东西，一个接替另一个。有接替，这不容置疑且显而易见，但是，以为是两个东西，那就错了，这是一个根本的且危险的错误。只需稍想一下，就会明白，既然一切都包含在这简单的观察中：每个人第二天所说的，都是他头一天用的民族语，这不足为奇。因此，没有哪一天会登出拉丁语的死亡讣告，同样也没有哪一天会有人记录下法语的诞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法国人晚上用拉丁语互道晚安，而第二天一早醒来却用法语互道早安。

不存在完全可与语言相比较的东西，语言是种非常复杂的对象。我们习惯使用的所有比较、所有意象都必然导致对它产生某一方面的错误认识。正是这每个短语后面设下的圈套，可能推迟

[]

我非常高兴，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罗曼语语言学家，20年来领导语文学所有运动的卓越的大师，加斯东·帕里斯先生，对最为流行，表面上又最无可指责的两个短语，发起了进攻，他不认为这样做没有意义。第一个短语：法语源自拉丁语，或某个词如 chanter vient du latin cantare（法语动词 chanter“唱歌”源于拉丁语动词 cantare）。法语不是源于拉丁语，而它就是拉丁语，是某一确定时代，某个确定地域的拉丁语。chanter不是源于拉丁语的 cantare，而就是拉丁语的 cantare。确实，一如我们所说的法语是源自孟德斯鸠的法语或是高乃依的法语一样，或如源于蒙田，或源于弗卢瓦萨尔（Froissart）或源于罗兰之歌的法语一样；这是个 []，但是如同大家所言，既然可以说这是孟德斯鸠的法语，或罗兰之歌的法语，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样可以说这是奥古斯都的拉丁语和普劳图斯（Plaute）的拉丁语，是先于拉丁语的说话方式的史前的说话方式。

我们跟加斯东·帕里斯先生一起要抨击的另一形象短语是，法语，拉丁语的子语或拉丁语，罗曼语族的母语。没有母语，也没有子语，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没有。地球的每个地区中都有一缓慢变化着的语言形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代地演变着，正如我们一会儿就要看到的那样，但是，任何地方都从未有一种全新的民族语产生或诞生于先前的民族语。这个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就像在我们能用观念表达的一切事物之外一样，仅仅由于我们每人说着自己的母语。

根据上述观点，对这个人人所关注，起重大作用的语言之诞生和消亡的问题，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让我们从语言的死亡开始。

语言不会自然地、寿终正寝地死去。它只能死于暴力。它停止的唯一方式，就是被暴力取缔，完全由于外在于言语的事实。

也就是说，通过彻底根除说这种语言的民族，如不久北美印第安人（Peaux-Rouges）民族语将遭受的命运。或者通过强制推行一种新的属于更强大民族的语言。一般说来，不仅需要政治上的控制，而且需要文明的强盛，往往还需要一种书面语言的存在，这种书面语是靠学校、教会、行政机构……以及通过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所有途径强行要求的。这是历史舞台上演了无数次的情形。高卢地区的高卢语被拉丁语所取代；海地黑人讲法语；埃及农民如今说阿拉伯语；而日内瓦居民则说着巴黎大区的方言，而不是几个世纪前的本土语言，这些情形都不是由于语言学本身所致。从来不曾有一种语言因完成了使命而死于内部的枯竭。就其自身而言，语言是不可枯竭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使它的传播因为一个依附于其结构的原因而中止。

欧沃拉克先生（M. Hovelacque）的作品，几乎一开篇我们就可读到关于语言学的论述：语言如任何一种有机体，出生、成长、衰老，死亡。这句话甚至在语言学家那里也广为流传，对这种绝对典型的说法，我们竭力反对，因为它直接导致把语言学视为自然科学。不，语言不是有机体，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植物，没有引发生与死的属于它自己的生命。我刚才所提及的那些观点都是错误的：语言不是一个有机体，就它无所谓童年、成年或老年这种意义而言，它自身不会死亡，不会衰老，也不会成长。最后，它不会诞生，我们下面将会看到。

的确，人们从未示意地球上有种新的语言诞生。人们见到天空既有群星中骤然出现的新的星辰，也看到过新大陆一天突然显露在大海上，却不曾听说前一天不被言说的语言，或不以同种形式言说的语言，突然出现。你们会以 volapük 语言^①为例。我就要谈

① Johann Martin Schleyer 于 1879 年创造的以英语为基础的一种世界语，该语言语法复杂，后为柴门霍夫的世界语取代。——译者注

155 这一点。volapük 语和其他[人工]语言恰是绝好的例子，让我们意识到语言不可突然诞生，意识到所存在的语言传播的因素。保证语言传播的因素有两个：一、语言没有任何首创性，因为每个民族都满足于自己的母语；二、即使有首创发生，那也是在一整套非同一般的情况下实现，尤其是文字的使用。这种首创会遭到民众的不可遏制的抵抗，他们不能放弃熟悉的母语。volapük 语并没有声言取代任何既存语言，尽管显示了有利条件，却没能在世界上流行开来。

你们会说，没有任何语言诞生，那您是在玩文字游戏，只需对所谓诞生下定义，就不能否认一种语言如德语、法语的诞生或其演变了。我的回答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也在拿另一词，语言来玩文字游戏，事实上，语言不是在时间中被限定和定义的存在。人们区别法语语言和拉丁语言，区别现代德语和古日耳曼语，如同区别[]，所以人们接受一个开始时，另一个就在某个地方结束了，其实这是任意的。

不过，这个问题有一方面却触及到语言在地理上的不同化。对此我不讨论。

既然不能使语言在任何一个地方诞生，当然就不能对其年龄加以规定。在此还是要在词的理解上统一起来。说到语言，人们对老字形成一个错误的概念。看一人比另一人更老或更年长有三种方式。第一种老，不总是令人愉快的，是先人而生。第二种老，更令人不悦，是先人而亡：人们谈论从前那些老同事不在了。第三种老，是最糟糕的，如我们平常所言，没有保养好。那么，这三种老的方式中，第一种对语言来讲不存在。所有在同一时代说的语言，就其都回溯到同样久远的年代而言，年龄相同。不需要确定这一年代有多么久远。愿意的话，这正是言语活动的起源，但是没有回溯到不可及的年代。很清楚，现行印欧语系的每种语言，相对原始印欧人说话的那个年代，在年龄上完全是一样的。

关于第二种方式，一种语言可能比另一种语言更古老，这不重要，我不在此停留。有些消亡的语言，可以称之为古老的，例如高卢语、腓尼基语，等等，它们已被根除。

最后，要指出在第三种方式中，能够说一种语言比另一种古老。可相当奇怪的是，对于语言，情况正好与所发生的相反，也就是说，保留最完好的语言是所谓的古老语言，在这种意义上，希腊语较之同一时期的拉丁语就更为古老，希腊语最接近于印欧语的原型。梵语更为古老，比其他语言保存得更好。

下次讲座，我们通过把运动原则与惰性原则相对[]，我们将 []

2b [在日内瓦大学的第二次讲座 (1891年11月)]

³²⁸⁴正如我们上一讲所指出的，语言传统中任何中断、分裂、脱节的现象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第二天的语言与前一天存在的语言形式真的是一致的，我们会问，那我们怎么不再说西泽人的拉丁语了呢？西泽人又怎么不再说祖先曾使用过的印欧语了呢？我的上帝，我相信这有点像我们周围正在发生以及正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有一个叫勃古斯拉夫斯基 (Boguslawski) 的怪人，最近在俄罗斯某个城市举办了一个很新奇的展览：展出 480 张照片，张张照片都是同一个人，就是他本人，而且，始终保持一种姿势。20 年来，每月 1 号、15 号，这个笃信科学的人就去摄影师那里拍张照片。现在，可以让公众分享他的成果了。无须多言，你们会说展厅壁上每两张相邻照片是同一个勃古斯拉夫斯基。然而，拿第 1 张和第 480 张照片进行比较，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两个勃古斯拉夫斯基了。同样，要是从语言诞生起，就把地球上所有语言或部分言语天天录下音来，那我们对语言的意象，一定是昨天与今天的语

言总是很相近的。要是每 500 年，或每 100 年做一次比较，那差别就会很大，甚至可能不可估量。

我们开始讲第二个原则，如同第一个原则，也具有普遍价值。掌握了这点，就能够使我们了解语言的历史：这就是语言在时间中演变的观点。然而，这种演变无论何时都不与第一原则发生冲突，因为一切都在演变中。语言发生变化，变化是永恒的。但是，任何地方不能再出现一种语言或产生一种全新的区别于其前或其后的语言生命。没有母语，也没有子语。一种语言如果没有意外、残暴的事件，没有强大的外力来消灭它，那么一旦给定，就会在时间长河中流淌下去，无休止地演变着，其存在期限不能预先确定，其内部也无使之终止的可能性。

语言的变易性 (*mutabilité*) 和连续性 (*continuité*) 这两个原则远非是矛盾的，而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的相关关系如此紧密、如此明显，我们刚想否认其中的一个，立刻就意识到对它的不公。假使我们把某时的法语或当下的法语视为一种不变的东西，就一定无法明白公元 500 年至 900 年之间所发生的变化。而假设中间有一跳跃：像书写时另起一行，或是像魔棍的一击，或是前所未有的生成，使一种民族语突然赋予另一种民族语生命。同样，如果先排除“连续性”观念，想象法语有一天从拉丁语的“肋骨”中诞生出来，如同密涅瓦从朱庇特的大脑中全副武装地出来一样，它就合法地掉进了“不动性”的诡辩之中。假设语言处在两次想象的跳跃之间，处在一种“平衡”的静止状态中，至少也是对立于这些跳跃的一种平衡状态。而事实上，语言内部从来没有平衡过，从来没有处在一个恒定的点上。因此我们提出，语言不断变化是一种绝对的原则。民族语处在静止状态，这种情况不存在。导致语言发生变动的冲击力显得如此不可遏制，诸语言，如我们的语言，其生命几乎成为人为的，不得不做出让步。书面语言的专制，官方法语强力的约束，肯定有碍语言的演变，但却无法阻止语言发

展。我们常常不知道“真正的”语言已达到怎样的程度（我甚至想说的是有教养的会话语言），鲜活的语言浮在可以说是僵化的古典法语层面上，不断地悄然变化着。例如：我们不大能觉察到四、字母、房间、双重的、桌子（*quatre, lettre, chambre, double, table*）和所有以辅音（+*re* 或 +*le*）结尾的字差不多同时到达一个时刻，这时 *re* 和 *le* 完全消失了。从此，要是语言学家来法国，为了按照科学的方法记下口语，一种鲜活生动的法语，如同有条理地收集某个马来人或非洲人的语料，或如收集法语方言语料那样，那他会毫不犹豫地记下，1891年，有 *ka-t, kat*，作为数字“4”的准确形式，*le-t, let* 作为表示信件（*lettre*）或拼音字母符号（*signe de l'alphabet*）的字。因为在日内瓦和在波尔多、巴黎、里尔一样，大街上同沙龙里一样，没有人用别的方式说话，大家都说四个座位、四天（*kat places, kat jours*）或我收到的那封信（*la let que j'ai reçue*），等等。（还有一种情况 *letr*，用在元音之前：*letr ouverte*；不过在元音前，也开始说：*let ouverte* [打开的信]，*mettre cette let à la poste* [把信送到邮局]，而很有可能在50年后，*letr* 变成一种完全不为人知的形式。）^① 这就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如同我们在所有自由发展的民族语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它证明语言听其自然地不断发展着、演变着，哪怕对文字看来强大而且具有非常条件的语言，情况亦然。

但是，我们该问一下，除了几个孤例之外，一切语言如此持续而必然地发生变化都包括哪些？属于什么性质呢？和什么因素有关？所有语言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吗？

159

至此，言语活动研究能够确证：第一，这些现象的本质其实处处一样。第二，永远是一样的。这样，认为语言起源问题不是

^① *let* 在现代法语中为 *lettre*（信，字母），有四个音素，以辅音 *r* 结尾。*kat* 在现代法语中为 *quatre*（四），也以辅音 *r* 结尾。——译者注

其变化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如果我们假定，有其他力量曾作用于语言上，而我们今天说话时，不能根据所发生的对它形成一种认识，那恐怕是另一问题，但这一假设既不真实，也是任意的。它等于说，原初人类禀赋有本质上不同于我们所具有的能力或感官。第三，这些现象到处都属于有区别的两类，起始于两个或一组自然区别而且独立的原因。一方面有“语音”的变化，另一方面有名称不一的变化，任何一个都不恰当，但用得最多的就是所谓“类同”的变化。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为什么。对这两个使语言更新的因素，可以用很多的观点予以对照，例如，第一个因素代表言语 (parole) 的生理和物理的层面，而第二点则对应同一行为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第一点是无意识的，而第二点则是有意识的。同时永远要记住，意识这一概念完全是相对的。因此这仅是两种程度上的意识，与伴随我们行为的思考程度相比较，最高程度是纯粹的无意识。说到一个涉及语言而另一个涉及语法形式，我们也常常拿这两种事实作比较，这不代表一种清晰的观念，因为语言的形式仅是语音而已。然而，我们可以说，一个从语音切入进行形式上的研究，而另一个则通过观念来进行研究。此外，还可以说一个表现纯粹机械的动作，也就是说既不能发现目的也不能发现用意，而另一个表示“心智”的活动，可以知道目的和意义。

语言学家唯一关注的，几乎是对这两类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无论是哪种语言，这种分析没有穷尽，即便局限于有限的时期。因此，我不可能打算对一切包含在“语言变化”和“类同变化”中的东西做出描写和分类，甚至以绝对一般和近似的方式。

先举几个类同的现象，一种心智现象。听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讲几分钟话，我们就能明白。他的语言 (son langage) 是真正以类同方式形成的语言结构，我们会觉得好笑，但儿童纯洁和天真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原则，在语言的历史中从未停止发挥作用。

venirai (就来)。怎么会成为 *Je venirai* (我就来)^①? 要明白这个动词变位, 只知道儿童学会动词 *venir* (来), 知道他把脑子里的 *venir* 所蕴含的概念与他想表达的结合起来, 还是不够的, 还需知道一点, 他听人说过 *punir* (惩罚) 和 *je te punirai* (我要惩罚你), 或 *choisir* (选择) [*je choisirai*, 我将选择]。因此出现推理 $punir : punirai = venir : venirai$, 得到 *venirai*, 没有比这更为一致、更合乎逻辑、更准确的推理了。我们立刻注意到一个特点: 某种意义上, 这不是一种变化, 而是一种创造; 但归根结底, 这只是一种变化而已, 因为 *venirai* 的所有元素已经给予并包含在记忆提供的存在形式里; *punirai*、*punir* (我将惩罚, 惩罚) 或如果后缀是 *-ir*, *-irai* 和它们的意义相关联。没有这些元素的存在, *venirai* 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不会有凭空的创造, 而是, 每一创新都只是语言先前状态提供的一种新的应用而已。因此, 类同的更新, 一方面是具有破坏性的, 然而, 它仅是一种持续, 从未打破语言起源后不断变化的元素的链条。

让我们立刻说明把所有这些心理活动称做类同活动, 类同事实的理由。这个术语源于希腊人的古代语法, 蕴含另一种意思, 和我们的观点很不同。但这些活动的结果趋向建立起形式之间的一种类同或一种对称, 就这种意义而言, 这个术语可以用, 例如 *viendrai* 与 *punirai* 不相对称。这一现象的推理方式是类推。甚至表明, 形式在精神活动中的结合受制于所表现的概念的组合。

类同推理活动在儿童身上表现得很活跃也很丰富, 因为儿童还没有时间储存一个完全对应每个概念的符号, 因此, 他不得不随时制造符号。然而, 总是根据类同来拼缀。要是我们的记忆力远高

① 法语动词 *punir* 为第二组规则动词 (大部分 *-ir* 结尾的动词), 第一人称简单将来时变位为 *punirai*, 即在原形动词结尾加上 *-ai*。动词 *venir* 虽然也是 *-ir* 结尾, 但为第三组不规则动词, 其第一人称简单将来时为 *viendrai*, 即在词根 *-iendr* 上加上词尾 *-ai*。——译者注

于我们实际所具有的，很有可能，类同所创造的词就会减小到零。但事实不然。任何语言无论何时都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靠类同而形成的庞大混合体。有些词绝对是新的，有些则要回溯到久远的年代，我们只能猜测。让语言学家列举类同的形式，就仿佛让矿物学家列举矿物的种类，或让天文学家列举星星一样。为避免无视我们赋予这些事实的价值，我要强调，这不是非同寻常的、具有逸事性质的事实；这不是新奇的，或非正常的东西，类同无论在哪里，无论是那个时代，都是言语活动最明显的物质 (substance)，是他每天和所有时代的史实：

je treuve, nous trouvons (我找到，我们找到) 如同 *je meurs, nous mourons* (我死，我们死)。为什么？有一绝妙的理由，然而 [现代法语：*je trouve*]。以前说 *je lève, nous lavons* (我洗，我们洗)，而现在我们说 *je lave, nous lavons*。

德文的过去时态差不多总是 *zog, wir zogen; lieb, liehen; band, banden; half, halfen; ward, wurden*。一个总是属于过去时态的例子：头脑里甚至是最常用的形式，特别的东西，也受到 [类同的] 影响。几个世纪前，法文的 *grand* (大的) 阴阳性的形式一样，而 *bon* (好) 阳性形式则与 *bone* 的阴性形式相对，因为 [grandis 既是阴性又是阳性]。到 11 世纪，出现 +e 的阴性形式，所以才有了 *grande* (大的)。

162 当代：例如 *j'achète, nous achetons* (我买，我们买)。女子不再说 *je me décollette*，而说 *je me décolte!* 最好的类同例子！清晰明了，不是应当说 (因为人们所说的都有其存在的理由)，然而直到近代，人们还说 [*je me décollette, nous nous décolletons*]，正如 *j'achète, [nous achetons]*。很可能有人说过一次 *j'achte* (我听说过 *je cachte*)。——*récolter*。

以德语动词 *sein* 为例。一直到 16 世纪，德语说 *ich was "j'étais"* (我曾是)；*er was "il était"* (他曾是)；*wir waren "nous*

étions”（我们曾经是），此外，这种状况没有改变，保留在英语中：*i was, he was, we were*。为什么？*was* 中有一个 *s*，*waren* 中有一个 *r*，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不过，我不对它们加以考察，因为无论以前的原因是什么，它们一点不会改变我们此时正在说的状态。这些原因同样也一点不能改变从这种状态出发会发生的情况。说到底，*waren* 中的 *r* 是 *s* 的变动，但是，我还要指出，这与问题无关。

由于某种原因，*was - waren* 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着 *ich fuhr, wir fuhren* “*j'allais en voiture, nous allons en voiture*”（我坐车去，我们坐车去），或者 *ich gebar, wir gebaren* “*j'enfantais, nous enfantions*”（我产生，我们产生）是由于某个我们不必追问的理由。在这些过去时态中，*r* 也可能由此而来，在词性变化中始终存在。这些过去时态有一个好处，就是显得更简单，更逻辑，尽管历史上它们并不比 *was - waren* 更简单。

对这一现象，我只给出非常不完整的概念。我仅考虑了形式中最惊人、最容易领会的一两个形式。

语言变化的另一理由，语音方面的原因，是我们现在要考察的。

由于我们不可能在此陈述，这个原由不在我们的视野内，也不在我们的意识中。这语音的演变在所有的语言中存在：*cantare > chanter, campus > champ, cathedra > chaire, calamus > chaume, vacca > vache, capillus*。*cantare* 分成 *k'antar*。

其他现象：*civitas > cité* []

-ll- 辅音腭化。

主要特点：盲目地冲击到语言的所有形式，上文提及的语音处于其中，因而，提供了数学规律性的特点。这种规律性是这样的，人们可以根据一个拉丁词，确定它在法文中是什么样；根据一个印欧语词，知道在希腊语中是什么形式，根据 []（如果没有类

同的扰乱)。

法则——事件。

其中一个效果是形式的不同(建立类同,倾向建构对称性)。

2c [在日内瓦大学的第三次讲座(1891年11月)]

我们前两次讲座所探讨的对象,集中来考虑的话,就给我们提供了概要,使我们认识什么是语言在时间中的,面对时间因素的条件;这些对象使我们认识到,任何民族语都是“一定时间流淌”的事实,这是普遍的条件,而我们至今所关注的是期限,年代距离,而没有考虑任何其他根本因素。若需要对最初研究引入的几个观点加以概述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强调,人类社群从第一天说话起,其语言传承不仅不可能发生任何断裂,而且任何激变也不可能;如果不是被残暴地取缔,任何语言都不会“死亡”;任何语言都没有衰老阶段;任何语言都没有童年时期;最后一点,任何新的语言都不可能阳光下诞生。如果取缔一个民族的语言,同时强加给它

164 另一种语言,这另一种语言自然就和刚被废除的语言一样地古老,地球上的语言,从来只能是头一天存在的民族语的继续,头一天总是存在的,一直回溯至史前那幽远的过去。

我特别请你们注意——还是同一个思路——即从未发生过一种语言取代了另一种的现象,例如,法语取代了拉丁语。其实,两种语言所谓的接替,只是由于我们喜欢给同一民族语赋予两个名字而已,因而任意使其成为时间长河中的两个东西。

无疑,这样两个连续的名字影响到我们的精神活动,这影响如此具有决定性,如此不可动摇,不可根除,我不打算,坦白地讲,在几天时间内,通过我两三个看法来消除你们的偏见。这仅是——所有的语言学家都知道——[通过]长久的观察,从一篇篇文

章，从每 50 年，或每 20 年的语言观察中，才能最终看出“拉丁语”或“法语”，这不同命名是多么虚空和无用。

当语言学家来抵制这种错误的认识，“恐怕是拉丁语在某一天孕育了法语”，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的上帝，人们想入非非，同意这是一种谬论，知道处处和永远，自然都不会飞跃 (*natura non facit saltus*)，人们确信无疑，两种语言间的缓慢转换应该已经完成——注意这个术语——事后，我们较之从前进步了吗？没有。因为人们固守成见，想象两个期限原本就有联系，确实有不十分明显的转换，但毕竟是两个期限、两种语言、两个存在、两个质体、两种有机体、两种原则、两个概念、两个不同的期限。人们继续把拉丁语和法语想象成同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从秋天落叶到春天长出新枝芽。人们急匆匆达成共识，认为其过渡经由生活的各个隐秘途径而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坚持认为，这是特征明显的两个时期。这就是广为流传的观念。然而，我们实际上能把替代拉丁语的法语比作什么呢？让我们想象一下，在一座城市，有条长长的大街，我们将对市政委员会的议题进行讨论，来决定是给整条大街起一个名字如“民族大道”，或是将大街一分两段，分别叫做“圣殿大道”和“经院哲学大道”，或是分成 3 段，“X”“Y”“Z”，或者是 10 段、15 段，再分别命名。这条大街的每一段自然是纯粹的命名和虚设的，因此没有必要问，为什么 X 大街变成了 Y 大街，也不必问，Y 大街为什么突然或不知不觉地变成了 X 大街。因为最初既没有 X 大街也没有 Y 大街，这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而已。同样的道理，没有一个地方存在着相对于拉丁语的法语，除非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因此，说一语言源自另一语言，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如说是一下子产生的。关键是要明白，我们可以把 21 个世纪的这整整一个时期，用唯一一个名称，即拉丁语命名，或者两个名字，拉丁语和法语，或者 21 个名字，即公元前 2 世纪的拉丁语，公元前 1 世纪的拉丁语，或公元 1 世纪、2 世纪、3

世纪、4 世纪、7 世纪、12 世纪、15 世纪、19 世纪的拉丁语。如果说这种分段方式不是完全任意和约定俗成的，那么除了这种分段方式，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分段方式。因此，我们不仅否认有语言能够凭空产生，而且否认有语言能突然诞生于另一种语言，甚至否认有一确定的语言能从另一种语言中逐渐产生出来，因为任何一个时期的语言都不比另一个时期更为确定或更不确定，语言从未有过永远不变的特点，只有过渡的和受时段限定的特点。只有语言的诸种状态，永远一天天地过渡着。想把语言种种状态都用一个名字如拉丁语或法语来归类，就如同将 19 世纪与 18 世纪或 12 世纪对立起来一样，做法相同，价值相等。不过这些参照点模糊不清，我无意给人一种领域既定的感觉，也无意对这两种几乎无差别的领域加以区别。

166 这儿，不可能不注意到让·普西夏利先生 (Jean Psichari)，当代著名的希腊语语言学家，在学术界享有绝对权威，而对拉丁语和法语的不同命名，他甚至都没有说明。从他的第一节课开始，我们就明白：他所说的希腊语，是从公元前 7 世纪的希腊口语直至今天的希腊语，时隔 2600 年。尽管这两个时段的语言内部有差别，或许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法语“有别于拉丁语”间的差别还要大，但都称为希腊语。现在，我荣幸地给你们说明，我相信，且绝对肯定，不管我以前说过什么，法语和拉丁语的命名远更强大，永远强于我作为一个语言学家，每每给你们作的分析和说明，以使这纠缠我们的华而不实的两个以法语和拉丁语为名的名称最终坍塌。

将来有一本特殊而又特别有意思的书要写，关于语词的作用，作为语词科学的主要的扰乱者。

这类问题的整体考虑归结为一条普遍原则，即语言在时间中的绝对连续性。除了第一条原则，还要加上第二条：语言在时间中的连续不断的变化原则。注意，它取决于两个有区别的动因，一

一个是心理的，集中体现在“类同活动”上，另一个是机械的、生理的，表现在语音变化上。再者，一个完全独立于另一个而实现，除了某些非常特殊、特别而真正例外的情况。

迄今为止，我们有步骤忽略的是空间的因素，即与时间距离结合的地理因素。

我们注意到某地，例如阿尔卑斯山区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有某种语言具有某种状态，但100年或200年之后我们再去那里，其语言状态即使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此外，突然的变化还可以还原为若干数量的确定现象。

167

还要指出，在一给定时刻，如果同一种语言分布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100年或200年后，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结果是，在此区域的不同点上，假设方圆五六百古里或五六古里，语言都不一样了。所发生的现象总是绝对肯定而且是可以确定的，例如s变为h，但在考察地域的不同地方，现象就不同。因此，在人们穿越的不同地区，语言不再同一。

如果把地理参数和时间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我们看到，语言学中，我们所面对的第一个术语A，在几个世纪后几乎永远不是术语B，而是被B'B''B'''B''''……所取代。例如，日内瓦某个确定时期说民族语A，里昂、布鲁日或巴黎亦然，二百年后，我们无论哪儿也听不到相对A的民族语B，而是：A在日内瓦为B'，在里昂为B''，在布鲁日是B'''，而在巴黎则成为B''''。

A : B的不同代表着某种理想的时间上的差别，可实际上只存在A : B'B''B'''的不同——同时也是时空间表现的真正的差异。因此，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哪种语言看起来像地理一样是整体且同一的。任何一个可以列举的民族语，一般说来，都是一个地理区域中多个语言形式中的一种，而以同一方言(parler)呈现。到处都可看到方言的分化。一种方言作为文学语言，或作为官方语言、贸易语言而获得优越的地位，得以走进文学大厦，而其

168

他方言则被视为形式不定、面目可憎的土语，以为有损官方语言的通行，对这些情况，我们常常毫无意识。结果是，被采纳的语言作为文学语言，最终毁掉了[]。例如，你们所拥有并且了解的拉丁语，一个观察者走马观花，会以为它起源于意大利语，或至少是古拉提奥语 (la langue du Latium) 语。而事实上，只要看看法利斯克 (Falisque)、沃尔斯克 (Volsque)、奥斯克语、萨宾语的文献资料，或阅读语法学家留下的作品，就会发现，历史上曾辉煌一时的罗马人，他们所说的拉丁语，原本是小小的地方语言，最终通过文学之路而跨进罗马之门。意大利充满了古意大利语的各种形式，但对这些有名如翁布里亚语或奥斯克语，或如萨宾语，我们的认识也都是模糊不清的。

请注意，罗马方言因政治、文学的原因，最终排除了古意大利语其他同样合理的语言形式。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庞贝），最终形成今天的局面。

同样，如果想对现代德语有一正确的认识，就应当把我们所学的官方德语，回溯至唯一的一个统一体之时。对几百种可区分的方言加以考察，而无须到更远的地方如瑞士去。

法语的地位相对法语方言 (patois)，情况亦然；换言之，官方法语仅代表一个[地区的]方言 (dialecte)，即巴黎和西岱岛。

自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举一个离我们较远的例子：好像在世纪之初，禅德语靠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圣书而被保存下来，代表伊朗的语言——阿哈曼尼德语，两种伊朗方言，而且一定还存在许许多多其他方言。

在这无数的形式中，为避免错误的表述，我请你们注意，以为我们难以面对，或以为我们面对的是幅杂乱无章的图画，这种假设恐怕是错误的。

169

如果取每一形成的语言状态 $B'B''B'''$ ，每一个都可回到始点 A，方向上有所改变而已，但都十分确切的方式。例如：tsabi -

thâté-château (城堡)。按照数学逻辑一切都回至 *castellum* : *tsabi* - *tsā-thâté* - *thā*, *château* (城堡), *champ* (田野) : *-st > θ* : *tīθa*。

可见, 语言学起初的研究, 其具有支配地位的思想是多么的远离真实。要知道, 一种语言或一种地方语 (*parler*) 如果不同于另一种语言, 就必然发生地理上的分离。例如, 认为英语仅因为 [] 而不同于德语。地域分离的情况, 我指的是地理上绝对的不连续性, 这种情况, 并不代表固定的条件以使得有分化发生, 却构成一个特例, 需要单独来考察, 这个, 我目前不考虑。某一社群语言孤立的结果有两点: 一方面差异变得更快, 另一方面, 如果这一社群与大众保持接触, 差异则在另一方向上发生。但是, 我再重复这一点: 这情况若非是一种特例, 至少也需要专门的研究, 而只有首先搞清一种语言发展过程中伴随的差异才能够接触这个问题。

现在, 我们如果尝试着把时间上的分化和空间上的结合考虑起来, 我们自然地得到什么结果呢? 假如某时有一民族语在 1000m^2 的地域上通用: 500年后, 在同一个区域, 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的方言 $B'B''B'''$ 。但若把时间分为两段, 结果必然是别样的。换言之, 250年后, 不仅方言 $B'B''$ 还不是今天的面貌, 而且还未作为独立的个体方言存在。例如, 250年后, 只有两个大的区域, 而不是 30 或 40 个。此外, 这两个各自都还不具有特征, 结果是最南部的村民可以与最北部的村民交流。 170

先生们, 这个看法既不太错, 也不太对。最近, 最引起重视的语言学上的一个成果, 就是巴黎古文献学院的 (*l'École des Chartes*) 的保尔·梅耶先生证明, 方言事实上不是一确定的统一体, 地理上不存在方言, 而是存在着方言特征。

这个原则初看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但它很快就会清晰明了了起来, 我对此有信心, ……

当试着在地图上清楚地勾勒出我们了解的方言界限时, 显然,

我们得先知道这方言，较之周围方言，都有哪些特征。比如，承认存在着萨瓦方言，那首要的任务是，看这方言在哪些方面有别于法国其他方言。另外，方言本身自足。因此，我开始去寻找有区别性的共同特征。可以先想象，如拉丁语无声调的 *a* 在词尾的情况，如 *feña* “*la femme*”（女人）， $\Theta enva$ “*Genève*”（日内瓦）。这是萨瓦方言中共有的符号，也是方言的区别性符号。但是，继续观察之后，我发现这个萨瓦方言共有的，其实对整个法国南部也是共有的。所以，没有任何区别性的特征。我还注意到，法国南部没有把拉丁语的 *ca* 变成 *tša*, *ša* 或其他什么，而 *canto* 在萨瓦方言中，则有变化： $\theta\acute{a}t\acute{a}$ ；这个特征是最好的说明吗？一点也不是。因为这个特征倒是东北部共有的，把萨瓦和热克斯地区（Gex）、弗朗什-孔泰地区、巴黎连接起来。因此我会注意寻找更具地方性的特征。例如我观察萨瓦方言 *la Iná*, *la spá* 中拉丁重音的移动，但我很快就证明，这一特征只影响到萨瓦的部分地区，因此不是共有的特征，另一方面，瓦莱地区也有，也有部分朝向多菲内的地区，因此，它不具有区别性的特征。以此类推。从未有任何一个特征在其区域与另一区域相合。一个把萨瓦与沃德连接，另一个把萨瓦的部分地区和瓦莱的部分地区连接，第三个[]

所以，最终我们明白，语言现象的地理范围可以完美地在地图上画出来，然而，着手来划定方言这一统一体的界限，绝对是种幻想和白费劲。

每个地区都处在若干数量的语言现象发生演变的过程中，各自有其确定的演变过程，而每一地区一个个现象偶然迭合的结果则形成特征的总和，构成这个地区的方言。但无法找到一个特征，允许我们划清这个方言与其他方言的界限——除非取唯一的一个村子。目前方言研究皆为此目的：划清语言事实的领域，而不是勾勒出想象的方言统一体。

可以一公里一公里地界定拉丁语的 *a* 成为 *e* 的界线：*donar* 或

doner。但是，想根据这个或其他特征把法国分为奥依语区和奥克语区，这绝对错误，因为另外一个特征可能在另一方向上贯穿法国，而分为东部语区和西部语区；第三个特征则可以对角线从阿尔卑斯山脉朝向大西洋，等等。

这方面，没有比德意志帝国的语言地图册更有意思的了。

更有意思的是，从时空两方面同时观察这些现象 *Wein, Zeit, Haus, Leute* 的发展。

观察地理连续性规律，我们发现，如果从任一地方出发去某个地方，方言永远都是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例如，一个萨瓦人出发去奥弗涅，一段时间后，到达某个地方，那儿的人发 *θa* 音，而不是拉丁语的 *ca*，以及 *t_sa*，而不是 *t_s̄a* 的边界，他对此不感到困惑，再说，这也不影响理解。再走几里地，进入另一地区，正像我设想 *pl* 变成 *pt* 那样，情况亦然，然而，随着愈来愈远离自己的家乡，他听到的方言俚语，较之家乡的，就有越来越大的区别，以致最后，他干脆听不懂别人的话了。

172

这一观察的结果是，当两种语言，即所谓两种方言，源出一支时，由两个定居而且相邻的民众使用，他们之间就没有均匀的界限。例如，意大利语和法语之间，不存在界限，在所谓法语方言与 [] 方言之间，也不存在。正如没有被划定界限的方言，同样在正常条件下也没有被划定界限的语言。

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语言曾经不是时间中确定的概念，也不是[空间上]确定的概念。我们没有其他方式可以确定我们想说的是这个或那个语言，我们只能说，某年的罗马语言，某年的安纳西语言。换言之，取一个不大的区域，和时间上的一个点。

在这些观察之后，我们会问一些同源的相邻语言，如斯拉夫语和德语，是否像意大利语和法语那样是通过方言被连接起来的，其实，它们既不属于第一种情况也不属于后一种情况。不，但这种现象在印欧语系几乎是普遍的。我们不再有过渡语言，应该记住

我们的知识绝对是支离破碎的，我们不了解伊利里亚语的语体，也没有掌握弗里吉亚语的全貌。马其顿语如何，我们也一无所知，而很可能它就是连接希腊语和斯拉夫语的语言。此外，还有民族的迁移，继续影响当地的语言。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印欧语系内部的分化方式大体上与拉丁语的分化是一样的。如今，连续性中断……中间有 Herat、Merw、莫斯科。

然而，如果我们取印欧语系的不同语言，每一种都确实能代表它的东、西部两个相邻语言的中间环节。

我们能够确证完全一致的重要现象。

173

连续性，但分散性。

语音学。

3a [关于语言的历史之注释；评比较语法一语，1]

³²⁸⁶我有幸开始上的这门课，名为比较语法——此名已广为使用——这名称有一毋庸置疑的好处：使人一开始就从思想上根除了这种想法，以为这是与民族语有关的文学研究，提前使听众有所准备，以便能够参加纯粹关涉语言本身的讨论。无论这语法是不是比较的，语法这一术语足以说明它是关于什么的研究，使人明白如希腊民族语之所成就的文学殿堂，无论光荣还是晦暗，都不在我们的考察之内，对我们，那些都只是关于希腊民族语自身，或关于希腊民族语的某个确定时期的资料。

比较语法一语，出现于研究尚处萌芽阶段的时代，可以说无论以何种观点来看，都不能令精神满足，至少需要许多注释和保留。比较在语言的历史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人们不太知道是什么原因，终于使语言学家成为比较者。天文学家观察计算，评论家

评说议论，历史学家叙述描写，而语言学家则进行比较。语言学家为什么要比较，他的职业注定是要进行比较吗？

很容易看到，先生们，比较对语言学家远非一基本的、最令人满意的方法，只是某些情况下不得已为之的手段。这些情况如此之多，才使我们赋予比较某种重要性。

如果诸语言的历史，如其民族历史一样，不是充满了巨大的空白，就无任何理由运用比较方法。这儿源自拉丁语的罗曼语族语言的发展对原则提供了许多绝对典型的例子：1. *patre (m)* - *père* (父亲)。后来。 *tēctum* - *toit* (房顶)。2. *fuate* - *lacune* (空白)。3. *tuttus* - 其他空白。

174

我只谈了比较而得以纠正或被补充的事例，现在仍有不可评价的时期，对这些时期，我们没有任何文字资料作为凭据。

有种拉丁语曾经长久存在，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因为拉丁语最古老的资料大约始于公元前 200 年；而对希腊语，我们的认识至少可以从公元前 700 年开始，但此前它已有历史。可是，与斯拉夫语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斯拉夫语同希腊语一样古老，可是直到公元 900 或 1000 年，也就是说在希腊语出现 1700 年后，我们才知道这种语言，而我们对立陶宛语的了解，也只限于 350 年以来的。

3b [评比较语法一语, 2]

³²⁸⁷我曾跟你们谈过一门大学的课程，课名为印-欧语系诸语言之历史。

这是语言学家眼下所倾向采用的名称，这一作为最适宜最恰当的名称一般是指以“比较语法”(印-欧语系语言)为名的课程。

比较语法一名唤起多个错误的概念，其中一个最大的错误，就

是让人以为，除了运用比较方法的语法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科学语法。

正确理解的语法不过是一个民族语的历史而已，任何历史也都有许多空白，由此可见，语言比较有时成为我们唯一的信息资源（珍贵的资源，甚至能取代直接的资料），但，比较终究只是我们的权宜之计而已。

175 所以，当可靠且真实的书面材料缺乏时，语法因需要而变成比较的，其中缺少任何可以对一种倾向、一个学派、一个特别的方法加以定性的东西。这仅仅是唯一一种研究语法的方式。所以，我们排除任何特殊的如比较者的修饰语，同样我们也自然地认为，语法在其合理的考察手段中不能没有比较方法而存在。

另外，用历史一语取代比较语法一语还有一个好处，比较语法这一用语，按其通常意义，排除了印-欧语系语言的现代分支，如罗曼语族或最近发展起来的日耳曼语族，在这一领域，由于历史传统的连续性，比较不再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这没有确证的分离[]

4 [文学、语文学、语言学之间的区别]

³²⁸⁸ 文学研究，就真正文学观点而言，依然相当不同于与之相关而更技术性的辅助研究，即那些属于语文学家的研究领域，例如文本评论、手稿和编撰的校勘、古文字学与碑铭学、作者的解释（解释学）、词典学、语法学、韵律学，等等。语文学家有时还可以临时成为考古学家、法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神话学家等，应当普遍关注所有易于理解作者的精神及其文字资料。所以除了纯粹文学的知识，人们不难把握博学或语文学科学，在纯文学的旁边，占据怎样的位置，尤其是古典教育（至少对死的语言）总

是要同时照应到这两个对象。

不过，对语文学的理解，人们往往尚未做好准备。语文学与语言学截然不同。

文学与语言学。文学的研究，一般的理解，只包括那些提供文学本身意义的对象，因此对于所有的人还是区别于更具技术特点的辅助知识分支，尤其是构成了语文学的领域：如文本校勘、手稿与校注本的评注、古文字学、碑铭学、语法学、词典学、韵律学、格律法、“解释学”或作者的解释，等等。每个人都看到合法地属于语文研究的位置或者与纯文学所分开的，由于古典教育（至少对那些死的语言）总是包含这两个范畴的研究，熟悉其各自的内容就更容易。事实上人们很少把它们混为一谈，有必要说明，它们是一回事。语文学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在文学底下添加的大量注释而已。它囊括一切能多少有助于理解作者的精神或文字，这使得语文学家有时还是考古学家、法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神话学家，等等。在作家的作品上集中了语文学家和〔 〕的双重活动。

176

语文学与语言学：如果无人把文学家和语文学家混为一谈，尽管他们的研究非常接近，那反过来，〔 〕

5 [语音事实意味着两个时代]

³²⁸⁹我们假设，语音学所关注的事实是“在一个时代中”的，或者可以这么说，事实在一个时代中出现。假设唯有对其作出解释，才需要、要求或建议根据情况使先前时代介入，所以语言学研究共有两个时代。

这正是语言学研究目前所犯的典型错误之一。我们将在别处系统评述。这里仅限于确证，远在需要两个时代以解释语音事实

177

之前，也就是把它化为一条规律之前，就已经需要两个时代了，以便构成语音事实，使之规律性地变异；以便使其存在，成为我们所归并为规则的一个对象。

6a [音位学, 2]

³²⁹⁰⁼⁶⁴⁰注：对我们而言，音位学一语包含德语通常以生理语音学 (*Lautphysiologie*) 一名涵盖的意思。这里我们不对此名称，在德语或法语中，运用是否得当进行讨论。对我们而言，关键是要说，任何音位学问题都绝对处于语言学之外，尤其是处在语音学之外，语音学是语言学确定的一部分，所以音位学与语音学不仅不能相互混淆而且甚至不能互为对立。^①

6b [音位学, 3]

³²⁹¹关于语言，人们不得不关注语音在我们喉腔或上腭中形成的方式，我不视其为一种先验的、明显的、无须论证的事实真相。我倒是认为，所有的人都需要问问自己，为何这是有用的，语音形成的知识在哪方面会有助于我们认识语言。有些理论倾向说，我们在言语活动中利用了语音，自然 (*ipso facto*) 应当特别关注语音的形成，有这种倾向的理论，除非可能看到其形成有重要性——这重要性尤其在言语活动这一特殊领域得到体现——否则就是十分任意且轻率的。

^① 这里，按照法国语言学家的理解，索绪尔当时所指的语音学是今天的音位学，反之亦然。——译者注

说到底，我们习惯认为，语言学中发音器官所产生的多样性研究极为重要，但是无人告诉我们它何以重要或在哪方面，以什么观点来看是重要的。这正是这门科学的薄弱之处，尤其是不能被视为语言学意义上的科学，这更成为其弱点。的确，生理学上（不如说对生理学家），这不是科学（声学也不是）。生理学家对此全然不知，他们或者把这些符合 *p*、*b* 的部位和动作看成是某些肌肉的随意作用，而非有机体状态的特点，认为不值得特别关注。

³²⁹¹⁼¹⁸⁹ 极为重要的书写失语与布卡的失语相吻合，这意味着音素的单位是在大脑里。

7 [言语活动的特点]

³²⁹² 言语活动的特点。人们继续在个体中考察语言，这是错误的观点。自然赋予我们人体器官发出一串音的能力，但并未赋予我们清晰的语言 (*language articulé*)。语言是一社会事实。人体结构可以说话，但人在其社群里，才能运用器官，而且，也只是在与打打交道时，他才感到有这种需要。他完全依赖于这个社群，他所属的种族对他倒无所谓（可能除了几个发音事实之外）。就此而言，人只有融入其环境才是完整的人。

语言的社会事实可以与风俗习惯相比（组织、法律、风俗等）。艺术、宗教要远一些，它们是个人首创精神的表现，创意在艺术中有重要的作用，但无须两个个体之间的交流。

但是，与“风俗习惯”相比，其相似性本身是非常相对的，下面是主要的分歧点：

1° 语言，如“习俗”一样是社群共有的，却与个体的一个特别的、天赋的器官相符。而仅此足以说明其无与伦比性。

2° 语言尤其是方法，是手段，要能直接而瞬间达到其目的、目

179 标和起作用：让人明白。民族习俗往往有一目的（例如节日），或一非常间接的手段。语言的目的则是使人理解，在任何人的社会，在我们所了解的社会中都绝对需要，可见，语言的存在是社会的特性。

用分离的冰山来比喻共生民族语，真是恰当，使我们把握共同的起源、新的要素、时代的差别和有机生命的缺席。

推演：1° 言语活动在人类社群中的必然存在。

2° 语言的绝对连续性。

a) 中断是不可设想的，无法假设一个民族哪怕是一天或两天没有语言，即使其他的一切都终止。

b) 首先，一个或几个首创在无意识状态下是不可能的。在有意识状态下，可以假设有些原创，但很快因不可理喻而中止。有时首创会发生，那往往也是纯粹词典学意义上的创新，而且最经常的还是从共同语中汲取的。有丧失，可什么都没产生。一切都在变化着。参考古尔替乌斯 (Curtius)，方法论的第五版本，第二部分的开头。

c) 任何有意识的首创都无意义，都不可设想，无一先例。因此，语言构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传统，若不是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终止，那么时间和说话主体都无力打破。而一个民族如果采纳了外国语，其连续性原则就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有的语言灭亡了，那获胜的语言从未中断过。可见，语言一经给定，就无法说它将持续至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可以追溯至远古，一如冰川的冰碛带给人们最古老的材料那样。

180



8 形态学

^{3293.1} § 1. 形态学，据说是语言 (langage) 形式的研究，而语音学则是语言语音的研究。

一个这样的定义，在理论上不能满足，实践中亦然，因为常常会发生，我们不再知道，做的是形态学研究抑或是语音研究，如下面所示。

显然，语音学首先关注的是语音，为此，不得不先关注形式。语音不是以孤立状态一代代地传播，语音只在语词中存在、存活和演变着。不可能单发一个 *s* 音，而后，发重音。人们发 *serpō*, *sedos*，然后 *herpō*, *hedos*。如果我说：*herpō* 出自 *serpō*，我在搞语音学研究，而非其他。如果说带动词- ω 的第一人称不能出自古代带- $\bar{o}mi$ 的第一人称，情况亦然。

另外，被看做只管形式的形态学，其实也十分注重语音。例如，当我说希腊语 \omicron 可以与 ϵ ，而不是与 α 交替时： $\lambda\acute{o}\gamma\omicron\zeta, \lambda\acute{\epsilon}\gamma\omega$ ，确实是与 $\acute{\alpha}\gamma\omega$ ，而不是与 $\acute{o}\gamma$ -交替的时候，我是在搞形态学研究。的确，由于这错误的定义，对某些人来说是语音学研究。但这之后，显然再没有比把这类事实与语音事实归类到一起更加错误和更危险的事实了。

因此，把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并不如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并非说一个是语音的研究，另一个是形式的研究，就能得到一条令人满意的分界线。

可是绝对有必要划分这条界线，以避免混淆的现象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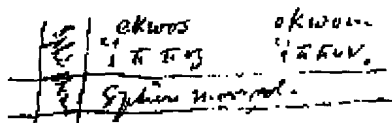
指导原则：“每当考虑不同时代的同一形式时，就是在搞语音学研究，而每当考虑同一个时期的不同形式时，则是在搞形态学研究。”

古代德语 *zug zugi*

新德语 *zug züge*

比较 *zugi* 和 *züge*，这是对两种形式进行比较，不过这不是形态学研究，而是语音研究。

比较 *u-ü*，这是对两个语音进行比较，但这不是语音学研究。



两个混淆的范围在流行短语中表现为：

chantre 词源上与 *chanter* 有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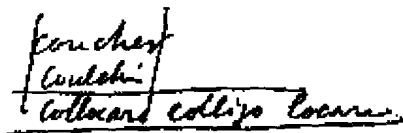
chantre 词源上与 *cantor* 有联系

φóρος 出自 φέρω

φóρος 出自 *bhoros*

观察：词源学，有时候人们视之为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不代表确定的研究范畴，更不是确定的事实范畴。

搞词源学研究，就是运用我们一些语音学和形态学的知识。



通过语音学，使语词一直回溯到词形上成为可以分析的时代。

有时，甚至词源学只在概念的变化上移易：*le barreau* - αἴτιμας。

182

^{3293.2} § 2. 这仍然没有说出形态学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

定义：形态学是研究与部分概念相符的语音单位，及其组成的科学。语音学则是研究语音单位根据生理和声学的特点而建立的

科学。

形态学真正的名称应该是：符号的而非形式的理论。

α) 根据这条定义，形态学怎么总是以同一时代的作为其研究的自然场域，而语音学的研究领域怎么总是连续的呢？

为了对每个符号定义、界定并且规定其作用，形态学绝对需要参照同一体系的其他符号。就形态学说，δοτός单独没法分析。一旦有δοτόν,δοτήρ,就可以分析了。自然δοτόν,δοτήρ还应当属同一系统。

或：语言只有作为符号才有语音的意识。

更好：相对同时代考察的δοτός是一定概念的携带者，不是δοτήρ的概念；δοτήρ不是δώσω的概念；δοτόν和δοτός的部分概念同样也不同。所以这儿它作为符号出现，且属于形态学。

语音学上，δοτός,δοτήρ,δώσω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同时代的形式，不能予以澄清。

一个给定时代的语音学可能仅限于两页的描述。

“法语”语音学第一个关注的是古代法语或拉丁语。

β) 怎么形态学有时要去关注语音呢？语音可以是理念的携带者。

交替和语音变化

^{3293. 3=2772—2778} § 3. 对有共同点的形式进行的任何比较，都会引起对δο/τός,δοτήρ的分析。问题出现了，这分析与什么相符呢？它的认可与取舍是什么呢？

从前的比较语法根本不关注这些问题，而是把词分成词根、词干、后缀等，使之具有绝对价值。如此幼稚地认识，使得我们在阅读葆朴及其学说时，会觉得希腊人自古以来就具有词根、词干、后缀

等知识，以为他们不是用语词说话，而是忙着成批制造语词。希腊人不是自古以来就有语词 πατήρ“le père”（父亲），拉丁人不是自古以来就有 pater，而是先有词根 pa-“protéger”（保护）和后缀 -ter，也没有 δῶσομαι，而是一个词根 δω，一个后缀 -σο-和一个人称词尾。

应当有人出来纠正这些错误认识，他们提出了正确的口号，那就是：请观察当下的语言，观察日常言语活动中所出现的现象。别把鲜活的言语活动中所产生的手段或现象归于以前的时代。今天，任何形态学都始于原则的宣布，一般等于说词根、词干、词缀等，是纯粹的抽象活动；等于说不该以为，我们精神的这些创造有真实的存在。2° 然而，为了陈述方便，我们还继续使用这些术语。当然，不要拘泥于（这些表达），其所蕴涵的价值是十分相对的。

结果：读者绝对一头雾水。因为若无理由建立这些类别，那为何要建立呢？或具体地说，是什么决定把 ζυγόν 分成 ζυγ-όν，而不是分成 ζυ-γόν呢？新的理论流派的确该受到指责，承认了那些现象的性质之后，却为先行者所提供的科学手段所困扰。指出这些错误比确定其肯定的价值更容易。我来提出一个沾染了异端意味的主张：词根、词干、后缀的区分是十足的抽象活动，这是错误的。

首先，在向我们谈抽象活动之前，应该有一固定的标准，形态学所谓的真实标准。

真实的标准，某种程度上就是说话主体所意识到的，一切都是他们所意识到的，也只是他们所意识到的。

184 然而，在任何语言状态中，说话主体意识到的都是形态学单位——也就是说有意义的单位——低于词的单位。

例如法语中，我们意识到要素 -eur 用以表示动作的发出者：graveur（雕刻家），penseur（思想者），porteur（携带者）。

问题：什么能证明，这要素-*eur* 的确是由语言的分析而被孤立出来的呢？

回答：与所有同类情况相同，这些是新词，也就是说语言的活动以及其运作方式在不容置疑的数据中找到了要表现的形式，*men-eur, os-eur, recommenc-eur*。

除 *penseur* 之外，我们还有 *pensif*。好吧！如果语言肯定孤立出-*eur*，要分离出-*if*，可就不一定了。如何判断呢？因为不可能形成 *menif, osif*，等等。

结论：语法学家的形态分析，当被新词或类同的形成所证实的语言分析相吻合时，就不能看成是抽象的一个产物。

^{3293, 3续}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说话主体总是从现成语词出发去组词造句的：也就是说在形成 *oseur* 时，我们并不以为，我们是把 *os* 和-*eur* 组合到一起。而是如此进行：*graveur : graver, je grave = x; oser, j'ose*。得出 $x = oseur$ 。

但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语法学家的分析是否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呢？

他也一样，一定是从现成语词出发，以便在 $\delta\acute{o}\sigma\iota\varsigma$ 中析出- $\sigma\iota\varsigma$ ，他比较 $\delta\acute{o}\sigma\iota\varsigma$ ，例如他比较 $\sigma\tau\acute{\alpha}\sigma\iota\varsigma$ 。 $\delta\acute{o}\sigma\iota\varsigma : \delta\omicron\tau\acute{o}\varsigma = \sigma\tau\acute{\alpha}\sigma\iota\varsigma : \sigma\tau\alpha\acute{\iota}\omicron\varsigma$ 。所以，分离出- $\sigma\iota\varsigma$ 或- $\tau\omicron\varsigma$ 或 $\delta\omicron$ -。

因此，我可能即兴形成 $\lambda\acute{\upsilon}\sigma\iota\varsigma$ ($\lambda\upsilon\tau\acute{o}\varsigma$)。谁能说这的确是语感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的呢？*graveur : graver = penseur : penser*，所以 (*oser*) *oseur*。

重要观察：语言的分析能够建立在形式的表面关系上，建立在一个不被词源学，即这些形式的原始关系上，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

肯定地。日耳曼语言的

Kalbiz 复数 *kalbizō*

Kalb *kalbir*

在日耳曼语时代，复数的符号-*ō*。

在德语时代，复数的符号-*ir*。

语音的需要偶然使-*iz* 在单数中消失了，而多亏后面元音的保护，它才在复数中得到保持：然而，语言从来只是通过形式来判断的，语言分开*kalb/ir*，把*ir*看成复数的符号，而起初并没有特定的复数形式。

就历史观点来看，这是错误的，而就所论及时代的形态学而言，却是正确的。语言的生命由这些误会而铸就。我们要记住，说话主体情感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现象。我们不必为可以引起的这种情感而担心，形态学家自己应当切分*kalb/ir*，因为这就是语言分析，而这种分析是他唯一的向导。这种分析被新的形成所证实：例如*kind-er*。

教益：我们再一次看到，形态学从来不能把几个不同的时代组合在一起和混同起来，应当在每个时代内部分别探讨，否则就把语音事实和形态学事实混为一谈。我不说这并非一流行的方式，而要说这是一可憎的方式。

3293. 4 = 2768—2770 § 4. 回溯式形态学分析的方法

§ 3 结尾的观察，有助我们理解所谓完全人为的方式究竟是什么，我把它称做回溯式形态学。补充一点，上面我所强调的没有其他目的，只是为了使你们看清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因为这才是关于词根、后缀、词干和词尾如此微妙、如此重要的问题之关键，在得到一点点清晰的认识之前，你得读上 20 本与之有关的书籍。

186

kalb kalbir

如果我把 1 世纪时的形式与 9 世纪的混到一起，如果我说：不，*ir* 不是复数的词尾，既然日耳曼语有 *kalbiz, kalbiz-ō*，那我在

做什么呢？我是在德语的形式上做日耳曼原型的形态学研究。有人以为这就是重构事实真相，那他绝对不懂什么是形态学。我们重申一点，生活在9世纪的德国人，他们真正具备的语感，绝对不是其他时代的，只能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语感。对此，起源问题毫不相干。所以如果我把一个词根*kalbiz-*或*kalbir-*引入到9世纪，可能这为本报告的某些细节提供了方便，但是这与什么都不相符，而只与那消失已久的事实相符。

其他事例，如今天法语中的 *enfant*（儿童），*entier*（整个的），法国人的语感决定了，不允许有任何分析，不比语词如 *pour*（为了）或 *moi*（我）有更多的分析。

公元1世纪时，*infans*, *integer* 语音上相符，也可分析，因为如 *in-auditus* 和 *fāri, tango*, 等等，可分解成：*in-fans*, *in-terger*。

如上所述，如果把 *enfant*, *entier* 分为 *en-fant*, *en-tier*，那就是在法语的语言形式上研究拉丁语的形态学。

好了，正是这种形态学成为所有希腊-拉丁语语法的基础。我们要研究的，大多情况下也正是这种形态学。不过到那时，我会正式告诉你们，希望你们意识到它真正的价值。

例子：希腊语，我们切分 *ἔππο-ζ*, *ἔππο-ν*, 等等。*ἔππο* 是词干。几乎可以肯定如果 *ἔππος*，在希腊人的情感里，被某种方式分解，那会是 *ἔππο-ς*, *ἔππο-ον* 的情况。

证据呢？总是那样，新的或类同的形成：*Γραμμᾶ τοις, ῥήτορον?*

ἔππο-ς 切分所代表的现实，是出现在希腊形式上的印-欧语系的现实中。

请你们注意：现实 = 呈现在说话主体意识中的事实。印-欧人，至少最古老的印-欧人，切分 *ekwo-s*, *ekwo-m*。当我们析取词干 *ἔππο-* 时，我们依据的是早在柏拉图或索福柯勒斯时代的两三千年的形态学现象！对于这些作家和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它早已不存在了。

其他例子：*patercus*。我们把它分解成 *patēr-cus*。这对在 *patēr*-上形成 *patērcus*，如 *villi/cus* 或 *vilicus* 在 *villa* 上形成的那个时代绝对是真的。不过，在拉丁语语言曾经古老的那个时代，*pater-cus* 已经是回溯式的分析。目前的分析是 *pat-ercus*。证据：新的形成，*noverca* 证明人们分开 *pat+ercus*，而非 *pater+cus*。

回溯分析是根据语言的最古老的分析，只寻求分配语词的成分，但这分析仅在有限的事例内才符合最新的分析。

另外，它能够完全符合之，这也是不该忘记的：

$$d\bar{o} - t\bar{o}r$$

$$\delta\acute{\omega} - \tau\omega\rho$$

在建立语词下的区分时，诸如词根、词干或后缀，应当总是想着我们是处在哪个时代，无论久远还是新近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这种分析为相适应的语感所证实。可变动的时代，既然对于 $\delta\acute{\omega} - \tau\omega\rho$ 不必回溯到希腊语以前，而对于 $\acute{\epsilon}\pi\iota\tau\omicron - \varsigma$ 则远在希腊语前。

一个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形态学家，首要的职责就是区分不同的时代，专一进入每一时代的精神中，不把废除了许多世纪的形式强加于历史的形式之上。不过，由此可见，人们对这些形式的生成认识是非常不完整的。显然，如果我根据某个年代的拉丁语感区分 *pater-cus*，我就发现不了 *pater*，*pater-cus* 与 *villa*，*villi-cus* (*villā-cus*) 的平行并列性。所以，实践使时代的错误和时代的混同得到控制。

形态学变化。

从 §4 间接得出的结论是，语言 (langage) 的生命中有一显著的颇为重要的事实：形态的变化。我们所谓的回溯式形态学或从后向前推的或词源的方法，仅在于把遗忘的形态变化现象在系统中

重新建构起来。

形态学变化需要特别的研究，即所谓历史形态学的研究，它将时代分开并对这些时代加以比较，而回溯形态学则是把它们混为一体。历史形态学向我们呈现出语言所能提供的同样形式上的归类与阐释之间的面貌。而对于同样的形式，回溯式形态学则力图，请允许我用这一意象，把由于时代而非常不同的归类投射到同一平面上。

历史形态学说 *kalb*, *kalbir* 中由于语音的变化，概念与语音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跟原型 *kalbiz-kalbizō* 中的不再一样了。词源形态学只看到最原初的状态，并由前向后分析。

词源形态学既然是对历史原则的否定，当然没有可能融合。

现在，要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假使我成功地使你们一开始就跟随[这报告]的思路。

既然存在着形态的变化和历史的形态学，在形态的事实中存在着连续性，以为形态之间的消长总是在同时代的形式之间发生，这想法不对。的确，我要重申，在第一段提出形态学事实是在瞬间的多样的形式之间发生的，而语音学事实则是在连续的同一种形式之间发生的，这作为首要的原则。

我很容易向你们指出，这一原则非但不曾为形态学的变化所损害，而且还得到了新的决定性的阐明。从一时代到另一时代的形态变化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1° 在对同样的形式进行的不同分析中，语言或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或在它们之间建立的不同的关系：所有事实尽管属于纯心理领域，依然是肯定的事实。

例如：
时代 I βέλεσ -σι
时代 II βέλ-εσσι

2° 在新形式的创造中，事实更明显、更具体：

时代 I θηραί

时代 II θήρεσσι (新的创造)

还以第一个事实为例：如果我们从这一形式本身寻求理由，那么语言所理解的 βέλεσσι 突变就仍然是个谜。唯一的解释，正如我们所讲的是在竞争的形式中。自 *s* 脱落后，由于要素 -εσ- 不再在 βέλει, βελέων 中出现，语言没有任何允许它切分 βέλεσ-σι 的标记，它现在切分成 βέλ-εσσι。于是，βέλεσ-σι 与 βέλ-εσσι 之间的切分就没有发生，这说起来可能有些荒谬。但在形态学中，切分的理由总是来自侧面。我们因此又找到了任何形态的操作的首要条件。它依靠同时出现的形式多样性或其关系上。

再取第二个事实，新的创造。这儿情况还要明显：使 θηράσι 和 θήρεσσι 之间建立起关系，不可能，对吧。引起 θήρεσσι 的语言变化自然是来自侧面，我重复语词 βέλεσσι 等等。为了创造 θήρεσσι，需要一个范式 (modèle)，可以肯定的是，这范式可能已经为说出这新词的人所熟知。就是说，事实的确是在同时代的形式之间发生的，既然新旧两词的结合是在同一人的头脑里进行的，而且顷刻之间就可从 βέλ-εσσι 推出 θήρ-εσσι。

其他变化之例在于一取代旧形式的新的创造：

190

复数主格	代词	形容词	名词
印-欧语系	<i>toi</i>	<i>klutōs</i>	<i>ekiwōs</i>
哥特语	<i>þai</i>	<i>hlūdai</i>	<i>wulfōs</i>
希腊语	τοί	κλυτοί	ἵπποι

最后一个音节 -oi，先是代词所固有的，后在日耳曼语成为形容词，而在希腊语则成为形容词和名词。显然变化不是从 *klutōs* 出发，在它的位置上变成 κλυτοί。κλυτοί 的形成立刻促使人们寻求其他的形式，寻求同时代的形式，并非是前面时代的形式介入，只是从它形成的时代本身得到。τον : τοί = κλυτόν : x ; x = κλυτοί。

因此，语言须借助同时出现的整体的形式以达到创造。

通过对语音领域里所发生的进行比较，你们会更清楚地看到我们原则的真理：形态学中，变动永远是在同一时代内部进行的，即使涉及变化亦然。

人们可恰当地把语音的变化比作楼梯，随着上楼，一个个台阶被丢在后面。

为了 $k_2oteros$ 成为 $kwoteros$ ，需要 $k_2oteros$ 停止存在；为了 $k_2oteros$ 能成为 $\piότερος$ ， $kwoteros$ 须消失。我们写成：

$k_2oteros$

↓

$kwoteros$

↓

$\piότερος$

形态学变化：我们不能写

$toi klutōs$

↓

$\tauόκλυτοί$ (荒谬的)

也不能 $toi klutōs$

↓

$\tauόκλυτοί$

因为显然这不是前面生成的 toi 导致形成了 $\kappaλυτοί$ 。应当写为：

191

$toi klutōs$

↘

$\tauόκλυτοί$

3293. 6 = 2779-2780

§ 6. 对形态的变化，或语言形态的运动还要注意一点：

当新形式突然出现时，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一切都是通过既存形式的解体，新形式是借助解体提供的材料组成的。人们本能地把 $\betaέλεσαι$ 分解成 $\betaέλ-εσαι$ ，运用这一结果而组成 $\thetaήρεσαι$ 。

语言向来无法凭空借助真正创造性的活动来建构一种形式。新形式的要素永远是从已有的词形中获取。

然而，由于这已有的词形是由词，而非由后缀、词根等组成，为了新的组合，总是先有隐秘的分解过程。无论追溯到多么遥远的往昔，理论上都没有其他明显且可接受的方式。最古老的印欧语言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只能用与希腊语和与法语的一致的方式进行。那些作为新形式的出发点之形式本身，也只能由不同的形式组成。

这将使我们看到，应当注重我们将要提供的综合观点的意义，这正是我要讲的。

当我们说，如在词根 *bher-* 上加上后缀 *-tor-* 和复数主格词尾 *-es*，以便得到 **bhertores* “les porteurs”（携带者），当我们说到这点时，我们并不完全处在语言学真理之外。这里同样，语言学家为之而愕然。

这里，我觉得对旧学派著名的抽象活动推理一番，确定它在哪方面包含着某种正确且真实的东西，而理论上又在哪方面放弃了一切，最后再回到实践中来，这或许是有益的。例如，只须把相当简单的缓和语气的措辞引入语法学家人为的技巧之中，就足以给其一个合法且准确的意义。

我们的总论本质上并不有别于语言的总论，不过语言开始于 [] 分析（此外，完全同我们自己一样）。语言始于在某个地方汲取——在既成的语词中汲取素材——对于词根 *bher-* 的理念和要素 *-tor-* 以及要素 *-es* 的理念，语言不了解除了它们的组合和运作的一般范式。例如，可能有 **mentores* “les penseurs”（思想者）”或 **wek₂tores* “les parleurs”（能说会道的人）其他 *bherō*, *bhernos*, 等等。我们所抽象出来的要素，我们假定它们有自己的存在，仅在先前形式的内部存活，在那儿，语言才能够去寻找它们。

^{3293, 6续}我只能假设人们有一天从词根库里取出 *can-*，规定在上面加上 *-ere*。可以肯定的是，*can-* 从来只是作为 *canere*、*cano*、

canto 等要素存在，所以我们又要问，这分析与什么相符呢？

能否回答这一问题，将表明是否对一般事实有更深刻地认识。

现代学派对语言现象真正的本质完全把握了，可是对言语活动的真正事实与词类之间的关系却漫不经心，或无力加以确定，这令人惊异。

说词根或词干的表达过时了，这说起来容易并且过于草率。这些应当被看成抽象活动。言语活动对词干、前缀或词根并不知晓。尽管这些术语毋庸置疑与某种东西相符，但如果看不到其中的关系，如果忘记告诉我们它们在哪方面错了，或在哪种意义上被证实了，或我们的分析在何种范围内与言语活动的一个肯定的事实相关，我们就不知所云。

重要原则：在言语活动给定的状态中所谓真实的，是说话主体所意识到的，仅仅是他们所能够意识到的。

然而：1° 在语言的任何状态中，说话主体意识到的是小于语词单位的单位。

例如在法语中，我们意识到要素 *-eur*，其起源并不重要，它可以形成这些行动名词：*graveur*、*chanteur*、*savreur*，多亏这种意识，我们能形成新词：*os-eur*、*sabr-eur*、*men-eur*。与此同时，人们清楚我们意识到一个要素 *os*，一个要素 []，等等。

193

2° 的确，运用要素 *-eur* 或 *os*，这步骤与一般根据分析所假定的方法相当不同。

我不认为是把要素 *-os* 和要素 *-eur* 结合成一体。不。我们总是通过比例进行的：*je grave*，或者 *graver : graveur = j'ose* 或者 *oser : x ; x = oseur*。所以现成词总是我们的基本单位。但这不妨碍我们同语言学家一样无意识地对词进行同样的分析。我们析取一个和这个或那个特殊概念有关的语音如 *oser*（敢于），*penser*（思想），和另一个音来表明该词和这一概念的确定关系。

词法分析的合法性就在这点上。如果我说 19 世纪 *chanteur* 分

解成 *chant* + *eur*, 我与当时的语感相一致, 而此语感由新的形式反映出来, 如果我当时说它分解成 *chan* + *teur*, 我的分析便与什么都不相符了。

3° 但下面有个重要事实: 就是分析在一给定时刻又产生了对语言本身的分析, 这些分析不必符合语言在先前状态时分析的情况。尤其是, 语音的变动: 因此 *chant* [eur, 但是 *can* [tor 或 *can* [torem。为什么? 因为 *-atorem* 在语音学上与 *-orem* 混淆, 以至于我们根据 *labour*, *labourer* 在 *chanteur* 和 *chanter* 之间建立起说拉丁语的人在 *can* [tor 和 *can* [tare 之间所不能建立的关系。所以, 一切取决于表面形式在给定时代各自的情况。分析只有对一个划定的时段才是真实的。

4° 但如果根据 *can* [tor, 我们切分 *chan* [teur, 那么我们是在新的拉丁语形式上进行拉丁语形态学的研究。回溯式形态学。而这正是印-欧语事实上常见的情况。希腊语 ἔππος, 如果按语感来切分, 一定会切分成 ἔππος, ἔπποις, 取 γραμᾶ τοις。任何语音的研究
194 等于考虑不同时代的同一形式; 而任何形态的研究等于要在同一时代对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考察。一个通过取代来处理连续和统一, 另一个则反过来处理多样的和同时存在的形式。

的 语 范 围	<i>ekwos</i> <i>ekwon</i>
	ἔππος ἔππον
	形态的范围

下面几个短语表明有产生混淆的可能:

φορός “来自” *bhoros*

而 φορός 则“来自” φέρω, 这最后一种说法绝对不可接受。

或者:

在词源上 *chanson* 与 *cantio* 有联系

在词源上 *chanson* 与 *chanter* 有联系

这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事实范畴。如果模糊不清，请你们立刻建立图示：

cantare *cantio* (*nem*)
chanter *chanson*

若在水平线上变动，那你们是在搞形态学的研究，你们使组合不同一的形式相接近。

II. 同时代形式之间的任何比较，只要这些形式之间有某种共同，就导致一种分析：

ek_1wos ek_2wom

使我分离

1° ek_1wo
 2° $-s$ 和 $-m$

要分离 *bherō* 和 *bhoros*；*bher-* 或 *bhor-*。 *cantare*, *cano*, *canti*；*can-*。形态学家的工作总能通过语言形式的分解来体现。

因此，这一分析在现实中究竟是为了满足什么，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我，作为一个语法学家，我把 ek_1wos 分解成 $ek_1wo + s$ 或者 *canere* 分解成 *can + ere*。但在言语生命中，真正的和可触及的对等物是什么呢？取舍是根据什么进行的呢？什么现象可以说明这一分析呢？

195

可以肯定，不仅罗马人、希腊人，而且说着印-欧语言的人，以及他们的前人，一向都只是运用现成的语词，也就是用那些成为我分析对象的语词。

对一给定形式的形态学研究，在一给定的时代它是真实的，而对这之前或之后的几个世纪所进行的形态研究却不一定是真实的。这儿我们又得到形态学研究的首要条件，那就是要在同一个时代内部进行。例如：

Lezyö 17 世纪 *lez yö*
 19 世纪 *lēzyö*
 (*katr. zyö*) . -
 - *lierre* - *kalb*, *kalbiz*

其他例子：*enfant*、*entier* 在 19 世纪时，很久以来因为没有比较点所以语感上都不包含任何的分析。这些词在 1 世纪时曾为 *infans*、*integer*，而且语感上可分析成 *in-fans*，*in-terger*。好，这正是我要说的，我如果以 *enfant* 和 *infans* 两者质料同一的名义，对法语的 *en-fant* 进行分析，那我是在做什么呢？我是在相当于拉丁语形式的法语形式上进行拉丁语的形态分析。我所做的是回溯式形态学研究。

这样的形态学终究是可厌的，与我们的原则相抵牾：它凭借的不再是语感，所以与任何言语活动的事实都不相符。

好了，你们在所有希腊-拉丁语法中找到的就是这样的形态学，我们要研究的也正是这种形态学，不同的是，你们将被正式告知，我希望你们能意识到这样做的意义所在。

我们将在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形式上研究印-欧语系语言的形态学。甚至在许多古印-欧语系的情况中。因为我们的分析将只能符合已失落在印-欧语系最后时期的语词切分，并且这种切分只是在语言更为久远的状态中才被接受。

希腊或拉丁的形态学研究可以与印-欧语系的分析相符，但可能有半数的情况，假若使它介入，那就不相符了。

在下面如：πεπτός - *coctus* 的情况中，它肯定符合。

说印-欧语系语言的人以前只能分析成 *pek₂-tos，因为一方面他们有 *pek₂o，另一方面有如 klutos。

对希腊人，参考 πέψω 和 κλυτός（加希腊语）。

对说拉丁语的人，参考 coquo, factus 等等。

我们在这特殊的情况中对词根、后缀等的区分，不只是对印-欧语言，而且对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将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让我们以同一个 πεπτός 为例。我们应当做第二次切分 πέπ-τός, *coctus*。这第二次区分不一定符合希腊语或拉丁语的语感：-os 和 -us 对它们是一个牢固的整体。如果有时感觉 πεπτός 有三个要素：πεπ-τός，那就与印-欧语系语言语感的切分相悖了，或至少是有悖于印-欧最古老语言的语感。证据：如素来如此，新的形成：γραμμάτοις，我们在其中看到 o 根据原初的语感独立于词尾，被希腊人感觉为属于词尾。

9 [评诸科学语法中所流行的种种区分]

³⁹²⁴ XIII。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语言语法（科学）的划分方式。

首先有语音学（德语 *Lautlehre*），然后是形态学（德语 *Formenlehre*），这很自然，不是吗？首先是语音，然后是语音的组合，先单体后复合体。最妙的是人们竟然以为自己明白了！

197

语音学专从往昔的形式中汲取养料，怎么会是语法的一部分呢？如果我想研究 Ulfilas 语言的语音，或《罗兰之歌》的语音，与此同时，却禁止我超越这些时代（如我研究其形态学一样），那关于语音，我可能什么都不能说。所谓语音学，只能扩展到过去，并且在其自身之外，与一定的有“我”言说的有关，但不涉及

它们的有机体。

10a [关于普通语言学一书的注释,1] (1893年—1894年)

^{3259 = 1977} 由于言语活动的任何表现都不提供一种质料 (*substance*), 而仅是生理、物理、精神力量各自的或组合的行为 (*actions*), 又由于我们所有的区别、所有的语词、所有的说话方式都是按照这不由自主地假设所表达的 (*moulées*), 不能否认, 语言理论根本的任务, 首先是对最初的区别进行梳理。虽然建构理论, 却不考虑定义问题, 迄今为止这简便易行, 语言学界似乎也感到满意, 然而, 我们却不能赞同。

^{3295 = 132} 如果我们以言语活动中所能有的具体、简单的而且独立于时间的要素如“*aka* 音组”或“元音 *a*”作为例子, 不考虑意义, 那么就什么也不代表了, 只代表我们断定是一致的一系列行为 (生理-声学)。一旦断定它们是一致的, 我们就把 *aka* 或 *a* 变成了一种质料。然而, 不明白我们建立这质料所依据的观点, 就无法意识到它的价值所在。人们无权把言语活动的一个方面看成先于且优越于其他的各个方面, 并须以此作为出发点。如果有一方面在
198 其他别的方面之外给出,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普遍化和任何抽象活动之外给出, 那么人们或许有权如此, 但只须思索一番就会明白没有一个方面情况是如此。

^{3295 = 128} 人们似乎有权从声音形象出发, 例如从 [] 声音形象出发。声音形象 *cantare* 与霍屯督语的 *kantare* 的同一性代表着一种归类方式, 不同于另一种如 *cantare/chanter* 同一性的归类方式, 也不同于 *cantare* 作为指某事物的同一性, 这些仅是不同的切分方式而已。

通过如此之多的不同途径，我们终于抵达我们视为真相的每一事物，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更偏重于哪一途径。为了恰当地介绍我们整个的命题，或许应该选取一确定不变的出发点。可是我们所想建立的一切，即承认语言学中只有唯一一个事实是就自身所确定的，这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没有必然的出发点，如果某位读者愿紧随此书一贯的思路，他将承认这一点——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可以说无法遵循一个严格的顺序。请允许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向读者重申同一观念，因为在语言学中论证，一观点比另一观点更合适的情况确实不存在。

³²⁹⁵⁼¹²⁶⁻¹²⁷ 我们决定进入声音事实的领域之时，另一领域中预先有某种确定的东西吗？绝对没有。

2° 不过，如果有某种确定的东西，这种确定对声音领域是决定性的或是有效的吗？一点也不。例如承认我们知道希腊语系统中表达 *vó* 价值用什么公式，在法语中用什么公式表现 *nu* 价值，显然声音形象 *nü* 存在于任何价值、任何民族语、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况之外，甚至不知道它是否符合一个希腊语词或一个法语语词。它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宣布它与自身合一，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隐然采纳一个观点，我们便不能宣布它与自身同一：

³²⁹⁵⁼¹²⁹ 否则，我们或许可宣告 *cantâre* : *chanter* 与自身同一。所以为了郑重宣布 *nü* 的存在，我们默默要求耳朵的同一性判断。同样，为了断言 *cantare* 和 *chanter* 结合的存在，我们借助了属于另一判断范畴的另一类同一性，但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断借助精神的极为积极的活动：以为言语活动中事物是自然地给予的，这一错觉根深蒂固。

第一个推理方式：“拉丁语有 *cantâre*”。然后“以……观点”这样的表述开始了，例如“根据……观点”所代表的声音形象是与某个南非的卡菲尔语或萨摩耶语同一的；以这声音形象规律的连续的“观点”是与法语的 *chanter* 同一的；以其在拉丁语中价值的

“观点” []

人们因此发现，为了以如此多的观点——因此把它们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连着对 *cantāre* 进行考察，第一个条件恐怕是知道真正的 *cantāre* 由什么组成，知道其所在，简单地说，其存在的实际形式。由此得出：

第二个推理方式：我们承认固然不能说“有一拉丁语词 *cantāre*”，因为应当选择一个观点，在观点之外绝对不可能知道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选择一个观点，这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我们正式宣称 *cantāre* 对于我们是个声音形象 *kan-tā-re*，所有增加的都将是属性。

第三个推理方式只对我们是可接受的：

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不仅除观点之外，什么都无法提前确定，而且甚至没有一个观点比另一个更为适宜。

首先只有观点的比较评论。真想不到，人们没有权利谈论拉丁语词 *cantāre* 或 []，随你们怎么想，可笑的，或与可笑的明摆着的事相反。

同一性	<i>cantāre</i>		<i>cantāre</i>
同一性	<i>cantāre</i>		<i>cantāre</i>
	意义和用法		意义和用法
同一性	<i>cantāre</i>		<i>chanter</i>

200

我们主张对语言做的任何种类的操作，无论对或错（除了我们放置一边的借用一章之外），利用我们提出的原则都可找到它的表述形式。

有不同种类的同—性。正是这个创造了不同的语言事实范畴。在某种同—性关系之外，语言学事实不存在。但同—性关系取决于一可变的观点，人们决定要采纳的观点；因此除支配区分的确定的观点之外，没有任何语言事实的基本概念。

10b [关于普通语言学一书的注释, 2]

^{3295a = 130}假定声音形象如 *alka* 口耳相传的结果, 最终变成了 *ōk*。

选取最终的辞项 *ōk* 和起初的辞项 *alka*, 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肯定的联系呢? 回答若是肯定的, 那这种联系又是什么性质呢?

立刻, 我们发现事物间的联系先在地存在着。

随着对语言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在认识上的深化, 人们更加坚信这一特别值得思考的事实真相, 对之掩盖是无益的: 即事物之间所建立的联系, 在这个领域里是先于事物自身而存在的, 且用于对这些事物加以确定。

^{3295a = 125}别处有物, 有给定的对象, 接着人们自由地以不同观点加以考察。

^{3295a = 131}这里首先有观点, 无论正确与否, 都只有观点, 借助这些观点人们随后才创造事物。这些创造, 观点正确就符合现实, 不然就不符合: 但两种情况中, 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对象是就自身给定的, 即便是最具体的事实, 表面上最显而易见的如一串语音也都如此。

例如, 我们考察一串语音 *alka*, 一段时间后, 口耳相传而成为 *ōk*, 我们注意到, 为了简化, 我们绝对不让 *alka* 或 *ōk* 的意义价值介入, 尽管没有价值, 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言语活动事实的开始。 201

所以 *alka* 借助时间因素, 碰巧成为 *ōk*。 *alka* 和 *ōk* 之间的联系究竟在哪儿呢? 如果我们进入这一途径, 而且不可避免地必然要进入, 我们不久将看到应该问 *alka* 和 *alka* 本身之间的联系在哪儿? 此时, 我们明白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是 *alka* 的东西 (也没有任何东西) 作为首要事实, 而首先有我们所建立的一类关系, 例如

alka 和 *alka* 之间的关系，向我们暗示某种单位，一个还难以定义的单位的概念。

这就是我们语言学的信条。在其他领域，能“以这种或那种观点”谈论事物，一定也可在对象本身找到一块坚实的土地。而在语言学中，我们原则上却否认有一给定的对象，否认从一个理念范畴过渡到另一范畴中还有东西继续存在着，否认人们能容许自己在几个范畴内考察“事物”，仿佛自身就是给定的那样。

最具普遍意义的梗概

这就是我们试图建立的最普遍的意义。在语言学中我们不准——尽管我们不断地这样做——就不同观点谈论“一个东西”，或一般来讲的一个东西，因为唯有观点形成 (FAIT) 事物。

一个这样的表达立刻出现（例如：就声音观点、词源学、派生意义上的观点而言，就……观点的），混淆的观念流行着——明显的，人们既然始于把 *equos* 变成某个可用许许多多观点加以考察的东西，自然它独立于一切。但是，对 *equos* 你们试着在确定的观点之外定义一下！

坦白地说，每当人们引出一个所谓“观点”的区别，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否是同样的“东西”；要知道，即便如此，也是偶然所致。

人们把物质的语音同一切能与之相对的都对立了多次，我们担心新的区别还会再与其他的混为一谈。但我们的立场很鲜明。在可与物质的语音相对的事物中，我们否认可以使之与概念相对，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细节上都不会有任何变化。可与物质的语音相对的，是语音-概念组，而绝对不是概念。

10c [关于普通语言学一书的注释,3]

³²⁹⁶ 在已知的万事万物中，有没有可比之于语言的东西呢？

首先要注意，这终究是个难题。但较之那些想解决问题，而压根没想过语言为何物的人而言，它对我们而言，意思不是模糊不清的。

依照我们的观点，这个问题等于是寻求一个颇不同于人所能知觉的东西。等于问，是否有一个可以还原成一社会生活事实的表达方式，在某个时刻把它看成是约定的，所以它也是任意的，与事物全无自然关系，绝对自由，而且相对这事物没有法则。2°而就其自身而言，它在其领域则是非任意的产物，受制于先前的存在。

A. 社会生活 // B. 内部生活

因此应当增加一条：3°语言不能中止，哪怕一天，每个要素都重复上千次。对于我们而言，知道语言是否是一社会事实，这并不重要。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我们要问的是，任何一个领域是否像语言一样，因其存在与变化而构成对称性。

I. 在一给定时刻：1°语言代表一个体系，其内部所有组成部分都井然有序地排列着。2°语言取决于事物，但语言相对于事物却是自由而任意的。

203

II. 同一语言代表一任意的约定，并非是[]事实的自由的产物。

11 [关于惠特尼一文的注释]

³²⁹⁷ 作为语言符号的对象，永远不会两次是同样的：应当一开始就考察或有一起始的约定，以便知道以何名义，在什么范围内我们有权谓之同一个。这就是与任何一个对象的根本区别，也是第一个极简单的来源 (source)。

例如，我面前的这张桌子，今天和明天在物质上都是那一个，我所写的字母 *b* 和桌子一样，也是物质的，可它却不是[]

惠特尼的阐述所表现的远见卓识、鲜明的个性、渊博的学识，都是最吸引人的特点。作为革新者，无论他到哪里都会引起反感；科学的证明并不属于个人，他所传授的，听众会以为以前就如此。如果有种流行的错误要重新提出来，某个可笑的建构应化为乌有，那总是某些特立独行的语言学家[]，我不怕说，这些错误的看法大多该由欧洲的大多数语言学家来负责，这是公正的。当然，有人可能不止一次发现，惠特尼除了天赋才情，还是个论战者，他具有论战者的本能和品质，容易发怒而且毫不留情。我担心，要是忘记提及使他大为恼怒的事例，就忽略了耶鲁大学这位梵语学者最个性的一面，可是我们不能怀疑[]。所有人都将见证这一点，我们不怀疑他[]性格中公正和好斗的一面。那些利用了惠特尼科学教海的“年轻人”，很难说在道德方面能以他为楷模。美国哲学协会要求众多的美国[]和[]对惠特尼在相关科学领域内发挥的作用，按照自己的认识，进行摘要和概述，我觉得这是最令人愉悦的想法。

显然仅从这些截然不同的侧面进行比较已是一种教益，失去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我们感到惋惜。你们不必要求，他们会乐意参加这一神圣的任务，你们不必强制任何人与你们携手共同来对惠

特尼的撰著加以概述，这需要时间。因此，信笔而言更容易。惠特尼特别的作用和命运。下面是人们的总结，我以为：1° 他虽未写过什么以表明他打算从事比较语法学的研究，可是他却影响了比较语法的所有研究，其他学者不然。是他第一个提出忠告，并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方法。2° 70年代和80年代之间（1860年—1870年）语言学界有种种企图，都想从比较语法研究得到的结果中获得某种言语活动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企图不是付诸东流，就是没有整体价值，除了惠特尼的，一眼看去就在正确的方向上，今天我们只需耐心地追随之。他也是第一个采纳了归纳法，懂得不从语法作品中得出关于言语活动的荒谬结论。

首先让我们考虑这第二个作用，显然，由于这一作用，也就是说，由于他教给语言学家一种健全的观点，以所谓的言语活动作为对象，使语言学家决定采纳一种方法，而有别于以往在实验室里所做的比较。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对言语活动的普遍化，这可令任何人都感兴趣，一个为比较语法对每个[]的操作提供了一个健全的方法，其实这是一回事。

205

³²⁹⁷⁼⁵² 在半个世纪内，语言学科学诞生于德国，发展于德国，并为德国的各色人等所喜爱，但是却不曾有人有丁点愿望将其上升到抽象的理论层面。这抽象活动一方面能控制人的所为，另一方面它在学术界中为使其具有合法性和具备存在之理都是必需的，这对所有的时代，都将是一哲学的思考题目。但第二个令人惊奇的是，语言学似乎终于摆脱了萎靡状态时，施莱歇尔可笑的论文却产生了，其论点不攻自破。他试图简单论述语言的一般问题，为此而享有盛誉。我们看到，语言学家在提及这个伟大的人物时，脸上露出一副严肃得令人发笑的神情，似乎他依然是一个语言学研究史上的非凡人物……（人们仿佛可以说[]）。就我们所能掌握的来说，他的那些论点显然最为平庸，不排除他的自以为是。在这方面，施莱歇尔既然想参与立陶宛语言声调的研究，当然就没

有比他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的了。他在这一领域的作用在于 a) 把与[]有关的 Kurschat 的区别作为可笑的东西抛弃了(在一个注释里!), 在于 b) 与此相反却大量复制注释, 但是从不给予其应有的好处, 为此, 使[]完全无法辨识。

³²⁹⁷⁼⁶⁴²就音位学而言——对这门从未有一名称的特殊学科, 我想说的是“由我们的器官发出不同语音的自然条件”的科学。就涉及语言学的音位学而言, 应当注意, 惠特尼对这未定型的学科已有多次贡献, 此外, 自从他对 *Prāṭicākhyas* 不同的 *Veda* 做研究以来, 他就关注一切可以搞清发音情况的细节。

206 说到生理学, 既然它是关于器官一种效果的特殊应用, 当然就不是科学。声学也不是。语言学才是一门科学, 因为音位学里包含着理论的和不可超越的条件。但仅是一门辅助科学, 正式处于科学之中, 以此方式处在[]之间。

我不提[]如《论元音的发声》(*Remarks on utterance of vowels*)一样, 因为对语言学而言, 我恰好认为, 知道[]并不重要。

^{3297续}语言学上有一极为有趣的问题, 惠特尼曾试图解决之。问题虽未解决(仅仅是因为他忘记了一个要素, 最有决定性的要素, 对此我这里无意谈论), 然而他却说出了许多道理。

尽管如此, 我们别抱幻想。总有一天——我们绝对意识到[]的重要性——人们会认识到, 就其本质而言, 语言的数量及其关系是完全有可能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的。应该放弃[]。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前面关于价值的一些提法, 哪怕这些提法出自著名学者之口。我们以为, 对[]加以阐释的系列论文无疑表明连续的渐进过程, 这就有点像经验引导我们一步步感到并深信直角三角形弦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到此为止, 没什么可以说的了, 只需彻底改变计算基础, 从直线的定义出发而不管经验。再也不需要浪费时间, 去测量去实验, 以获得

事实。

因为，如果符号理论是完善的，那么通过精神与符号之某个时刻的根本约定出发，历史的偶然——哪怕还不是已知的可变量——可提前就产生可设想的、提前产生可分类的种种移动。我们先在地驰骋于憎恶[]的科学领域内，也就是说语言组合的（所谓语言状态）一连串的多样性，偶然所致的一连串语言组合（所谓的语言状态），其多样性和棋局的多样性完全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然而，每种情况或什么也不包括，或包含一个描述和一个数学的估量，但是不包含从外部出发而得到的飘忽不定的阐述，哪怕借口这是外部力量（弈者）或一历史事件（前面的冲击）改变了棋子的位置，以及借口此前国王的情况或者语词 x 的状态与现在的情况或许不完全一样。

207

³²⁹⁷⁼¹⁴⁸⁹符号语言理论家与葆朴之后的语言学实践者，在理论建构之前，始终都把语言视为象棋的棋位（既无先前的也无后续的），他们问棋子在这位置上各自的价值和力量如何。

历史语法发现有象棋的下法 (*COUPS d'échecs*)，于是嘲笑前人。好像他对一盘棋有完整的看法，其实他自己也只不过了解连续的下法而已，棋位并不令他担忧，很久以来也不再引起他的注意了。然而，这两个错误中没有一个——很难说哪一个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影响更大——令我们驻足片刻，因为可以肯定，语言只能与一盘棋完整的观念相比，即同时包含位置和下法，既有变化又有连续中的状态（为在比较中引入一个相当本质的特征，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假定这是一个完全愚昧且并不高明的棋手，如同语音的事件的偶然，以及如同其他在）[]；因此我们会问，这本质上是二元的东西，是否从根本上就是历史的，或根本上就具有抽象的性质，根据一个不可抑制的基本资料而逃脱历史之力的约束，在象棋游戏中是每步棋后又出现的起始的约定，而在语言中，则是符号在每一事件之后，相对精神自身所建立的完全不可避免的行

为。³²⁹⁷⁼¹³⁹²简单例子：fōt : fōti,复数符号是 i。一招棋，所以是辞项新的位置：fot : foet;复数符号现在是 ō : oe 的相对立。(不管愿意与否)。³²⁹⁷⁼¹³⁹⁹可是，这两类位置自身和从原则上都绝对与产生它的事件没有联系，如果我偶然在 *kamtchadale*[] 也一样，如果我²⁰⁸我在下完两盘完全不同的棋之后，在给定时刻获得的同一位置，也是一样的。

又述：由于这点，我们对语言的性质把握不定，或者相信有人能说出它的性质，既然语言根本上就是二元的，这是至为重要的真理。

确实，对精神而言，棋位与一招棋（假定某招棋走得很愚蠢）之间没有任何相似性，因为或者即使人们假定它为[]所引导。再者，不可能说这两个全然不相像的东西，哪一个对整体更具决定性，以便能够把它归在某个地方。

^{3297续}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异议：罗马皇帝皮齐兹特拉（Pisistrate）统治下的君主政体恐怕与这一政体导致政变之间并无任何相似性，但就历史而言，人们从不怀疑这两者是一回事。民族的历史如社会建制，如语言的历史都是由危机——无论局部或整体的——以及因危机而改变的状态所构成的，这是一切的入门课本。

在一般的历史事物中，状态和危机之间，在[]之间没有任何绝对的对立。

例如，为了[]结束一个民主政体之时。

为什么？因为确实是同样的因素、同样的激情、同样的利益、同样的[]解释了危机或状态的形成。在语言学中，状态有种结构的理由（内在的）。先前的历史知识并不帮助理解符号与概念的内部关系，或者说对这关系在任一时刻的确定有所帮助。因此，如果用[]代替字母，那无疑是很有意思的，不过[]

取历史一词最宽泛的意思，如果人们滞留在这些历史的层面，以为语言从若干方面看都是个历史对象，可以通过考虑[]得以解

决，或者在某个时刻可以变得清晰，这在本质上就错了。

理由吗？很简单。

有些哲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或许能告诉我们概念和符号 (symbole) 之间的根本约定是什么，尤其是[前者与]一个代表此概念的独立符号之间的根本约定。或许我们还能说：我们用独立的符号来指符号的种类，其重要特点是，与所指物没有任何可见的联系，所以在以后的演变中不再依赖于这所指物，哪怕是间接地依赖。例如：我用一个粗略的图像来代表一个人，使之与所代表的人保持可见的联系，但如果用一书写符号 x，或一声音形象 *ἄνθρωπος* 来代表他，那就不再有任何联系了。另一方面，有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可以告诉我们，语言 (langage) (所谓语言的独立的符号的这一特殊系统) 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历史的演变。

209

使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没有想到的是，一旦符号系统独立于所指事物时，就会由于时间这一事实而遭受偏移，这些偏移对逻辑学家是不可估量的，而且，与此同时也一定一直都停留在[]。

而对语言学家而言，他们所忽视的是，遭受到历史作用的材料不取决于任何简单的历史评估方式，例如像种种政治事件那样。在这个领域里，任何东西都从一个方面触及到[]，太阳系本身不是[]。由此并不能得出[天文学]是历史科学的结论。

世间万事万物中，语言真实的状况是如此微妙，很难说它尤其为一历史对象，或特别是别的什么，但目前，我们倾向强调其非历史性的一面，这没有任何危险。

语言每时每刻都是历史的产物，这一点显而易见。但这一历史产物，在语言的任何时刻，又不代表其他东西，而只代表精神对某些符号所做的最后妥协，这一点才是更为绝对的真理，不然的话，就没有语言。然而，精神所能运用一个符号的方式（首先由于符号不变）整个就是一门科学，而与历史因素毫不相干。再者，如果符号改变，立刻就有一种新的状态产生，需再次运用普遍

210

的规则。

我们多年来怀着这一信念：即语言学是二元的科学，这二元性如此深奥而不可回避，我们自问有无充分理由，用语言学一名来维持一个人造的、一个产生种种错误、设置重重圈套的统一体，我们怀着[]天天都竭尽全力以避免落入其中。

在这根本的二元性 (dualité) 得到承认以前，至少被讨论之前，我们承认可能有些想法是异想天开，而有的并不违背事实的真实性，让我们注意到他们的观察；但是我们不可能承认一些比另一些更有教益，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能给我们以积极的启示。这就好比有人通过一系列外部观察后说，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是两个直角边平方的两倍；另一人说，斜边的平方与其他两边根本没有关系；第三人说，斜边的平方等于另外两个直角边平方的和。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第三人的结论或者说他的算法要比另外两人高明。这可能是种 [] 错误，而无论其算法是对（而且可控的，请注意这一点）还是错，在方法上都无真正意义上的改进，只有把 [] 倒置时，改进才可能有。

没有一个确证比之另一个更有价值，因为这些确证都缺乏真正的出发点。

这座房子是个东西，而我的视网膜在百米之外所接受到的（应当接受到的）印象，根据完美的数学法则，却是另一种印象，完全不同于第一印象，唯有这后一种印象才是言语活动的意象。这座房子垮掉，从一侧坍塌。

211 如果我现在对这座房子的两种状态，对这两个接受角度进行比较。十分肯定，它们不是相互独立的，以为一个先于另一个，或者相信这有助于我了解或是房子先前的状态，或先前的角度，以便使我明白这一视角下的现状，那绝对是谎言。没有任何手段以透视法则使一个从另一个中分离出去，尽管这是假设，所有 []

3297=1265-1266 有些幻想家说过：语言 (le langage) 完全外在于人

(extra-humaine), 自身是有机的构成, 仿佛弥漫于我们人类身上的一种寄生植物。

又有人认为: 语言是人类的, 但是如同自然的功能。

惠特尼则说: 语言是人类的社会建制 (*institution*)。这改变了语言学的研究方向。

我们跟着要说, 这是一个人类的建制, 但其性质如此特殊, 人类所有其他建制, 除书写这种建制之外, 都只能使我们搞错其真正的本质。

³²⁹⁷⁼¹²⁶¹其他建制确实都基于(在各种程度上)事物的自然关系 (*rappports NATURELS*) 上, 基于[]之间的相合之上, 作为最终的原则, 例如民族法律或其政治制度, 抑或其服饰的流行, 甚至任性而为的时装流行, 也一刻都不能偏离人体[比例的]根据。由此可见, 所有变化、所有创新……继续依赖于在语言范围内起作用的第一原理, 这一原理不在别处, 仅存在于人的灵魂深处。

³²⁹⁷⁼¹²⁶⁴语言与文字 (*le langage et l'écriture*) 却不是建立于事物的自然关系上。在某一摩擦音和字母 *S* 的形式之间无论何时都无任何关系。同样, 用 *cow* 并不比用 *vacca* 来指牛更为困难。

这正是惠特尼不厌其烦地反复申明的一点, 以使人更好地感觉到语言是一个纯粹的建制。不过, 这更证明语言是一个无与伦比的 (*SANS ANALOGUE*) 建制 (加上文字), 以为语言的历史应当和另一种建制相像, 哪怕这种相像有很大的差异, 以为每一时刻都不需要心理的活动, 这种认识恐怕是很自负的。

对此不屑一顾, 那就不对了。即使偶尔提及, 我们都应该记住两个极为重要的事实: 第一, 言语能力绝对处于大脑里; 第二, 这部分的突发病变多会导致文字能力的丧失。所以, 我们是通过这个部位发现约定的关系。

³²⁷⁹⁼¹²⁶³ 1° 其他建制 (状态) 在复杂之中仍是简单的; 而相反, 语言的质体, 哪怕是唯一一个质体, 从根本上来讲都不可能是简单

212 的,因为质体意味着两个并无关系的东西之结合,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概念,一个是与概念没有内在关联的象征对象^①。

1° 另外一方面,转换 (*les transitions*) 因同样的因素所致,在 [] 中被证实。

³²⁹⁷⁼⁴⁰⁴⁻⁴⁰⁷ 我们对各种各样的结论,特别是对语言不得不接受电报一词这样的结论,我们承认,只能持谨慎态度。首先这些结论之所以被广泛接受,是因为人们隐然暗示,一个民族在任何时代,包括我们这个时代,都需要了解新鲜的事物,并赋予名称。看不到这一点,那显然是很幼稚的。但这之后呢? 我把 1000 个或 1200 个像电报一样的名词加到语言的词汇中(其中最具体的部分),这会给语言的特点带来明显变化吗? 然而,这并非真正的异议。姑且认为每个 [], 问题可能是要知道:这是规律性的要素吗? 没有它,我们就把握不了语言事实的自然进程吗?

说起某些偏远山区的方言,我们注意到人工语词的引入几近于零。因此说,它是在语言的自然条件之外吗? 人们会以为这方言不具备言语活动的合乎规定的条件,是它需要畸形学的研究,理由是,它未遭受 [] 的混合,这所谓-in [] 的要素。相反,它代表 [] 条件。不仅这个 [], 而且承认的确不存在其他的,而只存在不断遭受到 [] 冲击的方言,真正的难题可能是要问:这些冲击构成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没有这要素,我们就无法设想一语言的连续吗? 不。所以这些要素对某个想了解 [] 的人都是次要事实,即使这外部的复杂是 [], 这些要素依然是次要的事实。

213 语言是由精神所使用的若干数量的外界事物作为符号而形成。外界的事物是蕴含 [] 的符号(被觉察为符号),这准确的尺度,以某种名义来说,就是语言的组成部分。[] *s* 一词是个符号,一个同 [] *salto* 一样的词。但是, *salto* 与 [] 之间的过渡,同样也

① 索绪尔在第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上用“能指”取代。——译者注

是一外部的事实，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一个符号。据此，我明白[]

³²⁹⁷这一真相被记录在关于[]的作品之首，在这之前[]

没有[]，也就不可能[]，就如寻找几何图形的特性，而不考虑区别[]的计划同样是极为重要的。寻找一物体形体的几何特性，恐怕是徒劳的。

您10月29日从布林莫尔(Bryn Mawr)发来的信函，我于11月10日收到，早知您的想法，我会及早给您回复的：

1° 您请我来评价惠特尼，把他看成比较语文学家，但惠特尼本人从未想成为比较语文学家。他未留下只言片语，允许我们视其为一个比较语文学家。他留下许多著作，关于语言的思考，以及研究成果：从比较语法中归纳出的高明且普遍的观点。这正是他1867年以来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他的另外一个贡献，也是他时时不忘强调的，就是永远不要把语言学和[]研究混为一谈。如此而已。

2° 当问题不是别的，只是就言语所说的有关普遍性问题时，一般来讲，我对任何一个学派的观点都不赞成，无论是惠特尼合理的学说，还是惠特尼成功击败的其他不合理的学说。不赞成之彻底，可以说没有任何妥协，甚至可以说，我不得不就此而写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毫无意义。

自此，我恐怕得请您不要让我来谈论惠特尼的语言学作品。而这机会远远是[]。但是，由于[]时间，没有任何作用。

1° 语言建制 (le langage institution)。

2° 语言学是二元的。

³²⁹⁷⁼¹²⁶²从未有[]断裂

无论是服装还是[]

怪诞之后，总是事物的自然关系重占上风，而且跨越时空依然保持其主导性的统一，历经种种变化而成为一条规则。而语言，

214

为了履行它在人类社会建制之间的职责，其方法没有某种界限（至少是让我们看到的界限）。[]之间从原则开始就没有相似性，这是一根本的 (RADICALE)，不含有一点细微差别的东西。由此可见，语言不包含在人的规则之中，不断被理性地纠正或左右。

这正是决定其他[]的理由。

^{3297 = 1210-1212} 根据一夫一妻形式所建立的婚姻制 (institution) 很可能比根据多妻制形式所建立的要更合理。这在哲学上可以讨论。但是某个如 σ 或 s 的符号表示语音 s ，或用 *cow* 或 *vacca* 来指 *vache* (母牛) 的观念都是建立在无道理 (*irraison*) 本身之上的，也就是说这儿没有任何建立于事物性质之上的理由作为根据，而且它们所介入的契合在任何时刻都不是为了维持或为了取消[]

^{3297 = 1268} 在语言中，声音符号 (*signes vocaux*) 与概念之间，概念与其载体间从未有内在相关的痕迹，由于这一事实，这些符号以全然未知的方式，在外部形式能参照与观念的最轻微程度的自然关联性的那些领域中，听凭它自己的物质生命的发展。由于这是我们所熟知的领域，我们因而错误地判断语言所应有的条件，特别是我们假设这些条件从根本上不可能有别于另一社会建制的条件。

³²⁹⁷ 1° 比较语法。

2° 比较语法与语言学。

215 3° 语言，人类社会的建制。

4° 语言学，二元的科学。

5° 惠特尼与新语法学派。

6° 音位学家惠特尼。

^{3297 = 166} 在惠特尼的整个作品里，他始终都在这个领域里耕耘，但有两段内容比其他部分都更能让人感到[]思想，准确地说，这思想从一开始就有了。

^{3297 = 168} 在《语言的生命与成长》一书中，惠特尼在最后一章中

说，人们以声音，就如以姿势或其他手段，为其思想的符号，之所以用声音，因为用声音更为方便。^{3297 = 173-174}我们认为这两行看起来矛盾，然而却对语言提出了不曾有过的最正确的哲学理念，而且，由此理念出发，我们对日常研究的事物将有更多的发现。因为它建立了一个事实：即有声语言 (langage) 只是符号的一种特殊情况，它不能就其自身而被评价。

^{3297 = 3240-3242}从起源上讲，一种组词方法来自某种偶然，主宫医院 (*Hôtel-Dieu*) 一词 (在中世纪，意思确是 *Hôtel de Dieu*) 完全与希伯来语的 [*tsédek Yahweh*] “上帝之正义” 的构词相同。希伯来语的构词法毫无保留地被用在法语许多并置但相互独立的语词中。

从此我们可以说，古法语偏离了印欧语系古老的道路，而进入 []

真理就是一个简单的偶然 []；显然，同类的偶然也能促使原初闪米特语获得它的似乎不可磨灭的特征之一：没有一点原初精神差异的痕迹，甚至没有一点偶然精神差异的痕迹；^{3297 = 3246}一切均在精神之外进行，在语音变化的领域中进行，不久就对精神形成一种绝对的桎梏，迫使精神进入到符号的物质状态所留下的特定道路上。

^{3297 = 3244-3245}以同样的方法，组合词如 *Bet-haus*, *Spring-brunnen* (其中第一个语词是动词概念) 可用以说明，德语不属于印-欧语系。

这一切没有任何重要性。这种构词法因诸语音状态而不得不如此，不仅大多产生于偶然，是物质的而且更是相反的如在 *beta-hūs* 去除 *a*，而成为丰富的因子那样。

勉强可以说，通过它的中止，构词法 []

^{3297 = 3248}于是，要问诸种语言根据它们所使用的过程来表达思想，任何分类的价值是什么，或者，这与什么相符呢？除了与瞬时和变动不居的状态相符之外，绝对与什么都不相符。^{3297 = 3247} 无论

是前面的语词，还是周边的语词，甚至是种族的精神，都与这种方法——在同一语言中，瞬息之后就遭受最可笑的偶然引发的元音或声调的变化——无必然的关系。^{3297 = 3280}施莱歇尔把语言当成独立于精神的有机体，承认这是一荒谬主张后，我们继续，我们不肯定，想从另一种意义把语言看成是一有机体，同时假设印欧语系或闪米特语的语言特性，不断留神使语言不滑到同样致命的道路上。没有一个观察不令我们坚信相反的事实，不令我们[]。“语言特性”面对唯一的事实如取消尾音 *o* 显得无足轻重，这一事实时时都可能彻底改变任何形式的语言 (langage) 符号和概念的关系，[] 前面给定的，为了新的手段[]

3297 = 1484 - 1485 论语言的反历史性

要是我们不借助比较，[] 研究二元的对象就会以似乎错综复杂的方式进行。

一局棋中，棋子的位置无论在哪儿，其特点都是，跨越了前面的一步，也就是说，通过这一套路或那一套路最终走到这一步，与大局无关，完全无所谓；从头至尾观看下棋整个过程的人并不比关键时刻才来到的好奇者有些许的优越性。或者说，无人会去描写
217 每一个步骤，既考虑这一步又考虑上一步，即使上一步是 10 秒钟之前走的。

这正是语言的出发点。接受这一点，剩下的问题就是要问这样一个对象在哪方面可以说是历史的。的确，它在本质上显得与任何历史的设想相违，注定是种抽象的思辨活动，正如我们刚才谈论象棋位置所包含的思辨活动一样。我们保留这一比方，因为我们确信没有很多东西允许我们隐约看到语言这一特殊的符号系统颇为复杂的性质，以便一劳永逸地对语言这一特殊的符号学下定义，不是从它的一个方面出发，而是永远从它那难以把握的二元性

出发来进行定义。

³²⁹⁷续 只有抛开先前时代的状态，以及时代之间的联系不顾，在这样的起始条件下，才有“语言”和语言科学（science de la langue）。而在相反的条件下，才有语言学。[]完全别样的历史[]，无论如何，它所不强求的，是不考虑[]。这是绝对的条件，以便理解一种状态所发生的，或仅仅理解其状态，明白要对不是此种状态，如这之前的状态进行抽象化活动。

但由此得出的结果对普遍化是什么呢？[]普遍化是不可能的。

同样，某种矿物可就其矿物学观点，或从使其某个时刻[]产生于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某个层面的历史事件的角度出发去加以考察。只要仅考虑某个位置上唯一的一个确定的事物，人们就可能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没有必要作出严格的区分，想把它们区别开来的愿望反而被看成是一种谬误。难道我们不也觉得这是同一材料吗？这是[]事物要素的物理性质，而这是[]的价值。

好吧。还是让我们尝试着普遍化。

于是，人们发现如果继续从起源和本质上同时来考虑每个产物，那对任何种类进行普遍化都不可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有一门科学，本质上就是历史性的（地质学），而另一门则是从同样的历史事件中提取对象的学科，而本质上却是反历史的，我们不能接受——除非不再存在——在永恒的观念范围中，如果运用了同样的表达方式（formule），两块不同的岩石会因形成之地、时代、条件、组合的本身性质，最后因一切可以想象的历史原因而不同。在知道和正式说出人们想谈论的是允许这晶体形成的条件，这里还是那里，（历史的东西）或人们想谈论它究竟是什么，例如相对所有三棱形的晶体——这无论如何都不触及方式、时间和地点，根据这些因素，这些不同的矿物才各自形成——在这之前，人们不能普遍化，对一个四棱形晶体普遍化没有任何意义。对这两个东西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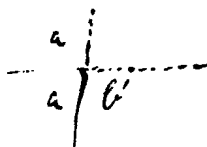
218

进行普遍化，这种设想也是荒谬的。但语言学自诞生之日起，强加于精神的，却正是这类的谬误，在语言的范畴中，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减轻，正相反。错误也许是，以为有时能逃脱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无论何时，人们都不可摆脱，甚至对于[]。因此，不从头开始对语言总的问题加以考察，就不可能对语言学中所运用的术语，哪怕是一个，加以论述，同样也不可能对一个没有考虑[]的学说作出评价，无论这学说是多么理性。

所有似乎在[纵向]事实和横向事实之间建立起联系的表达方式，毫无例外都是一些意象；另外一个令人厌恶的理由是人不能没有这些意象，也无法最终接受它们。

$$3297 = 1903 - 1910 \quad \text{或} \quad \frac{a}{a'} \quad \text{或者} \quad \begin{matrix} a : b \\ (a' : b') \end{matrix}$$

219 就我们所能说的，言语活动的最终法则是不曾有什么居留在一个词项里（直接是由于语言学的符号与其所指无直接关系）， a 不借助于 b 就无法指示什么，同样 b 没有 a 也无意义。或者说，两者皆由于相互的差异而有价值，或者说，没有一个有价值，哪怕是靠自身的某一部分（我假设“词根”等），而只有通过永远是相反的差别从而才具有价值。人们为此而感到惊讶。不是如此，又会是怎样的呢？在整个言语活动中既然没有声音印象比之其他更能回答它所要表达的，那肯定的推理点，哪怕是一时的，又会在哪里呢？绝对明显甚至先验的是，从来没有一个语言片段可以作为最高原则建立于其他事物之上，而只能建立在它与剩下部分的非-吻合上，或非-吻合程度之上。肯定的形式倒是无所谓，哪怕学习了五六种语言，其中[]我们仍没有任何想法，因为这程度全然等于零。



只有根据前瞻或回溯观点才具有重要性，其中人们〔 〕。任何规则、任何句子、任何与言语活动有关的语词都必然唤起或 a/b 的关系，或 $\frac{a}{a'}$ 的关系，不然，对它进行分析，就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不容易看得清楚，但一经思考，就会对此有所认识。正是由于 a 和 b 词项从根本上就无法同时到达意识层面，意识察觉到的永远是 a/b 差别，每一词项都根据因持续的思维活动所左右的法则而遭受变化（或变成自由的）。我们因此回到根本的确证上来，我们通过这一确证，试图搞清语言体制与人类其他社会建制之间的不同，即人类组织机构并不会受到精神持续的纠正，因为它一开始就不是思想与表达手段明显一致的结果。这一不同至为重要，尽管其外部的奇幻异景，如宗教仪式、政治形式、〔 〕习俗，为了不谈论手段。

220

^{3297 = 1267} 保留观点。惠特尼作品给人的一般感觉是，只需常识，只需一个人所熟悉〔 〕的常识，就足以使所有幻象消失，或足以从本质上把握〔 〕

然而，这信念不是我们的。相反，我们深信谁踏入语言领地，谁就会说他被天地间一切类同所抛弃。这正是人们何以在语言上创造出如此荒诞而且被惠特尼摧毁的建筑，而且从另一意义上说何以还有许多话可说。

1° 语言 (le langage) 不过是符号理论的一个特例。但正由于这一唯一的事实，它绝对不再可能是一简单的东西（其存在方式也不是一个精神所能直接把握的），在符号的一般理论中，声音符号之特例难道不比所有已知的如文字、密码等系统要复杂千倍吗？

2° 符号开始真正被认识，是当人们明白它不仅可以传播而且其性质就是用以传播，知道 2° 符号是可变的，并且当符号崭新的一面呈现给人的时候，只有这之后，语言研究对符号理论才会有重要的影响，符号理论也将拓展开从未有过的崭新的视野〔 〕。

不过，这对想从事语言理论的人而言，比[]要复杂百倍。

^{3297续}只要还存在名语词群（简单的名词）在可感觉的物体与[]之间，就有第一类神话人物宜从根本上与其他神话人物相对立，如神话理念的第一分类。所以，名称（nom）确实是决定原则，唯一不是神话人物的发明——因为谁会在创造之初规定这个？但神话人物一旦成为纯粹神话的，与大地的最后联系便被切断了，在许多[]之后移居奥林匹斯诸神之中。

221 只要 *agni* 一词同时指称——必然造成混淆——日常生活用的火和火神 (*Agni*)，只要宙斯 (*Djeus*) 同时也是[]的称名，火神或宙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与 *Varuna* (波斯神) 或 *Ἀπόλλων* (阿波罗) 属于同一范畴的人物，其名称具有特殊性，与此同时也不指称地上的任何东西。

倘若有一确定时刻，*Agni* 停止指[]，这时刻不在于其他因素，只在于导致这指称与可感事物即火分开表示的偶然而已：这一偶然受到第一个语言事实的支配，与神话这一观念世界没有任何必然的关联。如果把小锅 (*chaudron*) 连着称为[]，同样也可以把火连着称为 *agni* 和其他的。这时，火神如宙斯一样不可避免地像 *Varuna* (波斯神) 一样上升到难以辨识的奥林匹斯山诸神中，而不是跑到如 *Ushas* 一样诸神的最终领域，因此，在神话学中如此重要、如此肯定的变化在于什么呢？不在于什么，除非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不仅是纯语言学的，而且在每天发生的语言事件中都没有任何明显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绝对真实的是，并非那些 *nūmina* 根据那著名的公式是些 *nōmina*，而是 *nūmen* 的命运绝对取决于，也可以说随时取决于 *nōmen* 的命运。现在每一古代民族在万神殿中供奉的众神，大多不是来自一真实物件如火所得到的感觉，而是来自每个名称所具有的修饰游戏，使人随时创造出想[]就有[]的替代品。但使我们放弃名称和语言对人物创造的根本影响的并不是这一点。如果我们同意[]在词里，这儿的词

是简单的定语，它的确是第一个暗示者，也是将来有一天被创造的位于先前神话人物旁边的新的神话人物最终的唯一理由。

——惠特尼不是短暂的。

——惠特尼没有写过比较语法。

——今日德语词典。

——不需比较语法以推进[]

——但梵语语法，没有给予[]以理由。

——惠特尼与音节。

——惠特尼理应独立于比较语法，凡[]，都是为了第一个从中得到哲学观点。

222

——不太有奢望的角色。

——惠特尼与社会建制。

——惠特尼与新语法学者。

——最终的价值。

惠特尼声名远扬，而如此受人尊崇的作家却从未发表和[]有直接关系的[]，学习语言学的外国人会因此而感到惊讶。而我以为这恰是对惠特尼作品最好也是最简单的致意，他的著作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诚然，这赞赏或许平淡，可在语言学中着实非同凡响。有关语言学的著作，专业的或普通的，迄今为止已有 30 年历史的，坦白地说，哪本没有过时？我找过，没有找到，恐怕只有[]

惠特尼的书哪方面是决定性的，或者说它包含了人们所期待的一切，我们无意说明，作者本人也拒绝说明。1876 年，惠特尼第一个说出的内容，直至 1894 年仍不过时。这恰是具有启示意义的事实，远胜于对惠特尼这样一个学者的评价。

12a [静态和动态。关于普通语言学的注释,1]

³²⁹⁸ 语言中每发生一起“事件”，无论大小，结果显然都是，在事件后所用的词项之状态不再与前面的状态相同。希腊语尾音 *t* 如果在某一天脱落，如在 **egnōt* 中，这个事件似乎与 **egnōn* 毫不相干，确实毫不相干，只要人们谈论的是事件或一个事件。不过，一旦论及状态，我们看到 **egnōn* : **egnōt* 的相互关系就被 **egnōn* : **egnō* 的关系取而代之。这与事件中所发生的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至少这里不是分析这些差异的地方，同样的道理，古高地德语 *faris* 变成 *feris*，这正是一个与 *faru* 毫不相干的事实，由此可见，注意 *faru* : *faris* 相互的状态正好让位给新的相互状态 *faru* : *feris*，这同样也对，同样重要。

这一开始就与其他的一样有利于引出应有的区别，难以置信的是，凡如[]的任一普通概念，向来却不取决于这一区别。

$$\begin{array}{l|l} 1 \text{ } egn\bar{o}n \leftrightarrow 2^{\circ} \text{ } egn\bar{o}t & 1 \text{ } faru \leftrightarrow 2 \text{ } faris \\ \downarrow & \downarrow \\ 3 \text{ } egn\bar{o}n \leftrightarrow 4^{\circ} \text{ } egn\bar{o} & 3 \text{ } faru \leftrightarrow 4 \text{ } feris \end{array}$$

1° 在语言学中，语言生命的一种形式：静态 (le STATUS) 没有意义。

人们是如何成功地把这两个基本概念：语言的静态和动态混为一谈，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有意思的研究课题。目前，可以说的是，当两者都导致对静态不了解时，就会有两种搞错的方式。

一个是（由于历史意义的滥用）纯粹地、简单地取消静态的观念，想象语言是靠事实，如取消 *t*，也就是取消事件而存活。借口这些事件是每个静态的规律性理由，持这种观念的人其实对[]没有丝毫认识。

另一个是（由于历史之义的失常）用适合静态的用语表达事

件，这是把一切都搞错的最严重的方式。例如说，“古高地德语 *a* 在 *i* 前变成 *e* : *faru - feris*”。而不是说：“有 *a*) 时间因素作用的事实，所以 *faris* 而非 *faru* 变成 *feris*， *b*) 不是由于时间的因素，*faru* 事后与 *feris* 相对立。”

静态和动态

224

语言学现象有几种？

根据目前和以往的教学，似乎只有一种，而根据每个人喜欢的分类方式则有无限多种。我们说，准确地讲有两类，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三个，不取决于人们所偏爱的原则，而只取决于对象本身，具有内在的和清晰的必要性。

1° 语言学的现象有多少种？

2° 现象的整整一个范畴怎么能因另一个而不被察觉呢？

静态和动态

语言学现象形成唯一的一个脉络，要把握这一脉络，只需置身于其历史一连串的事件中，这个想法是自然的。1° 语言学的现象有多少种？对这个问题 []

静态和动态

所有特殊的或普通的现象，语言都可以是其舞台，它们或者属于一种状态，每一个都在其范围内被定性，或者以事件的形式呈现于我们的眼前。

初看起来，这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异的，在语言学许多可能的区别原则中，为什么要赋予这一原则以特别的重要性：把状态从事件

中分离出来，把事件从状态中分离出来呢？或不如说，状态中的一切都已提前包含在事件中，这怎么不明显呢：某处之所以有 *gero : gestus*（状态），是因为事件把 **gesō gerō* 变成那样的吗？语言学研究进展到这一步。状态或事件对它无所谓，甚至没有区分，甚至没有在某处提及，如同它们有其独立的价值。

225

12b [静态和动态。关于普通语言学的注释,2]

³²⁹⁹应当相信由于我们精神的自然倾向，在所有包含着发展、历史的连续、时间上的一连串的事物中，我们更注意的是事件，对状态则不感兴趣。这在某些学者那里，甚至发展到对什么是状态都一无所知的地步，或者在事件之外，并不赋予因事件而成的状态之特殊的角色。除了语言学，在许多像语言学一样得考虑历史因素的科学中，这种精神倾向有多么重要，我们觉得还难以说清，不过它是如何在语言学内部引起混乱，这却是我们应该尝试着勾勒的，但由于[]，事实上没有任何分析可以穷尽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这种倾向来自何处，很容易看到。事件是状态之因，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对此做出了解释。

一种平衡，即词项彼此间的位置，从未给定。

纵然为事件的目录表所给定，这一位置本质上也不是别的，不过是这些事件，可能值得[]。

一盘棋的比较。

就自身考虑的静态

语音与概念，形式与意义 (*la forme et le sens*)，符号与意义

(le signe et la signification) 的相对概念的模糊性与虚空性。(人们应当如何对确证下结论, 一会儿是形式相对意义, 一会儿是形式相对语音, 而对形式是什么却未定义。)

哥特语规则之例:

1° 元音前的 <i>u</i> 变成 <i>w</i>	} 错, 即便纠正这一表达, 说 <i>u</i> 在元音前对应 [<i>w</i>]。
2° <i>w</i> 在辅音前变成 <i>u</i>	
3° <i>w</i> []	

事件一无所用, 因为它解释了一种状态, 仅仅是一种状态。然而, 在大多数科学中, 解释状态的起因就是一切, 因为状态自身没有意义, 或没有作为状态而加以区别的特殊作用, 以至于语言中意指力 (*pouvoir de signifier*) 属于状态, 唯一属于状态。另外, 语言除这“意指力”之外, 可能不再是种存在, 无论这种存在是怎样的。因此, 在这一领域, 我们看到, 甚至在 [] 后, 我们都把握不了对象, 而人们却以为对此已做出解释。

226

最好一开始就确定: 我们不把语言学视为科学, 有一好的区分原则要找到, 而是保留一两点, 把它看成这样的科学: 试图把两个从原理开始就不一致的对象结合为唯一的一个, 相信它们形成了唯一的一个对象。最严重的是, 我们的科学满足于这种结合, 对可能从基础开始就存在的某种错误, 丝毫不感到困扰; 面对每天接受的最间接的设想, 丝毫不觉得不自在, 反倒觉得拥有了对象; 不知把对象从普遍混乱的观念之中提取出来是多么困难。

第一个可能令人惊异的对象:

1° 所以假设随便取一形式: $\acute{\epsilon}\gamma\nu\omega$ 。

只要不把它与什么相对待, 只要不给出第二个词项, 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 对这一形式, 就无从说起。

它可与什么建立关系呢? 这第一个关系的性质无论是什么, 肯定是和存在于另一时代的 *egnōt* 有关系。

但肯定也与同时代的 *egnō* 有关。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些关系的性质！人们模糊地觉察到它们的不同。我们不要求语言学下定义，先确定第二个，为表明与第一个的区别，这恐怕是纯粹的混乱，还是让我们简化问题，通过对语言学最熟悉的论域（terrain）提出问题，首先问第一个（*egnōt : egnō*）的特点是什么。

227

它将告诉我们，这是语音学的或和语音有关的事实，同时，另一关系（*egnō egnōn*）不是语音学的，与语音不相干，但与某种它尚不知道如何定义的东西有关，可能是语法的、词法的，归根结底可能多少是语音学的，那好吧！我们别为 [] 的偏移而担心。

2°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曾假设，语言首先提供的，作为可能的对象是种形式。但同样应当假设，我们也可以把事件作为第一个可能的对象，随之还可以以任何一个其他的東西作为对象，因为在语言中，绝对的情况是，没有什么能告诉我们对象究竟在哪儿（这也是这门科学的劫数）。对其他科学，对象至少是人们感觉中的，人们由此而进行分析并加以把握。

[] 以此名义，直接进入心理学，并期待心理学给我们以启示。

然而，心理学包括符号学吗？这问题没有意义，因为若是如此，那心理学所未知的，作为符号学事实基础，其语言现象是如此之多，心理学家于此之外所说的一切就必然不代表什么，或几乎什么都不代表。

语言学家要是明白这个问题，就会向我们证明，语言中存在着第一个可能触及的对象，绝对有某个对象，不过这对象先于分析，而非分析后而存在，我们不仅会停止写下去，而且这：

1° 建议的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种形式，也就是唯一一个术语。

2° 或建议的不是一种“形式”，而是把两个词项联系到一起的一种关系，此外，这种关系绝对是任意的一种。

3° 或建议的是两个词项间的关系的普遍化，例如：梵语 *m* 在 *t* 前变成（或已变成）*n*。

索引

历时 (DIACHRONIQUE)。相对共时或固有共时。000。为什么相当于语音学。

(事实) 参看现象。

约定的 (符号) 参看符号学整章。在何种意义上, 语言学所有符号都是约定的, 与语言学家的某些理念相反, 而在什么意义上, 又没有一个是约定的, 与哲学家的某些理念相反。

法则。不可定义的, 除非区别这名词所代表的两个东西。000。

“Se trouve” 只有在不存在任何强力的情况下才是可以准确运用的一个词语、一个术语 (固有共时), p. 000。因此必然性和荒谬性几乎就是指一个事件的用语 (历时法则)。

^{3299 147} **语言之起源。**对于符号系统及其生命条件有一正确观念的人, 他就不会考察起源的条件, 因为这一问题毫无意义, p. 000。无论何时, 语言起源都从根本上等同于语言的生命, 根本的问题是要理解生命。

^{3299 核} **现象。**应当既从事件也从其起因的状态去着手来理解现象 (两者在其范畴内都是一种现象)。000。现象一直被理解成单独的事件, 或被转换成不可接受的混杂的观念。000。事实一词, 对想同时指静态事实和动态事实的人而言, 仍是唯一的材料, 而不像现象一词尤其令人想到的是动态事实。00。

特异共时。语音学的 (历时) 不是特异共时。000。语法的 = 固有共时, 只有归于固有共时的理念时, 才成为一清晰的观念。

语言学矩阵

对语言事实的任何可能的设想, 我们都可以用一个简单而处处

都如此的图形来表示，包含四项：



229

纵向表明时间的价值，而横向[]

可能的关系用线条标示。在 a 与 b' 之间或 b 和 a' 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对角线）。

有一条件，这就是我们不想把任何历史的观点运用到事实上，图形不仅可以而且应当简约为 $a-b$ 。

我们只有四条原则：

第一，应当区别事件和状态。

第二，应当使之相对，例如使一个依赖于另一个。

第三，应当使之分离，而且是以绝对的方式，剩下的唯一问题是要知道[]。

第四，也是最后一条原则：任何其他归类方式都是无益的，没有什么能给予理念。凡[]预先都绝对是无用的。

语言的种种现象也许能通过一个单一的途径，并循着这单一途径 (*une voie une*) 提出问题，这想法与假设语言自身也是一单一的东西 (*une chose une*) 一样，也是错误的。我们否认语言是单一的。从此，我们有权如愿来介绍我们在语言中发现的两个要素。

只需说出约定一词，就使我们就语言而产生的正确和错误想法相对立[]

约定的符号中有种特殊的東西，本该对此有所关注的学科却没有想到，这符号^{2°}是可传播的，由此而具有第二次生命，完全可以说，这些学科（一般的大众亦然）对此没有任何概念。如果没有认真思考[]，符号的界定因此而发生变化。所以，对约定的符号的哲学思想从[]开始就是绝对不完整的。而语言学家所犯

的错误却是，由于处处只看到传播和传统，只看到自身为机械力所左右，所以不再把语言符号设想为本质上就是约定的，赋予符号某种或单独或与历史有关的神秘本质。〔 〕既不是自然地也不是由于要指示简单过去时企图而被称做〔 〕。当符号完全建立在相反相成 (un co-status négatif) 的基础上时，约定就出现了。

3299 = 1086-1091 符号学章节

语言哲学家所建立的，或至少是提供的大多数构想，都令我们想到了我们的亚当，他把各种各样的动物叫到身边，给它们一一起名。

在哲学家以为是语言材料的依据中，总是缺少三样东西。

首先，语言的基础不是由名词构成的，对这一真相，我们甚至不强调。语言符号恰好符合对五官而言是确定的事物如马、火、太阳，而非与一概念，如ἐθήκε“他放下”相对应，这实际上是偶然所致。这种情况无论多么重要，都无任何明显的理由而将其视为语言的类型，而是相反。对如此理解的人而言，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许只是个错误事例。但是，这里隐含着某种倾向，我们不能不知道，也不能听之任之，这就是语言究竟是什么，知识就是事物的名录表吗？首先是给定的事物。首先事物，然后符号，所以（这正是我们一向否定的）符号外部给定的基础，语言的形象用下面的关系表达：

$$\text{物体} \left\{ \begin{array}{l} * \text{ --- } b \\ * \text{ --- } a \\ * \text{ --- } c \end{array} \right\} \text{名词}$$

而真正的形象表达是： $a-b-c$ ，外在于任何实际的关系，如建立与某物上的 $*-a$ 。假若一个物体，不管在哪，都可以成为符号所附着于其上的终端，那么语言学就不再如其所是，从头到脚彻底坍塌，进而言之，人类精神亦然，就如这一讨论而显示的。

我们刚才所说，只是附带的批评，批评那些意图从哲学角度出发处理语言，采用的，却是传统的方式。

231

起步之时，就把所指物这一依据作为根本放入研究，这实在可悲，其实它们在其中什么也不是。选此例其实是个错误，比如说我们用[mais]^①来取代ἥλιος（太阳）、*ignis*（火）、*pferd*（马），我们就不会去到语言外部去寻找参照物了。第二个错误更严重，这是哲学家通常会犯的错误：

2° 一旦一个物体被名词所指，从此整体将发生转换，而无别的现象要预见！如果变异发生，可能我们担心的只是名词方面，*fraxinus* 变成 *frêne*。然而，概念方面也发生变异：[]

瞧，当未预料的因素，这个哲学的组合中决然不知的因素：时间（LE TEMPS）介入时，已有某种东西促使我们思考概念与名词的结合了。但是，若仅有这两类变异，以及这第一类的分离，概念因此自发地离开了符号，无论符号是否发生变异，那还没有什么令人震惊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亦不是语言所固有的。

这两个问题迄今仍是分离的质体，至少对于[]

³²⁹⁹⁼¹⁹⁵⁰⁻¹⁹⁵⁶ 在无数情况中，是符号的变异改变了概念本身，人们突然发现，有区别的概念总和与有区别特征的符号总和之间，差别逐渐消失。两个符号因语音变异而混同：概念在确定的范围内（被整体的其他符号所确定）也将混淆起来。符号由于同样盲目的过程而变得不同，它不可避免地给这刚产生的符号附加一意义，例如下例，但我们即刻注意到，概念与符号的关系如果外在于时间和传播，从此出发的观点就全无意义，唯有传播教给我们（经验地）意义的价值所在。

举不同的例子。

① 连词，“但是”。这是法国语言学家猜想索绪尔留下的空白应是此类词。——译者注

续：约定俗成的

凡伴随有意义的静态事实都与动态事实相对（这样又属于另一个根本的特点）。

³²⁹⁹续 所有以某种方式指向意义的，反过来都是静态的。

我们在第一部分谈论了词项之间所发生的现象，仿佛这些词项不应比某个可见的物体更需要定义，本身不该首先要定义一样。这是种错觉。这正是语言学最微妙之处，即意识到是什么使任意一个词项存在。除了由于错觉而形成的习惯之外，没有任何一个词项是作为十分清晰的质体呈现给我们的。

语言现象有多少种？一种还是多种？这样提问，就犯了根本的错误。是一种，如一切现象都是语言的那样，那语言学就属于同一整体、同一个明显普通的单位；或根据种种“观点”来观察事实，并进行分类，那就有无数种类。例如语言中有语音和意义（概念）；一些属于语音作用的事实以及一些源自类同作用的事实；或者一些语音学事实、形态学事实、句法事实，或许还有词汇学事实。

一个语言形式是随时在其周边形式中呈现的（外在于它们的东西），这周边形式也不取决于它，它自身唯有时间上的连续性。

为了看清形式的内在本质，只需“分析这些形式”就如分析化学物质或解剖尸体那样，这种想法隐含令人惊异的幼稚设想。这表明：

1° 有很多分析都没有任何共同点，只有把这些形式划分归类，才有价值。

2° 对象在有确定的存在前是不可分析的。例如，应当明白一些条件，一种如一[]形式的东西在这些条件中存在。

混淆的状态跟事件

所有科学研究都有或多或少本质上的重要区别，使问题多少得以澄清，在这些区别之外，事实难以一致，也难以理解。大概只有在语言学中，才存在着一种区别，无此区别，事实在任何层面上都无法理喻，除非是错觉；无此区别，事实甚至无以把握；无此区别，就没有任何可能的清晰性[]

这就是语言学中状态和事件的区别，甚至可以问，这一区别一旦被明鉴和理解之后，是否还是语言学的统一体，其结果难道不是让我们明白，语言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对象，必须有两门学科吗？我甚至不把它们定性为并行不悖的，而是[]

要把状态和事件混为一谈，语言学中有不可穷尽的资源。混淆就在观念之中，而当它只在语词内，在我们不得已表达事实所使用的方式中时，[]

第一类语言事实（关系）的特点

它们产生于两个连续的词项之间，它们[]。

13a [关于语言学中术语 (terminologie) 的困难 (“不再有修辞格了!”)]

^{3300 = 96} 不再有修辞格了，只剩下符合语言的绝对现实的表达吗？这个课题真好！[]

不再有修辞格了！这可真是个好课题，有人立刻把它列入计划。然而，该如何付诸实践呢？因为世间只有很少的事物可用简单的表达，与语言的绝对现实性相符，并能以无可挑剔的方式归

类。例如，如果我看到[]被称为元音转换，妨碍我说这是言语活动的一个修辞格，仅此而已，尽管结果是，凡讨论都围绕着元音转换进行[]

234

人们将提出异议，觉得可笑，而我不说我有道理，但讨论唯一的目的是，给我指出元音转换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从而使我具有第一个手段，判断是否值得用“修辞格”一名。

依此类推对每个术语都如此。^{3300 = 101}禁止使用修辞格，这等于说掌握了所有事实真相，不然的话，你们根本不能断定隐喻始于何处终于何方。

这些道理如此简单，我肯定[]。如果相信那些信誓旦旦的人对他们所做的研究有丁点认识，那就太好了！不再有修辞格了？所以只剩下与言语活动相对应的术语？这等于说，对新语法学派而言，言语的绝对现实性不提供神秘的事实，也都展示给我们了。

^{3300 续}在课题中，这种说法认为，应当关注诸语言的现代和当代阶段，以便很好地理解最久远时期的意义，这种说法会使惠特尼这样的人惊愕。惠特尼自从事科学研究以来，远在任何学派打算夺取这面大旗之前，就认为语言研究不可能基于其他基础，而只能基于对现象的观察。《语言生命及成长》一书的作者，如同其他作家，在某个学派以为发现了生动的语言世界，并将之公布于世之中发现了某种可笑的东西。大家知道，惠特尼不把也不能把发现每个现象之重要性的人都归属于新学派。若不承认惠特尼的标新立异，至少我们得承认，他在这点上提出了新的看法。有理由对此质疑吗？我们可以这样问。一方面，[]思潮从未忘记它所归功于惠特尼的，另一方面它[]人们唯能[]

这儿，还是让我们介于惠特尼和[]观点之间，我们敢于重申一点：如果不知道在讨论什么，就没有必要讨论。语言中自古以来就有两类全然不同的东西，需要我们考虑法则的概念。

235

对于两类不同的现象，没有任何理由以法则的名义去把握，正好相反，这对于语言学研究也极为有利，使这些现象从根本上就摆脱这个词，如果法则指的是语音规则，那它荒谬一次，而指下面的情况的话，则荒谬三次：

a) 因为它混淆了这两样东西：现象，通过这现象[]

b) 因为人们如果分离——了不得的进步——而且把法则运用到[]关系上，这只不过表示一种已建的顺序，没有任何强制力。法则的意思是“顺序的公式”，如同我说物体粒子螺旋式排列着。这并不意味这些粒子性质上应当是螺旋式的，假如我们不该关注的一个先前的力量，没有处处以此种方式排列，也不意味着它应当保持螺旋式的，假若有一个新的力量扰乱之；而只意味着，在那一时刻，发现它们是螺旋形的，而这正是它们的秩序，它们此时的法则，这并非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儿的法则等于排列，存在事物的秩序，共存事物的秩序[]

c) 用强制力，看似稍好地证明法则一语。

可能有人觉得，假如形态法则的对立自身是种证明，那说到语音学法则，恐怕不太有理由如此。这正是我们所质疑的。知道语言学整个是否有一种或两种，或三种，或总共有几种法则之前，问“法则” (les lois) 是否是[]根本没有意义。

13b [关于语言学中术语的困难 (简单的表达)]

³³⁰¹ 由于每个概念，如音节、双元音 *eu* 仅能通过一列 (colonne) 来标记，姑且认为 (根据对术语的理解) 是几个连续状态，但总之是几个时代，所以为术语[]而竭力论争，或天真地以为由于笨拙或词汇不够，才找不到简单的表达，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语言学

中对于原初就要区别的东西，根本没有简单的表达，不可能有。简单的表达是代数式的，不是代数式的就不是简单的。

14a [论发分节音]

3302 = 177 论发分节音

有些语词发明于人类的远古，碰巧符合必要的区别，因此历史上促进了研究的发展。还有一些语词，基本上就是错误的（肯定更严重）或有一半错了，却在语词自然的区别旁边窃取了一席之地，造成混淆，引起误会。

但是，除这两个或使科学受益或使其遭受纷扰的已知种类之外，也许还有第三类语词存在，这个种类很奇怪：语词本身没问题，我们也觉得正确，但是我们既无法准确说出其范围和内涵，也无法确定它所蕴含的意思。之所以给人正确的感觉，是因为它们从来不构成问题：例如发分节音 (*l'articulation*) 一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造成困难，而对一个如辅音[]的词，我们对其蕴含却不清楚。动物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与语言学家，他们争先恐后地向大众谈论发音清晰的语言 (*langage articulé*)，如同谈论一个人所皆知，一个清晰明了的东西。而实际上，他们把发分节音与某种大脑的事实混为一谈，就像说言语活动是“一系列概念”一样。因为无人指出发分节音还有口腔的意义。

237

14b [内爆破 + 内爆破]

3303 = 983 内爆破 + 内爆破

两个连续的内爆破音可以表现为 a) 如两个被分离的内爆破

音, b) 如唯一的一个普通的内爆破的部分。再一次, 第一种情况没有限制, 总可按照我们的意愿得以实现; 而第二种情况则有限制, 即使我们有意为之, 也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完成。又一次, 这些条件从根本上取决于音素的开口度, 如此方可发出一个*i*内爆破链, 因为开口度逐渐减小, 但对*ir*, 注定保持原样(简单内爆破链), 即使做出最大努力, 也无法实现一个内爆破链, 因为开口度逐渐变大。

补充一点, 正如内爆破链接受好几个音素, 同接受两个音素一样, 只要开口度是增大的, 同样的道理, 内爆破链也接受好几个音素, 只要开口度是减小的。如果外爆破链延展的界线是在四五个音素之后, 就无法有第六个开口度更大的音素, 那么同样, 内爆破链延展的界线也不能有比前面的闭合度更小的音素, 例如, 在*áirft*之后, 在闭塞区内不能把声音提得更高。(这超出了范围, 正如我们就爆破所讲的那样, 绝对与内爆破链无关, 但不能对应这一问题, 即知道内爆破链后所能够追随的, 有多少东西能够追随之, 作为不可或缺的要素, 首先由于发出某个音的企图。)

238 ³³⁰³ 续 [] 我们不禁好笑, 不由得要问, 如果打算基于一确定的基础, 来谈音位学的区别, 那应当从哪儿开始呢? 人们想象最小的 []。

音位学同语言学一样, 同任何一个不幸要在两类范畴的事实上滑动的学科一样, 唯有相关关系才能创立要考察的事实。正如我们在别处所确证的那样, 假定可以把语言学区分出第一类范畴: 语音; 第二类范畴: 意义。其实这是种错觉, 理由很简单, 语言学根本不可能由这两者中的唯一的一个组成, 任何时刻都无法为了存在而要求一个实质, 或两个实质, 同样, 我们注意到机械事实也好, 声学事实也好——在各自的领域——都不代表那应当从此出发且应当回到此的音位事实。

14c [音节理论 (1897 年?)]

³³⁰⁴⁼¹⁰¹⁵ 我们刚才就 *i* *i* 注音等所说的，还可以用这一注音所依据的理论再重复述之。这一“理论”什么也不解释，仅限于指出所要解释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不明其因的声学效果）。这一理论或许具有解释 (*l'explication*) 的特点，而不再是陈述客观事实 (*la constatation*) 的特点，唯一可以说明这特点的，就是诸语音接收音节的声调时，还具有响音的功能。这或许可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条件是我们通过这同一个理论搞清楚什么是音节，这第三个要解释的声学效果。但这正是最糟的主题，对此，某个清晰性 []，除了每一音节中总有一响音这一事实之外——以便音节取决于响音，而响音则依凭音节——没有什么能在某一点上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³³⁰⁴⁼¹⁰⁶¹ 2° 请注意这一理论，如果它什么也不解释，至少绝对无害；注意音标 *i* *i*，只要它对我们单靠耳朵所听到的无所裨益，就仍需在 [] 中给予证明，且作为一肯定的听觉事实。

239

^{3304 = 908} 3° 如果你们愿意 []，这不再是 *i u r l m n* 的作用，也不是元音、辅音的特别问题，也不是本应当首先关注的音节的特别问题，而是要知道在言语中，一串要素通常情况下是根据怎样的可能性前置或后置的问题，即所谓语音链的理论。两种场合规定了与此链接有关的种种条件。

^{3304 = 803-805} 1° 各种各样音素的开口度，即口腔发音如 *br* 等所代表的开合度。

开口度为零的： *ptk; bdg*

为 1： *m*

为 2： *sfβ*，等等； *zvd*，等等

为 3: *rl*

为 4: *iu ü*

为 5: *eo ö*

为 6: *a*

^{3304 = 909} 2° 同样的音素总是有内爆破或外爆破的形式，⁼⁹¹⁶⁻⁹¹⁷ 无论其开口度大小，只排除 *a* 音，因为 *a* 音开口度如此大，不再有 []

^{3304 = 934} 从此，让我们以注音方式来区分每个音素的内爆破或外爆破形式，如 *T* 和 *t*，*N* 和 *n*，大写表示内爆破，小写表示外爆破。*i* 和 *u* 是唯一的两个音从此享有 []

^{3304 = 941} 这两个给定的场合中，我们注意到，其中一个没有任何意义，例如寻找 *g+t* 音组或 *p+i* 或 *m+r* 有什么价值。这些语音链，直到我们知道音组的第一音或第二个音，是否被假定为内爆破音还是外爆破音为止，都是完全未确定的片断。（因此 *p+i* 可表示 *Pj* 或 *pj* 或 *pI* 或 *PI*，根据下面给定的区分；同样 *m+r* *Mr* 或 *mr* 或 *mR* 或 *MR* 等。）

^{3304 = 940} 注释。*i* 和 *u* 是目前字母表中唯一具有差别的注音，根据它们以内爆破 (*i*, *u*) 形式出现或以外爆破音 (*j*, *w*) 形式出现。非但不取消这一注音，我们还要将其扩展到所有的语音，对内爆破音我们用大写 *T*, *N*, *R*, 等等；对于外爆破音则用普通字母 *t n r*, 等等。不过需要规律地用大写 *I*, *U*，用小写标出 *j*, *w*，以便不打破与其他内爆破和外爆破的关系。

^{3304 = 960} 法则。在语音链上，人们总能做到声音上把任何两个语音后置，甚至规定它们均为外爆破音，只要所引起的声音效果提前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但 2° 为了有确定的听觉效果，不能随便组合。

^{3304 = 968} 外爆破链的条件。当几个连续的外爆破音属于开口度越来越大的音素，如 *ksrj-AUN*，其中的四个外爆破音 *ksrj* 符合逐渐开

合的开口度 0. 1. 2. 3 (而一串音 *ksrtaun*——就是竭力使四个要素 *ksrt* 成为外爆破的, 也不能给出这印象, 因为开口度是 0. 1. 2. 0), 人们获得第一个特别的听觉效果 (外爆破链)。外爆破链的印象 (需要开口度变大, 同时所有要素还要持续外爆破) 为一个没有延续的语音链的印象。

^{3304 = 984} 内爆破链的条件。当 [] , 人们获得第二个听觉效果 (内爆破链)。

^{3304 = 995-996} 3° 元音的条件。元音或响音自身独立于对语音性质的任何考虑, 而且简单地与语音链的每一个内爆破音相对应, 那就是给出元音印象的事实, 如此一来, 甚至 *kPtO* 与 *kRtO* 或 *kItO* 都能给出这种印象。

^{3304 = 862} 唯一的理由是 [] , 由于这理由, 一般是些开口度小的语音作为第一个内爆破音, 即作为元音而相遇, 尽管我们认为首先需确证元音和辅音的交替是因口腔的发音而非因语音的质量所产生的现象, 结果存在着任何 [] : 口腔开口度越大, [] 越 [] 。为此在一串如 *gZdA* 的语音中——且通过另一个非一般原则的原则——似乎 A 独自是元音。一个新的情况, 即当喉腔音力不受阻时, 就扰乱了 [] 根本的区别。

241

^{3304 = 959} 语音链的整个理论——这正是把它变成一种更 [] 的研究, 可能的或不可能的语词的价值 [] 。由于确定了某些应具有的条件, 某些组合是“不可能的”。如果不确定条件, 如果只是模糊地确定那些条件, 或如通常在有 [] 人那里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人们在句子中间悄然改变了条件, 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 而在这 [] 之中, 一切也都变得不确定了。还有许多事例, 我就不谈了, 其中人们论述某个音组中突然出现的历史变化, 仿佛那就是其内在性质的证明一样!

^{3304 = 969} 让我们假定, 人们提议发两个或多个连续的外爆破音, 规定它们应当对听觉产生一个整体的且连续的效果 (*un effet un*)。我

们将看到，假如某个外爆破音与它前面开口度更小的音对应，那无论怎样努力，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发 *ksrj*, *tlm* 音或许是“可能的”，但却无法对听觉产生一个整体的效果。这是因为开口度是 0.2.1.3。2° 如果爆破要素没有一个开口度低于 []：0.1.2.3，这总是可能的——至少这里在无益考虑的界限内，因为我们 [] 这里本质。

^{3304 = 976} 产生没有断开的听觉效果的一串爆破音，人们刚刚看到其条 [件] []

^{3304 = 961} 如果尝试连着发一个外爆破音和一个内爆破音，为了产生同 [] 一样不间断的听觉印象——我们会看到——与所发生的恰恰相反 []——我们能获得所需的效果，在某个外爆破音上加上某个内爆破音，开口度不介入。例如对 *wm* 或 *wp* (开口度 3.1 或 3.0) 或对 *wə* 或 *kə* (开口度 3.5 或 0.5) 都是一样。人们也注意到，可是独立于这个，这一并列平行地给 [] 它连续的效果。

^{3304 = 942} 在语音链的表示中，字母有一全然不同于在音位学论文里的意义。这另类单位是什么呢？这是由 [] 完成的时间段。只有在音位学的论文中，一个字母才不标出一个时间段，为了语音链中这理由本身 []，诸字母表明有一 [] 同样的 [] 时间段。

^{3304 = 1063} 谁着手解释 []

第一个主要的错误：*seu*_o 中的 *u* 与 *seu*_{men} 中的 *u* 没有相对立 *bherō* 中的 *r* 与 *bhermen* 中的 *r* 没有相对立。

第二个的错误因 [] 更严重：反过来，*seu*_{men} 中的 *u* 与 *sutos* 中的 *u*，*bhermen* 中的 *r* 与 *bhrtos* 中的 *r* 却是相对立的。

声学上

sutos - *seu*_{men} *seu*_ō

bhrtos - *bhermen* *bherō*

机械上

sUtos *seUmen* - *seu*_ō

bhRtos bheRmen - bherō

语音链浊音的价值首先不符合[]

^{3304 = 1007-1008} 观察。起始的 *desideratum* 曾被定义成音节或响音，为了通过任何途径以摆脱用一个定义另一个的同语反复。事实上我们看到，对唯一的一个单独定义是不够的，因为事实是，有多少音节就有多少响音，反之亦然，这一事实根本不源于这两个词项的相互依存，而来自这两个词项共同依附于上面表明的第三个因素，内爆破和外爆破的一连串的音。如果对于一个音节总是有一个浊音，那是因为内爆破链的每一开始给人响音的印象，而每个结束[]

^{3304 = 1017} 1° “分节” (*articulée*) 音节的理论：即除口腔器官声音 (*voix*) 和气息 (*souffle*) 之外，开合所得到的单位或对照。

^{3304 = 1009} 2° “元音化”音节的理论，即到达耳朵的喉音的最高程度（在其机制中，并非相对于发音动作的东西，尽管对其效果而言是独立的）所得到的单位或对照。

243

^{3304 = 1013} “呼气”音节的理论：即气息的分布所得到的[]。

^{3304 = 1019-1021} 这[] 此处提出来并非为其本身的价值，而是为了使明白[] 的缺陷来自哪里。

响音和音节同时与发音时要建立的区分，与声音（感觉的）要建立的区分，以及与气息要建立的区分相对应，这是很多的。所以一般只需考查单独的发音活动就够了，耳朵毕竟是最重要的事实，而且在其机制中，也是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的事实。然而，这种情况可以表现有一个纯粹发音的或纯粹呼气的音节或响音等，也就是说不像音节剩下的部分具备声音、气息、发音的三种取舍 (*sanction*)，在这种情况下，不再可能靠单独的发音来理解听觉单位。

^{3304 = 1024-1025} 纯粹发音的音节之例：在音组 *gzdu* 中，如果应用发分节音原则，则有两个音节和两个响音，两者均毋庸置疑。可

是，这一音组却给人（或有倾向给人）唯一一个音节 *gzdu* 的印象。那么是发音理论错了吗？绝对不是，确有两个发音的响音。不过，因某种原因，其他发音音节几乎整个地伴随着一个喉音，较之 [] 语音更为饱满，结果当单独一个发音形式作用时，我们的耳朵——是根据整体效果判断的——就不能充分感觉到。

^{3304 = 1055} 另一纯粹发音的例子：各种各样的语言都曾有如 *uo, ie* 的双元音。从发音角度讲，不可能接受 *uo, ie* 形成两个以下的音节。鉴于连续要素开口度逐渐变小，它们不能如颠倒过来的音组 ²⁴⁴ *ou, ei* 一样，形成一个内爆破链；它们只能形成两个内爆破（断开的内爆破链），也就是两个响音和两个音节。尽管如此，它们若还是给出多少符合（尽管从来是不可以比较的）*ei, ou* 的听觉印象，那这里还是由于同 [] 相像的呼气事实对耳朵产生的肯定是错误印象。在这两个例子中，因为发音 []，音节的实际数量减小。

14d [音位学注解；开口度；音节的理论（1897年？）]

^{3305.1} 我们对音位学没有任何兴趣，请读者相信，我们15年来为了个人需要所使用的系统种类 (*l'espèce*^① *de système*)，唯一的希望是先代音位学家来作这类研究，直至他们情愿关注音节划分问题，并且把研究的成果提供给我们时为止。音位学空白不该由语言学家来填补。不幸的是，这些空白如此之多，语言学家没别的选择，只能凑合着建构自己的音位学。

① 索绪尔开始时是用“种类”表示“音素”(*phonème*)。——译者注

3305.2 关于 i-j, u-w, 以及音节的自然理论的评注

接下来的意见不过是关于音节全部理论的只言片语，很久以来我们就打算发表的。这主题太大了，不可避免要不断地增减和修正。在印-欧语系语言学作品中，我们每天都面对着大量的奇谈怪论，正如人们所知，通常把 *uekō* 写成 *eukō = wekō, eukō* ⁽¹⁾

(1) 这种怪癖在整个世界蔓延，甚至蔓延到法国。最近两三年来语言学没有一部作品，哪怕是论点不清的博士论文，都以为不该不在某处塞进音符 (*caractères*) *i* 和 *u* (甚至不惜在排版上竭尽全力)，从此，该提出有充分理由的异议了。

1° 辅音 *v* 和元音 *u*，辅音 *i* 和元音 *i* 的问题绝对取决于音节问题。谁对辅音 *v* 和元音 *u* 提出确切的意见，而对音节却无十分清晰和精确的看法，那他就是在空谈。然而，应当注意，语言学中没有一部教科书不给出音节的概念，此外，就如同是种劫数，随着语音学变得更加精确，随着英国流派与贝尔、埃里、斯维特，以及斯多姆挪威学派之间的对立变得更加尖锐，语音学更绝对地忘记把注意力放到音素并列的条件上，即音节不可超越的和自然的条件上。

2° 自从人们看到，不只是 *i* (*ü*) *u* 而且 *rlmn* 也具有元音或辅音的能力，我们多次听到对这结果的赞美之辞，但是我们不知道 []

^{3305.3} 如果这点需要被音位学，德语名为 *Lautphysiologie*，所特定化，我们强调语音的研究，言语的生理学；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别于语音学一名就可。语音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而且是语言学中绝对包含历史资料的部分。而音位学，这门对语言学家有用，但却是既不属于语言学——一般情况下也不属于历史考虑的范畴——而且与 [] 也不相匹配。

245

(1) 知道它们本身是否有意义，这仍是一个问题。音位学的意义应当按照语言和其在语言中的作用来衡量吗？在这种情况下，对语言是什么的健全的评价表明，了解其所蕴含的绝对价值，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这一价值的对立（差异），无论是怎样的，都被[]严格地观察到。

246 ^{3305.4}(1) 其次，这可能仍是一个大问题，对此我们并不想涉及，即知道它们本身是否具备人们所以为的如此之多的好处。音位学的重要性是根据语言和其在语言中的角色来衡量吗？如果是，对语言机制的合理评价表明，了解寓于其中的绝对价值，并不如此重要，只要其相对性——这里甚至不是指其差异，而仅仅是指其同一或非同一而已，所以归根结底是它们的数量——被严格观察到。相反的假设等于说，不了解被指的东西和符号的基本条件，把有声语言 (*langage parlé*) 视为同其他任何一个符号系统一样。我们这里的确忽视了时间中（语音学的）的符号变化，符号变化成为任何一种有声语言的第二个方面，而且在绝对价值中是唯一要求有一定的准确性。确实这永远是种借口，把种类的区别（=音素的差别）——对一语言状态其实无所谓，而对由此产生的结果才是重要的——推至极致。但是，无保留进入这理念的第二个范畴时，我们应当注意到四分之三的变化本身是被共同的东西所支配的，被要素在几种自然范围中的情况所支配，就像它们所无法逃逸的音节那样，被这些要素的惯用语的多样性所支配。因此，无论是以什么观点来看，我们都看不出为什么要鼓励音位学家去对音素 (*espèce*) 进行更加微妙的区分，好像这样问题会更清楚或者这样才满足它的需要，其实这对语言学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

^{3305.5} 开口度。每一音素的特征被一定程度的闭合度（口腔）所确定，闭合度例如在 *P* 上比在 *R* 上大，在 *R* 上比在 *U* 上更大。由此推论，指出几个连续的音素（例如某个 *keirp*）的品质时，人所确定的一个主要的东西，是闭口的水平或层次，语音链应当在其

间移动。[]幅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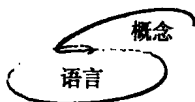
^{3305.6} (1) 有好几种语言的拼音字母系统都做过尝试，要把我们仅用于 *I, U* 的理性系统应用于其他类的音素。古波斯语字母表具有两个表示外爆破 *n* 与内爆破 *n* 的有区别的字母。至于黎西亚语的字母，狄克先生发现的响音 *n* 对我们也不过是简单的内爆破音 *n* (浊音或清音) 而已。波斯楔形文字和塞浦路斯方言的音节文字则用一个字母来表示第一个，而让另一个不表示，据此把爆破音 *n* 与另一个区别开来 (至少消极地)。我们之所以小心地纪念 *dēvanāgarī*，因为历史问题可以改变许多事实的意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爆破音 *r* (在其中) 一直有别于内爆破音 *r*。这书写上的微小错误就会导致接受浊音的内爆破音 *r* 是第三个符号。我们罗列了大量其他事实，表明古代或新的文字都在某个时刻直觉到，应在爆破音与内爆破音间做出区别。

247

^{3305.7} 13° 听觉印象可以定义吗？它不比对红色或蓝色的视觉感觉更可以定义，视感是精神的，自身对这一事实完全无所谓：红色取决于映入眼帘的 72000 下的波动或者人们所希望的数量。但它是肯定而清晰的吗？肯定且清晰，无须任何帮助。当希腊人区别其不可模仿的字母表的字母时，你们以为他们进行了一番研究吗？不。他们只不过觉得 *l* 是不同于 *r* 的听觉印象，而 *r* 则不同于 *s* 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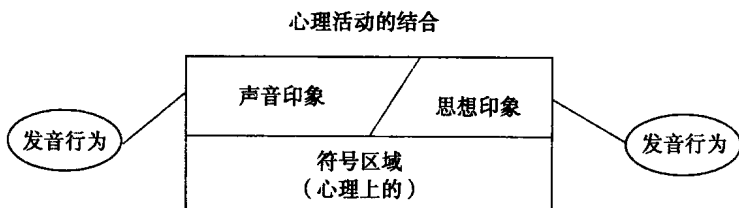
14° 但表面上却有分离的障碍，因为舌头 (*langue*) 具有意志的非被动的一面，我们为了语言 (*langue*) 的目的随时动用我们的器官。只要我们听见，我们就说话。是的，先生们，从来不是以别的方式，恐怕只是根据声音的印象，不仅是所接收到的印象，而且是我们精神中所接收到的印象，这是唯一支配我们发音的至高无上的印象，印象支配一切，只需考虑印象，便能知道它将被实施，不过，我重复这一点，为有一个要发出的确定的语音单位，印象是必需的。(当然，这符合语言首先是社会事实这一特性。)

不是



248

[我们将有]



显然，发音是一必需的手段，但就其自身而言，同海上的信号，同准备把旗子染成绿色、红色、黑色等染匠的行为是一样的，并非是本质的。有段时间我曾关注过生理学，那么好了，什么都不能让我相信，发音单位的听觉形式是唯一有效用的，而以前我却没有想到。

13. 唯有听觉印象有价值，最好的证明就是，生理学家自己绝不可能在听觉预先提供的单位之外来区别声音变化中的单位。向我们介绍语音 *b* 动作的生理学家，他怎么做的呢？首先他在听到的 *b* 单位中找到一个基础，不然，一切都是无益的，甚至无法谈论 *b*。在考虑一串运动时，他或许从不知道究竟是在 *b* 中或在 *b* 之外，或是无论什么东西之中。如果没有界限——不是别的什么，只不过是听觉印象 *b* 的界限而已——那么就只能是些没有意义、没有定义的动作。同样，无论是什么，音节都能或该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上，但问题从来都只是找寻听觉印象在哪方面与这个或那个生理事实的音节印象相符。生理事实本身不可能找到一个秩序和一

个界限。单独的听感就可以确定，这儿有一如音节的单位，或者那儿没有；这儿有一如 *b* 的单位，例如它不同于 *a*，那儿没有。

^{3305.8}想根据生理事实原因，而听觉形象结果的假设，建立起音位学，这想法恐怕很天真。因为如果生理上这是真的，那显然从另一意义上来讲，要产生的听觉形象才是任何实施了生理动作的常因。两个事实，没有哪一个更需要反对，它们势均力敌，谁都不能摆脱谁。只剩下承认它们的连带关系，看到这连带关系是发音事实的基础本身，这使得人们可以把它与生理事实或与听觉事实区别开来。我们因此承认，发音事实不在听觉范畴的开始，也不在生理范畴的开始，而就其最为根本的性质而言，它代表两者之间的平衡，构成一个独特的范畴，要求有其特定的法则和特定的单位。

(1) 这样一个构想有些奇怪的东西，如果是语言学家的想法，那只表明，这位语言学家从未思考过另一个问题，一个更该令他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语言事实的性质。同样音位事实（此外，不在语言学的任何层面上）始终基于平衡上。

不是谈因果——这就假定是从其中一个范畴出发——让我们来谈同一时间中的相当性 (*l'équivalence*)，而一切都将表达。语音单位是时间的切分，同时被互为对应的生理事实和听觉事实所标识，如此一来，一引入基于纯听觉的唯一的切分，或引入基于纯粹肌肉动作的唯一区分，我们立刻就离开了语音领域。

2° 所以某个如 *r̥p* 的音标要包含两个东西，而排除有第三个。所要包含的，既是听觉形象 *rp* 也是生理动作 *rp*，在语音单位中，这两者变得如此不可分离，没有音位学家想到要用两个字母来表示，即使这位音位学家足够大胆，在同一句话中从生理单位过渡到听觉单位和语音单位。说 *r̥p* 代表的与其是这一个，不如说是那一个，这绝对不可能。再说，它代表蕴含着两个语音图示 *rp*，这样考虑也是无益的。没有音位学家想到把声素 *rp* 和机械素 *rp* 在书写上区别开来，而这是任何不了解语音单位的先决条件，以进入实

效理论。在语言学中，唯一的差异是，语音唤起概念，反之亦然，两者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音位学所关注的是语音，生理动作与语音却受到物理法则的支配。即便如此，比较仍绝对准确。

^{3305.9} 在一直指导我们的构想中，这语音的既与机械的相对，也与听觉的相对。这是[机械素和声素]的对应。

在我们看来，如果这正是音位学唯一可能的内容，那需要某种天真，否则不能不隐然看见[]

语音也罢，概念也罢，都不是语言学的对象。不知道在什么范畴的理念下建立单位，或不知道是否有一确定的范畴，就无法建立任何群组音位学 (phonologie des groupes)。

有唯一的一个理念范畴[]。语音链中两个连续的语音切段，必然代表这四个组合中的一个：内爆破+外爆破，外爆破+内爆破，内爆破+内爆破，外爆破+外爆破。

^{3305.10} (1) 愿意的话，在音位学中，一切都是机械的，但在什么意义上，只能有两个音素而非一个音素的“机械力”，这正是我们在另一章中尝试要阐释的，这也是语音事实固有的基础。所以，这是在发音 (phonation) 中所共同的、恒常的、本质的和不可还原的，这是几个支配音素排列的法则，因为这些音素以[]方式变动，与此同时，那些与它们有关的音素，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则以无限多的方式变动着，发音活动的局部和偶然的方面。但是，如果允许对此提问，我们希望从这分析中得到什么呢？而这不仅[]。似乎通过对音素细致的剖析[]

如果第一个是内爆破，也就是作为 *nd* 类型 (例如 *pa]nd[o*) [其中] 第一个时刻[是]内爆破，就没有限制自由组合 (*ad libitum*) 这组语音的可能性之约束条件，就能互换所有音素，而不

会发生音组特点由于音素而发生改变的情况。

由此人们看到，可能性的（不可能性的）种种问题是组合音位学的基础，这种种的问题在一个健全的系统内，应当不具有规则的形式——假定一个给定的出发点，这规则似乎意味着，一旦跨越界限，人们将由于同一语音的力量而处在另一确定的情况中——而是具有代数公式的形式，在某些词项的平衡之外，假如超越了它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应当为达到[]

3305.12 内爆破+内爆破——外爆破 + 外爆破

与前面的情况相反，如果这两个音素顺着发音在同方向发展，换言之，如果使之为两个内爆破音（或两个都是外爆破音），我们就无法使这两个偶然取的音素在连续音组中结合。人们仅仅能够在某些[]使它们结合。

2. 连续音组（唯在指定范围才可实现）由内爆破+内爆破[]构成。

(1) 我们这里只有这些表达，但这些表达就可以让我们触及到这明显的事实，对此我们不能沉默不语，任何音位学真相的自然表达都是公式，而非规则。我要问的是，去哪里取规则的基础呢？也就是说，这特异的观念：通过音位学的事例可能看到一定的条件，首先在唯一的情况中确定别的关系，尤其是在好几种情况中？如果这看法是错的，就让我们尝试着找到这条件或某些适宜作为自然的数据的条件，以确定这些期限的第二部分。

3305.13 音组

252

一旦所考虑的两个时刻是同样的发音形式（外爆破+外爆破，或内爆破+内爆破），[]。

3305.14 2. 我们遇到一个困难，或者一个，在我们看来，组合音位学都会遇到的主要困难，只要组合音位学 (phonologie combinatoire) 希望成为系统的，而非一个没有[]的观察文本。

如果一个音组不能确定，这一点对我们是绝对清楚的话，如果其要素在以前也不是确定的，那在另一方面[]则是肯定的。

一个给定的音组，也就是说其组合成分给定，还能用两种方式发音：连续和不连续，这与组合成分的性质无关，而与把它们连接的方式有关。请注意，不连续方式不在于休止的介入。这可能会排除困难，因为这样恐怕就不再音组 (参看上面)。如同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点，它仅仅处在那界限上，超出界限人们果真就落到孤立且无后续的音素的对面。

我们所谈的差异是在 *ai* 和 *aï* 之间所提取的 (德语 *Hain*, 法语 *mais*)。其中的一个使人看到不连续的方式，而另一个则是连续发出两个同样要素的方式 (内爆破 *a* + 内爆破 *i*)。这特殊的情况涉及内爆破 + 内爆破组，但是其他别的音组也以同样方式发生，因此具有两个启示的外爆破音，例如法语中的 *plus*，我可以形成一个连续的音组，如我们在这语词中规律地听到的那样，或同样在给人模糊音响的 *p.lus* 的不连续音组，不是别的，不过是外爆破音 *p* + 外爆破音 *l*。

对[]也是一样

由于用同样的要素对可实现的连续和不连续音组的归类，丝毫不能让我们对这差异的根本有所认识，我们不想掩盖，这正是在我们继续研究的同时，留下的一个严重空白。

即使实践中只应当关注连续的音组 (这并非极端地远离真理) 他[]

253 但是，这些手段的每一个[]

打破的外爆破-内爆破音组。为了对此有一想法：取一个起始音组 *kha*；取消中间的要素 *h* (对于我们，可以视为一个休止)。

为了更好地指出[]，让我们注意，在[]中，当[]的时候。

注：至于发分节音，对我们而言，没什么意思，只说明生理的一面相对其听觉的一面而已。但是=被口腔运动所控制的方面（或在声学事实中，或在力学事实中）与其他部分对立或[]，其[]

^{3305.15} 1° 一个音组只有当其要素预先是确定的时候，才能完全被确定，而这些要素只有当人了解[]才将被完全确定。

相反，取两个要素如 $m + r$ ，人们只了解其语音学的种类（直到最后），用这个来找寻它们所[]的这个，不是一种[]问题的形式。

至于音素 (espèce) 如 $m + r$ ，人们因此可以假定两个已知的发音时刻，然后当人们运用种种方式使分节音的形式变化 ($\dot{m} + \dot{r}$, $\dot{m} + \dot{r}$, $\dot{m} + \dot{r}$, $\dot{m} + \dot{r}$) 来考察它们所蕴含的东西。接着过渡到 $m + n$ ，以此类推。

或者同样：假设它们分节音形式的已知两个时刻，例如 $x + x$ ，找寻音组如此定性所蕴含的：例如 $\dot{n} + \dot{u}$, $\dot{g} + \dot{p}$, $\dot{i} + \dot{r}$, $\dot{r} + \dot{i}$, 等等。然后过渡到 $\dots + \dots$ ；依次[类推]。更可取的方法。

2. 不幸的是，如果我们不是以其要素开始来确定音组，那这音组恐怕不能确定。倘若这是正确的，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确定也是不够的。

还有一种可能的变化：在两个要素的连接方式中，无论怎样努力都应把它们各自固定下来。

为了有音组，唯一的条件是，就我们要给这词的意义而言，人们判断两个建议的要素之间有没有休止。没有休止（这回取消“音组”），亦无[]

^{3305.16} (1) 从机械角度着想。只有以某种无声运动才获得内爆破-外爆破音组。

非常场合的有利情况如两要素的同步位发音： $m+b$ ， $l+t$ 等等除外，不只是在这儿除外，而是一劳永逸的。内爆破-外爆破音组所苛求的无声运动是按照要素的性质而有多样的形式。对此我们不强调，上面的情况作为例子。当两个要素将如同 gr 开口度下降（参看下面）无声运动总是第一个要素的开口运动。

如果在某些界限内如同 rg 情况更是如此。但是会达到一个点，再次运动[]

发音的、机械的、声学的。无声运动（“开”和“合”）。

说话时，言者并不打算实施“口腔动作”，而是做出必要的动作，实现一系列确定语音，由此得到的结果是：想象能从观察中汲取其单位的原则、其区别和组合的原则的音位学，这不仅一无所获，而且也算不上音位学。

让我们考虑[]

在 apa 情况中，这是一个处在两个发音时刻的无声运动，在 $arka$ 则是一个掩盖其在场的无声运动，而且在外爆破音 p 的发音期间。

如果音位学首要的任务是知道在[]中如何和通过什么人为的手段获得，这足以使我们看见[]是多么不同。

但是[]

不仅[]

(1) 机械地。在外爆破-外爆破音组中，无论是什么音素，无声运动都在于一个闭合的运动，在第一个时刻的庇护下产生，而且在于第二个时刻的准备运动。其必然的结果是，如果忽视了无声运动，而同时企图发两个外爆破[]时所要发生的。

(2) 机械地。外爆破-内爆破音组相对于其他音组有着特别的地位。唯一两个发音时刻几乎直接对应两个简单的机械时刻的位置：一个开 = 外爆破 + 一个闭合 = 内爆破，没有无声运动的复杂，除了外爆破其间极其轻微的准备闭合之外，没有外爆破，应当

承认音组会变成例如同 $g\dot{r}$ 间断的外爆破-内爆破，而不是无间断的。由于同样的原因，这音组中对同部位发音的因素不再有特殊的情况。例如，把同一音素组合同 $\dot{n}+n$ ，这一音组绝对不提供任何比 $g\dot{r}+n$ 或比 $r\dot{r}+m$ 更值得注意的机械细节。对其他音组，情况就不会是这样。

^{3305.17} (1) 哑运动或是一个舌位已定的释放，舌位已定准备好发音，随后导致休止，因为新的发音时刻排出 []，或者要发音的舌位的准备。

在两种情况中，无声运动没有别的可能，也不值得注意，只有要产生的发音现实：所以唯有发音现实是 [] 的基础。

1° 无声运动 []

它不扰乱音组的组合，而且是运动作为基础介入的想法等于知道人们以为音位学一般是建立于什么之上。是建立在运动之上还是建立在用声学的同等物表示的运动之上？

^{3305.18} 考虑一个 $r\dot{k}$ 音组（如在 *arka* 中），人们注意到如果没有一个 r 打开的运动，这音组就不能实现，它

a) 在时刻 2 (k) 的期限中事实，而且

b) 只是一个规定时刻 1 (内爆破 r) 的不由自主的结果，只要这过去的时刻应当为 [] 所追随。

[] 的价值是多大？

^{3305.19} 为了实现一个音组，人们所使用的手段可以用“无声运动”理念概括，因为可听见的运动自然是 []

1° 通过固定一个音组如 $\dot{a}\dot{p}$ (*apa*)，人们考虑所有可听见的运动（并不是打算指出 $\dot{a}\dot{p}$ 的这些运动，而是指示 a 和 p 的声学图像）。语音的范畴正好有这一特性，听觉和生理上发音的，不相上下，无所谓谁高谁低。这是两个清晰有别的范畴的复合体。但是相关的运动 []。

^{3305.20} 由于音组是按照我们的方法确定的，因此可知晓可听见

的要素，也能知晓不可听见的要素：至少我们拥有一个基础以便对这些要素归类。显然，言语 (parole) 中所产生的未实现的动作 (未知觉) 只能是要实现的实效单位的附属，不然，说话就成了产生肌肉的运动，而不是为了发出语音了。所以，如果成功地描绘出那些实际发出的语音，或每个可听见单位的等同物，就能确定所有未实施的语音。再者，没有其他手段来研究这些动作。鉴于应当首先知道所想发的音，鉴于想发的音由所实现的动作来表示。其三，除非总是回到可听见的音组上来，否则没有研究这隐藏动作的最终利益。由于所有这些理由，把所有音组依据纯粹听得见的动作而归类，我们不仅看成是合理的，而且我们把基于自身的运动而建立各个部分的系统看成是错误的，而且也是绝对不可实施的。

^{3305. 21}对音素的发音和伴随之的形式，我可以就爪哇人发 *s* 音或巴黎人发 *r* 音的方式，给出上百个观察结果，但是从这分析中我们期待什么呢？发音方式的研究要把语言学引向哪里？它最终 []?

15a [在语言学中,我们面对的是哪类质体?]

³³²⁵在语言学中,我们面对的是哪类质体(复数)?

²⁵⁷ 阅读勃雷阿尔的《语义学》，例如 29 至 35 页，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如此 *ausführungen* 的精神中，不可能剩下什么，而与此同时，这又总是涉及到语言词项之间所发生的，然而，为了继续下去，在谈论现存词项间 (*les termes existants*) 的现象之前，首先应当知道这些词项是哪些。

参考第 40 页及其之后的段落。

15b [关于质体的思考]

³³²⁶ 3° 阐明语言 (langage) 成为研究对象的理由, 以及语言无论对语言学家, 还是对哲学家都无法比较和不可归类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没有重要的符号语言 (langage), 如语言一样, 是基于声音而产生符号。

所以, 人们直接把有声语言 (langage parlé) 视为人类器官的功能, 因此永远地把与声音有关的和只是通过符号来反映思想的混为一谈, 这符号可以是任何一种, 视觉的或触觉的, 与声音符号一样都是约定的符号, 具有其完备性和法则。

16 [解剖学和生理学]

^{3327.1} 解剖学和生理学

有所谓语词的解剖分析吗? 没有。理由如下: 解剖学家在一有机体上, 对那不再有生命却是生命事实的部分加以分离。就解剖学说, 胃在生理上是个器官: 这是为什么解剖学家手中的刀从未从中间滑过, 而是沿胃的边缘进行解剖, 周围组织阻止他把脾脏或其他的东西混同……现在, 让我们来看无生命的语词 (语音的物质性), 这是个有机体吗? 不论以何种名义, 无论在什么程度上, 它都不是。从主要原则出发, 意义与 *sôme* 的关系是任意的, 注定会出现刚才的 *ἀποδεικτοῦς*, 成为一堆无定型的 $a+p+o+d+e+\dots$

258

把下面的放到某个地方: 用 *sôme* 我再做一次让步, 因为 *σῶμα* 尽管死了, 却唤起器官的记忆。

^{3327.2} 首先义素 (*sème*)? ——*sôme*。应当是这种极其不雅却又是人为的近音词,才最终取消了任何话语中产生歧义的近音词的途径[]

我仍然不能确信, *sôme* 是否被接受,因为不久,这语词又有了双重意义,伴随种种与第一个语词有关的不可去除的弊端。

理由很简单,是生命:一个语词只靠[]存活,在一般的生命中唯一由于[]

然而,这理由如此强大,几乎无法找到这样的语词,把属于形式的或者意义的分隔开来,我指的是绝对有价值的语词,那在研究路径上第一个路口不该搞错的语词。因为这些语词总是借用对[]活体解剖。

17 [关于阿尔贝·薛施靛理论语言学的方法与课题,1908年]

³³³⁰ 凡涉及言语活动准则的论文,若采用一贯的方法,同时对诸语言有深刻认识,就值得高度重视,这样的论文只能是个人深邃思考的结果。

这里没有现成的通向分岔路口的大道,甚至没有一条可走的小路。

人们一会儿在印-欧语言学的思潮内部,一会儿在其外部尝试着了解所掌握的如语词、后缀、前缀等等对象的真正性质,不仅承认其独立的存在,而且承认种种的存在属性,包括因时间的变化。²⁵⁹ 我之所以浏览了从威廉·德·洪堡特直到保罗,以及心理学家伍德的论文,目的旨在说明,这一篇篇论文都充满了材料,可用来建构大厦,而却没有一篇哪怕能勾勒出大厦的基础。有几位俄国语言学家,尤其是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和库斯维斯基,比起其他人,

他们更接近于语言的理论视野，却未超出纯语言学的思考范围，而且，他们也不为大多数西欧学者所了解。

我所崇敬的美国人惠特尼，就同样的主题所说的只言片语都是正确的，但同别人一样，他也不认为需要系统地考察语言。

所以，我敢说，一篇具有系统性的论文成为一新鲜事物，能证明个人独立和持久的努力，而只有在全面掌握了语言学的知识之后，这才有可能。

若要积极地研究语言心理学——这是否就是薛施靄先生真正要做的，我不肯定——那首先得确立语言学相对其他相关学科的位置，这是很有必要的，例如语言学和社会科学，语言学和[]，以便从一开始就知道心理学在多大程度上与之有关。如果像薛施靄先生一样，提出语言学是一纯粹和简单的分支（或结合的）——这儿撇开心理学不顾，无论个体的或集体的——那就更为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更正式地要求：请明确告诉我们，一个如语言现象一样确切的现象与心理现象的整体之间的直接联系。

^{3330 = 184}对语言心理学的研究，薛施靄先生对布卡的大脑部位，以及失语多种形式似乎不该不进行病理观察，这些观察不仅对判断心理学与[]关系极有价值，而且对语法本身也很有用。我提醒你们注意失语的情况，失语时，名词类整个的缺失，而对其他词类，则仍能掌握。

260

^{3330 = 188}顺便补充一点，就我曾经提出的观点，正如我根据其他资料认为是正确的观点一样，没有什么比这些事实更确定也更严谨。大脑一个部位的瘫痪就影响了言语活动，如果这是真的，如我原来提出的那样，那就应当先验地说：

a) 整个符号体系 (signologie) 都可能受到影响，也就是[]被触及到。

b) ^{3330 = 187}果然

1° 我们看到在失语的启示下，发[音]能力仍是一个有别于唤

起一个正常言语活动 (langage régulier) 的符号能力, 这与我们的确证相吻合。

^{3330 = 185} 2° 同样重要和特定的东西, 口头语言 (langage parlé) 在表达上的混乱与[]有错综复杂的关系,^{3330续}当我们根据心理学病因论, 只考虑语言学的种种现象时, 有语言学的自然的分支。就我们所知, 病因论于变化是因, 而于获得的平衡、稳定的状态则是理由, 作者却不要[]

同样为了研究[]。远在语言学前, 大凡社会科学, 至少所有关注价值的社会科学, 都可还原成心理学。这并不妨碍普通心理学与这些科学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其中每一个都需要普通心理学无法提供的观念, 即使集体的[]

马克斯·穆勒的语言学主张得到了普及, 这普及之所以不能说不好, 因为在他那个时代, 整个科学几乎都局限于无数可能的语言课题, 从一个课题跳到另一个上, 凭借偶然的观点, 而对重构语言科学的基础既毫无理念也无任何向往。

我提出我的批评意见。总之, 薛施霭先生指责伍德忽略了语
261 法问题, 这指责不无道理, 不过对语法问题, 他自己也无充分的认识。因为唯一充分的想法恐怕是提出语法本身的事实来, 而且是在与其他一切心理行为或逻辑的区别之中进行的。我们觉得, 作者越是竭力要破除在他看来是思想形式与思想之间的不合理的障碍, 他就越远离了自己的目标, 这个目标也许是确定表达领域, 并构想其法则, 并非在这些法则与我们一般心理活动的共同点之中, 而相反是在语言现象中特定的且决然独有的法则之中。

我强调指出, 这不涉及嵌合理论 (théorie des emboîtements) 所能有的价值, 这理论可以说是薛施霭先生的第二个关于科学一般归类的论点, 与他的语言的心理学一样流行。

我首先要重复一点, 心理学中嵌合正确与否[]。

18 [不可归类的各种注释]

^{3341.1} 所以不同形式的交替在 φέρω φόρος中取得既响亮又明晰的词根—*couloir-vouloir*—语音学条件。^{3341.2} [] 抽象地图示。还有这肯定是显著的事实, *bhar* 相应于 [] 甚至在任何与梵语 *a* 有关的理论之前就已被发现。人们一开始就看见并确证的这一事实, 远在任何与梵语 *a* 有关的价值之前, *bhar*, *bhāray*, 与 φέρω, φόρος 之间的关系, 是更显著的。可以说, 它或许独自就能引导 []

^{3341.3} 1° B-B' 列。它对另一个的独立性。

为建立这独立性, 第一个不可或缺的保证就是, 与此列相对应的现象不能被纳入到下列任何一个范畴: 即包含在名为音群 (phonisme) (A-A 列) 的每一个音节所建立的范畴中的范畴。

但除此之外, 还应当保证一点, 这范畴的事实本身纵然是协调的, 也不取决于 A-A 列, 既然对我们而言因一根本的联系它还是新的。

2° B-B' 列。它的联系。

3° B-B' 列。它唯一的不平等性。

4° B-B' 列和那三个问题 []

5° B-B' 列和三个问题的形式。

不可接受的操作 (第一级)。从 A-A' 列出发进行操作, 同时还区别了这两列。

在严格地区别 A-A' 列和 B-B' 列时, 如果某人着手从 A-A' 列出发以便了解发分音节的情况, 根据前述, 他恐怕已经处于绝对不可证实的领地了。

^{3341.4} 语词词尾的法则。1. 目前的范畴 = 已往的事件。

19 [符号学]

^{3342.1} 语言学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历史科学，人们曾经讨论过。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不过，在科学中却占有一席之地。倘若它以前不存在，那么我们现在就称其为符号学，也就是说关于符号的科学，即研究人尝试用必不可少的约定系统来表达思想时所出现的现象。所有的符号系统中，“语言”符号系统（还有文字，我们将在适宜的时间和地点谈这个问题）大概是唯一要时时面对时间考验的，语言系统不只是简单地建立在邻居间的共识上，而且还是父传承的带有强制意味的传统，另外还有偶然进入传统的东西（未进入传统的东西我们无法体验、无法认识，也不会描述）。此种最应该引起哲学家关注的现象却为哲学家所忽视，无人开课讲授符号传播现象。而这一现象反过来却完全占据了语言学家的脑海，以致他们认为语言学属于历史学科，而且还是标准的历史学科，其实语言学什么也不是，它就是符号学。于是，语言学早就被完全全地纳入到心理学科，其条件便是心理学在语言中见到一个研究对象，该对象在时间上延伸，并迫使心理学彻底摆脱关于一时的符号和一时的观念的思想。

^{3342.2} 1° 在语言学中，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不同的观点，而只有两个由对象本身所决定的强制性观点（共时的和元时的）。

2° 对于语言学现象，要素和特征永远是一回事。这是语言的特点，凡符号系统，其构成成分便是其区别之所在（此处所言之物乃符号，符号的任务和本质就是有别于其他符号）。

3° 任何语言现象都是关系，除了关系，别无他物。

4° 任何语言现象都是以两个词项为前提，它们可以是连续的或共时的。

5° 语言质体没有专属的物质基础，因差异而存在是它们的属性，作为代词的“它们”无论在哪里出现，指的都只能是某种差异。

6° 任何在同时代词项之间起作用的法则都没有强制意义。从民族活的语言整体中信手获取的某部分语料（它不同于人们在语言学中所操纵的一切，还没有先入为主的框框，言下之意，当然也有武断之嫌，后边讲的将都是此种语料），即完全没有任何预设框架的语料：1° 都不是某种独一无二的存在。2° 也不是谁想要它有多少种存在方式就有多少种存在方式。但它一定有三种存在方式：

A) 它是某种泛时的存在 (PANCRONIQUEMENT)，

B) 它是具体语言中的某种共时的存在 (IDIOSYNCHRONIQUEMENT)，

C) 它是某种历时的存在 (DIACHRONIQUEMENT)。

绝对不是别的，除了对[]所作的区分。

1° Z本不存在，虚构中也没有。没有任何中心客体能够允许我们把 z-语词和 z 本身联系起来，即使人们精心建构，也找不到一个中心观念能够允许我们在思想上把这两个东西变成整体。比如说红色可以用来区别某团中一个营队的战士或佩有某军衔的军人，在这一现象与红色本身（自然现象）之间，人们总倾向于认为存在着某种二者共有的中心概念。我们用公式表示：

264

$$z // z \text{ --- } X$$

用 z 来指语词的某个成分，语法所管辖的东西只能用 z/语词来表征，绝不能用 z 来指代。

谁声言要研究 Z，他将研究的就是 z 本身（或者他什么也没研究）。再者，就算研究了 z，他仍然无法起步，真正开始操心语法问题。只有研究 $\frac{Z}{\text{MOT}}$ 词，他才涉及到语法问题。

他想要证明 z 和 $\frac{Z}{\text{MOT}}$ 语词同属于一个理想研究，即关于 Z 的研究吗？哪怕我们会说他纯属臆测吗？在此我们绝对否定他的论点。我们从根本上否认有一个总括主题 z 。

^{3342.3} 语言首要且普遍的特点是靠差别存活，唯有差别。差别不可能弱化，不是说在某时刻引入某个肯定的词项就能达到弱化的目的。第二个特点是，就差别本身存在的状态而言，我们每个时刻所进行的差别游戏却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30 或 40 个要素。

(1) 我们这儿只想表达一个意思：“即通过 30 或 40 个要素所获得的差别之和。”这些要素的价值不在于其自身，这就是公理。

30 或 40 个要素，这就是语言的全部材料，极少有例外。对于这 30 或 40 个之外的质体，语言不感兴趣。从此，人们 []。

^{3342.4} 有些观念不可避免地依附某些对立，这个观念系列可以独立与它们的意义对立，比如说，假若我谈一件衣服的正面和反面，
265 那么仅就反面概念而言，我们立即会预期某种与之相反的东西，于是反面严格地讲并不是正面的单一的必然对应面 (co-respectif)。若反过来，我们谈的是一张纸的正面和反面，这种对立决然是一个相对另一个，因为我们在事先不可能找到其他特征来区分正反面，反之亦然。若我没有搞错的话，古钱币学术语系统就在寻找一 []。

^{3342.5} 随便举一例：如果有个作家在某处，不用老年 (*vieillesse*) 一词而用衰老 (*sénescence*) 一词，肯定这个词立刻产生作用，也就是说精神活动中有上百个组合，他所能排除的都被排除掉了，而且上百个他想提及或想暗示的都被唤起和暗示过了。词 (衰老或其他) 进入词汇中，某种东西似乎被建立起来，某种东西的确被建立起来，因为从思想到符号的创造绝对是无限的。唯一我们考虑 []。如果，语言学是一门如有组织系统的科学 (science

organisée), 照道理来说这很容易做到, 但迄今为止它还不是, 一个最直接的证明就是: 不可能为它创造一个同义词, 这大概是因为语言在种种与符号有关的问题中都被看成是最绝对的、最无与伦比的东西。当人们想要寻找语言中或构成言语活动的言语符号 (*signe de parole*) 中之普遍的东西时, 遇到了一个困难, 其感觉是: 这些符号属于一个比语言科学 (*science du langage*) 要宏大得多的科学。我们谈论语言科学未免有点为时过早。那个时代还没有人——极少数罗曼语语言学家除外——能够对什么是语言 (LANGUE), 或什么是一门语言的演变有所想法。第一个企图[]

^{3342.6} 符号学 (*signologie*) 一词, 就其内部构成而言, 不比术语学 (*terminologie*)、社会学 (*sociologie*)、矿物学 (*minéralogie*) 以及其他在拉丁语词根上加后缀 *-logie* 的语词更令人感到惊异。如果人们误以为这专用术语中似乎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那是因为长久以来, 因为语言中的人为因素, 我们不知怎样发 *gn*, 是按 *signe* 一词发音呢, 还是按拉丁语的 *signum* 那样发音。对此造词者是无辜的, 罪在语言, 因为拼读的习惯蕴含了历史和逻辑的价值, 我们不可能摆脱它来造词。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在学术上这样做: 规定法律术语 *cognat* 发成 *cog-nat*, 以便以同样方式发 *signologie*, 这完全不重要。无论用哪种方式发音, 我们都是在说法语, 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腭化 *n* 还是 *gn* 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拉丁语的 *gn* 了。用法语字母组合 *-gue* 来与 *signologie* 对立。

266

对名词 *signologie* 应当予以解释。我先用的是 *sémiologie* 一词。Ad. 纳维尔 (Naville) 先生在其新编撰的《科学分类》一书中, 使用了这一名词, 使得这门科学有幸第一次被收进[]

^{3342.7} 鉴于没有任何质体存在 (或由于许多其他的理由, 因为我们并不奢望从各方面为事物构思一个笛卡尔式的体系), 进一步讲, 我们无法见到任何质体在变化。人们唯一可做的事便是用其他东西来取代它, 即使是语音学亦然, 由此, 任何操作, 或操作的

全部差别都在于我们言说时所进行的一个个替代，说替代，也就是开始在假定那被替代的语词确实存在，等等。

20 [事件、状态、类同]

3343.1 类同

1° 被动性或接受性 [b.]。符号的阐释，这是一种颇易接受的活动	2° 协调（吸收）	3° 根据所设想的协调原则的活动（就新的运用而言的创造活动）
--------------------------------------	-----------	--------------------------------

267 历时事件无论怎样来扰乱，我们看到为了[]，语言的本能是如何设法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这真奇妙无比。这令人想到蚁穴，把一木棍放进去，不一会儿上面就布满了蚂蚁。我想说系统的或秩序的倾向从不会丧失：尽管前一天把语言结构中最好的部分去除，然而第二天就会看到剩下的材料进行了逻辑组合，而这一新的安排组合能够替代所失去的部分而继续运作，尽管有时可能是在别的层面上进行的。

有两个东西要把握（这些，我都讲过，这里只是换种方式表达而已）。语言种种事件和语言种种系统。没有任何系统是靠事件而存在，无论是在哪一个级别上都是如此。系统意味着稳定性、静态的概念。反过来，其固有范畴所获得的事件总和不构成一个系统，至多看到一定的共同的偏离，但并不作为一简单的价值在其间引发事件。

3343.2 所以，同性质的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产生一个相对的有限变化，至于第二种情况，则产生一个绝对的无限变化，既然它建立了一个所有术语的新状态。这简单地取决于所产生数量的差

异，根据直到那时所存在的，是不是第一次。这与事件的性质没有一点关系。所以，若承认它是值得的，全部的差异因此不在于改变的事件，而在于它所改变的状态种类。事件总是特殊的。一个本质上一样的类似事件只要它运用于 A，这一绝对且无限的要素上，就将产生相关和有限的变化，当它作用于 B（鉴于最后一种情况中，通过创立[]，它建立了，不管愿意与否，一个对所有词项的新状态）。事件尽管是部分的，在 A 中引发部分结果，但对 B 却引发一般的结果，一切在于知道它所“嫁接”的是在何种原始状态上。同一特殊的事件（确切地说是部分的）引起的结果可以是部分的或整体的，而这仅取决于知道事件作用于其上的出发点是什么。

21 [语族]

268

³³⁴⁴1° 问题：不能还原为一共同类型的语言。

在“西方”语言中——印欧语系、闪语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两个民族语之间有无相似性，一眼就可看得出来。为此，只需进行表面的考察，除非那门语言尚未为人所知（或掺有太多的外语要素）。即使大量的语词因语音变化而导致形式面目全非，大众仍有幸一眼就认得出来。这固然是语音变化在语言内部不断作用的结果，这作用也只限于一定的自然范围内。例如，设想一下，有一种糟糕的情况，*t* 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后变成了 *l*，而 *p* 在任何民族语里变成 *l* 的机会都等于零，哪怕历经四五千年。发音是以人体器官为基础，多亏这一般条件的稳定性，一个民族语即使变异很大，有朝一日我们也能搞清其系谱，除非由于其原始核淹没在奇怪的强大的波涛之下，以至于这民族语不大有可能说自己属于印-欧语言、闪语或芬兰-乌戈尔语。

现在，上面这三个语族有利于呈现一定长度的语词，这使得比

较可靠且相当精确。单音节的语言是否也有如此坚实的基础，我很难评价。有一点，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即对单音节语言，语音变化产生的后果较之我们的语言，可能更为严重，因为这个音在我们的语言里只是六七个要素中的一个，而在单音节的语言里，却是两三个要素中的一个。这是何以安南语或汉语这两类语言，面对表面上不可还原的问题时较不易令人沮丧的原因。这种语言的探索条件，我以为，是极有别于多音节语言所具有的条件。

269

2° 问题：语言的考察方法。研究方法自然取决于人们最终对言语生命认识的概念。言语活动处处都应当产生普遍的现象，人们了解得越充分，就越知道从哪个途径入手去研究一给定的民族语，并且循着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重新把握它的过去。这些现象属于两类范畴：语音的和类同的，物质的和心理的。

1° 语音现象。对随便一种语言，如果对它观察一两个世纪，几乎提前就可断定，这期间其整体语音中发生了某种变化。

其次，有一点更肯定，所介入的每一变化都遵循规律性的法则：例如某词中的 *s* 音成为 *z*，我们将看到所有处在同一条件下的 *s* 无一例外地都变成 *z*。语音的变化按数学规律进行着，而往往谓之语音规则。

例如法文中，跟着 *a* 的 *c*（即 *k*），在 *chat* = 拉丁语 *cattus* 中变成 ^v*s*（写成 *ch*），可以预先考虑在同样的条件下，情况亦然。因此 *chaud* = *cal (i) dus*, *chaîne* = *catena*, *chant* = *cantus*, *char* = *carrus*, *chair* = *caro*, *vache* = *vacca*, *mouche* = *musca*, 等等。

22 [前缀或介词]

³³⁴⁵ 日耳曼语的前缀和介词问题从未被认真讨论过（可以成为一项宏大工程的主题，而且需要具备各个方面的知识）。

确实，这一主题涉及五六个不同的问题，其中有几个迄今为止尚未探讨。

1. 这个问题引发了印-欧语系的前缀和介词问题。至于我，我实际上是把目前视为前缀和介词如 *ἀπό, ἐπί* 的小词作为主题。

1° (否定地说) 这些词在印-欧语系中既不用做前缀也不用做介词。

2° (肯定地说) 构成了词类中原未有的第 11 类，有时会再次出现在现代语言中，而语法学家和逻辑学家却全然不知。 270

否定部分：印-欧语系仅非常例外地，或者说非常偶然地说 * *apoeimi* “我走了”，但任何情况下都不说 *apo ekwōd* “远离马”。不仅吠陀梵文而且经典梵语，一个如 *apa* 的小词从来就不是介词：不能说 *apa acvād, αφίππων*，人们能够严格地说 *acvād apa*，在这种情况下，小词 *apa* 直接取决于动词，这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考虑的情况中。

在所有的子语言里，人们继续观察到：

1° 说到 *apoeimi*，这样的组合绝对是新近发生的事，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 *κατ'ἀγορένω ἄρ' παυήγυρις*。

2° 至于 *apo ekwōd*，意思同样是发生瘧病的 (*hystérogène*)，而 *ekwōd* 原独自表示这一概念。

肯定部分：只需观察和确定吠陀小词如 *apa, ava, uṣa, ni* 的作用就可以建立其印-欧语系的作用，既不是介词，也不是动词的前缀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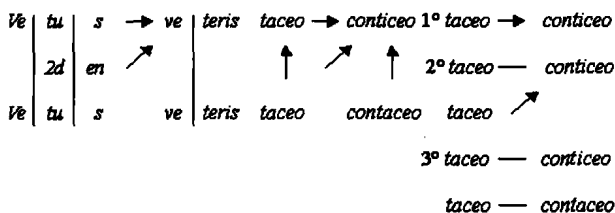
我确证 3° 从此不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的纯粹且简单的副词，而是它构成了，我再重复一遍，真正的第 11 种词类。

23 [交替]

- ³³⁴⁶ 语音单位和多样性 —— 同一字母和变化后的字母
 时间中的单位和多样性 —— 同一水平段或两段
 条件的多样性 —— 言下之意，加上字母的重复
 (=语音的多种形式)

271 这些多[样性]共存的语音对立被想象成两种形式间的运动(对换、交换等术语)。这所谓的运动也与语音学的变化或语音法则混为一谈。

逻辑范畴的混淆必然导致一种无序(唯一的一个时代代替了应当加以区别的两个时代)。历史范畴的混淆。*a*不处在首音节时变成*i*。*taceo-conticeo*。这是错的。它不转入首音节，也不变换——*adamāre*——模糊的构思、间接的、不可定义的，而只是过于[]



来自典型形式或[]的短语：主格、动词不定式，把语音法则仅用于这些典型的形式中。到极点：又变成*a*。*wermen, warmth*。具有双重意义的德语变音依赖于变音和变音的语音学法则。

这两个音都遭受变化的情况。古高地德语-*ei*当处在*ω*, *r*或*h*前时就变成*ê*：*meist-mero, eigum-êht*。自然应当回溯到过去和语

音法则。

1° 语音法则 I *maist mair*

II *maist maero*

2° 语音法则 III *meist maero*

3° 语音法则 IV *meist mêro*

所以，由于独立于时间错位 (l'anachronie)，不是 *ei* 改变，而是 *ai*，不是在 *ê* 而是在 *ai* 上发生变化。所以，不仅是现象的变化，而且曾晦暗不明的现象的性质[]

不以语音法则前的原型 (prototype) 为例，你们以同时代的、不带有法则痕迹的语词为例，因为它自己的原型没有使[]实现。

24 [关于设立文体学讲席的报告]

272

³³⁴⁷ 文体学讲席

文体学 (*stylistique*) 一名因无其他选择姑且谓之。风格 (style) 和文体学造成不幸的混淆。下面几点是应该给出的纠正，以便清楚它的意思：

1° 风格一词让人想起的是一个人、一个个体、个体的方法。(风格即人，等等。) 与此相反，巴利先生作品中所阐明的文体学，是指语言在社会事实范围内的表达手段，因此它是外在于个人的一种研究。语言中出现“Vous ne me la ferez pas croire!” (你别想让我相信!) 或“Le diable m'emporte!” (我愤怒极了!) 这样的表达就归入文体学中，因为不是个人的说法。另一原因是，这些表达虽是社群共有的，却总是某种感受方式的形迹，应当从文化背景出发进行探讨。风格取决于个人，而文体学在语言学领域或社会中原本就是超越个人之上的。

2° 风格一词令人想到所谓文学的，或至少是书写的东西。

文体学，并非对书写不感兴趣，但其研究对象首先是在所言说的观察中得到的，文本中规定或不规定的。风格取决于文字，文体学则偏好于文字之外的表达，属纯言语 (parole) 的范围。

3° 文体学的目的也不是风格的，尽管它是有用的。它不是一门给出规则的规定性的学科。它自以为，也有权认为是一门纯观察的科学，记录事实，并予以归类。

273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任何民族语无一例外都致力于文体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法文用语、短语特别为其在[]的设想中提供了素材，先生们，我终于可以说，对文体学讲席，人们可以担心的真正危险，根本不是与风格科学混淆的成见，相反是非难，这非难就是：这所谓的文体学，其实不过就是语言学而已。是的，先生们，不过是语言学而已。不过，语言学，我敢说，是宏大的。尤其是它包括两部分：一个更接近语言 (langue)，被动的沉积，另一个更接近言语 (parole)，主动的力量和诸种现象真正的起源，这些现象随后在言语活动 (langage) 的另一半中逐渐被发现。这两个[]并不是不相容的。

概而言之：

1° 所以，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约定俗成满足了语言学之所以为语言学的条件。

2° 与其说是书写的，不如说是言说的。

3° 目的并非是规定的，给出完美表达的规则，而是[]

4° 最后，出于使观察普遍化的目的，得出可应用于诸语言的理论。

与[]相反，所能出现的真正的异议是，人们说：那么，这不过是语言学而已。是的，不过语言学的领域是宏大的，我敢说，它在更基本的分支中有足够的东西要进行研究，或转向其他方向，例如形式的演变历史。所以这是值得欢迎的事情，[]对语言用

语的解释，作为因这样或那样的心理状态而产生的用语。

Ⅲ. 有关话语(discours)的注释

275

(1996年 日内瓦大学图书馆馆藏)

语言仅是为话语(le discours)而创造的，但是什么使得话语区别于语言，或者说是什么在某个时刻允许语言作为话语开始行动的呢？

277

语言中所提供的，是各种各样的概念（即具有语言学形式的），如牛、湖、天、强、红、悲、五、裂、见。这些概念何时或依据何种操作，其间所建立的又是什么游戏，才形成了话语(DISCOURS)呢？

这些语词即使丰富多义，连贯说出时，话语所唤起的概念也只是想表达某种意思。人们运用语言所提供的语词想表达某种意思，我们是如何知道的，同知道话语是什么一样，是同一问题。乍一看，答案很简单：话语哪怕是简略的，凭借我们无法知晓的途径，都在于确定具有语言学形式的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语言总是为孤立概念的实现先验地存在着，这些孤立概念等待着有一天被加以利用，它们之间所建立的联系使之具有意义。

Ⅳ. 从哪里出发？

279

(1996年 日内瓦大学图书馆馆藏)

从哪里出发？这并非一个狂妄的问题，而是试图从某点出发来触及语言的滑动实质之前，我们所能肯定和谦虚地提出的问

281

题。即使我对此所想说的都是对的，也没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出发点。

词条。对任何领域，在能涉及现象之前，应当知道现象是在什么物体上，或是在什么物体之间发生的。由于语言是显著现象的舞台，似乎只需研究现象就够了，人们很少问都有哪些词项，或引发现象的词项性质又是什么。人们对 $a-b$ 运动有多么热情，对 a 或 b 预先的思考，或对 a 或 b 定义的可能性的思考就有多么缺乏，[] 这现象似乎清晰明了。但是，先在的[]在哪儿存在呢？这在语言世界中代表哪类质体，哪类形体呢 (corps)？要是假设这是一连串的字母，那人们可就搞错了。既然这不是一串字母，难道这是一串语音吗？也不是，因为[]。既然不是一串语音，难道就是[]？

此外，说这词 (ce mot) 不对。应当说：说话主体使这一串语音与一确定概念相对应的习惯。我们开始进入现实，但仅是右端和左端的终端[]。那么好了，*cantare* 这一单位似乎是某种同古罗马广场上的特拉真 (Trajane) 纪念柱一样确定的东西，无须对它的现实的种类，以及对它的单位价值作出任何的解释（预先的），这不是很奇妙吗？语言单位！甚至不应当加以考虑，既然从未有一个词不是通过别的什么，而只是通过口腔的动作与精神活动，一个全然有别的范畴组合而实现的。现在，人们才开始隐约看到 a 和 b 较之 $a-b$ 现象更难以把握。

可以认为，从[]时刻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进行代数运算，把语词考虑成一些存在于代数领域的单位（当然人们已经承认每个语词[]但这种状况对所有词都一样，人们可以撇开这语音-精神的活动和[]不谈）。

四、普通语言学备课笔记

I. 新资料

285

(1996年 日内瓦大学图书馆馆藏)

1 [语言单位之非物质性]

287

如同对于任何价值，非物质性是语言单位之所以成为语言学单位的保证。不是语音材料，声音实质[]。人们在处理语言时一刻都不能不关注语音和诸语音。语音变化的确是一重要因素，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它却与其性质风马牛不相及。同样的道理，对打造钱币的材料，我们不能不注意，如果以为构成钱币的正是这些材料，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语言的价值就如一枚五法郎的钱币。这一价值除金属之外还由许多其他因素所确定。目前，这钱币值一20法郎钱币的1/4，但根据所用的材料，它可能只值1/8，即便以后在钱币的左面或右面饰有某个人头像，币值还是同样的。

这价值是一非物质的东西，同样，应当想象语词，以使其真正

地作为非物质的单位；人们不取[]

2 [手段并不重要]

手段与现象不相干，因为它就自身而存在着，因为是现象本身的特征。

面对一切其他现象，手段或材料。

3 [语言]

1. 语言不在令我们震惊的个体表现之中，不在人类令人惊奇的行为之中。

2. 语言不在产生语言之不可或缺的发音器官之中，不在种类的约定之中。

4 [符号学]

A) 所有使语言系统远离另一符号系统的，都应当视为是最不本质的东西，为了对其[? 定义]。例如，当我们的研究始于发音器官的作用时，因为我们说过[]，其实，发音器官并不如其所表现的那样重要，因为它不是符号的，既然有的系统并不用声音器官。

同时，在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所共有的事实中，我们看到，所谓原初的约定，并不是本质的：为了先验地 (a priori) 对它们加以

研究，一个类似两人之间的约定是一简单的方式，但我们隐约看到[]

5 [符号系统-共通性]

符号系统一旦成为集体的财富，无论它本身是什么符号，或无论它源自什么，都具备两个特点：

1. 不能在集体之外对之加以评价，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
2. 在[]时，只需取这社会产品足矣，甚至是必需的。

289

第一个特点，它不再能根据其内在或自然的特点加以评价，因为符号系统在属于集体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有什么可以保证了，无论这是一内在理由，还是一我们所想象的理由，都将由集体来继续统辖符号和概念的关系。我们不再知道是何种力量和何种法则（诸种力量和法则或通过哪些法则）将参与到这符号系统的生命中去。我们无以知晓，无法猜测，除非借助一种颇不同于一般的所谓正常或纯理性的条件的方法（根据理性的度量[]）对之进行观察和研究之后。

语言，或者是任何其他符号系统，都不是处在制造厂房里的船舶，而是那将要驶入大海的。以为凭借能准确知道其构件的多少，知晓其内部构造，就可以知道它驶入大海后的航线，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2°}我方才说，符号系统成为集体的产物便产生两个东西，哪个才是真正的船舶呢，是厂房里建筑师手中的那艘呢？还是驶入大海中的那艘呢？可以肯定的是，船之为船，只有海上的那艘才有意义，我们再补充一点，一艘真正作为船舶而提供的研究对象也

才有意义。这正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290 唯有成为集体的符号系统，才配用符号一语，也才是符号系统，因为从此刻起符号系统整个的生命条件是如此不同于在集体之外所构成的一切，其他的就显得无关紧要了。我们立刻增加一条：假如集体的环境使符号系统中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这环境也从一开始就是真正的发展之地，符号系统一经诞生就在其中演变，真正意义上的符号系统之于集体一如船舶之于大海。它不是为了理解自己，而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建立的。这就是为什么符号现象，无论怎样，无论何时，都与表面情况相反，都不能把社会的集体性要素排除在外；社会共通性及其法则，为其内在的而非外在的一个要素，这就是我们的观点。

到了这点，我们看到符号学的范围得到了更好的定义和界定，因为我们拒绝承认任何与符号相像的，其性质是基于个人条件，或者准确地说，我们只承认在特征上作为社会产品的那部分现象才是符号的。

6 [价值-共通性]

2) 但是反过来，如果说，语音是某种[]，这或许显得是个悖论，同样一个概念附着于一个词，附着于各种不同的单位，这也显得是个悖论。概念只是代表价值的一个要素，以为以此要素，就可通过纯心理学来处理语言的不同单位，那是种错觉。此外，顺便提及，我不打算说概念至少被确定为

概念
语音

说理念仅是其中的一个元素时，我并不是想说它们总体上是两个，例如：

$$\left\{ \begin{array}{l} \text{概念 a} \\ \text{语音 a} \end{array} \times \begin{array}{l} \text{概念 b} \\ \text{语音 b} \end{array} \right\} \frac{A}{B}, \text{等等}$$

无论其性质如何特殊，如同其他种类的符号一样，语言首先是一价值系统，这使其在现象中有一席之地。的确，任何种类的价值尽管使用极其不同的要素，其基础都是在社会环境和社会强力之中。共通性是价值的缔造者，这说明价值既不存在于集体之前，也不存在于集体之外，既不在它分解的要素中，也不存在于个体中。 291

1° 不在孤立的个体身上：没有任何价值可以被孤立地确定，接下来，其变化亦不是个体的。事实上，只有通过[]才有语言学。

2° 但是，并非进入到一语言学符号里的东西才包含真正的要素，那只是对价值有用的东西，这一点同样重要。

7 [地理上的不延续性]

开始时，我们可把下面的情况看成是提供了非常简单的条件，那就是一种被带到远方的语言在两个地方各自演变着，例如盎格鲁-撒克逊英语、加拿大英语；地理上不连续的情况（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况，但不是理论上的情况：罗曼语）。下面我们会看到，不连续性其实并不构成本质上不同的条件，如其表面上所呈现的那样，而且很难判断其真正的影响，而起初是一个后来分为两部分，具体的且可视的组群。

原本为同一种语言，各处一地，例如在大海的两端，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他们各自出现不同的特点，表现在任何一个范畴：语汇、语法、语音和发音。一开始我们就要注意这一点，别

以为只有带到远方的语言才发生了变化，而固守在原地的语言却一成不变，反之亦然。至于语言的细节，有时在这里发生变化，有时却又在那里发生变化。

$$\begin{array}{cc} \frac{AA}{BA} & \frac{AA}{AB} \\ \\ \text{或者} & \frac{AA}{BC} \end{array}$$

292 以为应该研究孤岛上民族语的特殊化（过程），研究隔海相望的两种语言，这其实都是徒劳无益的。例如： $\beta w - \bar{a}$

这将是[]的图景。

下面是我就第一例所要说明的：是什么造成了两种语言的差异？是空间距离还是地域的不同：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被[]

然而，只需思索一番便可明白，差异是由时间所致。很显然，上岸的第二天，撒克逊人与盎格鲁人的确说的是同一[]。变化意味着流逝的时间。

可以说通过言语活动，我们自然地把[]归于地理的分离；由于光阴无声无息地流逝着，由于存在两个方面我们假定[]

还有：唯一由于时间，地理的差别应当在时间的不同上得到反映。

$$\begin{array}{ccc} mejo & (medzo) & jeogr. \\ \hline medio & medio & \\ mejo & medzo & \end{array}$$

从 *mejo* 从未过渡到 *medzo*，但从 *medio* 则过渡到 *mejo*，这是真的。

然而，这是在时间中进行的。

所谓地理的差别，只有当人们把它投射在时间轴上时它才有全貌。

时段-水平段

不需在别处找寻运动，而只需在（河流的上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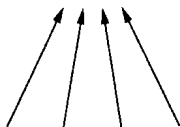
关于“地域”、气候影响、难以估量的、运动方向的确定的注释

所以应当解释地理的差别，这等于研究时间对语言所带来的差别，由于每一点上只有时间上的变化

293

$$\left| \begin{array}{c|c} a & a \\ b & c \end{array} \right| \text{不是 } b-c$$

地理差别要求单位概念。单位在哪儿呢？它在过去，所以在时间中。



在我们不曾马上预见的范围里。地理的差别给出演变的差别。语言学的一个很大部分的演变都被提及了。不是未经考虑的。

就语音学说 {地理学不过是特殊的运用：不同点上的演变}
就形态学说

地理连续性中的演变。

要作为正常情况和作为重要情况考虑的情况

我们不再考虑一个岛屿，而是考虑一个连续的表面，一个在给定时段流行着同一种语言的表面。

1° 某些五百年后[]

不可避免的运动原则。(文学语言)

394

我们曾提出两个民族语之间可能有的两类多样性：亲缘中的多样性包含有一些级别，而无亲缘性的多样性则是一种绝对的、根本的、不可超越的多样性。对这两种多样性，我都没有举例说明，或者说我没有特意而为，这是由于，两种多样性之例都不胜枚举；这也由于，每一种都持一观点，认为汉语或土耳其语与我们印-欧语系语言的任何一个都无某种亲缘性。反过来，法语和西班牙语多样性则在亲缘性上滑动；整个罗曼语族和德语也同样具有亲缘性。

Ⅲ. 从其原因角度出发所考虑的地理多样性

我们注意到，这曾是首先令人震惊的事实。现在让我们把它作为要解释的一个现象，一个要还原至根基的现象。

第一点：对绝对多样性，这不构成难题，如果构成问题的话，至少无人知道应当从哪儿开始入手。此外，如果承认有两个问题的话，人人都能意识到这两个问题之间甚至没有类同性。

对于亲缘性中的多样性问题，我们纯然处在观察的领地，一切都向我们预示，不离开这块领地，我们就为它提供某种解决的办法。差别，如法语和普罗旺斯地区方言，不总是存在的，所以应当时刻看到它是如何创立、如何发展的。

至于另一难题，我希望提出来，也是合理的，不过它只能属于思辨的范畴。

8 [交际力量]

在这所有机会中，语言融汇，达到平衡。

语言中，诞生于一点上的创新能通过交际的力量而最终被抹杀、被扼制，这重新建立了统一。或者相反，这种创新通过交际的力量而变成传染性的，这也达到一种统一。

我们特别提出传播可以在很大的距离上发生；地方的交际力量形成更广大的链条。因此在两地，两点之间本来没有任何交际的，最后仍然以[]而结束。

II. 旧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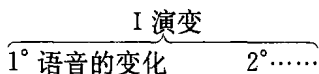
295

(恩格勒 1968 年—1974 年校勘本)

1 [第一次教程注释 (1907 年)]

297

³³²⁹ 在语言生命中：



那些遵循[]的人。这恰是我们所处的位置。

关于语音变化一章，我们虽然未结束——可以说没有终结也永远不会结束——但就本课开始时我们所要说的内容而言，这章可以结束了。

所以，语言演化的其他形式，那些不再是属于语音因素的形式都有哪些呢？这些问题将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也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一个题目。

但有一新的问题出现了，应当引起你们的注意，这就是今后“语音学”，对你们来说，是由什么组成的，对此我想概述一下，这不仅对回顾迄今为止提出的原则，也对将过渡到呈现给我们的非语音的东西都将是有益的。只注重语音本身还不够，还要关注其规律的、连续的变化。

298 在第一讲中，我将与你们一块来探索语言学的特别领域，即所谓的语音组成，或者说语音学在提出了普遍的真理之后，原则上所能够组成的。

首先通过问题和事例来进行分析。

1° 英语中的 *shirt*, *show* 中的语音 *sh*, 法语中的 *cher*, *chose* 中的 *ch* 它们是否一样，这样提问，算不算语音学研究呢？

回答：这在搞纯生理学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不是语音学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语言学的）。因为问题是要知道英文 *shirt* 中出现的音素 *sh*, 生理上是否与法文 *cher* 中的 *ch* 相吻合。

我所搞的并不是语音学研究。是什么特点最能说明呢？那就是我不把两个连续的语音相对地放置到一起。

2° 其他问题通过 []。如果我讨论法语语词末尾的哑音 *e*: *apporte, mère, ordre*, []。语法的问题或书写-语法的问题。如果我 []


2a [第二次教程注释 (1908 年—1909 年) : 二元性]

3331 = 133-141 I 语言可以还原为五六个二元性，或成对的东西。

II 能把语言简约到确定的成对的数，这有一显著的好处，正如

它所表明的，这预示多重性的观念，而其本身则是由异质事实所构成的，形成一个不可归类的整体。Ⅲ 二元性法则不可超越。

第一对，或者第一对二元性：符号的心理的两个方面。

结合 

第二对，或者第二对二元性：个人/大众。

语言，这一自在之物与大众不相干，然而却与大众息息相关。

其他种种的形式：语言是社会的，不然就不存在。语言首先需得到集体的接受和认可，以便对个体的精神施加影响。

299

^{3331 = 241-246}第三对是由语言和言语 (parole) 组成的 (符号，先在地因其内部的结合是二元的，也由于它是作为两个系统的存在因而是二元的，所以需要双重的操作)。

语言是为社会服务的，它不取决于个体。个体的是言语的 (Parole)：

- a) 一切发音的
 - b) 一切组合的——一切意愿的
- 都是二元性的：

言语	语言
个人的意愿性	社会的被动性

这里第一次提出两种语言学的问题。

2b [第二次教程注释 (1908 年—1909 年)：惠特尼]

³³³²惠特尼，《东方学和语言学研究》，第一卷，纽约，1873，第 200 页：“语言科学在印-欧语系比较语文学中找到了其主要基础，当人们这样宣称时，我们不该理解成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语系的民族语上。语言学的对象，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言语活动，

在其林林总总的表现与其种种关系之中,在其千变万化之中,在其形成的历史中,在促使形成了多样性的原因之中,去理解人类言语活动的全部内容。语言学研究,如果不考虑那些最粗略的、最微不足道的语言,不考察那些占有更高地位的语言,就会不完整,看法也不会全面,结果亦有局限性。即使情况最有利,我们所真正拥有的材料也只是一小部分,而且往往是所希望掌握材料的极小部分。另外,为了语言学家能对人类种种形式的语言历史发展有所把握,描述其所以形成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每种形式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时期的真实资料,他都应当具备足够的材料,而事实上,他手头上只掌握少量较新的材料,其中大多数还是最近得到的,所以结论往往是对并不相吻合的碎片加以仔细研究、比较、归纳而得到的。显然有必要具备某种方法,以对那些残片碎段进行研究处理;有必要提出语言学推理的规则和原则,以及在这一领域中,对证据给以阐释说明的规则和原则;有必要勾勒出语言学发展的大致轮廓,哪怕是最新研究所证实或所变动的部分。

然而,如何才能完成呢?只需印-欧语系语言的特别研究就够了吗?唯有这一语系才有一整套的近乎无穷的要证实的事实被一条线索所联系着,循其来龙去脉,才能发现其间的关系;只有印-欧语系才提供了大量形式,其变化不同,其结构的高度发展也不同,可将其演变回推至原初的简单状态。同印-欧语系语言一样,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古老,或许更为古老的语言,但是都受到条件的限制,结果是那些资料对语言学家来讲既不可比较也不够珍贵。埃及文字终于为我们知晓,比起任何其他文字也更为古老,但是这种语言几乎孤立于任何语族,结构尤为简单,很难说它有历史。

说到这点,它还被汉语所超越。汉语同样属于一种非凡的语言,不过只能对言语活动很小的一部分投出光亮。就古老性而言,梵语是汉语唯一的对手,但就其所提供的语言学的变化性和丰富性而言,梵语也是大大低于印-欧语系语言的[……](我取消发展)。

只有在印-欧语系的民族语之中，一个宏大的语言学历史的场面才清晰明了且连续地被呈现出来。在那里可能追随其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和阶段，在处处都了解的言语活动中，从最简至最繁。

那里可能创立一个核心，将有一完整的科学形成围绕它而最终完成。在那里，人们可尝试着普遍化，建立起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可在人们关注因这个本身[]而更贫乏更困难的语族时，得以应用。

但愿人们不因此以为，这不合理地夸大了印-欧语系的功绩，或者以为我们偏好与我们有亲缘关系的民族语，提出言语的整个科学基础始终都基于对印-欧语系的研究之上。

这些语言为语言学家提供了大量材料，这或是由于刚才提出的原因，或是由于说这些语言的种族之历史的重要性，或最终是由于这些语言本身的优越性，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同其他科学领域一样，在语言学中，也无法禁止科学家涉猎其他领域，其中的事实具有最大的相似性而富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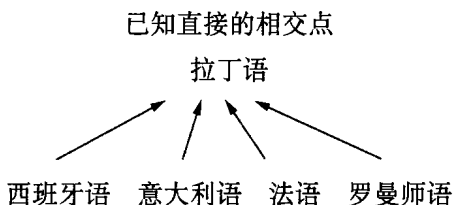
这一段（一方面）是为了回应某些攻击，尤其是回应来自亚述语言学家欧百尔的攻击。欧百尔认为印-欧语言学有种倾向，窃取过于重要地位，所以，这段文字有些论战的味道，但我们在惠特尼所有的作品中都会看到，这位学者总是回到这一想法上来，即印-欧语言学必然的主导地位，我之所以选择这一段，是因为他在这里完整地提供了其观点的合理性。另外，文章写于35年前，迄今为止其他各语族的语言学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过，我们不该过分夸大。若要强调的话，就尤须强调惠特尼文中所未提及的语言，这些语言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本当引起注意。这就是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包括乌戈尔-芬兰、土耳其、鞑靼尔、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的语言。惠特尼所说的，依然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永远都是正确的，理由如下：如果其他语族要建立语言学，却对印-欧语

言学及其研究成果不了解，那就不会有所收获。没有哪种语言学在方法与事实的考证上可以不借助于印-欧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闪语学者借口知晓阿拉伯语、希伯来语、腓尼基语、亚德里安语、埃塞俄比亚语、所有闪语语族的语言，就以为无须参照印-欧语言学所建立的原则，就可以重构其语族的历史，那注定是不会成功的，除非是天才，才可能独自一人完成这项靠集体力量，耗时长达 90 年的研究。正如惠特尼所言，印-欧语言学有权传授经验，不仅是由于它偶然首先开始，而且是由于它的范围超出了其他语族的范围。不应当对幼稚的错觉让步，以为熟悉这些语言，就以为比希伯来语或汉语更为简单，要使人对语言学的困难有一整体的认识时，人们就提及这些语言。论及困难的程度，情况则恰好相反，这情况扩展到我们通过原初印-欧形态的重构所获得的形式，原初印-欧语系在起源上就比原初-闪米特语或与原初-土兰语或原初-马来语更为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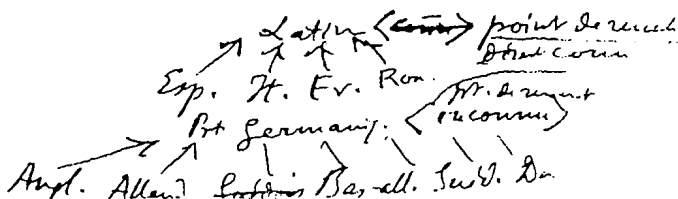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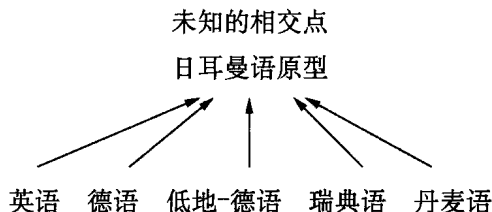
303 印-欧语系从一开始，就比其他语系具有更为复杂的类型，变化也更繁多（两者相联系），就此，也保持着无可厚非的指导地位，如对一个高级有机体较之一低级有机体所作的任何研究一样。我不探讨细节问题，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印-欧语言学提前勾勒和涵盖了所有可以实现的情况，而只意味着它有幸比任何其他语言提供更多的³³³²事实，因为涉猎面广，为了不让人产生有什么可以放弃的想法，我还要加上历史的或历时的情况，以及共时的或语法的情况。

^{3332 = 83} 如果还记得我所引用的惠特尼的观点，有件事会令你们惊异，那就是他没有提及罗曼语族语言学也可作为普通语言学有用的基础。有一简单事实可以解释：罗曼语族仅是印-欧语系的一个分支，完全等同于拉丁语言的历史，甚至无须说后来的（*ultérieur*）历史或野史（*sub-histoire*）。罗曼语言不是拉丁语偶然的延续，而是其纯粹和简单的延续，正如英语和瑞典语或现代英语

是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支的延续一样。不过有个差别，是罗曼语族，即罗曼语言学所特有的：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罗曼师语等在已知的原型上相遇，



而



304

除罗曼语族之外，其他印-欧语系语言也一样。没有一种语言在已知民族语上有其相交点，如斯拉夫语族（捷克语、波兰语、俄语、塞尔维亚语等等）：人们不了解斯拉夫语原型。由于这一事实，一个十分偶然的外在事实，罗曼语言学的情形，整体上提供了一个例外，它不仅不同于语言学家所考虑的印-欧语系整体的情况，而且如果只限于另一语支，如日耳曼语，它也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使得罗曼语言学成为一门特别的语言学，相对其他语言而占有绝对优越地位。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你们可从我所援引的作

家那里得到对罗曼语族语言的认识，这种语言多亏有双重系列的资料，就具有某种程度的最大确定性。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你们理所当然地可以排除它，因为它是一个例外，唯一的一例，不必指望通常所运用的归纳法。

2c [第二次教程注释 (1908 年—1909 年) : 凯尔特语]

³³³³ 凯尔特诸语言

1° 对公元前 1 世纪以前的凯尔特人所居住的范围划定界限的困难。

一旦涉及凯尔特人，大家自然会想到高卢，另一方面则会想到不列颠群岛。但是说凯尔特语的人自己，以及法国说凯尔特语的人却倾向于一种看法，认为把这一民族的中心特别与这些西部地区联系起来是错误的。目前最流行的观点，倡导者是最杰出的法兰西公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 教授，凯尔特语专家 H. 达尔布瓦·德·朱班维尔先生，你们在他的《欧洲原初居民》两卷本中会找到特别的论证，他对凯尔特人的研究结果多少也获得了德语学者的认可。我下面的简述并非是根据这些作品而做出的分析。

这使新的观点具有如下特征：

a) 法国南部是否曾大面积地被凯尔特人所占领，这一点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西南部、马赛整个海岸以及北部更远的地方，曾是利古尔人的天下。

利古尔人是什么人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将会看到（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部分语言学家认为他们是说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凯尔特人，因此在法国相当大的地

区，那里居住的是否是凯尔特人，对此应当持保留态度。

b) 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大量凯尔特居民曾散居在欧洲的中部。

亚历山大大帝

博恩斯 (Boiens) 德罗斯多伦 (Durostorum)

沃尔冈 (Volcae) 埃布罗杜尼-博恩 (Eburodunum-Brünn)

卡罗多姆-克罗地亚 (Carrodunum-Croatie)

此外，在整个多瑙河流域。

厄尔辛尼亚森林 (Hercynia Silva) 一名就是凯尔特语。

c) 大量的日耳曼语借自凯尔特人的语言，尤其是有关民法或私法的，这似乎表明，凯尔特人在日耳曼国土上占有统治地位。注意，希尔特 (Hirt) 先生即使在今天也会承认他们的统治地位。

阿尔莫里克人的布列塔尼语，最古老的资料最多到 15 世纪，但有若干数量的更古老的阐释文本。

1885 年的统计：130 万人中有一半人说一种语言。

相对印-欧语系的特点：

1° 凯尔特语的前文学的不同状态 (岛上的或高卢的普通地区) 不但与很短时间后语言的状态没有很大差异，而且在特点上与印-欧语系的类型也极其相像。只需根据高卢古老的地理名称，毋庸置疑的是，高卢语或许与希腊语一样具有同等价值=几乎是最大程度上的，从精确的保留以及印-欧语系的知识方面都远远高于拉丁语。

没能把高卢语保留下来，或至少没能把与高卢语同时代的某种凯尔特方言保留下来，这对印-欧语系语言是一桩无可挽回的不幸事件。

2° 那一时代凯尔特名称的清晰性与完整性[] (高卢或岛屿)。

3a [第三次教程注释 (1910 年—1911 年) : 课程分段和地理语言学]

³³³⁴⁼²⁸⁴⁴ 正像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将本课分为三个部分,前两部分的名称,区别只在单、复数上:第一部分:诸语言 (*Les langues*),第二部分:语言 (*la langue*)。事实上,这一区别足以表明这两部分内容上的差异。一个是对另一个的普遍化。打算一开始就很好地解释对立,如把 1° 诸语言与 2° 语言的生命相比,像人们或许以为的那样,这无用也不谨慎。^{3334 = 2846} 为了说明语言的特征,要是用题目来暗指那些具有一般价值的事物全都属于生命,属于生物学,或属于对此有机体要写的历史之组成部分,我们就过于轻率,至少我这样认为,因为有许多提供这一方面,接近生命的现象或历史的现象,但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并不能归在这些现象的范围内,尤其是语言整个逻辑的一面都取决于或能够依赖于一个不变的依据,时间和地理的偶然因素都无法达到。因此一个如《语言的

³⁰⁷ 生命》的题目就显得不够恰当,过于确切和狭窄。纵然这只是一个意见,也有必要不用题目来解决:诸语言,这是地球表面上所提供

给语言学家的具体对象,而语言则是能给予语言学家的研究课题,是语言学家将通过

对诸语言整体在时空上进行的观察所得到的。

³³³⁴⁼²⁸⁴⁵ 语言的地理多样性。它是第一个要注意的事实。

多样性的不同类别和程度。

^{3334 = 2847—2862} 地球上语言形式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是我们从一国到另一国,或从一县进入另一县时首先注意到的,是人力

所及的。别把造成多样性的原因与多样性混同起来，让我们按其呈现来进行观察。我说地理的多样性，这对语言学家或对随便某个人，都是一首要的事实。语言在空间上的变化不可能不被观察者注意到，而语言在时间上的变化，则未必能引起注意。以后我们再回到时间的变化上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它终究无法与空间上的变化相分离，但是我重申一点，它仅是第二个所立刻给定的。观察者处于一确定的年代，起初他对这时代之前的语言会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所以他没有机会发现[]。相反[]。甚至原始部落……

由此可以说，任何民族即使是低级的，也都意识到了语言的存在。

与别的语言 (alloglosses) 的接触……巴比伦塔古老的传说表明难题[]

最粗鲁的农民在说方言时，你们[]

我们要注意，原始部落在什么形式下有倾向设想[]，它不无意义。一方面，是这一点有别于其他生命[]。这是一个特点，服饰、发型、武器。这真不错。习惯，(没有肤色) 体格。

ιδίωμα 有两层意思。

现在应当再加上一点，每个民族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语言是高级的：bègues (口吃的人) — βαρβαρος, mlêchas 等表达足以说明问题 (这是各个语言一般的特征，甚至最文明开化的民族，在其日常用语中恐怕都蕴含有悖常识的认识)。

308

对于语言学本身[]。只有当语法分析内在的[]时，才有语言学。

希腊人[]。διάλεκτοι。附带的观察：千变万化的形式。语言的差异和语法之间关系不大。其他观察。如果语言在地理上立刻呈现出丰富多彩性，难道在种族上 (ethnisme) 不也是如此

吗？情况要复杂得多。

种族=时间上的变化原则，或抵抗时间上变化的相对原则。

所以，在此名义下，恐怕已经掺入了所不能立刻给定的设想。

第二个意见，多样性事实之后：多少较强的类同性、多少较强的相似性或不相似性。明白比较语法是多么的落后时，比人们所能想象要简单得多的意见。

最粗鲁的农民……很奇怪……不仅方言，而且意大利语和法语。

希腊人很清楚拉丁语包含大量的[]

这一经过科学处理的观察得到怎样的结论呢？相似性，假如观察是严格的：亲缘性。亲缘性意味着系谱学，所以回溯至起源。这就是为何无法在其细节中把它与随后的演变区别开来的原因：唯有在原则上可以。

语族。轮到对它们进行比较了，这些语族[]

不可跨越的界限

^{3334 = 2872} 两大情况：

{ 亲缘关系的多样性
{ 无可辨识的亲缘关系的多样性

^{3330 = 2863 - 2865} 1° 应当希望人们跨越[]吗？

309 闪语语系—印-欧语系。特龙贝提 (Trombetti)。可论证的和真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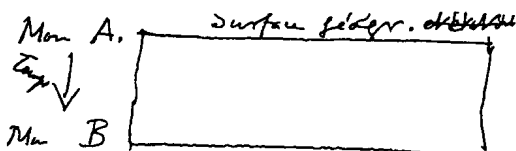
^{3334 = 2875} 2° 任何比较都是被禁止的吗？对于任何历史的比较，是的，但对任何关于语法结构的比较，不是。

^{3334 = 2919} 1° 原本单一语言 (une langue *ordinairement* une) 的多样化。就地分化的原则。

一般来讲，人们承认一种语言变成多种语言的过程不必然地与

部落的迁移有关。这些迁移可能是一个加入其中的因素，可以说是叠加的因素，但重要的是，首先要肯定现象是在这一因素之外产生的，也是随着这一因素的复杂性而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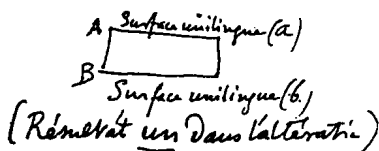
某一时刻 A，地理上确定的一个区域说着同一语言，有



事实上有两个问题提了出来，必须澄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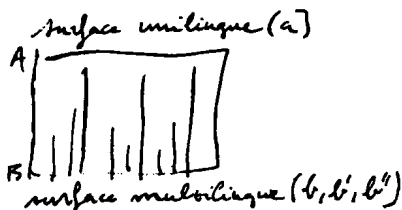
第一个我们事先知道的事实是，时刻 B 提供了相对于 A 多少有些变化的语言状态。这是时间的，或语言在时间中变化的原则的结果。

然而，这第一个事实单独就可成立，即 B 代表第二种状态的同时，同 A 一样，它也是单一的语言。



但第二个原则被观察所证实，因为变动从未在整个区域上引起一致的结果。总会发生，至少是有部分变动在区域的不同点上会发生方向上的变化。于是，空间的多样性总是符合时间上的变动。

310



说到语言事实，你们会在空间上给出时间（足够长的时间，使

之有价值，和被感觉到) 或者，说到时间也一样，你们把时间的作用加到空间上，结果在时空上从来都不会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是 []。许多民族语

b, b', b''

独立于民族语的变异。

例如，意大利在某个时期全都说拉丁语，明显一致的拉丁语。

如我们今天观察着同一个地区，变化反应为

A 单一形式的拉丁语

B 单一形式的意大利语吗？

根本不是。有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 [] 等地区的意大利语。

的确有所谓意大利文学语言的持久努力，但是这只是文学的产物，只是基于托斯卡方言上的民族愿望而已。

^{3334 = 2919}拉丁语直接的产物如此不同，一个米兰人去那不勒斯听戏，会听不懂那儿的戏。别以为欧洲土地上没有人民。

311

^{3334 = 2951-2953}多样性在一片连续的地理上的形成

起初我们所面对的，是大家都说同一种语言的广大区域，或可看成如此。其次，假定整个地区人民都过着定居生活。

以公元 250 年的高卢地区作为典型之例，的确在被罗马人同化之后，在泰富、图尔、图鲁兹和热那亚等地区的拉丁口语可以视为是同一的，马赛曾有一段时间语言也是同一的。

第一个肯定的事实，而且只看时间。面对一张白纸，一段多少有些长的时间后如 500 年，或不到 500 年，可以预言一段时间后，除了其他的事实，还要增加一个事实：这种语言发生变化，与其自身不再等同。

我们是如何知道的呢？因为这是普遍的经验。无论是什么例

子，只要历史允许我们追随语言两三个世纪的演变，我们就会注意到此段时期，在空间上也规律地与语言多少有些剧烈的变动相对应。

³³³⁴⁼²²⁰⁵⁻²²⁰⁷ 绝对固定不变之例没有。有的是语言在时间上变动不居的原则。运动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或根据情况或快或慢地进行着，但注定是变动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变动：或许战争、内乱、民族危机导致的骚乱能使运动加速，像人们所声称的那样；但这与原则不相干，因为即便是最平静的时期，如果观察一段时期的前后，语言之流从来不是同一的，其间有无骚乱并不重要。强调有时会加速运动的原因，这是为次要事实而牺牲了一般事实，不受干扰、自然地、超越一切情况地存在着，这就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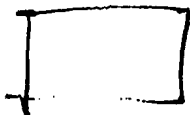
这一变动不居的事实，说真的，往往被文学语言所遮蔽，文学语言是我们的精神首先参照的或唯一可以参照的语言。

312

³³³⁴⁼²²⁰⁹ 任何文学语言一旦在某地成功地形成，就相对地不可变化了。无论如何，它也不能令我们感受到真正的语言，社群内鲜活的语言是一种随时间变化的材料 (matière)。

³³³⁴⁼²²⁰⁸ 这些文学语言的呈现，我们在前面的课上已经作为地理上叠合于另一语言的，叠合于自然语言的产物指出来了。正如地理上是叠合的，它也处于其他生命条件中，而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自然产物的生命条件而已。

³³³⁴⁼²²¹⁰ 为什么文学语言多少抵触了语言中一般变化的倾向，或不完全参与变化，对此，我们将在别处讨论。这里如前述一样，我们清楚地将文学语言搁置一边——这样一来，我们就处于一个表示单一语言的语言学的矩阵，各种力量作用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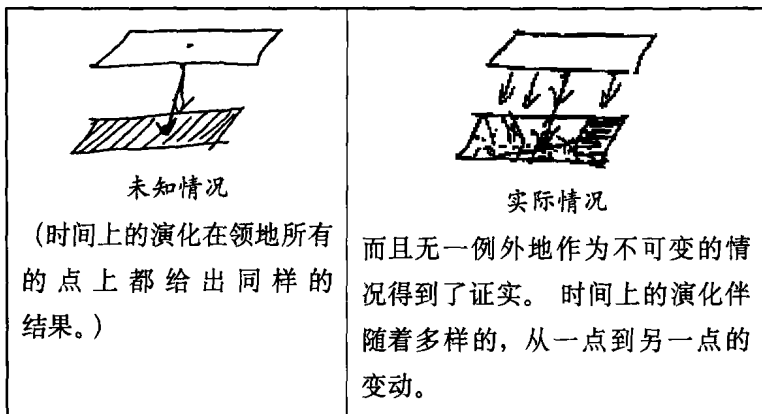


3334 = 2954 - 2962 我们提出的第一点是，语言一段时间之后恐怕不再同先前一样。

应当马上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点提出来，与第一点一样也是肯定的，语言在整个区域上并不以同样方式变化。

同样人们明白我们所说的真相：这是因为变动是与单独的事件相关的，尽管变动在空间上是不同的。时间，即便缩小到空间上一个点，也将产生变动。相反，空间若没有时间，就无法产生任何变动。地理上的差别仅是变化在时间上的投射，当意图对它做出解释时，永远应当只考虑图像中的纵轴而非横轴。

313



但是应当以第二个观点来着手研究刚才所指出的，由于是开始，所以非常粗略。

怎样开始，如何逐渐对最终成为无数方言的变化加以描绘呢？这一点是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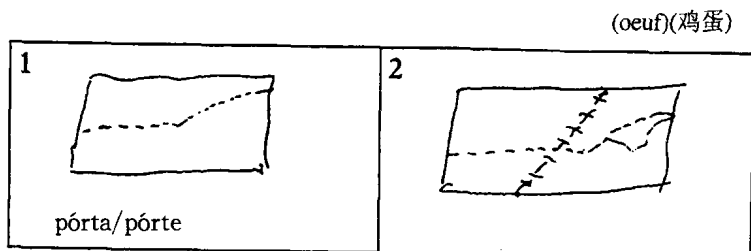
1° 通过连续的精确的创新，构成同样多的可以特定化的细节。

例如：在形态学范畴 *gëbamēs gëbam (ēs)*

在语音的范畴，如 $s > z$ 的变化，等等。

2° 这每一个创新都将有人们所谓的场域 (aire, area)，两者取一，或者覆盖整个地域 (territoire)，处处都一样。这种情况很

少，相对起始状态，语言发生了变化，但语言内部不产生差异，到处都一样；或者相反，这也是最常见的，有限的地域是创新现象的场域。这正是种种方言形成的关键，也是形成地理差异的关键：



这一场域 (aire) 首先不能被任何东西所确定，不能靠省份的划分所确定，而每一场域也不一样，连续性的解决办法。

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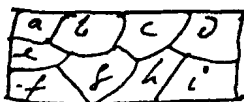
不同的场域，完全真实的绘图！



ka / tša

vaque (放假), rescapé(脱险的), cage (笼子)

3334 = 2969-2970 问题：这将形成方言，也就是说一系列的封闭的语言类型，符合某个省份，在各个方向都有明显的界线：



这样说来，恐怕太武断了，相反，我们将看到由于每一变革都有其自由的场域，由于这一事实变得清晰起来，方言的概念是怎样被打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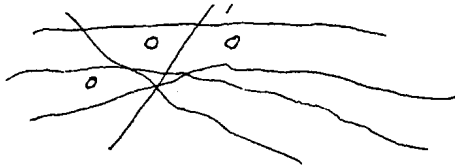
所以，我们应当谨慎，不要提前断言，尤其谈方言时更要谨慎，^{3334 = 2963-2967}可以说：1000年后，异地两端的人们不能互相理解。



由于所取的是随便的一点，就可去任何方向。

不过，可能穿越整个地带，始终注意到的却是不明显的变化，因为变革的总和只是在部分地方发生变化。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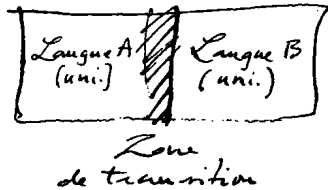


为使我们对所辑录的事实性质有更好的理解，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回到地理观察上来。因为在语言学中，是通过地理观察，方言分化这一非常的事实才被发现。（必然，首先要观察时间作用的结果。）处在某个地方（法语），如在一个确定的村庄，人们将注意到特殊性。这每一个特殊性顺着地图都肯定能重新找到，不过无法预见它一直会延伸到哪里。



^{3334 = 2989} 如果考虑相当大的区域，使问题成为两种语言的而非单独的方言问题——而这总以当地语言未曾发生混乱的发展为前提。

^{3334 = 2996} 1° 依据原则，没有一个确定点能表明一种语言开始，于此，另一语言结束。语言内部细化为方言的原则也是一样的。显然，如果有



那是令人惊异和不可理喻的。

但是语言 A——整个地方方言的总和相互之间联系，
语言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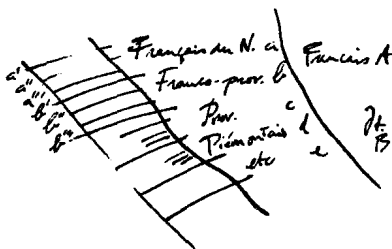
在 A 中，根据关系，将有比 B 更多或更少的方言，以至于链条上的一段到另一端一切都是过渡的。因此在 [] 内部有过渡。

^{3334 = 2994} 2° 在刚给出的表达中，为了简便起见，只谈了封闭的方言。如果地方上的种种方言的不同之处在于语言波总和的不一样，那会更清楚。

^{3334 = 2997} 由此，人们事实上很少注意到一种语言不易察觉地过渡到另一种语言的情况吗？

为此，历史条件应当非常有利，每种语言特别应当各守其位，如意大利语和法语之间一样。

^{3334 = 2992} 有一个例子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从加莱海峡出发对角穿越法国，到达阿尔卑斯山脉，然后直达图灵（意大利），没有一个确切的地方可以说：我离开了法语地区进入了意大利语地区。



三条单位大小不一的线条，没有一条界线是肯定的（除非取唯一一个特点作为标准）。

阿尔卑斯山脉上有一系列方言，既与萨瓦省方言有亲缘性，也与皮埃蒙特方言有亲缘性。

在这样的状况下，分离语言的概念只是一个距离的概念。在短距离内，人们不知自己是处在这种方言内还是那种方言内。我说理想的情况是印-欧语系大的语言之间也有一条同样的语言链条。

317

3334 = 2998 - 3019

几乎到处都应当考虑民众的迁徙活动，以及世代所累积的迁徙。

印-欧语系为一重要之例。大体上，人们特别注意到每一民族语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其他民族语的过渡。

斯拉夫语、伊朗语与日耳曼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和凯尔特语；

另外一方面意大利克语：

日耳曼凯尔特语/意大利克语/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之间的意大利克语。

以至于不了解地图上的情况，人们也可以画出[]

但是等等，让我们取日耳曼-斯拉夫语的界线为例，突然的跳跃。难道从未产生过渡的形式吗？可能。但这些方言消亡了，一个可令其消亡多次的原因就是，无论日耳曼人还是斯拉夫人，他们都不待在自己的领地上，中间地带用的不是这一地区的方言。

假设在一次动乱后，如卡拉布里亚（意大利南部地区名）的意大利人来占领了皮埃蒙特地区，难道还可以说[]？而这恰是每时每刻所发生的。

语言的边界清晰了，因为边界的人民被历史所淹没或消失（就如两张纸叠合）。

同样的东西也可以打破给定语言中的方言状况。古希腊。

人们把语言的波浪比之于植物的界线。自然，这只是种比喻，为使人对此有所认识。葡萄田界线、橄榄树、[]的界线。很能用以说明“方言”的观念。

但是，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比喻。不动的。而人民若开始迁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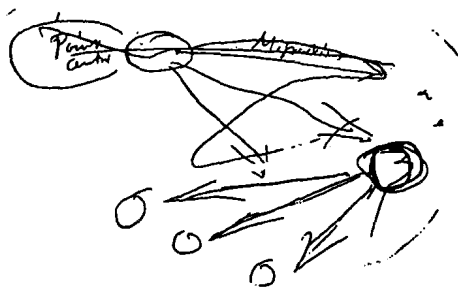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提出日耳曼语和意大利克语之间的过渡，复杂性是可见的。那些方言可能是公元前1500年的方言，在日耳曼语和意大利克语之间，这些过渡的方言又在哪儿呢？

无论是取印-欧语系还是其他语系，或取任何一个与之比较（随便哪个语族的，除非一切发生在史前或历史时期），人们将看到这四点永远有联系：

{ 语族领土扩张的总和；
方言内部分化的总和；
原初中心点，侧面的

4° 民族迁徙问题。

我重申第一个观念是，前面三个事实应当通过第四个得以解决。



据此就地分化观念的介入

语言的-地理的-历史的观念。

这是一般的原则，这一原则同印-欧语系大众的关系并不比其他某个语言大众的关系更为特别。

任何语言社群，正像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必然就地发生分化，而无须任何方式的迁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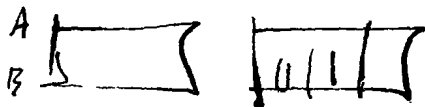
或更确切地说：在相应[]时间上所必需的变化。

单一语言的地理表面注定要通过原初语言类型的分化而变成一个多语种的表面。

请您给空间一足够长的时间， }
 请您给时间以某个地理空间， }
 不变的结果不是 a 而是 a a a
 | |
 b b' b'' b'''

319

100 平方千米



无论是关于[]

在任何地理上连续形成的人群中，人们不禁辨识出两个因素的同时性的存在与持久的存在，一个相对另一个，目的相反。正是由于其对立和冲突，如我们马上要指出的那样，无论如何都无法预见各自的终点状态，因为这最后的状态显然是一种斗争消长的结果。这两个因素，没有一个可以最终归结为零，一个是简单的乡土根性的力量 (*force du clocher*)，另一个便是交际的力量 (*intercourse*) (我先用这两个术语，我觉得这样表达清楚，若用其他的，我不能肯定是否会有损所要表达的内容)。

一方面是乡土根性，也就是说在有限地域如一村、一地区，社群成员间关系密切，这是他们所形成的习惯。这些习惯对于每一

个体而言代表的都是童年的习惯，因而显得颇为强大，理论上可看成是一种根本且主要的力量。如果这一根本的力量纯粹作用于其自身，没有任何平衡力量的话，结果就可能造成语言无穷尽的特殊化，或形成多少可以比较的习惯，像人的穿戴一样。但是，除此之外令人定居一地的理由，还有一切迫使他们通过一定的距离互相混同的事体。

第二个力量，交际力量，是第一个力量的平衡。在一给定的村庄里，会有过路人从多少有些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更重要的是，村里也有人会去周边的地方赶集或参加节庆活动，在这节日上 []。或战争的征兵活动，部队里汇集了各个村庄的男子。以此类推，以至于 []。分离地区的存在既是一个错觉也是一个真实的现实。它有无价值，不能在某个细节上预言。两个原则不断冲突着、竞争着，一个走向平等化，另一个则向着特殊化发展。分化的影响/统一的影响=接近的机会。统一的-分散传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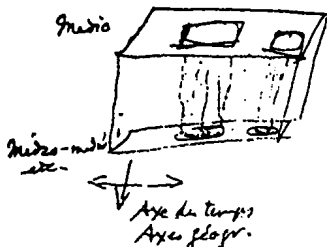
320

或抵抗的

一种意义上是连贯一致，另一种意义上却与分散相对立。

在一定面积上的考察，协力合作。任何创新波浪都以分离的力量和某种 [] 的合力为前提条件。在大面积的 [] 是神秘的。

1° 孤立的情况。^{3334 = 3032-3071} 想象 [] 的事实，这是无益的。



没有传播的事实

第一条原则。地理上的不同可纯粹地还原为时间。这等于说地理上的形式之间在随便一个时刻没有发生物质上的变化

对于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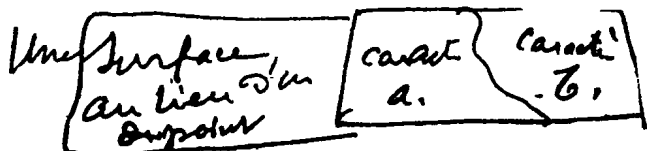
特点的总和=交际力量的影响

与其他地区相同，这是明显的=统一的 (unifiante)

固有的=乡土的影响 (分化的)；

但与其谈论一个村庄，人们更多谈论的是一个小区，用地理上的一个面代替地理上的一个点，如此一来悖论产生了：不能再说这些现象主要是由于因素 A 还是由于因素 B，事实上，两者都起作用了，都受到牵连，不过它们的倾向却是相对立的，“总有它与之共同的区域”。

322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肯定如果是 a 不同于 b ，我们对村庄所说的应当是同样的分力，但就在此时，更令人震惊的是，区域 a 显现出协调（和一致），以区别于 b 。因此可以说，一旦涉及到一个面（这很平常），那么把这面划分的现象则既属于产生协调一致的合力，也属于产生分散的、不同的分力。

唯一无法解释的是，这些力的分力或合力每次都是如何作用的。

在阿尔卑斯山脉和北海之间的日耳曼语言地区，可以看到 β 成为 d 的连贯性， βu 到处都变成 du 。

与之相反，对于 t 在 z 之前，整个地区上不是连贯一致的，北部仍保留 t 。



然而，若请我们对此进行一次哲学思考，应当说第二种现象不是在根本上与第一种分离。相反，第二种现象与第一种现象极为相像，不管怎么说南部和北部都建立了 t/z 的相对立，因为在任何直接交际之外还应当有着同样神秘的协调力量，以便在其中的一种情况中建立了 $3/3$ 的连带关系，而在另一种情况中则建立了地域的 $2/3$ 的连带关系。

323

我们整体的观察 (*notre observation un*) 等于说，考虑空间的一个面时，应当撇开特殊力量 (*force particularisante*) 不顾，把一切东西都归并为连带力 (*force solidarisante*) 上，后者在多种多样的级别上都显现着。

对于这样的特点，如果它在整个地域上表现，那它就可以维持统一体。

如果它无力抵达那儿，就会导致语言的分化，但有某种好处，使抵抗因素不复杂化，鉴于抵抗因素本身是建立于另一部分区域的语言内聚力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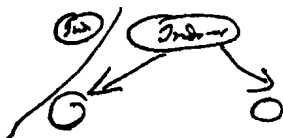
一旦离开村庄(唯一的点)，一切都可归结为唯一一个力，这是领域上或大或小的内聚力，对每次特殊的创新都显现的力。

第二个观察，当人们看清，对说同一语言的人群，创新一方面可以是普遍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不普遍的，对现象 a 或 b, c 内聚力在极其多样的级别上显现和确证。因此当人们明白地理上连续可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如应当补充的那样，人们应当把目光投向脱离本土的移民，投向地理上不连续的地区。

流行的说法认为，对地理上不连续的情况，更容易评价语言的不同，这有些滑稽可笑，比什么更容易呢？显然，人们想说的是比在连续性中更容易。然而，你们声称不研究正常情况下的连续性，而当然地与一个绝对特殊情况的不连续性相对？我就要指出，对连续性的结果预先没有看法，任何关于非连续性的观点就都

不可能，或者没有意义。

印-欧语言学的历史表明，语言学家自己不断地以为——这令人惊奇——语言差别符合地理的具体区别。在印-欧语系的科学所存在的最初阶段，据分析，每个民族，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希腊人等其语言代表一次迁徙 (*migration*)，好像蜂窝那样，把帕米尔高原上的语言带到了遥远的地方。有一天是凯尔特人，有一天则是斯拉夫人等，从那些各自独立的亚洲高地上仓促动身了，仿佛他们在地理上远离大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一事例仅证明一点，我们的精神偏重视觉下的表象。下面是两个不同于前述的语言，那么好吧，我们来讨论第一种情况，



然后使气球出发，把印-欧语系的语言带往别地，并且说明由于地理上的分离，它不再与自身相同。

这设想出于简单的事实，幼稚且无益。因为，假定印-欧语系在同一地方继续稳定存在着，它就会产生完全一致的东西，即使不是每一细节都如此，至少大体上保持一致：1° 印-欧语系不是同样的。2° 它注定成为[]

这就是印-欧语言学家所理解的。

约翰·史密特 (Joh. Schmidt) 于 1877 年发表的《印-欧日耳曼语言的亲属关系》(*Die Verwandtschaftsverhältniss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引起人们的关注。这里我们不讨论：只想把这两种构想相对立。就事实而言，再加上这关键的考虑：印-欧语系的民族语言形成一个过渡链，a 和 b 的邻接与多少有些显著的共同特点相符，这对相信地理连续性中的发展是决定性的。从这本书发表后，当涉及印-欧语系时，连续发展理论 (*Wellentheorie*) 就

与迁徙理论相对立起来。

325 理论上，分开发展必然构成次要的情况，而非在效果中考虑的主要情况：鉴于事实上我们没有其他别的手段来确定其效果的价值，只能在其他发展方面去衡量。非连续性效果只能相对于连续性进行评价。然而，已经确定连续性自身就有这些发生差别的效果，这 []

英国。为了判断，应该想象一下日德兰^①对于每一个所谓的分离效果。



1° 当人们说：分离允许维持 β ，事实上人们想说某种与大陆有关的东西，这就是连续性传播到 []

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是 [] 证明 $t > z$ 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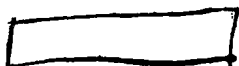
最后荷兰证明发展 []

3b [第三次教程注释 (1910 年—1911 年)]:

听觉链的分析]

3335=720-725 时间上的声音链的分析是 [] 显性或隐性的出发点，原初字母表的创造者并没有以其他方式进行。我们不能分析声音印象，但取出“言语的声音链”时，我们立刻就能够辨别空间从一端至另一端始终与自身相同或不相同。

① 今日丹麦的一部分。——译者注



注意每个同自身相同的空间，和不同于两个邻近的语言的空间，不必担心其持续的时间，

326



人们因此将收到声音链的不可还原的单位，这些单位的建立仅是由于它们的差异，而非其他原因，希腊人给出如下的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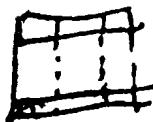


“立刻可以区分的状态。”情况并不总是如此。^{3335 = 741-759} 但其他民族没有找寻不可还原的单位，更小的，而是选择了其他的原则。

pa, ka, ti, do (“音节的”)。

随后文字不需要关注相应的发音动作，声学效果的不同标注就够了。

音位学家



在声学上标为 *T* 的同质空间的期间，发音器官究竟是怎样动作的呢？

对于耳朵，它是从这同质的空间出发的，否则就不能把言语的发音链切分开来。

另一方面，当声音单位不可分析时，它却可能分析[]。与语链时刻相同，[]

在一并非不可还原的单位中，人们不得不考虑时间上的连续性，也就是说组合单位永远是语链上的一段：链节+链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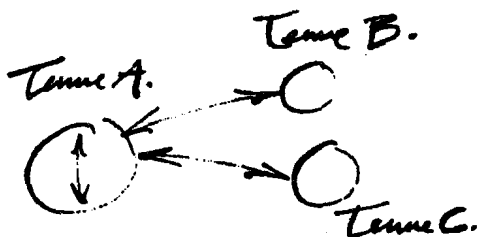
相反，不可还原的链节甚至能够由此而不再被视为链节、时刻，而是被抽象地 (*in abstracto*) 处理。因此人们将能够谈 f，谈 i 等等如同 f 类、i 类。像 do-ré-mi 一样。

3335 = 791-801

327

发音	{	辅音
	{	元音：喉音
	{	共振腔

口腔开合度：6 度



3c [第三次教程注释 (1910 年—1911 年) : 目录表]

^{3386 = 1085} 语言问题对大多数语言学家而言都是以术语表的形式提出来的。在《创世纪》第 4 章，我们看到亚当给[]命名，而如果[]那么能够说[]。

3d [第三次教程注释(1910年—1911年): 质体和切分段]

^{3337 = 1762-1764, 1765, 1772} 部分。 身份。 4点的火车。“战争,我告诉你,战争!” ^{3337= 2165} 抽象体。 ^{3337= 2190} 秩序——医院——我应当——渴望的(建立在切片上)。 动名词。

^{3337= 2195} 1° 仍然建立在物质单位上。

2° 抽象的=非语言学的(抽象)。

3° 如果 (si) =在言者的意识中,一切都是具体的。

3e [第三次教程注释(1910年—1911年):
符号的任意性和词项概念]

^{3338 = 2105} 词项一词的重要性。 不可设想的。 每个语言体系中绝对的任意性都归结为相对的任意性,这构成了“系统”。 要是语言仅在于命名万物,语言的不同词项之间就不会有关系,就会如万物本身那样各自独立存在着。 此外语词是用来命名具体的、可见的事物,例如面包 (*pain*)、石头 (*caillou*)。 手工业。

328

^{3338 = 2117} 观察。

任何研究的基础,表达。 包括意义的研究,其中就有表达的基础:意义。

直接——间接

简单——复杂

不可分——可分

(综合——分析)

1° “分析的”永远不包含一切

2° “综合的”

“完全任意性”——“部分任意性”

3338 = 2090-2096 有相对任意的要素和其他绝对任意的要素:

<i>Vingt</i> (20)	<i>dix-neuf</i> (19)
<i>Ormeau</i> (榆树)	<i>poirier</i> (梨树)
<i>berger</i> (牧童)	<i>vacher</i> (牛倌)
<i>geôle</i> (监牢)	<i>prison</i> (监狱)
<i>hache</i> (斧子)	<i>couperet</i> (铡刀)
<i>concierge</i> (看门人)	<i>portier</i> (门房)
<i>jadis</i> (昔日)	<i>autrefois</i> (过去) <i>toujours</i> (总是)
<i>souvent</i> (常常)	<i>fréquemment</i> (频繁地) <i>parfois</i> (有时)
<i>aveugle</i> (盲人)	<i>sourd</i> (聋子)
<i>chauve</i> (秃子)	<i>bossu</i> (驼背) <i>boiteux</i> (跛腿)
<i>commencer</i> (开始)	<i>entreprendre</i> (承包)
	<i>violet</i> (紫色)
	<i>lentille</i> (透镜)
	<i>bien</i> (善) <i>bon</i> (美)
	<i>feuillage</i> (树叶)

德语

/verso 反面

Laub (树叶) *feuillage* (树叶)
1=*feuille* (树叶) 2=*age* (年龄)

métier (职业) *Handwerk* (职业)

3338 (2119-2123)

329



内在-外在结合

——系统：语法机制

——“词典学”

——孤立语——并列连接的语言

——格。孤立格，互相对应格

德语、英语、汉语。

演变。拉丁语>法语。

separare(分开)

ministerium(部)^①

3f [第三次教程注释(1910年—1911年)： 符号变异的必然性；共时与历时]

³³³⁹⁼¹²⁷⁸⁻¹²⁸⁰你们或许发现一些空白，结束这一章之前，我想补充说明，作为回答。

或许你们会说，您谈符号的变异，但是符号变异的“必然性”却没有说清楚。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努力对所能保证连续性=时间上的非-自由性的原因深化认识时，我们并没有给出由于时间所导致的[]变异的任何特别的原因。我们说过，我还要重申，变异不过是连续性的一种形式，而正是由于这同一事实符号继续演变着，最终发生了变异。

但我们没有说，我承认，为什么符号不得不发生变异。对此不发表意见，我很容易给出理由。一开始我就指出有区别性的变异因素，但它与其效果如此混同，那时要想把它们分离开来，显然是不谨慎的。我说过，总的事实只能通过能指(signifiant)和所

① *separare* 和 *ministerium* 为拉丁语单词。——译者注

指 (signifié) 之间——或许变异在能指中，或许在所指中——总的关系移动来可靠地反映。

330

所以，我们取用变异，既不分离它的原因也不分离它的形式，因为不经任何手续去做，就会有某种危险。

既然我们处在事先并不知其特殊原因的地步，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将找到这些深层的原因。

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的问题，恐怕对每一变异因素都会分别提出来。例如，在时间条件下的社会大众中，符号在语音上（物质地）（在其听觉印象中）发生变异，这不可避免吗？

要对这一必然性进行探索的人，等于什么也没回答，是的，没回答，也没有彻底地解释其原因，几乎神秘的原因，而对另一种必然性却根本没有自己的看法，这种必然性不是从语音学而是从另一个侧面同样代表一种变异，如此，我们看到：[]

只要涉及时间上的一般连续性的原因，每个观察者都能注意到：如同一些先验的存在，我们只把某些原因提出来，就是那些由于显而易见而不被注意的原因，如人天天说话却对语言没有认识这一事实一样。

当涉及时间上的变异时，最好只谈论价值和词项的整个关系的偏移，同时放弃探索先在的必要性程度，既然人们放弃一个个区别原因。

可以暂时参照这一简单的事实：任何遭受时间作用的东西都会变化，所以，语言或[]关系的总和也会变化。（所以语言=能指与[]之间关系的总和。）

3339=1301-1317 第四章，与前文一同插入到以下内容之前：

静态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

语言学的二元性

本章与一般的基础说明都是上章的继续，我们还回到这上来。

与本课原定计划没有丝毫的不一致，你们的笔记中可能已有反映。只有在我引入第三章中已经谈到的“时间”（参数）、历史观念时，次序上掉换了一下而已。的确，我们或许会犹豫，不知何时应该引入“时间”参数。如同你们就要看到的那样，严格地讲，我本来应该在更晚些时候提出来，以避免你们重新调整章节的顺序，因为这些章节没有涉及别的，只涉及连续性而已。

但既然仅是号码的问题，丝毫不改变物质本身，为方便起见，我就先把上述时间的结果放在这一章，这个，我本不是如此打算的。

时间介入以使语言发生变异，这一事实如同其介入使任何东西都发生变异或变化一样，对于语言学科学所处的条件而言，似乎并非一严重事实。但我得补充一点，我看到少有语言学家，或恐怕没有一个人准备相信，时间问题对语言学构成了特殊条件，引发了特别的困难，提出了特有的问题，甚至成为一个中心问题，从而可把语言学分为两门学科。

当我们审视其他学科时，我重申这一点，我们对其因考虑时间因素而产生的特殊效果（=呈现的术语的变异）并不大注意。

我们看，天文学在它所具有的极短时间就可以发现天空显著的变化，而人们并不因此就把天文学一分为二，使之成为两个学科。

再看地质学，与天文学相反，几乎不断要对其连续性，要对事件的变化进行推理，可当它也关注时间之外的地球的固定状态时，也没有把这两个东西视为根本上不同的对象。

再看，有法律学和根据时间的法律的历史学，却无人打算要把法律的历史学看成与法律的科学分离的一门学科。

我们看，国家的政治史绝对是在时间中演绎的，而某个历史学家若想画一幅时代图，他却不作任何区别，结果是排除了时间的变化。

我们看，政治建制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的历史，首先寻求

时间之外的事物状态，但并不以为改变了主题，若它同时也谈论时间上的连续的变动。

我们看，政治经济学 (*Wirtschaftslehre*) 主要注重作为社会力量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平衡，以及种种的中间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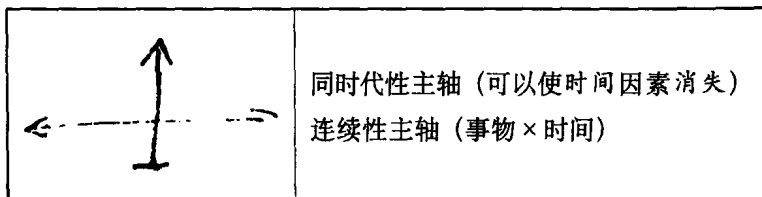
但这时，显著的事实是，我们突然看到布景好像变了：

这是因为，与上面提到的一切科学所发生的事实相反，人们向我们谈论经济史 (= 时间中的政治经济学) 就如同谈论一个单独的学科。在事实的细节上也是如此分离，我不想对此加以评判，我只需指出在大学里如我们大学，就是委任两个教授分别讲授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也许人们未意识到，这不过是服从了其内在的需要而已。正是上述的理由才使我们看到语言科学的二元性，这就是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我们所面对的是价值概念：我纠正，政治经济学已经是价值 (事实上是价值系统，因为任何价值都意味着一个价值系统)，尽管是在比语言学更低的级别上。

^{3339 = 1323} 然而，这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事情，实践中人们发现，甚至没有刻意，在第一个价值科学中，不可能同时研究这两个对象：一个是就自身所取的价值系统 (或在一个时刻的)，一个是依据时间确定的价值系统。

^{3339 = 1319-1322} 事物都处在两根轴上，而关注事物的科学，有一个强项，就是完整地标明两个轴的差别，这就是真相。

333



当人们终于理解关注价值的科学时，迄今为止几乎是可有可无的区别就成为必需的，对理论与实践也都颇为重要。从此，无论对谁，这都是一种挑战：在两轴的分离之外建构一门清晰的学

科。^{3339 = 1324-1329}第三，当人们终于开始不再关注根植在事物中的价值，而是注重任意可确定的价值时（符号学）=任意可确定的符号（语言学），在这种情况下，区别这两个轴的必然性达到最大，因为瞬时有价值的才有价值，甚至通过先验的、简单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就能证明。

任何价值同语言学符号一样都有两面。只要这一价值，至少有一面根置于事物中，例如^{3339 = 1326}

土地 Z 的地产
5 万法郎

价值：对于法郎，相对还可以在时间上随它的价值变动追随价值，不要忘记等价（contre-valeur）（5 万法郎）也是根据金本位随价值而变的。但这一切都保留着事物的最终价值，最经常地不能越过一定的界限。

反过来，在构成符号的结合中，开始时什么也没有，只有两个价值，一个根据另一个而存在的价值（符号的任意性）。如果语言学符号两面中有一面可以看成有自身的存在，那也是概念的一面，作为符号基础的理念。

^{3339 = 1282}言语活动中，语言通过言语得以显现，语言处在[]说话大众的灵魂中，言语不然。

^{3339 = 1292-1293}以语言为例，初看起来，没有什么阻止将语言设想为逻辑的，因为符号是任意的。说话的大众仅就心理-逻辑意义上改变事物，但这一事实不马上表现[]

但与社会心理事实组合的时间介入时，这时，我们感到语言不是自由的；说话的大众×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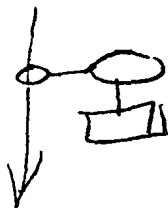
^{3339 = 1283-1290}定义：当人们从言语活动中去除只是言语（parole）的部分，剩下的可以确切地称为语言，恰好只包括心理活动（psychique）词项，概念与符号之间的心理节点（noeud psychique），而言语则不然。

那只是于其社会现实外所取的并非真实的语言，因为要有语言，就得有运用语言的说话的大众。语言栖居于集体的灵魂之中，而这第二个事实就是定义本身。再一次，言语不然。



这就是语言，从当下起，可以设想或可以生存的，但却处于历史现实之外。由于语言符号其性质就是任意的，乍一看，好像什么也不能阻止[它是]一个自由的体系，仅仅取决于逻辑原则，如同一个纯粹抽象的关系科学一样。

^{3339 = 1294-1300} 历史现实或时间。(无时间的说话大众——无说话大众的时间。)



335 语言不是自由的，因为连续性原则或者与先前时代的无穷尽的连带关系。

2° 连续性包含了价值偏移的变异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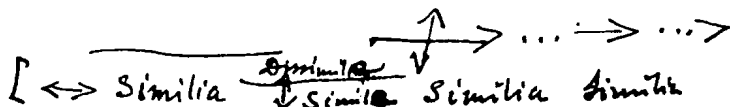
3g [第三次教程注释 (1910 年—1911 年) : 语言学价值]

^{3340 = 1864} 价值。这是与任何价值都不可分离的，或使之成为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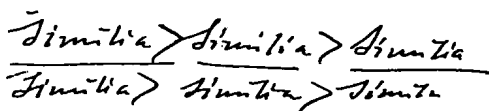
值的，这 a) 既不可与一系列形成一个系统的相互对立的单位分离，也没 b) 有 []。

它与这两个东西同时发生关系，这两个东西相互之间不可分离。

价值就是同义词，某个处在相似词项体系中的词项的同义词，每时每刻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它每时每刻都是可置换的东西的同义词。[]一方面是可置换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共同体体系 (co-systématique) 中的那些词项，二者之间毫无亲缘性。在上述两个东西之间建立关系就是价值的本质。这种建立关系的方式甚至令探索精神感到绝望，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价值的这两个面是为何不同，是为了价值本身还是因为其内容？唯一无可争议的是，价值置身在两个轴上，并在两个轴的竞争中得以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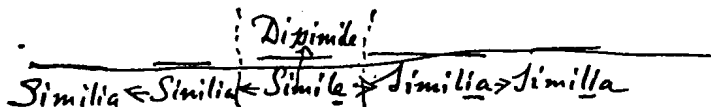


看出每个 *similia* 都自然而然地配有一个自己的 *dissimile*，这并不见得非常重要，正确的示意图如下：



反之，下面这幅最后的平平淡淡的图式让我们见识到了价值与一个自身有其内在规则的东西 (*une chose*) 的相似，它会错误地让人以为存在着某种绝对的真实。

请牢记下图：



simile : *dissimile* 的关系全然不同于 *similie*—*similia* 的关系，可是这关系却是不可把握的 (*insaisissablement*)，它深藏在价值观念的最深处 (*tréfonds*)。

索引^①

A

元音转换 (ablaut) : 233, 234

绝对的 (absolu, e) : 24, 26, 33,
34, 36, 37, 43, 44, 55, 67,
68, 75, 77, 80, 96, 102, 116,
144, 158, 164, 166, 169, 179,
183, 208, 209, 210, 215, 217,
219, 220, 229, 233, 234, 245,
246, 264, 265, 267, 293, 294,
311, 327, 336

抽象 (abstraction) : 104, 129,
183, 184, 191, 192, 198, 205,
257, 323, 326

声调 (accent) : 72, 170, 205,
216, 238

偶然 (accident) : 39, 53, 55, 68,
69, 157, 206, 216, 221, 230,

306, 311

声素 (acoustème) : 250

声学/听觉的 (acoustique) : 20,
24, 26, 27, 31, 32, 112, 140—
142, 182, 197, 205, 238—241,
243, 244, 247—250, 253—256,
325, 326, 330

[获得] (acquisition) : 116

行为 (acte) : 95, 129, 150, 159,
191, 248, 261

增加 (addition) : 244

形容词 (adjectif) : 101, 118,
119, 190

区域 (aire) : 167, 170, 171,
313, 314, 321

字母表 (alphabet) : 158, 240,
246, 247, 325

变异 (altération) : 67, 231, 310,
329—331, 335

① 索引中所标页码均为原书页码。——译者注

- 交替 (alternance) : 26, 30, 36, 50, 59, 60, 63, 182, 240, 261, 270
- 无定型的 (amorphe) : 258
- 时代错位 (anachronique) : 185, 271
- 类同 (analogie) : 109, 160—163, 166, 178, 184, 208, 211, 220, 266, 294, 308
- 分析 (analyse) : 25, 29, 55, 66, 111, 117, 142, 149, 160, 176, 182, 184—189, 191—196, 215, 219, 225, 227, 232, 250, 256, 257, 305, 308, 325
- 分析的 (analytique) : 298, 328
- 解剖学 (anatomie) : 107, 111, 113, 114, 257
- 古代的 (ancien, ne) : 22, 108, 134, 139, 155, 156, 163, 174, 180, 182, 183, 187, 189, 196, 215, 234, 247, 297, 300, 305
- 先- (anté-) : 305
- 反- (anti-) : 50, 115, 216, 218
- 开口度 (aperture) : 237, 239—241, 243, 244, 254
- 失音 (aphasie) : 178, 259, 260 (aposème) : 105—109
- 任意的 (arbitraire) : 79, 102, 155, 165, 177, 202, 203, 250, 258, 263, 327, 328, 333, 334
- 发分节音 (articulation) : 27, 71, 139, 140, 236, 237, 239, 241, 243, 244, 262, 327
- 组合 (assemblage) : 130
- 结合 (association) : 18, 47, 54, 93, 106, 116, 131, 161, 189, 204, 226, 265, 298, 299, 329, 333
- 属性 (attribut) : 81, 82, 86, 199, 258
- 可听见的 (audible) : 255, 256
- 主轴 (axe) : 211, 321, 332, 333, 335
- B**
- 平衡 (balance) : 249, 251
- 基础 (base) : 24, 30, 33—36, 40, 44, 48, 61, 75, 79, 84, 85, 106, 114, 146, 161, 186, 199, 206, 210, 226, 227, 234, 238, 248—251, 255, 256, 290, 303, 310, 320, 328, 330, 333
- 噪音 (bruit) : 324
- C**
- 特点 (caractère) : 18, 22, 26, 54, 57, 58, 60, 61, 63, 80, 88, 94, 103, 105, 111, 123,

- 130, 133, 145, 146, 150, 151,
159, 160, 163, 165, 170, 171,
175, 176, 178, 182, 203, 209,
212, 216, 232, 233, 238, 244,
251, 263—265, 289, 298, 305—
307, 316, 321, 323, 324
- 部位 (case): 212, 260, 329
- 种类、范畴 (catégorie): 37, 44,
51, 53, 55, 63, 69, 73, 76,
81, 87, 119, 140, 183, 192,
205, 209, 220, 221, 236, 260,
261, 272
- 大脑的 (cérébral, e): 48, 237, 259
- 大脑 (cerveau): 157, 178, 189,
212, 260
- 音链 (chaîne): 26, 111, 114,
143, 150, 160, 239—242, 246,
250, 269, 294, 316, 324—326
- 链节 (chaînon): 237, 240, 242,
243, 326
- 场 (champ): 24, 49, 117, 146,
162, 169, 182, 261
- 变化 (changement): 40, 41, 60,
61, 67, 85—87, 108, 159,
160, 162, 166, 167, 170, 171,
182, 188—191, 202, 207, 211,
212, 214, 221, 260, 267—269,
271, 287, 292, 297, 310, 312—
314, 318, 331, 332
- 事物, 东西 (chose): 19, 22—24,
30, 34—39, 42, 44, 45, 50—
55, 58, 59, 61, 64—69, 72—
80, 82—88, 93—94, 105, 106,
108, 109, 115—118, 123, 131,
132, 134, 141, 142, 144, 146,
149—152, 157, 159, 164—166,
170, 173, 182, 189, 191, 192,
194, 198—202, 207—212, 214—
216, 218—221, 223—238, 243,
245, 246, 248—250, 252, 257,
259, 260, 262—269, 273, 277,
281, 282, 287—291, 297—299,
302, 303, 305—309, 312—319,
324—325, 328, 330—336
- 等级 (classe): 57, 300
- 钟楼 (clocher): 319, 321
- 对应面 (co-respectif): 264, 265
- 共同-静态 (co-status): 230
- 共存 (coexistant, e): 41, 77, 235
- 巧合 (coincidence): 35, 113,
132, 219
- 集体性 (collectivité): 61, 129,
150, 288—291, 299
- 可聚合的 (colligible): 110
- 组合 (combinaison): 18, 41, 48,
61, 66, 97, 103, 117, 142,
196, 206, 212, 218, 231, 241,
250, 254, 282, 299
- 比较 (comparaison): 19, 42, 54,
69, 75, 77, 79, 86, 107, 111,

- 113, 114, 116, 152, 173—175,
179, 195, 204, 207, 216—218,
225, 250, 257, 268, 300, 303,
309, 317
- 组合词 (composé) : 29, 83, 88,
106, 133, 134, 191, 197,
215, 298
- 复合体 (composite) : 256, 326
- 概念 ([concept]) : 87, 96, 277
- 具体的 (concret, e) : 24, 26, 32—
34, 67, 76, 307, 327
- 混淆 (confusion) : 22, 104, 132,
134, 155, 180, 187, 194, 201,
220, 233, 271
- 连接 (conjonction) : 101, 218
- 动词变位 (conjugaison) : 103
- 意识 (conscience) : 17, 19, 37,
38, 45, 49, 68, 83, 106, 109,
159, 162, 179, 182—184, 186,
192, 193, 219, 307, 327
- 辅音 (consonant) : 246
- 辅音 (consonne) : 57, 71, 158,
225, 236, 239, 240, 245, 327
- 建构 (constitution) : 178, 260
- 建筑 (construction) : 203, 220,
289
- 内容 (contenu, e) : 28, 38, 54,
61, 70, 74, 77—80, 151, 160,
236, 306
- 连续性 (continuité) : 116, 151,
157, 166, 171—173, 175, 179,
232, 293, 301, 311, 314, 323—
325, 329, 330, 335
- 相反的 (contraire) : 26, 76, 78,
104, 113, 123, 156, 196, 246,
264, 265, 302, 319
- 契约 (contrat) : 103, 206,
209, 288
- 意义 (contre-sôme) : 115
- 等价 (contre-valeur) : 333
- 约定 (convention) : 67, 104,
203, 207, 262, 265, 288
- 协调 (coordination) : 266
- 并列连接的语言 (coordonnantes lan-
gues) : 329
- 相关关系 ([corrélacion]) : 25,
73, 105, 130, 157, 214, 238
- 侧面 (côté) : 22, 23, 26, 33,
38—41, 64, 84, 93, 105, 106,
140—142, 159, 170, 189, 197,
206, 208—210, 217, 220, 231,
246, 247, 250, 253, 292, 298,
330, 333
- 切分 (coupure) : 110, 196
- 创造 (création) : 80, 108, 160,
183, 189, 190, 200, 221, 265,
266, 272
- D**
- 词位变化 (déclinaison) : 48, 69,

- 104, 133, 134
 分解 (décomposition): 191, 194
 划定界限 (délimitation): 76, 123, 132, 229
 名称 (dénomination): 75, 149, 152, 164, 166, 177, 234
 齿音的 (dental): 36, 50
 移动 (déplacement): 87, 170, 206, 209, 309, 317, 318, 329, 330, 335
 沉积 (dépôt): 150, 273
 派生 (dérivé): 201
 指示 (désigner[désignation]): 28, 70, 79, 96, 106, 140, 209, 211, 214, 218, 220, 221, 226, 230, 231, 235, 256, 263, 264, 319
 词尾 (désinence): 183, 185, 186, 191, 196
 限定 (déterminant): 35, 221
 限定 (détermination): 39, 87, 198, 253, 292
 历时 (diachronie): 329
 范畴变化 (diacosmie): 113
 方言 (dialecte): 37, 105, 149, 154, 167—172, 212, 268, 306, 308, 310, 313—318
 语态 (diathèse): 113
 差别、差异 (différence): 25, 28—30, 32, 35—38, 42, 43, 48, 49, 53, 54, 62, 64—66, 68, 70—73, 76, 79, 80, 82, 83, 87, 88, 104, 108, 113—115, 118, 119, 123, 139, 143, 150, 167, 169, 172, 179, 195, 203, 215, 218, 219, 223, 226, 231, 245, 246, 250, 252, 264, 266, 267, 291—294, 303, 306, 308, 312, 313, 320, 322, 323, 326, 332
 区分 (différenciation): 155, 163, 169, 172, 315
 区分的 (différentielle): 64
 二合元音 (diphongue): 57, 236, 243
 不连续的 (discontinu,e): 252
 不连续性 (discontinuité): 169, 291, 323, 325
 话语 (discours): 95, 101, 117, 118, 258, 270, 277
 话语的 (discursif, ve): 95, 105, 117, 118
 安排 (disposition): 114
 区别的 (distinct): 45, 55, 60, 166, 245, 247, 256, 263, 289, 329
 区别性的 (distinctif): 70, 88, 145, 146, 170, 231
 分配 (distribution): 74, 243
 多样性 ([diversité]): 33, 35,

- 51—53, 63, 133, 178, 189, 206, 246, 270, 293, 294, 299, 307, 308, 310, 311
 预见 (divination) : 132
 分离性 (divisibilité) : 110, 111, 114
 分离 (divisions) : 95, 109, 111, 196, 243, 256, 263
 领域 (domaine) : 18—21, 26, 31, 38, 43, 44, 54, 55, 61, 64, 65, 67, 68, 70, 73, 79, 81, 84, 85, 95, 108, 176, 180, 189, 190, 198, 200, 201, 205, 208, 214, 226, 273, 281, 293, 297, 300, 301, 322
 缓和的 (douce) : 112
 二元论 ([dualisme]) : 20, 166
 二元性 (dualité) : 17, 19, 20, 82, 210, 298, 299, 330, 332
- E**
- 实际的 (effectif, ve) : 61, 230, 256
 效果 (effet) : 17, 23, 49, 56, 80, 139, 158, 163, 169, 171, 179, 205, 238, 240—243, 249, 250, 323, 325, 326, 329, 331
 省略 (ellipse) : 51, 101, 102
 连贯 (enchaînement) : 224, 239
 质体 (entité) : 20, 23, 24, 31—34, 36, 51, 64, 65, 82, 83, 133, 164, 212, 231, 232, 256, 257, 263, 264, 281, 327
 周围 (entourage) : 68, 108
 空间 (espace) : 74, 142, 151, 166, 167, 169, 171, 172, 202, 242, 269, 292, 307, 310—312, 318, 321, 325, 326
 精神 (esprit) : 23, 34, 39, 43—45, 54—56, 61, 64—66, 76—78, 83, 87, 88, 96, 109, 113—115, 118, 140, 160, 161, 163—166, 173, 175, 176, 178, 183, 187, 199, 206—209, 213, 215, 216, 218—220, 222, 225, 229, 230, 236, 247, 249, 250, 257, 263, 299, 302, 324, 327, 335
 本质的 (essentiel, le) : 56, 63, 70, 83, 150, 151, 177, 184, 197, 207, 228, 233, 241, 248, 249, 250, 288, 309, 324
 广的 (étendue) : 59
 种族 (ethnisme) : 308
 演变 (évolution) : 151
 实施 (exécuter) : 153, 247, 254
 存在 (exister) : 36, 44, 52, 61, 68, 118, 144, 177, 201, 238, 262, 263, 306
 解释 (expliquer) : 56, 58, 142,

- 177, 211, 226, 238, 242, 250,
292, 294, 303, 306, 312
- 爆破 (explosion): 139, 142, 237,
240—242, 250—252, 254, 255
- 增号 (exposant): 69
- 表达 (expression): 18, 20, 31,
39, 42, 45, 46, 51, 59, 60,
83, 86, 107, 119, 166, 173,
174, 183, 192, 201, 216, 219,
225, 233, 236, 251, 261, 272,
273, 328
- 外部的 (extérieur, e): 21, 55,
72, 75, 84, 106, 153, 157,
206, 207, 210, 213, 214,
219, 230
- 外在的 (externe): 17, 231, 290,
300, 304, 329
- F**
- 因素 (facteur): 38, 85, 144,
151, 154, 159, 163, 166, 201,
208, 212, 225, 231, 287, 297,
309, 319, 321, 323, 329—
331, 333
- 能力 (faculté): 78, 95, 109,
129, 130, 145, 159, 212,
245, 260
- 弱的 (faible): 178, 300
- 事实 (fait): 19, 30, 32—39, 41,
42, 45—55, 63—67, 69—81,
83—85, 87, 88, 93, 96, 103,
105, 113, 114, 116, 118, 123,
130, 132, 133, 142, 146—151,
153, 159, 161, 163, 169—173,
176—178, 180, 181, 185, 186,
188, 189, 192—195, 198, 200—
203, 206, 209, 210, 212—216,
218, 220—223, 226—229, 232—
234, 237—240, 242—244, 247—
250, 253, 257, 260—264, 268—
272, 282, 288, 291, 294, 298,
300, 302—304, 307—309, 311,
314—315, 318, 320—322, 324,
329—332, 334—336
- 语族 (famille): 80, 112, 135,
147, 172, 175, 268, 299—304,
308, 317, 318, 324
- 闭合 (fermance): 255
- 闭合 (fermant, e): 139, 140, 254
- 闭合的 (fermé): 237, 314, 316
- 闭合 (fermeture): 139, 239,
242, 246, 327
- 修辞 (figure): 17, 21, 26, 29,
31, 37, 38, 41, 42, 44, 45,
49, 50, 67, 69, 73, 81, 105,
110, 198—200, 209, 210, 213,
221, 228, 229, 233, 234, 249,
256, 292, 312
- 固定 (fixation): 22

- 固定性 (fixité) : 106, 151, 268 177, 234, 250, 251, 266, 277,
- 曲折 (flexion) : 22, 34, 56, 57, 291, 306, 308, 311, 317, 319
- 78, 84, 87, 104, 159, 162, 偶然 (fortuit, e) : 56, 173,
- 205, 219, 257, 258, 281, 215, 216
- 292, 322
- 功能 (fonction) : 21, 28, 41, **G**
- 111, 113, 114, 146, 178, 211,
- 214, 238, 257 普遍化 (généralisation) : 23, 33,
- 力量 (force) : 132, 159, 188, 146, 147, 198, 204, 217, 218,
- 197, 207, 211, 235, 241, 249, 227, 301, 306
- 273, 289, 294, 312, 320, 语法 (grammaire) : 18, 20, 40,
- 322, 332 45, 47, 55, 56, 64, 113, 131,
- 形成 (formation) : 38, 160—162, 149, 161, 173—176, 182, 186,
- 184—187, 190, 191, 193, 196, 195—197, 204, 205, 207, 213,
- 265, 311, 313 214, 221, 222, 257, 259, 264,
- 形式 (forme) : 17, 18, 25, 28— 291, 308
- 31, 35—42, 46, 48—51, 57, 比较语法 ([grammaire comparée]) :
- 59, 62—64, 66, 68—70, 81, 149, 173, 174
- 82, 84, 86, 95, 96, 101—105, 组 (groupe) : 27, 28, 34, 36,
- 107, 108, 112, 116, 118, 119, 37, 71, 72, 114, 134, 159,
- 129, 141, 142, 145, 154, 156, 170, 197, 202, 239, 241, 243,
- 158—163, 167, 168, 180—182, 250—256, 291, 308
- 184—196, 199, 211, 214, 216, 组成 (groupement) : 182
- 219, 220, 223—227, 232, 238— 喉部的 (gutturale) : 27
- 240, 243, 248, 251—254, 256, **H**
- 258, 259, 261, 262, 268, 270— 和谐 (harmonie) : 219
- 273, 277, 297—302, 307, 317, 元音连续 (hiatus) : 156, 255
- 320, 329 历史 (histoire) : 11, 27, 41, 42,
- 强的 (forte) : 58, 67, 68, 129,
- 149, 153, 154, 161, 166, 168,

- 46, 75, 116, 143, 149—151, 154, 156, 157, 160—162, 168, 173—175, 205, 208, 211, 214, 217, 229, 273, 299—303, 306, 311, 323, 331, 332
- 同质的 (homogène) : 14, 20, 326
- 同语字典 (homoglosse) : 323
- 相同发音点 (homorganie) : 254
- I
- 理念、观念 (idée) : 17, 18, 20, 21, 24, 28, 29, 31, 33, 34, 38—42, 44, 45, 48, 49, 51—55, 62, 64, 70, 72—80, 82, 83, 85, 86, 102, 106, 109, 112, 115, 116, 118, 144, 146, 149, 152, 153, 157, 159, 160, 181, 182, 184, 188, 192, 193, 197, 202, 208, 209, 212, 214—216, 218—221, 223—225, 230—237, 245, 250, 253, 255, 263—265, 267, 270, 272, 277, 281, 289, 290, 293, 298, 306, 310, 317, 318, 323
- 同一化 ([identification]) : 66, 67
- 同一性 (identité) : 18, 19, 21, 22, 25, 26, 30—34, 46, 66, 69, 73, 82, 84, 195, 198—200, 246, 327
- 表意文字的 (idéographique) : 110
- 民族语 (idiome) : 74, 78, 130, 132, 147, 149, 152—155, 157, 158, 163, 164, 167, 169, 173, 174, 179, 198, 263, 268, 269, 272, 291—293, 299, 301, 304, 308, 310, 317, 324
- 固有共时/特异共时 (idiosynchrone) : 104, 227, 228
- 意象 (image) : 10, 72, 114, 152, 157, 188, 218, 219, 289, 330
- 立刻的 (immédiat, e) : 19, 38, 41, 45, 50, 80, 101, 131, 227, 265, 281
- 不变的 (immuable) : 306, 317
- 内爆破 (implosion) : 139, 140, 237, 240—243, 250—252, 255
- 声学印象 (impression acoustique) : 241, 244, 247, 248
- 不可分析的 (inanalysable) : 326
- 不可听见的 (inaudible) : 256
- 无意识的 ([inconscient]) : 159
- 非物质的 (incorporelle) : 287
- 不可分解的 (indécomposable) : 328
- 无差别 ([indifférence]) : 36, 68, 263, 288
- 演绎 (induction) : 132, 300, 304
- 无效的 (ineffectif) : 256
- 呆滞、惰性 (inertie) : 156

无形的 (informe) : 168

禁止 (inhibition) : 139

不间断 (ininterruption) : 151

创新 (innovation) : 95, 160, 179,
211, 244, 294, 313, 314,
320, 323

瞬时的 ([instantané]) : 21, 25,
41, 47, 50, 57, 58, 60, 61,
63, 73

体制、制度、惯例、机构 (institution) : 208, 211, 212, 214,
215, 219, 222, 332

手段 ([instrument]) : 145, 175,
178, 214, 220, 248, 257, 288

交际力量 (intercourse) : 167,
294, 319, 321

内部的 (intérieur, e) : 21, 29,
43, 81, 84, 118, 145, 154,
157, 202, 208, 224, 289, 299,
313, 316, 318

整体 (intégration) : 87

内在的 (interne) : 17, 109, 208,
212, 214, 289, 290, 300, 308,
329, 332

不可减约的 (irréductible) : 21,
23, 25, 34, 39, 45, 47, 97,
250, 326

孤立语 (isolantes langues) : 329

J

接缝 (jointure) : 253

并列 (juxtaposition) : 112, 245

K

虚空的 (kénôme) : 10, 93

L

符号语言/有声语言/语言/言语能力/言语活动 (langage) : 7—9,
11—13, 17—23, 26, 32, 34,
42, 45—50, 53, 54, 64—66,
71, 76, 81, 84, 86, 87, 95,
101, 102, 105, 111, 129, 130,
143—150, 152, 153, 155, 158—
161, 168, 177—181, 183, 188,
192, 195, 197, 199, 201, 204,
206, 207, 209—220, 226, 228,
230, 231, 233, 234, 236, 237,
246, 257—260, 264, 265, 269,
272, 273, 292, 297—301, 327,
333, 334

语言/舌头 (langue) : 12, 17, 20—
22, 25—28, 30—48, 53—56,
58—60, 63, 64, 66, 67, 70—
73, 76—82, 84—88, 93—97,

- 101—107, 109, 113, 116—118,
123, 129—134, 143—169, 171—
179, 182—197, 200, 202, 203,
205—208, 212—217, 219—224,
226, 227, 229, 231—235, 243,
245—247, 250, 258, 259, 261—
265, 267—270, 272, 273, 277,
281, 287—294, 298—304, 306—
313, 315—319, 321, 323, 324,
327—331, 333—335
- 喉头的 (laryngé) : 243, 327
- 潜在的 (latente) : 23
- 活动度 (latitude) : 36, 71
- 字母 (lettre) : 27, 130, 140,
141, 158, 203, 208, 211, 240,
242, 246, 247, 249, 270,
272, 281
- 词汇学 (lexicologie) : 9, 45
- 自由 (libre) : 97, 104, 200, 202,
203, 219, 314, 320, 334, 335
- 连接 (lien) : 62, 200, 201, 209,
212, 220, 250, 261, 262, 277
- 线条 (ligne) : 35, 55, 113, 114,
143, 180, 194, 206, 215, 229,
260, 300, 302, 303
- 界限 (limitation) : 76, 132,
229, 248
- 语言学 (linguistique) : 17—26,
32—34, 37, 38, 41, 43, 44,
46, 48, 50, 60, 61, 65, 67,
71, 73, 76, 81, 82, 86, 87,
94—96, 101, 103, 104, 109,
111—114, 116, 123, 127, 130,
132, 143, 144, 147—150, 154,
157, 159, 162, 167, 169—171,
175—178, 189, 191, 197, 198,
200—203, 205—208, 210—215,
217, 218, 221—226, 228—230,
232, 233, 235, 236, 238, 244—
246, 249, 250, 256, 258—260,
262, 263, 265, 266, 269, 272,
273, 277, 285, 287, 291, 293,
297—304, 306, 308, 312, 314—
318, 321, 323, 327, 330—335
- 文学 ([littérature]) : 131, 175,
176, 301
- 法则、规律 (loi) : 96, 102, 104,
106, 123, 145, 148, 149, 151,
163, 171, 177, 202, 210, 211,
218, 219, 228, 235, 240, 249,
250, 261—263, 269, 271, 289,
290, 298
- M**
- 标记 (marquer) : 105, 139, 141,
193, 226, 229, 236, 240
- 言说大众 (masse parlante) :
333, 334
- 物质的 (matériel / matérielle) :

- 19, 28, 30, 36, 37, 38, 60, 75—77, 83, 88, 96, 105, 106, 107, 108, 115, 118, 131, 140, 189, 197, 200, 202, 203, 212, 214, 215, 216, 269, 323, 327, 328
- 机械的 (mécanique): 27, 109, 111, 139, 140, 142, 160, 166, 229, 238, 250, 253—256
- 机制 (mécanisme): 43, 46, 48, 71, 114, 243, 245, 329
- 机械素 (méchanème): 250
- 成员 (membre): 62, 111, 112, 134, 187
- (音素的) 特征 (mérisme): 114
- 元时 (métachronique): 263
- 隐喻 ([métaphore]): 234
- 变化 (modification): 40, 68, 69, 95, 132, 159, 162, 181, 188, 193, 259, 269, 293, 310—313, 332
- 时刻 (moment): 35, 38, 41, 45—47, 50, 54, 55, 59—61, 63, 65, 68, 71—78, 83—85, 87, 88, 93—96, 101, 107, 108, 113, 143, 155, 157, 158, 161, 162, 167, 169, 193, 202, 203, 208, 211, 214, 216—218, 221, 228, 231, 232, 235, 247, 251—256, 264, 277, 282, 289—291, 293, 309—311, 317, 320, 326, 331—333
- 单音节 (monosyllabique): 268
- 块体 (morceau): 38, 111, 150, 263, 326
- 形态学 (morphologie): 21, 22, 29—31, 35, 41, 45, 54, 65, 67, 69, 85, 108, 134, 180—183, 185—190, 193—197
- 语词 (mot): 19, 24, 28, 30, 36—38, 40, 43—44, 48—50, 53, 55, 57, 59, 60, 64, 66, 68, 70, 72, 74, 75, 77—83, 86, 93, 96, 101—103, 105—108, 110—114, 116—118, 133—135, 149—151, 153, 155, 158, 163, 166, 168, 173, 180—184, 186, 187, 189, 191—193, 195—199, 207, 208, 211—213, 219—221, 228, 229, 233, 235, 236, 241, 252, 253, 257—259, 262—266, 268, 269, 271, 272, 277, 281, 282, 287, 290, 298, 300, 318, 327, 329
- 静态 (motus): 222—225
- 运动、动作 (mouvement): 41, 60, 86, 97, 113, 139, 156—158, 162, 189, 191, 248—250, 253—256, 268, 270, 271, 281, 292, 293, 311, 317, 326

- 多空间的 (multispatial) : 112
 不稳定性 (mutabilité) : 157
 变化 (mutation) : 215
- N
- 鼻腔的 (nasale) : 43
 自然的 ([nature]) : 19, 21, 23,
 50, 59, 61, 67, 83, 86, 101,
 111, 115, 118, 130, 131, 139,
 140, 148, 159, 178, 183, 200,
 206—208, 211, 214, 217, 218,
 220, 226, 229, 235, 240, 241,
 249, 252, 254, 258, 266, 267,
 271, 281, 287, 290, 314, 334
- 负的/对立的/相反的/否定的
 (négatif, ve) : 25, 29, 36—38,
 43, 48, 54, 64, 65, 70—80,
 87, 88, 93, 131, 141, 216,
 219, 230, 270
- 负性 (négativité) : 64, 70, 72—74
 新词 (néologisme) : 184, 189, 193
 中性 (neutre) : 48, 70
 名词 (nom) : 21, 27, 28, 43,
 49—51, 60, 69, 73, 75, 77,
 81, 82, 101, 104—106, 112,
 116, 134, 135, 141—143, 149,
 158, 159, 165, 166, 177, 182,
 188, 220, 221, 228, 230, 231,
 233—235, 245, 258, 261, 262,
 265, 266, 269, 272, 273, 289,
 290, 305, 306, 327
- 目录表 ([nomenclature]) : 230,
 327
- 名词 (nominatif, ve) : 190,
 191, 271
- 非 (non -) : 32, 34, 112, 219,
 246, 268, 329
- 革新 (novation) : 86
- 无用性 (nullité) : 93, 109, 222
- O
- 客观的 (objectif, ve) : 20, 45,
 83, 132
- 对象 (objet) : 18—20, 22—24,
 26, 32, 33, 37, 45, 47, 50,
 54, 56, 58, 60, 63, 65, 66,
 74—77, 81, 84, 86, 87, 106,
 112, 114, 115, 145, 149, 150,
 152, 163, 175—177, 195, 200—
 204, 208, 209, 212, 213, 215—
 218, 220, 221, 224—227, 230—
 233, 250, 257, 258, 262, 263,
 281, 289, 307, 328, 331, 332
- 词名的 (onymique) : 106
- 操作 ([opération]) : 23, 24, 26,
 30, 33, 34, 45, 67, 87, 104,
 118, 132, 139, 146, 160, 161,
 165, 166, 189, 198—200, 205,

- 262, 266, 277, 282
- 开口度 (operture) : 246
- 对立 (opposition) : 21, 25, 29, 33, 36, 38, 47, 48, 53, 58, 60, 61, 64, 66—74, 77—80, 86, 87, 111, 165, 167, 172, 207, 225, 229, 232, 235, 242, 245, 246, 251, 253, 264, 270, 306, 320, 322
- 口语的 ([oral]) : 260
- 秩序、次序 (ordre) : 18, 21—24, 26, 29, 31—33, 35, 36, 42, 48, 50, 51, 55, 58, 59, 63, 65, 66, 71, 73, 76, 79, 82, 83, 86, 112, 132, 134, 143, 159, 160, 164—166, 176, 181, 194, 199—201, 206, 218, 221, 224, 228, 235, 238, 245, 246, 248—250, 256, 261, 262, 266, 267, 269, 282, 291, 294, 298, 313, 327, 331, 333
- 器官 (organe) : 113, 114, 178, 205, 242, 247, 258, 268, 288
- 有机体 (organisme) : 42, 110, 114, 154, 164, 178, 197, 257, 303, 306
- 言语起源 (origine du langage) : 47, 63, 93, 155, 159, 160, 168, 172, 179, 185, 186, 193, 219, 226, 228, 250, 273, 289, 302
- 缀词法 (orthographe) : 134
- 开的 (ouvert, e) : 139, 237, 240
- 开度 (ouverture) : 139, 239, 242
- 打开 (ouvrance) : 255
- 打开的 (ouvrant, e) : 86, 139, 140, 254, 255
- P**
- 上腭的 (palatal, e) : 25, 27, 28
- 范例、例词 (paradigme) : 66, 104
- 并列性 ([parallélie]) : 61—63, 83 (parasème) : 105—108 (parasôme) : 115
- 亲属关系 (parenté) : 59, 107, 108, 268, 293, 294, 308, 335
- 言语 (parole) : 32, 61, 76, 111, 117, 129, 130, 145, 146, 157, 159, 239, 245, 256, 265, 272, 273, 299, 325, 326, 333, 334
- 小词 (particule) : 235, 269, 270
- 思想 (pensée) : 37, 43—47, 54, 77, 81, 85, 87, 95, 101, 102, 130, 132, 198, 203, 204, 215, 216, 257, 261, 262, 264, 265, 277, 312
- 时期 (période) : 45, 68, 73, 139, 155, 157, 160, 164, 165, 169, 173, 174, 183, 188, 196,

- 205, 234, 236, 300, 311, 323
 置换 (permutation) : 270
 角度、前瞻 (perspectif, ve) : 47,
 49, 69, 73, 169, 188, 210, 211
 现象 (phénomène) : 17, 20, 33,
 34, 47, 49, 50, 63, 71, 86,
 87, 94, 102, 106, 109, 129,
 130, 132, 141, 145—147, 158—
 163, 167, 169—172, 183, 185,
 188, 192, 195, 224, 227, 228,
 231, 232, 234, 235, 240, 257,
 259—261, 269, 271, 273, 281,
 282, 288, 290, 294, 306, 308,
 309, 313, 321—323
 语文学 (philologie) : 131, 152,
 175, 176, 299
 哲学 ([philosophie]) : 78, 104
 发音 (phonation) : 82, 113, 245,
 250, 253, 299
 发音的 (phonatoire) : 82, 140,
 142, 178, 246, 248—250, 253—
 256, 326
 音素 (phonème) : 25, 130, 132,
 133, 139, 141—143, 178, 237,
 239, 245, 246, 250—252, 254,
 256
 语音学 (phonétique) : 21, 23,
 29, 30, 35, 40—42, 44, 45,
 47, 50, 54, 56—61, 63, 65,
 67—69, 71, 73, 82, 85—87,
 95, 102, 104, 111, 113, 141,
 151, 159, 160, 162, 166, 173,
 176, 177, 180—182, 185, 188,
 190, 193, 194, 196, 197, 207,
 226—228, 231, 232, 235, 240,
 245, 246, 253, 261, 266, 268—
 271, 291, 297, 298, 313, 330
 语音的 (phonique) : 105, 107,
 111, 112, 257, 287
 语音/音素 (phonisme) : 105,
 114, 261
 作机械录音 (phonographier) : 157
 音位学 (phonologie) : 82, 113,
 139, 140, 177, 205, 206, 238,
 242, 244, 245, 249—252,
 254, 255
 句子 (phrase) : 44, 94, 95, 102,
 105, 112, 113, 117, 118, 154,
 219, 241, 249
 生理学 (physiologie) : 20, 31,
 107, 113, 114, 146, 205, 245,
 257, 298
 件 (pièce) : 67, 111, 113, 114
 计划 (plan) : 86, 188, 213, 267
 丛 (plexus) : 219, 251
 复数 (pluriel) : 48, 68—70, 185,
 186, 190, 191, 207, 289, 306
 多形的 (pluriforme) : 110
 观点 (point de vue) : 19, 21—25,
 27, 34, 37, 43, 56, 58, 60,

- 65—67, 77, 80—83, 95, 105, 116, 117, 139, 146, 147, 149, 150, 152, 157, 161, 175, 177, 178, 197—202, 206, 217, 219, 231, 235, 246, 255, 260, 263, 265, 290, 301, 303, 313, 321
- 多音节 (polysyllabe) : 268
- 积极的、肯定的、正的 (positif, ve) : 36, 48, 52, 54, 62, 63, 65, 66, 69, 70—72, 74, 75, 77—81, 83, 87, 88, 93, 183, 189, 192, 195, 196, 199, 200, 205, 219, 221, 264, 270, 281
- 地位、位置 (position) : 19, 68, 69, 74, 84, 139, 168, 178, 208, 216, 217, 225, 255
- 后设思考 ([postméditation]) : 87
- 谓语 (prédictat) : 101, 119
- 前缀 (préfixe) : 134, 192, 258, 269, 270
- 史前的 (préhistorique) : 68, 143, 318
- 介词 (préposition) : 269, 270
- 首要的 (primaire) : 78, 254, 324
- 原则、原理 (principe) : 17, 20, 25, 26, 33, 46, 51, 61, 70, 71, 80, 95, 101, 107, 110, 111, 113, 123, 131, 141, 146, 151, 156—158, 160, 164, 166, 170, 174, 179, 181, 183, 188, 190, 192, 195, 200, 204, 207, 211, 219, 220, 224, 229, 241, 243, 254, 258, 293, 297, 300, 302, 308—311, 315, 318, 320, 326, 334, 335
- 方法 (procédé) : 23, 33, 58, 129, 148, 161, 183, 185, 188, 191, 204, 214—216, 231, 255, 272
- 过程 (processus) : 301, 309
- 产品 (produit, e) : 23, 174, 184, 197, 202, 203, 209, 217, 218, 312, 318
- 在语言发生分化之前 (proethnique) : 133
- 投射 (projection) : 21, 22, 188, 312
- 发音 (prononciation) : 50, 71, 72, 118, 178, 205, 266, 291
- 命题 (proposition) : 102, 183
- 未来的 (prospectif, ve) : 8, 219
- 形式不断变化的 (protéiforme) : 308
- 来源 (provenance) : 288
- 心理的、精神的 (psychique) : 21, 64, 247, 334
- 心理学 (psychologie) : 109, 144, 146, 227, 259—262, 290, 334
- 心理学的 ([psychologique]) : 19, 48, 103, 106, 107, 132, 159,

161, 166, 189, 211, 259—261,
269, 273, 298

Q

数量 (quantité) : 23, 25, 43, 71,
145, 206, 267, 287

R

种族 (race) : 144, 153, 178,
216, 301, 304

词根 (racine) : 48, 182, 183,
185, 187, 191, 192, 196,
219, 261

词根的 (radical, e) : 86, 116,
163, 186, 214, 293

关系 (rapport) : 21, 22, 25—27,
29, 30, 33, 34, 37, 39—41,
43, 45, 48, 49, 57, 59, 60,
62, 63, 71, 72, 74—77, 79,
82, 85, 86, 113, 155, 160,
167, 170, 171, 178, 182, 184,
188, 189, 192, 193, 201—203,
206, 210—212, 214, 216, 218,
219, 221, 226, 227, 229, 230,
233, 235, 250, 251, 259, 261,
263, 277, 288, 289, 298, 304,
308, 309, 313, 316, 318, 325,
328—330, 333, 335, 336

现实 (réalité) : 29, 33, 39, 42,
46, 49, 55, 58, 63—65, 67,
69, 75, 78, 80, 81, 83, 88,
96, 103, 131, 135, 141, 142,
149, 150, 155, 158, 164, 168,
170, 176, 186, 187, 194, 200,
205, 210, 212, 225, 233, 234,
242, 255, 281, 282, 291, 306,
321, 325, 334, 336

感受性、接受能力 (réceptive) : 266

聚合 (recolliger) : 110, 112

再组合 (recomposition) : 191

再组构 (reconstruction) : 133, 302

相对的 (relatif, ve) : 24, 25, 34,
42, 44, 49, 52, 66, 67, 77,
80, 84, 88, 147, 159, 178,
183, 193, 227, 256, 257, 267,
308, 312, 328

反响、共鸣 (résonance) : 327

回溯的 (rétrospectif, ve) : 50, 68,
162, 185—188, 193, 195,
219, 223

仪式 ([rite]) : 21, 71, 94, 107,
143, 183, 205, 210, 219, 221,
225, 234, 258, 289, 301

(希腊语) 重音符号 (c)
(rude) : 180

S

科学 ([science]) : 20, 44, 65,

- 66, 82, 85, 87, 109, 113, 323, 334
- 116, 130, 131, 143—150, 154, 转义 ([sens figuré]) : 72, 75, 80
- 156, 166, 175, 176, 178, 181, 本义 ([sens propre]) : 72, 76, 80
- 182, 204—206, 209, 210, 215, 情感 (sentiment) : 50, 184—187,
- 217, 225—227, 233, 236, 245, 193, 195, 196, 210, 226,
- 259—262, 265, 266, 272, 273, 236, 265
- 299, 301, 323, 331—334 系列 (série) : 26, 69, 70, 73,
- 第二的 (secondaire) : 63, 78, 324 79, 96, 103, 104, 133, 147,
- 语义学 (sémantique) : 40, 108, 169, 197, 210, 254, 264, 304,
- 227, 256 314, 316, 335
- 义素 (sème) : 93, 104—115, 信号 (signal) : 37, 38, 54, 112,
- 117, 118, 258 154, 312
- 符号学 (sémiologie) : 43, 45, 70, 符号 (signe) : 19—21, 27—29,
- 97, 106, 111, 131, 217, 227, 35—39, 41—55, 62, 68—70,
- 228, 230, 262, 266, 288, 72—74, 76—79, 87, 88, 93,
- 290, 333 94, 96, 102—107, 109—111,
- 符号系统 (sémisme) : 111 113—118, 131, 132, 140, 141,
- 意义、意思 (sens) : 17, 24, 28— 146, 158, 161, 170, 182, 185,
- 31, 34, 35, 37, 38, 40, 41, 203, 206—209, 213—216, 220,
- 48—51, 53—55, 65, 66, 69, 225, 226, 228—231, 246, 247,
- 70, 72, 75, 76, 79—83, 86, 257, 260, 262, 263, 265, 266,
- 93, 94, 102—105, 107, 108, 288—291, 298, 299, 326, 327,
- 110—114, 123, 134, 141, 146, 329, 330, 333, 334
- 147, 149, 150, 155, 156, 160, 含义 (signifiante) : 112
- 161, 164, 171, 176, 192, 199, 施指/能指 (signifiant, e) : 68,
- 201, 202, 208, 216, 218, 223, 72, 158, 198, 215, 329, 330
- 225, 227—231, 234, 235, 239, 有意义的 (significatif, ve) : 30,
- 242, 247—250, 253, 258, 263, 36, 41, 58, 83, 184, 201, 205
- 266, 267, 271, 273, 287, 292, 意义 (signification) : 19—21, 25,
- 299, 304, 307, 314, 320, 28, 29, 35—42, 44, 48, 52—

- 54, 63, 64, 70, 73, 75, 77,
78, 80, 81, 93, 94, 96, 105,
106, 111, 115, 118, 146, 147,
160, 191, 196, 197, 225, 232,
237—239, 277, 328
- 受指/所指 (signifié) : 109, 246,
329
- 符号学 (signologie) : 260, 265, 266
- 同时性 (simultanéité) : 36, 112
- 特别的 (singulier) : 70, 185, 306
- 嘶音 (sistante) : 139, 140, 320
- 社会的 ([social, e]) : 94, 102,
130, 149, 152, 178, 202, 247,
259, 260, 272, 273, 289, 290,
298, 299, 312, 330, 332, 334
- 社会学 (sociologie) : 265
- 连带性 (solidarité) : 71, 249,
322, 335
- (sôme) : 110, 113—116, 258
- 语音-概念 (son-idée) : 202
- 浊音/响音 (sonante) : 140, 238—
240, 242—244, 246, 247
- 暗示 (sous-entendu) : 104, 263
- 语言分支 (sous-famille) : 304, 317
- 空间的 (spatial) : 112
- 范围、领域 (sphère) : 36, 45,
66, 80, 81, 83, 115, 181,
194, 211, 215, 218, 221, 238,
272, 282
- 静止的 (statique) : 228, 232,
- 267, 330
- 静态 (status) : 222—225, 230
- 结构 (structure) : 25, 114, 300
- 野史 (sub-histoire) : 303
- 质料, 实质 ([substance]) : 48,
58, 60, 65, 81, 161, 195,
197, 232, 238, 257, 281,
287, 331
- 替代 (substitution) : 41, 175,
194, 266, 271
- 后缀 (suffixe) : 48, 57, 160,
182, 183, 185, 187, 191,
196, 258
- 连续的语音 (suite de sons) : 96,
200, 281
- 主语 (sujet) : 37, 39, 43, 45,
49, 69, 73, 95, 101, 109,
118, 119, 129, 130, 179, 183—
185, 187, 192, 238, 254, 264,
269, 281, 297, 327, 332
- 象征 (符号) (symbole) : 103,
209, 218
- 共时 (synchronie) : 329
- 同义词 (synonyme) : 28, 81,
113, 265, 335
- 同义现象 ([synonymie]) : 45,
51, 54, 74, 75, 77—79,
87, 104
- 意段 (syntagme) : 26, 61
- 句法 (syntaxe) : 9, 35, 45, 54,

- 65, 69, 85
- 综合 (synthèse) : 95, 191, 192
- 系统 (système) : 28, 31, 34, 36, 43, 46, 54, 56, 61, 76, 78, 80, 82, 94, 104, 107, 110, 111, 123, 141, 142, 182, 188, 198, 203, 209, 211, 228, 244, 246, 251, 256, 262, 263, 266, 267, 288—290, 299, 327—329, 332, 334, 335
- T**
- 时间性 (temporalité) : 111
- 时间 (temps) : 19, 32, 40, 41, 47, 53—55, 66—69, 76, 77, 85—87, 102, 111, 113, 114, 118, 139, 151, 155, 157, 159, 161, 163—167, 169, 171, 172, 179, 183, 197, 198, 200—202, 209, 214, 216, 218, 223, 225, 229, 231, 232, 235, 237, 242, 246, 249, 250, 259, 262, 269, 270, 291—293, 305—315, 318, 320, 321, 325, 326, 329—334
- 受约束的, 有义务的 (tenu, e) : 244
- 术语、逻辑项、词项、期限 (terme) : 19, 24, 27, 28, 33, 34, 36, 37, 39—42, 45, 50, 51, 53, 58—60, 63—68, 72—76, 78—84, 96, 101, 102, 104, 105, 107, 109, 113, 117—119, 123, 133, 139, 140, 145, 150, 157, 161, 164, 167—169, 173, 175, 177, 192, 200, 207, 212, 215, 218, 219, 222, 225—228, 230, 232—234, 236, 242, 245, 251, 257, 258, 263—267, 270, 277, 281, 298, 305, 327, 328, 330, 331, 334, 335
- 术语学 ([terminologie]) : 22, 46, 113, 197, 233, 236, 265
- 词干 (thème) : 182, 183, 185—187, 192
- 分段, 切段 (tranche) : 61, 94, 102, 110, 111, 141, 250, 270, 292, 327
- 变换 (transformation) : 67, 68, 85, 102, 104, 109, 151, 157—160, 162, 166, 241, 246, 268
- 宝藏 (trésor) : 78, 95, 117
- 类型 (type) : 133, 134, 156, 172, 230, 251, 268, 302, 306, 311, 314, 318
- U**
- 变音 (umlaut) : 271
- 单一空间性 (uni-spatialité) : 110

- 单边 (unilatérale) : 62, 83, 111
 单一语言 (unilingue) : 309, 311, 312, 318
 单位/统一体 (unité) : 18, 20, 24—26, 30, 43, 50—53, 60—63, 72, 73, 83, 86, 95—97, 109, 111, 114, 117, 118, 140, 142, 143, 157, 168, 170, 171, 176, 178, 182, 184, 192, 193, 201, 210, 214, 232, 233, 242, 243, 247—250, 254, 256, 270, 281, 282, 287, 290, 293, 294, 316, 323, 326, 327
 变化 (variation) : 50, 253, 291, 307, 308, 333
 动词的 (verbal, e) : 215, 270
 动词 (verbe) : 101, 118, 162, 180, 270
 语言生命 (vie du langage) : 46, 53, 161, 195, 269, 297
 声音的 (vocal, e) : 17, 20, 21, 24, 26, 29—33, 37, 38, 41—44, 45, 48—50, 61, 67, 69, 73, 81, 82, 87, 94, 104, 105, 118, 119, 198—201, 209, 219, 243, 287, 288, 326
 元音 (voyelle) : 29, 35—37, 56, 57, 59, 60, 72, 141, 158, 185, 197, 216, 225, 240, 241, 245, 327
- V**
- 价值 (valeur) : 25, 28—31, 36, 37, 41, 43, 48, 60, 61, 63, 65—69, 71, 72, 74, 77—80, 83, 87, 88, 94, 102, 104, 109, 114, 116, 130, 141, 144, 145, 157, 161, 165, 168, 182, 183, 186, 189, 196, 198, 199, 201, 204, 207, 210, 216, 217, 222, 224, 229, 232, 241—243, 245, 246, 248, 255, 260, 261, 265, 267, 282, 287, 290, 291, 298, 306, 325, 330, 332, 333, 335, 336
- Z**
- 零 (zéro) : 48, 58, 68, 168, 212, 216, 219, 239, 268, 319

索绪尔的启示

——代译后记

我们意识到,最细微的现象也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唯有最极端的个案研究才能够有益于最极端的普遍研究。

——《普通语言学手稿》第 147 页

生命中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似乎冥冥中早有安排。在我还不知道索绪尔是谁的时候,就在法国的外省读到了 Saussure 一书。就像我没有读过《易经》,却先看了法文译著 *Le livre des Mutations*。同样,我首先读了 *La voie et la vertu*, 后来才读到《道德经》。这些中国的经典著作,我在去法国之前甚至都没听说过。有意思的是,是索绪尔手稿的翻译使我多少了解了《易经》的玄妙,又通过《易经》的哲学思想,让我走进了索绪尔的精神世界。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手稿》(*É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面世,就引起各个国家的关注,各自开始了翻译活动。德文版已于 2003 年问世,意大利文版则在 2005 年发行。这两个版本都只翻译了 1996 年所发现的手稿内容。

《普通语言学手稿》的法文版是于 2002 年发表的,同年我就得到这本书。欣喜之余,我立刻开始翻译,本来只为自己以后的研究做些准备而已。粗译之后,我就参与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行列维-斯特劳斯全集的工作。《列维-斯特劳斯特传》以及《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的翻译为我后来翻译《普通语言学手稿》做了前期的准备。

正式翻译前,我专门去了南京的鸡鸣寺进香拜佛。我那时对佛学一无所知,去鸡鸣寺,不过是想以一种庄严的方式开始这伟大的工程。意想不到的,这小小的举动发生了作用,翻译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急躁过,没有烦恼过。我只有一个担心,就是能不能领悟作者的精神;我只有一个不安,就是担心中文功力不够,难以完美实现语言的转换。

为验证《普通语言学手稿》的真实性,我曾于2005年去了日内瓦。那次,我没有亲眼看到手稿,因年代久远,出于保护手稿的目的,我们只能看到复印件。2006年夏天,我再次去日内瓦。这次,手稿馆的工作人员给我开了绿灯,我终于亲眼目睹了百年前的手稿。手稿的纸张色彩不一,用的多是学生练习本那样一类的纸张。纸张的规格也并不统一,我甚至发现别人的结婚请帖,都成了索绪尔的用纸,似乎一个火花突然迸发,照亮了他的思路,他顺手拿来就近的请帖,急切记下突然而来的奇想。索绪尔的确在为一本书做着准备,例如他准备引用惠特尼《梵语语法》第41页的内容,就把这个想法记在一个小纸头上。另外,手稿上还有诸如 T. S. V. P (请翻页) 这样的缩略语,就仿佛预感到有一天东西会丢失一样。翻着这一张张因时间久远而字迹不再清晰的手稿时,我的心跳加快,手有点发抖。那个透着忧伤眼神的索绪尔仿佛就在我的身旁。

这次我幸遇日本学者松泽和宏先生,他带我参观了日内瓦大学的语言学图书馆。我第一次见到一册册的《索绪尔研究集刊》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我还去了德罗兹书店(Droz, Genève),在那里意外买到索绪尔《第二次教程导论》(已译,待发表)。这个导论有十六讲,是由戈德爾整理,并刊载在《索绪尔研究集刊》(又译《索绪尔研究志》第十二期,1957年)上,旨在纪念索绪尔诞辰100周年。

回到巴黎,我就开始看导论,一遍遍看下来,终于看出了眉目。翻译过程中,每每遇到“langage”,我都不知如何把握,似乎不能只译成“言语活动”,也不能如屠友祥先生那样统一译成“群体语言”。可

是究竟如何翻译,我心中无底,总觉得缺失了一环,而这缺失的一环就在导论中。我们通过导论可以看到索绪尔符号理论建构的来龙去脉;通过导论,我知道“langage”一词可以有多种译法,依据不同的语境,可分别译成“语言”“言语能力”“言语运用”“言语现象”等。

19世纪,语言学家并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他们忙碌着作语言比较,所以索绪尔说:“我们的做法如同一位几何学家尚未说出什么叫圆,什么叫椭圆,就想论证圆与椭圆的特性了。”(《普通语言学手稿》第51页)语言是什么?正是在质疑语言单位并对之进行考察的过程中,索绪尔不但发现语言学在科学中的独特地位,而且确立语言是个符号系统。语言单位不是具体的,其性质是非物质的。语言的非物质性如果难以理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l'entité”一词的定义:在哲学领域里,这是一个被看成具有物质统一性的存在的物体,而其客观的存在却仅仅建立于关系之上(Objet considéré comme un être doué d'unité matérielle, alors que son existence objective n'est fondée que sur des rapports)。所以他又说,语言单位是想象的。“l'entité”一词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译为“实体”,我刚开始也用“实体”一词,但是随着翻译的推进,对索绪尔思想认识的深化,我提出了“质体”这种译法。这样翻译,并非出于对“定译”的反叛,实情是“实体”无法与《普通语言学手稿》中的“l'entité”对应。

索绪尔研究由来已久,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赵荣晖先生所编的《索绪尔研究在中国》(商务印书馆)辑录了33位专家学者的文章,各种问题都有所涉猎,唯独没有“单位”问题。这个被我们忽视的问题在导论十六讲中却得到了全面的论述。这十六讲涉及语言学所有基本概念,而这些基本概念又都围绕一个词,这就是语言单位,它的出现频率高达200次!语言学的单位问题一旦得到回答,那么一切都将迎刃而解。正是导论使我最终明白索绪尔何以用“词项”(terme)取代“字词”(mot);为什么先用“语言事实”一词,而后用“语言现象”。

《普通语言学手稿》法文版问世以来，索绪尔研究院已经举办了三次国际研讨会。最后一次在比利时那谿尔(Namur)大学举行。会议召开时，我正在法国教学研究。暑假，我去了巴黎的科学技术中心，在那里看了天文学展览以及语言语音的展出。在语音展馆，我第一次了解了人类的发音活动。走到一架声谱仪前，我停了下来，对着仪器朗诵了一首唐诗，看到屏幕上呈现出波形来，突然意识到编者前言中的引言：“任何种类的语言学单位都代表着一种关系，而现象也是一种关系。所以一切都是关系。”这不正是语言学的对象独特之所在么。那些原本空洞而不可捉摸的字眼突然具象地呈现于我的眼前。这次奇妙的经历，使我领悟到语言学这一口耳之学的奥妙以及它的神秘力量。

翻译索绪尔的著作，就是走进他的世界，随着他的目光，我被引领到一个奇妙的世界，我今天明白康德何以说：“有两种东西，我们平常越是反复思索，它们就越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索绪尔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会问索绪尔这样提出问题，他究竟想说明什么呢？对印-欧语言构成问题，对汉语是不是问题呢？或者说它们是不是同样的问题呢？在这样的质疑和探寻答案过程中，也许汉语成了我认识索绪尔理论的重要参照点。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和《第二次教程导论》中都提到中文，认为文字如果像中文那样的复杂，那么语言在脑子里就与文字不可分离。语言文字难以分离，“令人震惊的是，文字对中国人而言，变成了第二种语言；书写的字词成为一个单独的字词，甚至在交谈中也会介入，用字词来对口说的言语加以说明。字词的发音相同时，中国人便比划符号”（《第二次教程导论》第11页）。许慎《说文解字》曰：“书，如也。”这不正与索绪尔的说法不谋而合么。“话”与“画”同音同调似乎不是偶然。索绪尔这句话的深远意义也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阐明与证实。

索绪尔的思索范围,小到蚂蚁,大到太阳系,无所不包,可以说人类的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在他的视野之中。索绪尔有理由说,一个语言学家若是只满足于语言学本身的研究,是无法突破的,尽管语言学有其特定的领域,但你不能不广为涉猎。在《索绪尔专刊》(Saussure, Paris: L'Herne, 2003)中就辑录了近三十位不同学科的研究索绪尔专家的论文,语言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仅此可见一斑。

2007年,米歇尔·阿里维(Michel Arrivé)发表了《追忆索绪尔》(À la recherche de Ferdinand de Saussure, Paris: PUF, 2007)。深受索绪尔手稿的启示,作者在研究索绪尔50年后提出了新的心得和见解。翻译中和翻译后的这些阅读为我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这些作者的提问助我走进索绪尔的内心里世界,使我得以最终完成这被视为“天书”的“语言学圣经”。

这本书终于完成,要感谢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教授朱灿生先生,他给了我很多的启迪,让我在翻译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手稿》时,产生了很多的灵感。从译事开始到结束,我还记得,首先和他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法语的“l'astronomie”要译成天文学,为什么中文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这样的表达?朱先生给我解释是由六十四卦的演变而来的。伴随着翻译的推进,我对索绪尔的所思所想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索绪尔曾说:“总有一天——我们绝对意识到[]的重要性——人们会认识到,就其本质而言,语言的数量及其关系是完全有可能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的。”(《普通语言学手稿》第206页)。

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扩大,人类在21世纪将产生一次巨大的文明跃迁,这就是对人的生命的重新认识与阐明。对此,我坚信不疑。可以肯定地说,在古代,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都通过观天察地的方式,而得到同样的结论。而后来,随着西方哲学思想的衍生、西方文字的演变,他们已经不知其所

以然。索绪尔曾说：随着西方文字的变化，文字表达的词义也发生了变化。而在我们的中国文字里还保存着古人创造文字之时的睿智洞见，这些还需要我们去作大量的研究和解读。无论是索绪尔的二元性也好，还是中国哲学中的心物一元论也好，这些表达其实都是所谓的“相”。例如《说文》曰：“相，省视也。从木从目。”《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而古人在造字时，逻辑思维已经在这些字里得到体现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索绪尔的手稿，正如一座灯塔一样照亮我们研究西方语言学的道路。而中国古代文字的研究，也将成为研究索绪尔符号理论的重要依据。

除了特别感谢朱先生以外，我还要感谢单位领导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在译稿翻译和校对过程中，精研符号学理论的专家、武汉大学吴泓缈教授对我翻译的诸多译名加以斟酌，使得这部译作更加的准确和可信。法国语言学家、音位学家贝古岳(Gabriel Bergounioux)先生自始至终关注我的翻译，并且随时解答相关的疑难问题。我的学生潘博不仅见证了我的翻译过程而且在最后对这本书从形式上给予了完善。

再次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过翻译这本书的老师和朋友！

让我一直谨记于心的是，此书是为所有研究索绪尔思想的研究者和对语言学感兴趣的读者而译！

于秀英